

文學筆
記叢書

駭癡譎談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出版

駭癡譎談

校閱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石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八角

弁言

小說九百。濫觴虞初。歷漢至今。書之存者。暇亦寓目。私心所喜。惟河間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五種。以其義切。語獨警快。爲自來裨官家言所未闢之境。湘鄉曾文正公。最其尤雅。題曰紀氏嘉言。別刊行世。蓋亦深重之也。濟陵陳嵩泉先生。績學不遇。遊於諸侯。見聞既博。札記日多。成駭癡譎談八卷。其文視紀氏。則有斂侈純肆之別。然張皇勸懲。尤三致意。其於用心。固自一也。先生之子鶚仙。鵝屏兩茂才。出其草稿見示。流覽一過。竊歎近日。卮言雖說。日出不窮。其爲滬上尊聞閣以活字版印行。無慮數十種。求如先生是書者。已戛戛乎難之。苟錄副寄印。廣其流布。於矻俗牖官。大有裨益。亦先生著書之意也。先生所著。別有古鄉吟館雜說。皆稽經評史。述學談藝。卓有心得。余擬刊之楸園叢書中。則餘墨賸楮之顛晦。抑又有不必計者矣。

時光緒二十有四年戊戌立夏後二日劍川趙藩書於涪州寓廬之養生四印齋中

譎談自識

儒者不談因果。每藉口于不語怪一言。生死悉歸諸釋氏。斥爲誣罔。而好奇之士。說鬼稽神。又據鷓退石隕商羊。萍實等事以實之。竟謂子恆語怪。由唐宋迄于今日。聚訟不已。愚以爲兩俱失當也。怪與神同事。弗習見。且其理幽邃。倉卒難竟其說。辯之不精。轉恐惑世。故不語者。不肯語耳。非謂其無也。若以不語爲無。彼力與亂昭著古今者。亦將斥爲烏有耶。至於春秋經文。原屬魯史舊本。所記災異。出於前人。非闢名教之大綱。則修者不能擅改。其罔象獫羊。防風骨肅。慎矢之辨。不過君子博物耳。遽附會其說。以證語怪。亦殊欠真確。總之聖人者。爲天地立極者也。凡在一動一息之微。必期其歷劫不磨。萬世無弊。而後可以出諸口。是故賢如顏曾。不能無過。程朱著論。時有舐牾。惟我夫子之言。齊魯論語中。誠足範圍億萬萬年。與大造同體。欲求半字之疵。亦不可得。此所謂集大成之至也。我輩生今之世。估畢嬉戲。漫認聖人之徒。其實謏陋凡庸。不但聖人之大體。不敢妄窺。卽於夫子一毫一髮。亦未嘗夢見。自顧生平。衷諸聖教。殆有片刻不可爲人者。而顧侈然不愧。援聖人之言行以自居。不亦謬且妄乎。愚嘗謂必有至聖之德。而後可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俗士於子臣弟友。缺陷甚多。不知反本修省。力持大節。獨拘拘法此不食不坐之細。是何異曹馬之學舜禹。新莽半山之效周公。其不貽譏於世者鮮矣。方今之不語怪。大都類此。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神教云者。卽餘慶餘殃之謂也。六經大義。一切有理。遏欲。勸善懲惡之言。在在可以證因果。奚必株守佛偈。而後知鬼神之情狀哉。管見偶及於此。爰集數十年中耳目近事。足以發明惠迪從逆之旨者。信手筆之。以戒子弟。第念陰隲感應。數見不鮮。警世歌謠。觀者每倦而思臥。因間雜以恢詭離奇之件。可驚可愕者。以欲動於人。要必確有見聞。而弗應爲杜撰。日積月累。遂至連篇。其敢顯戾聖人。實不敢僭擬聖人。故語怪正所以安

常也。夜深入靜。乘與寫生。揮毫不止。文之工拙。初未究心。蓋原以道性情。非藉以誇學問也。若因筆墨凡陋。并事亦指爲虛誣。則是結習太深。自入魔道。與懋編輯之旨趣。鑿柄不入矣。光緒己卯秋日古彥子識於隆州幕次。

駭癡譎談目次

卷上

鮑登雲	李三元	果報三則	魯軍門	劫灰	頭怪	墓生	郭郭	義犬三則	畜言	尸變	投陰狀	雜記五則	草嘯	李孝廉	女化男	地中人	懷清臺	張大成	道士	韓令公	宅妖	淫昏局	仙詩	吳仲清	論相四則	綠雲	希浦	林酉生	紙鳶怪	鯽孽	文治府	湯某	疑案	迷魂湯	三異	雷擊	何某	小人	廟中怪	楊氏女	張孝廉妻	雷書	
一	一	三	六	八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一一	一二	二六	二七	二七	二九	二九	三三	三三	三七	三八	四三	四四	四六	五〇	五〇	五二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二	六四	六六	六七	六九	七〇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六	七七

無頭人……………七八

桂雲公……………七九

成念仙……………八一

野樵……………八二

王文章……………八七

四奇……………八九

妖婦……………九一

瓔娘……………九一

劉氏……………九七

綠瓢……………九九

銀道……………一〇〇

苟五維……………一〇二

傅韓娘……………一〇三

碧筠……………一〇六

鬼三則……………一一一

雞頭怪……………一二二

段干……………一一四

獅象對壘……………一一五

血飛……………一一七

劉勵墓……………一一九

騾債債……………一二〇

夢虎……………一二一

畫中獄……………一二一

可憐兒……………一二二

卷下

蘭姓女……………一

姜耀鱗……………三

活殭屍……………七

畢載陽……………九

奇夢……………一二

林蔚……………一四

陳某……………一六

施作霖……………一七

瓜變……………一九

樓相公……………二〇

郭輔臣……………二七

吳幻娘……………二九

雀報……………三三

地中怪……………三六

文素芬……………三七

泥美人……………四〇

海島怪……………四二

滇署怪……………四二

黔署鬼二則……………四三

三生……………四五

邱生……………四八

仙惠……………五〇

冥鏹……………五四

施希鏐……………五五

某甲……………五八

李某……………六〇

游波臣……………六一

殷癩……………六三

攝物妖	六五	骨異	九〇	守墨主人	一〇九
折獄六則	六六	純陽觀怪	九三	阿媚	一一四
大空和尚	七六	曾顯廷	九四	心火	一一六
鬼姬	七八	雞牛鬥	九五	張氏婦	一一七
彭烈婦	七九	武科	九六	靛蘭	一一九
海棠公主	八四	余珩	九八	文瑤階	一二一
麻鶴子	八七	麗娘	一〇四	虎說	一二四
李肇元	八九	般季祥	一〇七		

駭癡譎談 卷上

鮑登雲

鮑登雲。滇之迤東人。有力如虎。能擲礮。礮於空中。兩手接之。如拋球然。弱冠陷匪僻。坐法當斬。林文忠惜其能。請於朝而宥之。使爲步軍隊長。常從征伐。所向有功。鮑自以受國厚恩。誓死沙場爲報。林帥旣沒。鮑仍返滇。時已得參游職矣。會猗逆倡亂。鮑率鄉兵防禦北境。有驍賊哈永勝者。屢破堅城。勇名四播。聞鮑在。欲與單騎角力。鮑毅然以應。時鄧方伯統大兵至。止之曰。君爲文忠公特重之人。當爲國惜身。勿輕冒險。以蹈不測。鮑曰。哈賊不除。後患無已。吾捐軀命。殺巨寇。正所以報知遇之恩也。忿忿而出。與哈接鬪。半日不解。忽風雨大至。乃罷兵。逾數日。羣寇畢集。挑戰益厲。鮑謂其伍曰。今日必禽永勝矣。汝等乘勢。可獲大捷。而寒賊膽。從此永定無危。是爲大慶。不必計我之如何也。衆漫應之。及交綏。鮑持短兵。直取永勝。哈悉其武。欲以多力勝之。且戰且卻。漸縮入陣。鮑銳進追擊。不顧其後。哈伏健兒於左右。以大刀從旁揮之。竟斷鮑首。賊方欣幸。欲拾級爲功。不意屍不僵仆。亦無點血。仍踴躍逼戰。踏捷逾生人。賊大驚擾。哈亦魂亡魄墮。不能自強。竟爲鮑屍所刺。洞胸而死。官軍乘之。賊大潰。逐北數十里。死者萬餘人。屍旣殺哈。反奔百餘步。踏地流血。乃絕。團丁歸其元合而葬之。自後常現形於其地。有以亂問者。鮑曰。我頭久當斷。天恩赦不誅。更活數十年。幸慶極矣。於此還其固有。以保鄉閭。且易邪僻首爲忠良首。枉尺直尋。何憚而不爲哉。上憲紀其績於昭忠祠。請卹而蔭其子。凡賊酋近其里者。必夢鮑叱之曰。汝不速退。欲繼哈永勝之後耶。皆內悸而走。以故軍興十五載。今滇郡邑。蹂躪幾徧。惟此地遠近三百里。不知兵燹焉。

李三三元

張北垣觀察。(兆辰)初官甘肅。治尙嚴核。所至以風厲聞。其治盜之法。狗偷鼠竊者。或笞或杖。或枷示其鄉。而強暴劫奪。敢於持械傷人者。緝至即剗其二目。每聞盜警。立率署役親往督捕。無論深夜雨雪。不暫緩也。初令皋蘭。獲劫盜十餘輩。分別斬絞外。復替其六而遣之。中有李姓三元名者。雖入匪流。天性純孝。其父早卒。母苦節撫育之。因其少孤。不免驕縱。以致年逾弱冠。一藝無成。惟視母之多病也。恆憂之。奈貧無爲養。寸中悒鬱。偶過市。聞讀法者。講皋魚泣樹故事。感而流涕。自念母衰且疾。在世決不久。罔極深恩。無一日之報。何以爲人。無論此生無發跡。卽令他年饒裕。而母不及享。富貴奚爲。不如趨詭遇。求速效。但取慈幃飽煖。歡暢於百年。卽身陷法網。亦甘無怨。是蓋不明大道之愚孝。而原其心。則固可矜也。從此遂隨衆行劫。凡所掠獲。積母室中。以供甘旨。已仍衣敝衣。噉粗糲。不以毫釐自私。如是數年。母心廣體胖。諸病悉除。李方欣慰。不意見縛於張公。遽盲其視。歸而抱母大慟。日號泣於旻天。謂己受罰允當。不入大辟。而留殘息。實感邑主厚恩。然鬼神胡不暫緩須臾。母亡後。凌甘願。茲忽獲譴如此。母必以貧病死矣。天乎奈何。母持飯飼之。李復以頭撞地。嗷陶曰。兒不能奉母。轉使母爲兒役乎。此食烏能下咽也。痛極氣塞。暈絕於地。母力救始甦。如此五晝夜。淚盡血出。喉啞無聲。忽一老姥攜竹籃入室。問母曰。此子爲誰。何哭之哀也。母述其故。老姥近前蹴之曰。子勿傷。苟能改行從善。吾令汝雙眼復明。李意其給已。勃然曰。人之慘禍至此。猶來戲弄。心胡太忍。老姥正容曰。我實言。何謂戲。李曰。嗜。幾見扶去。眸子而能復視者。老姥曰。我術得自仙傳。非市醫伎倆。子不信。姑試之。取籃中草三莖。見付曰。先啖此。李嚙食。覺甘芳滿口。目血止而痛若失。食畢。聲隨出。且健旺。心大異之。跪匍地上。呼仙不絕。老姥索淨水一盂。親爲洗目。出白紙半幅。手蘸所洗血水。畫紙上。如作符狀。謂李母曰。二更後。沽黃酒斤許。焚此紙於內。令之飲。並渣滓吞盡。安臥勿驚。可治與否。我晨當來審定也。母詢其姓氏里居。老姥笑曰。予比隣之學佛者。居樓還在。母不誠耶。出門竟去。至夜。燕符獨酌。一一如老姥言。移時大醉。母扶登榻。掩帳熟寢。母亦安眠。比醒。天已明。一開目。矚觀亮光。揭帳以視。滿屋瞭然。喜極呼母。母趨視。則兩睛復生。炯炯如平。翻李

感泣叩首向天。矢不復盜。猶意老姥來治。待之三日。竟渺然。徧訪近邨之樓居者。並無其人。隣里喧傳。漸達縣署。張觀察治此案後。有寅僚某過其境。戒之曰。君名進士。盛德久播。雍涼間。何一旦殘暴若此。觀察曰。唯唯否否。此獄十三人。罪皆當死。愚不樂多殺。而又無可原之路。故作此狡獪。取其較輕者而半斃之。勉副我好生之隱耳。某曰。不然。我輩讀聖賢書。最忌作忍心事。爲民父母。寧不知國有常刑乎。觀察曰。諾。某既去。頗味其言。手書國有常刑四字。黏壁上。俾觸目可以警心。不數日。聞李三元眼珠復生。事大驚。遣使召之來。李猶戰栗不已。觀察詳問顛末。乃慰之曰。汝誠孝格天。故獲此奇遇。鬼神旣獲持汝。我豈必不見容。但從今洗心滌慮。勉作良民。勿負彼蒼厚愛也。分俸金二十。賜之。令於塵間作小經紀。以資仰事。李稽顙涕泣而出。繪老姥像於家。朝夕禮拜。邑人喜其孝。咸樂與交易。二年後。家小康矣。後此事流播日廣。有識者曰。按婆羅門書。樓還爲南字音。還在爲海字音。居樓還在者。居南海也。反切本出自梵語。殆觀音顯化歟。

果報三則

余在川北監司幕。由己巳至己卯。滿足十年。目擊果報之事。不勝枚舉。就其最顯赫者言之。漢昌李舉。爲縣役之魁。貪財好色。而狡詐足以濟之。虎踞城鄉。無惡不作。每一官蒞任。始皆悉其稔惡。欲除民害。而李智計出衆。早於道迎之際。賄通廝僕。詳叩主人之性情好惡。得其要領。多方以迎合之。不過半月廿日之間。官必轉恨爲愛。不但不究其罪。反將倚爲腹心。其種種要結之謀。機警可愛。自非如張敞之明。汲黯之正。龔黃召杜之廉潔。鮮有不墮其術中者。蒼溪人士。疾之如虺蠍。而畏之若豺狼。欺虐奸淫。被害者不可勝計。卽有紳耆中強直者。訴於府道。而本官暗庇。終不能挫其一毫。一夜自鄉村醉歸。月明中見前路一人。衣冠殊異。就視。乃舊戚黃某。李於五年前。索詐不遂。以盜而瘦斃者。倉卒間。忘其已死。問君立此何爲。黃不答。又問之。笑曰。子醉矣。予善按摩法。可以解酒。時夏月。衣單。李

卽袒胸齧試。黃引手自喉下直捫至腹。李覺手冷如水。捫處寒浸筋骨。痛不可忍。不覺失口號呼。黃大笑曰。汝亦知畏疼乎。語畢不見。李始悟其爲鬼。駭極駛歸。呼妻子共視。見黃手所經一道灰白如死人肉。隱隱作痛。熱氣全無。急延醫針灸。愈治愈甚。漸見浮腫。腫極而潰。潰極而穿。心見腸出。旦夕叫苦。聲徹里巷。久之。徧處生蛆。上至領下。至陰肌肉盡化。霜雪凍噤。不能著衣。水米不進者四十餘日而不死。風一起。則滿城皆開其臭。又數日。引刀自斷其喉。乃殞。家饒於財。妻子殮以巨棺。葬諸城南三十里某山之原。堪輿指爲吉地。封墓豎碑。石工甚固。成功未十日。忽天驟黑。大雷電以風。村人見金甲神無數。掘其墳。剖其棺。出其屍於水中。取其心。擲諸五里外田塍之側。兩止。後家人走探。始得其情。飛報李。子趨塋間。捧心而還。仍安腔內。易以別衣。乃復入棺。重覓圻匠。再築佳城。逾十數日。工方半。忽於將晚時。無雨無風。日猶反照。天中微有片雲。陡然霹靂一聲。李舉之柩。破土躍出。接連巨靈者三。柩木破作數十塊。將屍提至半空。碎爲齏粉。徧灑而下。百里之內。無處不有。或拾其骨渣。大者若綠豆。細者若芝麻。城鄉內外。穢氣逼人。彌月始淨。

次則劍門李生。升甫方伯之族弟也。當李藍二逆倡亂時。生爲鄉團首領。練兵勦寇。生殺自由。秦民楊某。攜婦入蜀避難。投其威好於巴西。戊卒以其面生。不容入隘。時已傍夜。烽火逼臨。楊夫婦叩關號哭。適李生巡邏至其處。據壁上訊之。楊述其所主。則生之故交。常往來者。楊爲至親。亦所素悉。遂命啓關納入。次晨楊感生誼。親往謝之。夫婦偕行。蓋生之營前。卽通閬江大道。生乍覩其妻美。頓起不良。詐爲盜語。以相謗。楊不能答。遽指爲賊中奸細。縛諸旗下。而斬其首。令村嫗以貴公子權勢說其妻。婦漫應之。賺嫗轉身。嚙指書此仇。必報四字於石。抽刀自刎。此同治二三年間事也。庚午夏。鍾亦溪文宗按臨保郡。李生時以州試第三。府試第二。來赴院考。向例前茅調坐堂。號生以世家富室。衣履煥然。劍門多與昭廣合棚。生雜居數十人中。儼然有鶴立雞羣之概。日將過午。首藝已成。承差清號。鍾殿撰據案屬目。生條起立。握拳擊凳。大聲嘶吼。滿堂惶駭失措。並坐諸童。有落帽者。有失筆者。有拋書者。甚有潑墨

汗卷者。學使被驚。手中茗碗墮碎於地。承差所持印章。震落庭下。尋覓半晌始獲。生將已卷紛紛擗毀。踴躍狂叫。衆役見其目瞪脣青。知其遇鬼。共挾持之。而生跳躑顛簸。七八人力禁不得。羅衣絹袴。頃成萬縷。下絲。鍾公急命十餘人束而縛之。置於廊下一隅。生遂坐地。大罵。斥其謀妻殺夫。寃死二命事。罵已而哭。哭已復罵。通場爲之不寧。俄而外號收得兩卷。學憲卽命以二人放牌。飭縣隸四。昇生出。經道署前。余與同事諸友近觀之。其色灰黯。宛如死者。眼惟純白。黑珠不知何往。口吐涎沫。雜以鮮血。猶哭罵不止。問其寓所。在府街玉隆店中。余返幕齋。一茶罷。遣僕出詢。則氣已絕矣。

又武弁馬遂。居南市。爲鎮標左營領哨。川北營規久壞。兵衆率多橫行。而馬恃其武勇。尤稱豪霸。平日強奪民產。騙占民妻等事。不一而足。奉令巡河。凡商賈入城者。必要諸途而抽其稅。雖貧民作小負販。日僅謀稀粥一甌者。概不得免。自總兵暨各營上官。平昔廉俸無多。全賴減軍糧以度日。故不敢約束其下。而弁卒亦因之。有恃不恐。此保寧軍伍之大略也。蒼邑士人黎訓德。訂姻於閩城王氏。瀕就婚矣。馬聞王女美。作僞書示黎。言彼聘在先。不應歸黎。黎畏其勢。索聘還而絕婚約。致王女自經。又同邑李某婦。爲南部人。偶歸寧。爲馬所見。率羣不逞伺於路。歸返。詐言其夫在城外病危。逼與夫擡往省視。與夫素識。馬稔其暴。不敢違。至一祕室。閉戶而強奸之。婦幼弱。弗能抗也。馬閉之室中。三日與盡。乃縱之歸。婦愧無顏。以對夫也。鬱結成疾。半載而死。其他惡狀。不可殫述。光緒己卯。春夏之交。有兵閩縣署事。上憲震怒。行牌拘提。閩營大恐。馬對衆揚言。此細故。何足驚。我若赴省。訟必勝。總戎聞其語。餽以百金。錄其名。使隨票赴質。馬施施還家。其一妻一妾。皆好女子。警之曰。制府深怒此舉。欲行重究。此去非斬卽流。汝何故任此。馬思婦言有理。乃大懼。返身往辭。游府某斥其翻覆無常。不允。馬窘急無路。徘徊營外。款有數人。至。教之曰。汝以死脅之。可脫此禍。馬以爲然。歸而挾刃至署左。自割其喉。深二寸許。分頸之半。血流如注。踣於門。衆兵驚達主將。急命昇返其家。乃氣管未殊。徐徐自醒。鎮軍遣醫療治。許改其名。而追繳前銀百兩。馬領銀出帳。當卽呼盧某肆。已

輸去二分之一。倉卒無所補償。焦慮益甚。又睹前數人入室。曰。汝勿喉非計。宜剖胸見心。則上官不敢索銀矣。馬曰。刀已被營主存貯。奈何。數人曰。我代汝竊回矣。遂出刀付馬。果前物。馬袒腹而力割之。腸迸出。數人抽置牀上。長三四尺。又曰。僅如此。尚不怖人。須截作數段。則事濟矣。馬復如其教。數人欣然出。馬始覺痛。噉然暈絕。家人聚食於外。聞聲奔視。皆大駭。急延前醫至。驗已曰。昨未傷氣喉。故有萬一之救。茲則臟腑摧殘。華扁無所施其巧也。辭而去。馬移時復蘇。大聲呼痛。城外皆聞。不能飲食。三晝夜尚不死。其居去余齋不遠。親與朋好往觀。未及門。腥臭觸鼻。馬血已出盡了。無人色。自數其生平惡孽。並衆鬼兩次教之之狀。數語一號而已。四方喧播。趨視者羸擁於庭。又二日乃瘞。後月餘。余過其宅。見鼓吹在門。詢之。乃其妻妾同日改醮。更詢所往。則一適蒼邑黎訓德。一嫁同城李某也。余吐舌向天。駭然不敢有言。半晌乃得去。

魯軍門

成都龍子九。粗知藥性。行和緩術於鄉中。所居近姚家渡。每逢場期。則赴市行醫。兼售草藥。自知道之不精。不敢懸牌街。玉惟感好中。診其藝者。常延致耳。一日赴友約於新店子。飲酒大醉。時屈仲冬。暑知甚。龍視日已墜。西乃謝別首途。出市未半里。北風一逼。酒上湧。倒臥地上。行人審其爲沈酒漢。亦無理之者。比醒。已昏暮。幸有微月。且康莊熟路。急踉蹌而走。初更向盡。對面有二人匆匆來。各著號褂。若營卒裝。見龍遽問曰。此去新店遠近。奚若。龍曰。過前不十里。將何作。二人曰。主帥病。命往延醫耳。龍隨應曰。我卽郎中也。何他求。二人喜曰。如此甚妙。卽請移玉。免我等遠涉。龍令其前導。隨之。而往。轉小徑。曲折約里許。抵一處。平沙列幕。士馬喧騰。戈戟旌旄。森然林立。龍大詫。陰念何事屯兵於此。余杳不聞知。因問主帥爲誰。二人曰。軍門魯大人。龍又疑川省提督。無姓魯者。意頗不解。至營門。二人先報名。乃引入。宛轉至一棚下。云係哨長韓某之居。其人出。濃眉鷹鼻。相極英武。與龍爲禮。延之上坐。因言軍中事。

衆全賴主帥一人無端遘疾。閣營惶亂。煩先生施越人之妙術。立起膏肓。弟等幸甚。龍遜謝。因問何時駐蹕。賤里曰。下有何軍務。韓曰。我輩成此已久。前後事由。非數言所能罄。且俟治病後。再爲緩談。龍問大人何病。韓曰。日前出獵。鞍馬過勞。歸而怔忡驚悸。臥床五日矣。龍曰。此由運籌劬瘁之故。宜養心安神則愈矣。時各營將校。聞有客至。均來韓所相見。約十餘人。一一互通名姓。圍坐。唄。龍見營中燈火。色皆慘碧。以爲寒夜霜重。故燭無光。晝間醉甚。食少。此際醒解。飢腸雷鳴。因而手僵冷。向韓索火爐。衆悉曰。先生勿罪。軍中無柴炭也。一營官盧姓者曰。我有旨酒。藏之久矣。可爲足下驅寒。呼其從者歸。廬取至。並出宿僮數。盤置案上。按人列爵。盧舉向龍曰。宵深竈熄。只得冷飲。望勿見卻。龍試嘗之。果醇醪。味甘冽。似洛陽大麴。第冷浸心腑。不啻銜冰。筯探其肴。皆雞魚之類。亦冷噤齒。不敢徑食。約略見意而已。正酬酢間。一華衣人至。前問大夫爲誰。主睡醒。請入視也。韓令二卒掌燈送行。且曰。吾儕緩酌。以待先生診病。畢。仍至此相聚。現已近四鼓。可留宿。敝營。明晨還府可也。龍敬諾。隨華衣人入中軍帳。極寬敞。陳設頗多。帳三層。直抵內寢。行牀高布。羅幕低垂。榻前安茶几。對置一椅。帳中人言請坐。伸一臂出。龍調息按部。握而診之。入手冰冷。肌骨沁痛。竊意天雖寒。胡凍至此。審其脈。形影全無。換右手亦然。勉強切畢。問云。大人似有心跳氣促等症。此元氣太傷。睡起多不寧。是否。內曰。然。真國手也。龍言此宜峻補。不可耽延。言次。心念此君未知是何形狀。不可不一睹。將來誇示於人。試揭帳窺之。彼問。則以膽氣色對。想罷。以手引幔。露一縫。而竊睇之。則一無頭人坐其中。頸血猶凝。駭極放手。急起趨出。衆僕追而言。先生尙未賜方。龍回應曰。予至韓哨官處。聞呈可也。遂奔至其處。見衆圍聚。飲乃還入座。衆問病勢如何。龍曰。大人六脈皆絕。陽氣殆盡。惟聲音精神猶未敗。速進參茸重劑。或可挽於萬一。因索筆墨爲擬方。韓令僕呈文具。龍握管曰。請教諸公。適有一事不明。疑小子目迷。似不應爾。衆詢何說。曰。適欲望大帥容儀。覩榻上乃作刑天氏像。此何故也。衆問君見其首未。龍答以因無首。故不解。衆言。大人豈無首。不過偶取下。置內床。先生未及審諦耳。龍愈惑曰。人首生項上。豈可隨意取攜者。衆笑曰。君真少見多怪者矣。此非驚世駭俗之爲。

何足異。言訖。皆取其頭下。置案上。血腥撲面。哭聲嗚嗚然。龍大叫撲地。暈然遂絕。至次晨。土人鋤地者。見龍臥草坪上。近呼救之。始甦。開目則一片荒地。營哨杳如。心知遇鬼。狼狽還家。覺胃中作惡。嘔出綠水數口。蚰蜒蚯蚓之屬。五七段。大病月餘。乃起。龍有舊識某。以醫學隨周渭臣軍門得富貴。龍常羨之。故鬼乘其將病氣衰。肆為侮弄。明明身入鬼國。而一心欲藉此以慶遭際。所謂利令智昏是也。龍本名建奎。此後衆播其事。皆揶揄之。呼為龍見鬼云。

切灰

何秋槎太史嘗言其從兄諱振源者。為邑廩生。居恆喜覽稗官。書齋之左。另建屋三間。中一樓極高敞。夏月偃息。其中四壁圖書。悉皆小說。內分三種。說鈴笑史之類為一種。置中屋。三國演義。精忠英烈等傳之類為一種。置左屋。彈詞小唱。如錦上花。玉蜻蜓。及六十種曲之類為一種。置右屋。嘗自評中屋以聊齋志異為第一。夜譚隨錄。諧鐸。非非子之屬次之。左屋以水滸。希夷夢為第一。鏡花緣。紅樓夢等次之。右室以西廂記為第一。琵琶四夢次之。長生殿。桃花扇各傳奇又次之。天雨花。來生福一輩。擬以自鄧。偶一寓目。聊以備員而已。生平最恨金瓶梅。及蕩寇志二書。謂金瓶梅謬云警世。純是海淫。君子不動心者。不勞彼戒。小人觀之。則增狎邪之興。長奸媚之才。至若貞婦流覽而生心。室女偷目而成病。更無論矣。其種種不通之處。如玷龜山先生於其中。誣以徇私。為西門脫罪。此喪盡天良者。乃忍此作。西門慶姦惡萬狀。有心勸世。應寸磔其身。永沈於餓鬼畜道中。歷劫不赦。庶豪橫者知所畏。乃安居而令終。雖因交媾得病。不永其年。然亦風流之事。因貪花之輩所深願者。又乃轉世為孝哥。成佛而去。天道憤憤如此。閱者孰不樂為西門大官人哉。潘金蓮之毒武大。日月無光。武松雙挽其頭。實天理人情之所善。此書欲繪二人之淫。何妨將武二上東京一節。展長言之。又與水滸不悖。豈不兩得。如形容客家居瑣碎。則世間淫娃不少。儘可如李瓶兒等。別寫一人。以金蓮諸事屬之。詎不可弄筆墨者。必欲令奸淫漏網。使武松殺一無辜之人。而冤遭刺配。何厚小

人而薄君子乎。且爲兄報仇。純是孝友爲心。義烈所激。事既克遂。是以堂堂正大。自首於官。較諸鴛鴦樓上。洩私忿者不同。施筆斂之。確有分寸。此書則前此枉罹於法。旣殺嫂。反潛逃去。又增出一迎兒。豪傑愛兄如彼。則兄死當倍憫其遺孤。乃掉頭不顧。武二哥忍出此乎。春梅淫毒而陰險。尤甚於潘。恃寵作祟。無所不爲。西門旣死。宜爲月娘逐出。乞食播間。斃於羣丐之手。始可戒淫。無端令其享富貴作夫人。此何說也。雖陰脫而殞。亦娼妓之流所願。矧彼在家時。與月娘無憾。卽惡其惑主。亦主母分所宜然。何必於後半書其得意各情。如云以炎涼譏俗。似不應闕乎春梅也。信如此書。我輩平常答罵。咸獲卽爲得罪名教。將來必受報復矣。月娘雖非賢婦。究竟不淫。婦人家以貞節爲第一義。其品終在衆婢妾之上。欲著其不明婦道。須令叩首於羅敷孟光。若尊春梅以脅持之。害義甚矣。雪娥雖賤。所遇亦甚可憐。後隨來旺而逃。旣顯報於西門。又得出樊籠而舒半生悶結。是亦平允事也。乃復使重遭春梅。百般挫辱。不解是何等用意。范睢明死於魏齊之手。後索其頭。君子尙以爲過。當春梅得寵。氣燄赫然。雪娥雖挑。是非不但西門慶未嘗打之罵之。卽月娘蓄恨於中。亦並無斥跪塵埃肆以凌虐之事。何由報復如此其甚耶。種種不通。不勝指摘。恨不能徧榜通衢。禁世人無近此書也。又謂寇蕩志以虻蟥撼樹。螳螂搏車。世上竟有此不識天高地厚之人。禍聚災梨。殊堪齒冷。當日施公作傳。單罪宋江一人。次則吳用。間有不純正處。然其才大可用。其智不可及也。除此以外。如魯達武松林冲楊志之徒。皆絕代英雄。爲國家之梁棟。奈值道君昏庸之主。蔡京童貫等讒蔽其間。無計奮身。不得已而瀾迹綠林。爲宋江所驅使。其遇亦厄甚矣。有人心者。當悲憤惋惜之不暇。何忍摧殘之乎。僧父著書本意。欲警江湖之惡黨。始念固佳。然何妨別作一編。繪其詭隨情形。照如秦鏡。使彼衆一望而自知其非。然後銜其法術如何精。武藝如何勇。而多行不義。終受誅夷。其爲勸懲。何所不妙。乃彼失心喪志。忽起而與耐菴爲難。獨不思水滸所書。皆大英傑。非尋常不逞之徒可比。若今之狐羣狗黨。皆窮極無賴者流。何嘗有秦明索超之義烈。何嘗有關勝花榮之儒雅。何嘗有董平張清之威望。何嘗有徐寧燕青之技巧。何嘗有李逵阮七之爽直。以此喻彼。不亦薄

待古人之甚乎。况近時燒會結盟者。其稱謂序次曰玉皇大爺。聖賢二爺。桓侯三爺。常山四爺。管事五爺云云。某山某堂字樣。雖若仿於水滸。而其義實宗桃園。市井無知。循優伶謬稱。強儕順平於第四。然欲因所效法而示戒。將並舉季漢君臣而抹殺之可乎。且卽專言水滸。亦有必不可勝者。施公書成未幾。明太祖偶見之。大駭曰。此當今孫吳也。姑勿論其武藝之精。兵機之妙。與他書紙上空談者不同。卽觀其部署梁山。儼然一諸葛之八陣圖。果有此地。非武侯復生。不能克也。袖歸以示劉青田。青田曰。此君韜略。高出臣等數倍。幸陛下天命所歸。萬靈默護。否則此人若作不靖。天下可虞也。洪武是其言。寢食不安者數月。後偵知耐菴已死。方始釋然。試問天縱英武。孰如朱元璋。幃幘運籌。孰如劉伯溫。乃二人者。佩服施公如此。是其本領。不問可知。而後生小子。遽挺毛錐。與之爭衡。且妄欲加乎其上。非鬼奪其心乎。就其書中而論。其攻袁州。破李應。是最得意之筆。自以爲深謀曲計。神出鬼沒者。其實滲漏甚多。我居其間。亦能窺破。而智多星竟爲所欺。其餘戰攻籌畫。明明去前書甚遠。而竟謂吳用大遭敗衄。隨手亂塗。何不可者。其如不符前傳。不近情理。何。又每於罅處無力斡旋。卽用也是。罡煞合當歸天等語。以掩其醜。正優場所謂戲不夠。神仙湊者。吃苦如此。是亦不可以已乎。前書一百八人。慣戰之將。只廿有奇。此書三十六人。則盡屬萬人敵。是又盲目說書。不顧事理之有無。希圖一時順口者。前書寫吳用。何等空靈。加亮之號。誠不虛。此書寫劉慧娘。不過一西洋工師耳。何得遽以玷諸葛。然漫謂其能服吳用。不能不寫一慧娘。是一大苦也。前書寫法術。只一兩筆。真有仙氣。此書寫法術。拖泥帶水。且陳道居市。塵而倚高。其品不及公孫也明甚。然妄言其服公孫勝。不能不寫一陳希真。是亦一大苦也。前書繪神行。實覺耳目一新。此書寫神行。不能逃其窠臼。然妄欲殺戴宗。不得不寫一康捷。是一大苦也。武松打虎。何等神威。唐猛打豹。純是粗糲。武之折哨棒。乃奮勇閃力。唐之走標鎗。則倉皇失措。其才不及武松也明甚。而妄欲以勝武松。不能不勉強狀一唐猛。是又一大苦也。此類正多。不可以更僕數。夫天德好生。王道疑罪。脅從罔治。聖訓昭然。必悉舉梁山之衆而駢戮之。無論處心之忍。等於藍面長脚。而聖主當陽。決不苛虐至此。且

濟濟之衆。無一人生降。無一人逃漏。亦古今必無之事也。以上所論。皆秋槎轉述如此。其言尙多。殊難備載。三閭屋中。積閒書四百七十餘部。惟無此二書。或入縣之郡。以及游覽於閩廣諸邑。凡書肆中見有此二種。必買歸焚之。後以四十餘尙無子。益傾產爲此事。連歲所燒。約數百部矣。一日偶游海上。遇偉丈夫。碧眼長髯。踞坐路隅。振源以其形異。近與攀接。丈夫自言爲水仙。議論玄奧。振源叩以丹訣。丈夫以手指腹。作握拳勢示之。振源不解。又問輪迴有無。丈夫曰。此自然之理也。天道福善禍淫。其間是非邪正。不能不始終判別。奈世人壽夭不齊。每有善未及福。淫未及禍。而遽死者。苟聽其盡。而弗與辨晰。則禍福不足憑。而天道窮矣。故輪迴乃必然之事。世之疑議評駁者。皆不通理之騷漢耳。振源知其非常。欲從之游海市。丈夫笑曰。海市虛幻。不若冥府真實。此間有勝境一區。可同覽眺。振源從丈夫宛轉登山。約經三里許。至一處。碎石爲垣。廣逾百畝。入一門。榜曰劫灰。其中無一房舍。惟灰堆數千百。大小不等。色或黑或白。亦參差不一。致振源問此係何地。丈夫曰。此世間所焚字紙也。書契爲天地至寶。一點一撇。鬼神皆愛重之。凡有火化。悉聚於此。尋常惜字所焚者。灰色純白。焚之而有過者。色晦闇。焚之而有功者。色鮮明。子視西北隅。慘霧愁雲。一團昏暈。萬劫不能清晰者。卽祖龍之禍燼也。振源目其處。異覓黃塵滾滾。不辨天日。返身欲出。忽觀身畔一堆。黃白各半。其黃者隱隱有金光。方審諦間。丈夫曰。此卽子所燒之書也。蕩寇志不過文章之公道。故灰無異。燬金瓶則陰隲不小。故寶光瑩瑩。子前生有宿孽。分應絕嗣。近以此善果。補釋前愆。當生一亢宗子。明春可弄璋矣。此類功過。才人每易忽略。特導子一游。以徵其信。須緊記之言畢。奮臂一揮。聲震如雷。人與地皆不見。振源驚顧其處。則仍獨立道旁也。咄咄而歸。時妻尙無娠。未幾果孕。次年宿月中。居然生子。振源於是逢人輒道。庚午夏秋。槎觴道府於錦屏山。余亦在坐。聞其轉述如此。且謂振源讀書極精細。嘗語秋槎曰。世俗好論古今。不知獨抒卓見。每拾牙慧以爲能。姑無問話經考史。卽如三國演義一書。人人徧觀。不啻家喻戶曉。然而以訛傳訛。無一真知灼見。如云李漢無二名。全部中惟黃承彥等四五人而已。又云一人有名無姓。一人有姓無名。一人名姓俱無。謂貂蟬喬

國老督郵也。好事者舉以問難。直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了無斥其非者。不知全書中兩字名最夥。開卷第一回。卽有馬元義。程遠志。張世平等數人。他如裴元紹。呂伯奢。馬日禪。武安國。龐德。公楊大將。嚴白虎。曹安民。陸元進。韓莒子。呂威璜。王子服。吳子蘭。胡赤兒。胡車兒。秦慶童。單子春。尹大目。婁子伯。衛道玠。傅士仁等。不可勝記。而獨指石廣元等爲奇異。實則誤字爲名。不亦謬乎。若有名無姓。則紫虛上人。普淨和尚。以及南蠻。朵思木鹿之類。皆是也。有姓無名。則曹操所欺之叔。呂布早亡之父。孔融之子。趙範之兄。皆是也。姓名俱無。則尤多。如董卓之母。華陀之妻。許貢之家客。太史慈之伴侶。曹操所遣徐州之人。周瑜所斬赤壁之使。以及太史慈所射城上之將。所應張遼之後。槽皆是也。自無識見。乃隨謬悠之口。以炫能。雖繙閱多方。仍若未嘗寓目者。在淺近之俗事且然。况講根柢學問哉。此真讀書人之所以難遇也。

頭怪

滇南駱子晉。嘗買於迤西。值回逆倡亂。由賓川。緬城出。匍匐東走。近姚州界。日已夕。天陰無月。又恐賊追於後。俛然學警者。摘埴而索塗。二更盡。稍可見步。計此地去某村尙三十餘里。必抵其處。乃可謀宿。因勉力以進。忽見前路有燈火一道。前後約數十點。閃灼似繁星。而色皆慘碧。惟深淺不一。有淡白者。有微綠者。有濃綠者。有綠極而藍。藍甚而翠者。前二點大。而後皆小。約在二里外。相逐而來。其行甚駛。駱初見燈。頗喜。徐察其非火色。疑爲磷。迎而審之。將一里外。乃聞其中卽卽俯。有聲甚衆。似羣鼠之數錢者。駱覺其異。不敢近。顧旁有數樹。急擇一以登。隱身於枝葉稠密處。竊目以窺。旣近。聲愈雜沓。瞬息至樹下。則一人頭。其大如巨甕。圓睜二目。若湯勺。光灼灼。映照其面。青逾染。口哆至耳。紫脣而啞牙。口中作嘖嘖聲。長髮拖於後。頸斷處血盈盈。仰面向天。擦地悉靈而行。後隨十餘頭。則如常人。皆碧其目。而切其齒。嘖嘖相和。又若追從不及。有直翻筋斗者。有橫攔亂滾者。有躍起數寸者。有的溜

旋轉如紡車者。或笑或愁。不一其狀。魚貫向西。頃刻已遠。駱大駭。竊幸早作退避。未及相值。俟其聲不聞而光不見也。乃敢下心。驚胆戰。蹙蹙以趨。不時回顧。慮其復還。又行廿餘里。離某邨不遠矣。偶一回首。則綠燈一片。又馳而歸。較去時更疾。駱怖極。猝覓藏匿之所。而四圍平野。草木皆無。惶懼狂奔。數矢外。驀覩一池塘。急奮蹄而下。蹲其身。水沒及頤。幸非寒天。不甚冰凍。甫踞定。頭已近臨。前行者增一首。大亦相同。兩面湊合。不能見其狀貌。惟一首耳。墜雙環。髮更長。意是親迎得妻也。比日而過。時而此左彼右。時而彼上此下。連鼻接吻。如膠黏牢固。仍頸向前。髮散後。羣頭從之。嘖嘖愈繁。似亦增於前數。駱不敢審諦。縮首波心。吞水數十口。幾閉氣聽其聲漸遠。乃伸頭起。攀援登岸。通體淋漓。不顧沾濡。帶水疾驅。抵邨已五更矣。搗戶大譁。舉家駭愕。詢知爲駱。啓門延入。見之驚怪。駱述所遇。莫不吐舌。乃爲易衣澡浴。食之寢之。此姓乃駱舊識。去時曾宿其室者也。次日駱起行。謂之曰。村中有此怪異。決非禎祥。兵火將臨。宜以遷移爲妙。某是其言。駱去後。卽攜家遠徙。不半月而賊至。一村無子遺焉。駱族弟文川。以縣尉需次於黔。爲余言之者。

墓生

隆州梓人黃姓。常於署中工作。偶見其書狀。領銀。識其名曰慕參。余笑曰。汝慕曾夫子乎。慕岑嘉州乎。以一攻木之工。謬欲希聖希賢。不亦妄乎。有識者曰。不然。此渠近日改易之字也。其小名本曰慕生兒。蓋墓中所生者。余乃呼而詢之。具得其實。保郡義塚在北郊。去城五里。土饅頭之纍然者。不堪數計。北門樓下一店。以賣起麵饅頭爲業。大者值錢十二。小者半之。歷有年矣。忽一夜記帳。少錢六文。以爲偶有譌誤。或兒女偷竊。初不介意。乃次夕復然。三夕復然。始共驚異。嚴察家人。無挪用者。自此日日清釐。總短一小釐。匾之價。叵測所以。亦惟聽之。爾時物阜民康。一餅非所吝也。如是者三月有餘。一日店主自啓櫃出錢。覺其中有紙灰數點。留心審驗。每夜必然。始悟歎數之由。遂守

肆不出。逢人暗記。凡來就市者。今日張。明日李。參互不齊。卽隣近左右。最喜食此。而日買數次者。亦有竟日不買之時。惟一村婦。樵負其子。日必賒取一枚。且定於黃昏將掌燈時至門。晷刻不亂。端詳半月。確識無差。並每接彼青蚨。從櫃縫擲下。立時開囊取視。卽係焚楮。審知非人。乃囑其妻留而諮之。明晚婦至。妻給之曰。餽餼未出籠。大嫂請坐。少待。婦入肆。妻殷勤款接。送茶甌。婦接飲。奉烟管。婦亦接吸。不異常人。問其日市一枚何故。婦指背上子曰。爲此冤家耳。余病乳癰。血枯無滴。乳拙夫四十餘。僅此一綫。不能不力爲保全。故以一饜臆勉延其命耳。妻視其子。體氣頗壯。問產許久。曰。生四月矣。妻乃曰。大嫂鞠育恩勤。可謂賢母。第小鋪生意甚微。不禁折閱承惠。阿堵物皆不適於世用。此後尙望以真銅交易。感情非淺。婦聞言。色猝變。起欲走。旣而復坐。慨然曰。余豈忍爲賺騙哉。不得已也。母旣慧眼靈明。卽懇慈悲救渡。余黃姓。夫福勝。名在軍籍。習輪輿之藝以治生。前誕二子一女。俱致傷。客歲娠方七月。而余以時疫斃於冬初。不期腹孕未傷。入墓三月而落蓀。將歸告於家。奈死後拙夫移居馬橋溪。河神見阻。不能擅渡。惟暫養之墓中。然生而無乳。何以能存。展轉無術。故於貴宅買麵食飼之。待遇親朋。再求附信。母如記此名。渡江招拙夫來此。將兒攜歸撫育。所欠餒值。渠必按日補算。此子得親天日。余亦瞑目九原。存歿兩安。永不忘母之恩義也。言已泣下沾襟。店妻聞其說。初怪且駭。繼亦慘然。因曰。嫂請安心。明日卽告尊府。定當有以報命。婦拜謝。復曰。重蒙高誼。拙夫銘佩無涯。懇賜饅頭兩三枚。以備二日之膳。從此不能再至矣。妻子之欣然而去。當時店中人衆。均聞其言。互相咄叱。有尾其後者。睹其入叢葬所。卽不見。次晨卽尋營中人。邀黃至。備述一切。黃不甚信。見衆證鑿然。姑發塚偵之。逮啓棺。呱呱一聲。羣驚不已。一餒猶在身旁。冀婦復活。驗其身。兩乳腐爛。又已乾枯矣。乃大慟。抱子出。而仍蓋掩之。欲酬欠債。而店主憐婦之苦情。不忍受。適隣家有產子不育者。付之餒養。呼之墓生。長卽用父之規矩。亦領糧餉於軍。以世其業。此親口述之余者。言次感其母恩。猶潛焉出涕也。此道光二十七年事。

宣少甫觀察名維禮。在川甚著聲稱。其哲嗣號甫蓀者。以縣令聽鼓於渝。所居近小梁子。偶值之馬養齋明府處。語余曰。愚所賃居。嫌其湫隘。久欲遷徙。昨夜忽出一怪事。更須速避。不可緩矣。余詢其說。則二更以後。居傳主人正室左樓上。忽有聲曰。郭郭。少息。又曰。郭郭。彷彿雄雞之喚食。而音甚巨。屢作不止。主人始訝。呼僕人持燭。將登察驗。甫及樓下。聲已近至樓門。漸循梯而下。每一級。則郭郭一聲。逼聽之。鳴尤震耳。且梯覺微響。而形影全無。頃至地。展轉於室中。主僕驚怪。取械擊之。聲遂出。作於堂中。又逐之。入於右房。從迫其後。則又至堂中。左右犄角。乃出階下。旋復至東廂。三間屋。追殆遍。半响方出。又循階入於西廂。亦半响。仍歷三間屋。始驅而出。及中庭。主人急命衆共環擊。於是閣宅上下男婦。各執窗棂戶棖。圍合而攻。而郭郭之聲。亦遂迴旋穿插於數十人中。如優場之走陣者。甫蓀寄居廳下。樓上郭郭時已聞其聲。至是倚戶內窺。第見人聲怪聲。喧闐一片。亦不測其爲何物。直至五更。雞唱其聲。歛然高舉。超升屋角。漸過房脊。越隣牆。向西北方。郭郭而去。當其譁亂時。一書童持癸酉闌場照入之籤。聆其聲。經面前。一擊似中。覺柔滑肥厚。如拍胖子之臀。僅此一下。餘則人雖衆。而絲毫未著。今晨起。共視籤板。微有血痕。上黏白毛二莖。長幾三寸。嗅之不腥。不羶。亦不臊穢。妖乎鬼乎。真聞所未聞者矣。

義犬三則

古有犬馬戀主之說。不曰牛羊。不曰雞豚者。六畜中惟此二物較靈也。各書載義犬事不一。而余所耳而目之者。亦可得而舉焉。本生妣曾言幼時。家有黃犬。名曰斑。頗通人性。凡吠外來人。先起立遙向。矍然一聲。卽回頭看主。禁之不必聲色。但努目示意。犬遂倒臥不理。遇有無賴乞丐。纏騙不已者。則呼曰斑。汝往逐之。但不許利口傷人。犬應聲出。凶猛之概。欲辟萬夫。見者鮮不奔走。苟或與抗。則躍起噴其面。或銜其髮。或以舌舐其耳鼻。必令此人魂亡胆落。而後已。然謹守主訓。非盜賊不妄噬。晷夜中若聞聲響。則曰。今夕恐有偷兒。斑。汝當留意。犬於是竟夜不寐。周行

於垣之四圍。如巡城者。僕輩閱其瘁。呼止之。則勉臥片刻。又起而去。必待東方欲明。乃歇步焉。後病瘡。三日不食。將絕。力疾起。向外祖母及諸舅叩頭流淚。乃蹶而死。方今爲臣爲僕。有愧此犬者。正多。再世應脫毛革而轉人胎。諒不再墮畜道也。

又余同堂叔。號小霞。居州城外。豢一黑犬。名來順。體大聲宏。非常孳惡。街隣聞吠。驚心相戒。不敢近其戶。遇有事。必遙俟於宅前。候其家人有出入者。呼與言。歸報主人。主人喚犬囑咐之。然後敢入。犬受主命。雖不噬。然而面生者。終怒目視之。此犬雙眼色赤。看人更覺可畏。客每不安於坐。急急辭出。犬或尾諸其後。睹客去遠。乃返。自有此犬。三節無債主至門。誠可尙也。然能別親疎。凡宗族近支。以及至戚好友。從未妄吠一聲。余居鄉。去城廿餘里。往覲叔孀。歲不過三五次。迨遊學於外。則年餘。或二三年。始一歸。而來順老眼無花。余至必歡喜出迎。掉首搖尾。若訴久別者。乙丑秋日。余自黔中旋里。時離州城近四載矣。聞叔病。便道趨省。方入大門。來順在內。聞余聲。飛跳而出。作欣慶過望之態。一新養白花狗。從其後。誤以彼爲將吠也。遽對余啐啐。來順怒。轉嚙其頸。血涔滴焉。又一年。老而死。余感其義。心恆識之。厥後每受犬逼。即喟然曰。汝輩伎倆。不及來順十之一。乃動輒望影吠聲。正如鄙夫賤士。自顧一無所能。然稍得志。即敢於凌侮尊長。偶失意。即肆行謗毀賢才。人情物理。其揆一也。

又漢州有劉狗墓。劉姓兄弟二人。皆富室。弟早死。兄嫂欲兼并其業。勸嫂改嫁。嫂以遺腹有孕。苟生男。則飽煖可守。峻詞拒之。兄暗食以墮胎藥。不效。洎臨蓐。嫂囑穩婆。許以重賄。嫂年少。初次胎育。不勝痛楚。子下地。母暈絕。及甦。不見乳嬰。詢穩婆。答曰。產一千金。又已斃者。命僕瘞之矣。嫂信其說。自傷命薄。痛夫之無後。恨神之弗靈而已。嫂至產室。殷勤服事。復申前說。嫂始憤恚。繼慮月中遭其害。含糊應之。出月後。偶步中庭。家養一牝犬。亦誕。盧兒未久。忽至。如前。銜其衣。牽之前行。嫂疑其瘋。擊不去。察其狀異。因從之行。至一倉後。幽僻處。犬先往。嫂隨以視。則落葉鋪地。一小兒臥其上。犬側眠而腓字之。審之。男也。貌酷類夫。頓悟兄嫂之姦。收生之弊。又見旁四小犬。皆腹枵而死。乃涕

泣向犬叩拜。抱子而歸。詰兄嫂。將呼穩婆質問。兄惶急先控於官。言弟媳假他人子。與己爭產。乞究亂宗之罪。時張松崖太守超任廣漢。庭鞠之。妣歷言兄嫂前後所爲。張燭見幽隱。拘穩婆及僕詳問。乃穩婆得其兄百金。見婦生男。立扼其吭死。乘婦昏迷之際。草捲付僕。埋諸土。僕將有他事。攜置陰溝中。半晌返取。惟餘空草。以爲兒被狗食。不敢言。即以葬訖復命。而不料犬之效忠若此也。張叱兄。兄堅不承。乃呼犬至。當堂試之。置兒於地。犬卽近飼以乳。萬目共瞻。頌佛不已。戚鄰皆言兒容貌確係弟子。張嚴械其嫂。乃吐實。遂重懲其兄。傳合族人至。當官分析田宅財物。使其異居。嘉婦之節。及犬之忠。懸牌褒美。名其子爲狗兒。後其兄終無子。仍係狗兒兼祧。夫婦相繼卒。家業悉歸之弟矣。妣德此狗。日以肥甘奉之。呼爲妹。後病死。衣衾棺槨而報之。兒爲服孝七日。崇封其塚。立碑誌其事。人皆稱曰劉狗墓。余嘗論是事。以爲此狗乘機竊兒。能救活而藏之祕所。又捨己子而報主。仁智忠義俱全。不僅有人性已也。當稱爲劉母。不當復謂之狗。一客笑曰。子亦太拘矣。杭州有秦檜厝棺所。至今呼爲狗葬村。人旣可以謂之狗。狗卽可以謂之人。奚必定易狗字哉。余正色曰。是何言歟。子謂存狗字以紀其實。俾腆然人面者。知所愧勵。則亦未嘗不可。若舉秦檜以相衡。殊輕此狗之甚矣。夫以狗爲狗。狗原無辭。何也。爲其行雖人而身實狗也。抑以檜爲狗。檜亦無辭。何也。爲其身雖人而行實狗也。狗與檜各有其是。狗自爲狗之狗。檜亦爲檜之狗。兩不相妨。君子以同而異者。也。若因狗而狗之。卽以秦檜之狗狗之。是將謂仁智忠義之狗。下儕諸姦邪傾險之狗矣。奚可哉。奚可哉。

畜言

咸豐末。藍逆陷太和鎮。一月之前。城中一巨紳家。畜一騾二馬四犬三豕。雞鴨各十餘。忽叢集於庭。皆作人言。喧譁爭鬪。舉宅大驚。主眷急閉戶。不敢出。奴僕奔避。兩鄰聞其異。集團丁百人。旗槍呵叱而入。衆畜始散。因借兵勢。一縛而誅之。既定。主入寢。一貓臥几上。乃坐而撫之。曰。狸奴之品。本貴於諸禽獸。彼等反常爲妖。自罹殺身之禍。岷

汝守分知事。洵可愛也。語未終。貓昂首向之曰。汝以余爲不能言耶。余不過偶醉薄荷。睡思甚濃。倦於啓口耳。主駭絕。離坐抽佩刀。將刺以刃。貓破窗躍出。登屋角。回其首怒目相向。主亟呼僕。梯以捉之。貓呵呵大笑。聲震梁塵。且笑且行。頃刻不知所往。論者以爲其家必不有祥。乃未幾。一城皆及於難。

尸變

涪州南門山外。墟墓叢雜。周回五里之間。密葬幾無隙地。附郭一帶居民。恆失雞鷲。初以爲野貓黃鼠狼等竊食。乃罩以密籠。壓巨石。或作木圈藏貯。堅閉其門。亦不得免。莫測其故。好事者守其旁以伺。鎮夜相對了不聞聲。次早啓察。已缺其一。甚且隱諸臥榻。掩置巾箱。概屬無濟。惶惑嘆詫。惟其戒不聽翰音。不吟鳧掌而已。如是者半年。有偷兒欲竊某富室。潛身一老墳後。待其伴侶。久而不至。方擬一人獨往。倏聞墳內礫然有聲。一物穿土而出。渾身白毛。長五六寸。頭面則長盈尺。狀若猩猩。兩眼作淡金色。圓而有光。手長過膝。而指爪直垂及地。大駭。幸物出墳。卽向前走。其步甚捷。未見偷兒。偷兒急尋一高樹攀援而上。匿濃葉間伺之。其伴猝至。覓墳後作暗哨聲。偷兒疾呼至樹下。謂曰。今夕不可行事。汝宜速歸。妖怪將來矣。其伴驚竦。飛馳而去。偷兒俟至五更。聞雞唱。見毛物匆匆回。兩手各提一鴨。抵墳前。身一蹲。立時不見。復聞礫然聲。乃悟爲棺蓋響也。偷兒恆怯。直待天明乃下。與伴侶細述所睹。素亦聞比戶失雞鴨事。知爲此怪所鑿。因約集四五人。至夜。暗伏於左右。毛人出。共尾其後。覘其至村中。一躍升屋。兩手亂攬。十餘攫卽得一雞。直由房上跳跟竟過。約隔五七戶。復亂攫如前。又得一鴨。如此者三。乃坐屋脊上。食其一。連羽翼骨節。皆嚼咽之。食畢。攜其二。躍而下。仍遁舊途去。衆乃趨失雞之家。呼之出而告之。故其家留衆寄宿。次日邀集村人。鋤斨刀矛而往。驗墳前一石甚活。四周皆光滑無稜。蓋卽出入之路。掘土現棺。斲去前和。其物忽踴而出。衆大譁。長戈刺之。鋼叉擗之。乃倒地。羣逼以視。則獠牙巨口。瘳狀難堪。尤奇者。肩下腋上。另有二短手。無臂無肘。惟掌及

脛如蠅虎之箝然。乃急斷其首。碎其身。黑血湧溢。以桐油灌薪而焚之。棺中一無所有。審其制度。似是明末物。非本朝人也。村人德儉兒除害。皆厚贈之。遂改行不爲賊。而鄉中亦從此安靖矣。

投陰狀

安徽孝廉。光子芬先生。言其戚某。性仁恕。見義必爲。弱冠讀書塾中。有同窗二友。相狎相謗。繼且相仇。甲撫乙陰事。列於狀。將控之官。某力阻其間。兩勸和息。置酒爲二人釋憾。取甲詞當乙前焚之。復爲交好如初。三日後。三人一時暴死。塾師大驚。亟呼其親人至。各舁歸家。經一夕。方製棺殮。則皆復生。問其故。則以焚呈爲城隍所得。拘而訊究也。某午後據案作書。猝見一無常立其旁。顧之而笑。不覺魂離舍。從之行。一出齋門。迺非向道。天曠黃。如雨陰將暮之景。知爲冥間。問何事見攝。無常曰。甲控乙某事。君爲投狀。有之乎。某曰。然。事誠有之。予解散而滅其詞。非代訟也。無常笑曰。君既燬其蹟。應卽碎其紙。完好而焚之。則是投陰狀矣。當處土地。立持而獻諸官。城隍知君全德士。福祿正長。然欲究此。不能不屈駕一質。故遣予走迎耳。言次。抵一城。頗壯麗。入門過市。與陽世無殊。曲折行里許。乃達官署。至一竹棚下。則甲乙俱在。並詞中所列鄰證數人。各有役守之。某咎甲曰。汝無端造孽。致累我等至此。於心安乎。甲方涕泣。聞言大譁曰。我與乙爭。何預汝事。汝不燒燬格式。城隍神何從得知。我縱擊鼓叩關。只在陽間擾攘。安得遽悲泉路之淒涼乎。茲受此殃。豈復有生還之望。沉地獄。墮畜道。舉不可知。上有老親。下有妻子。未審何以爲情。我不若怨亦足矣。乃反咎我乎。因掩面痛哭。乙亦哭。某素心慈。遂亦悲不自勝。一老鄰勸曰。事已至此。哭又奚益。老拙年近七十。死不爲夭。且於世無所戀。俟上堂。當爲乞請。捐余之殘年。以保諸君還家可也。語未終。聞內傳鼓呵殿。一吏馳呼曰。大人升堂矣。速帶某案入審。於是無常導某行於前。衆役押諸人從其後。某見鬼判夜叉牛頭馬面之屬。一一畢具。與廟塑無別。至階下。排列屈膝。神命某勿跪。請至殿上。使立案側。城隍欠身謂曰。奉屈大駕。開罪之甚。奈

既受詞。不待不一推問耳。因先詢甲。次詢乙。後詢中證。研鞠極其詳覈。詢已。令判官擬罪。一判執簿而言。乙某事應減壽幾何。某事應折祿幾何。某事應入割舌獄。然陽世未盡。且記之以俟異日。某事應決杖八十。然甲事不干己。以戲謔小嫌而興訟。且訐人陰私。其心甚險。甲本應以孝廉爲學博。茲削其科名。以青衿老。且家居不孝。常逞利口。與父母辯詰。應擊喙二百。墮一齒以示戒。此判侃侃而談。別一判秉筆書之神。乃呼隸卒。將甲乙至庭中。按數決責。刑似酷於陽世。呼號之聲。慘不忍聞。某代求緩頰。城隍笑曰。君眞長者也。看君面。姑少貸。一判立簷前。傳命甲減五之一。乙減四之一。又乙某事牽涉某隣者。亦被掌責二十。獄解。乃飭衆役。按名各送歸家。諸人一時散去。城隍起立拱手向某曰。此地工匠笨拙。肩輿製造不佳。愚出巡時多。而乘坐不安。頗形困頓。令叔轎樣極妙。君能仿其式。見惠一駕。感情非淺。某敬諾。神甚喜。又曰。君行草有名。懇於兩臆上著墨數行。更拜賜無旣。飭無常送某仍歸舊路。某揖謝而出。沿途與無常碎語。無常言製輿不必布帛。即用紙糊。但宜精緻。勿潦草。冥中不貴綢緞也。遙見家門。無常於耳畔大聲呼其字。一驚而醒。則死已逾日矣。遣偵甲乙。亦同日蘇。甲兩頸暴腫。脫一大牙。乙腿臂潰爛。不能起。更訪在事諸人。則皆死而復生。掌責者手痛不能持物云。某遂借其叔之轎。喚良匠依樣作成。手寫兩臆。恭詣城隍廟焚之。其叔乃黔中縣令也。後某成進士。以河南某府太守致仕歸。優游林下者又廿載。八十餘歲。壽終於家。光老述某姓名甚悉。並言無常語。城隍家世。一一畢具。余忘之矣。

雜記五則

理學之正。至我朝而始會其通。漢儒之穿鑿。固多舛謬。而宋儒之拘執。亦欠明達。天下之大。儘多理所必無。而事所竟有者。紀文達公閱徵草堂筆記。持論最精。誠爲萬古不磨者也。前人紀載。不堪指屈。就余所親歷者。聊舉數則。貴州永寧。有婦人生鬚。于思甚密。詢其何不薙去。答言晨剃則午復出。午剃則晚復出。不勝其煩。恨極。用卻老先生

聽其音。去船不過百餘步。及臨其地。又覺聲在江中。往復數四。逾恍無著。余不信。隨之往驗。留心體察。始悉其出自地下。踰蹠而視之。則荒草一莖。長不逾七寸。寬僅如韭。搖搖然如人掣其梢。漸欹而倒。平黏土面。忽如釋手者。蹶然起豎。則長嘯一聲。聲息則又搖搖而倒。如是者數數。約隔十五六秒。則一鳴。前後計六十餘聲。始寂然。而草亦不動矣。夫鬼附禽獸而號陶。幼曾經見。其理可說。卽憑諸老樹奇葩。亦有精神足相資助。芟芟小草。生氣幾何。居然大聲疾呼。驚心駭耳。是亦怪誕之至。不可以恆情絮矩者也。

李孝廉

正一真人之後。居龍虎山。世爲天師。事亦可怪。先伯祖官江西。曾往謁詢。天師曰。我輩所能驅役百神者。全仗祖傳之一劍一印耳。其他毫無所能。聞或知羽流中有奇術者。召爲法官。藉我之劍印。以行其法。則相得益彰耳。正堂梁上懸木匣。乃始祖昇天時傳留之書。每易一代。加封條一紙。不許擅動。遺命云。三千年後。吾道有厄。至萬分危迫時。開匣展視。自有解救之方。慎勿預啓。將不靈也。相傳乾隆中。孝廉李某。與天師交契。居山上數月。一日謂天師曰。君於朔望之吉。受諸神朝賀。究未知百靈之狀貌奚若。能令我袖手而旁觀否。天師蹴然曰。是何言歟。子凡人。烏可與天將對。懸賴劍印之庇。尙凜凜焉畏之。世間吉神少。凶神多。煞氣四侵。犯者立死。法官中道力淺者。猶匿避弗遑。子凡人。烏可與天將對。李惕怵而止。旣思天師峻拒如此。疑其中有不可對人之事。聰明正直乃曰。神豈肯枉殺無罪。厲氣雖暴。予遙立而暗窺之。何不可之有。因於東廂虛室中。鏤壁作縫。屆期藏其內。密覘所作。時五更將盡。燈燭煌煌。天師冠帶出。升法座。案上置劍印。氣象森嚴。身後懸鎮殺符數道。初登殿。左右列衛甚衆。迨傳令諸神按品晉謁。於是衆皆退。惟一老法官侍側。漸覺陰風四起。天神地祇。以次現形。庭參。或老或少。或文或武。間亦有女身。妝束各異。大抵黼黻章身。五色燦煥。目爲之迷。旣而神漸卑。形漸變。有裸身者。跣足者。三目者。四手六手者。赤鬚者。藍面

者角首獠牙者種種不一。嗣則五方煞神至。怪僻之狀。怖人欲死。東方則自頂至踵。無往不青。西方則自頂至踵。無往不白。披髮擗鬚。亦如其色。眉目口鼻之大小位置。亦與他神迥異。最後一神至。颼颼有聲。腥氣觸鼻。濃霧裹身。不辨形相。第覺遍體皆眼。睛光閃灼。不敢正視。天師受衆賀。或起立。或舉手答禮。或頷之。煞神當前。天師急於坐上。引袖障面。未後多目者見。天師離位。趨屏後。背其身而立。此物去。天師乃出。衆侍者亦出。時天已明。各撤燭燈。捲收諸物。天師更衣歸寢。法官暨衆各散。李亦潛反寓所。漸覺渾身肌肉如縛。呼吸不順。心志恹恹。莫知所可。午後天師出一見大駭曰。子偷窺神相耶。曰然。子見五色毛人耶。曰然。子更見滿身怪眼者耶。曰然。天師頓足搥胸曰。殆矣。吾昨戒子至再。胡不達利害若此。五方煞氣最凶。偶寓目。卽魂魄消散。永不歸體。滿身怪眼者。值年太歲。其毒更甚於殺神。吾亦不敢睨之。凡人見之者。三日內。筋骨血肉。悉燬化作飛灰。卽叩求玉皇。亦無術可解。各殿道士。不下數百人。吾據案時。無一敢入侍者。惟此老法官修煉多年。閉目冥心。內固其氣。僅可無傷。子處俗之質。焉能禁受。昨故微戒至再。乃不達利害若此。尊府去此八百里。三日內。烏能飛歸。必慘化於我處矣。奈何奈何。李聞言。驚惶無措。已而大哭。跪天師前。叩首求救。天師亦泣曰。適已言之。此禍天帝亦不能解。苟稍可法禳。吾亦不禁。子瞻望矣。李苦哀不已。崩角數百。天師無奈。商於老法官。法官曰。既睹太歲。決無生理。愚有一術。可緩五日之期。速送李君下山。星夜兼程。俾得見家人而死。卽爲萬幸。若欲安居無事。今生斷斷乎不能矣。乃命李去上下衣。持朱筆於前後心。兩臂兩股。皆書符。上蓋天師印。面上亦書符。蓋印。戒勿沐浴。呼與夫具擔子。載李。許重值。囑以且暮。禮行。勿少延緩。李痛悔無及。涕泣就道。催促驕役。捨命奔馳。將近大庾嶺。有疏戚某。所居鄰通衢。李悉其義。俠有聲。欲以妻子爲託。遣僕先往告。已從而造之。戚某迎於門。視李下車。方欲展寒暄語。驟觀臉上符印。訝問何作。李悽然借入。至賓舍。倒身下拜。號啕弗止。戚益訝。李哽咽而述所遇。戚始亦愕然。已而笑曰。天師總持道綱。天上人間。何事不辦。此等細故。乃策手無策耶。李曰。弟哀告再三。彼謂太上如來。亦難措手。惟有歸而待斃。自作之孽。夫誰敢尤。弟妻子奠奠。家非富有一朝。

失倚。何以謀生。稔知足下一諾千金。風高季布。故晉謁端右。爲楚游之託。倘蒙垂念。段李常賜青眼。弟雖死。感且不朽。言已復泣。戚復笑曰。兄四體如常。三餐不損。安見必死。而奉天師語爲聖謨耶。李言素與交厚。必非虛疑。悵呵。可自受惡氣。侵逼。肢體迥不如舊。自知身已半死。不過仗彼法力。苟延旦夕耳。戚愈笑曰。然則此去。尊府尙遙。前途可慮之甚。不如卽死於敵莊。弟爲具棺槨衣衾而送歸。君不破費一錢。豈不甚妙。隨呼蒼頭。攜行李入室。遣輿夫自去。李亟止之曰。不可。愚將與世長辭。家政須得處分。且妻孥永訣。忍無一語囑之耶。足下高誼。永銘肺腑。潸然起。揖之欲出。戚益放聲大哭。立挽之。且莊言曰。君勿憂。請安心寓此。若天柱傾。地維折。乾坤將反。爲混沌。則未耐何。若區區惡曜加臨。疾同疥癬。某不才。敢爲君鞭笞而卻之。李不信。戚正容曰。性命攸關。豈有兒戲之理。李曰。天師咎我。至於踣地呼天。老法官修煉多年。亦復瞠目。嚼舌足下。乃視作毫毛細事。得非權詞以安鄙人之心歟。戚微哂曰。天師不過藉張道陵餘蔭。承其職而載其名耳。究其實。有何本領。問渠敢與我鬪法否。李曰。台端一凡體。與我輩等。爾何得具此神通。戚曰。某少遇異人。授以奇門遁甲之奧。卽能役丁甲而召風雷。嗣於衡山王屋洞。得天書一冊。人皆不識。我獨辨之。旦夕演運。深悟大道精微。所以不入山者。徒以老母在。一旦塵緣盡。棄家如敝屣。不俟終日矣。李猶躊躇。戚曰。君不必孤疑。我知君仁義自持。生平無損德事。故慨然援手。苟不信。試驗之。乃取淨水一盂。戟指書符。口喃喃作誦。祝罷。付李。使一口吸盡。復具湯沐。爲李拭去面上朱文。並褫服而徧洗之。傾其汁於院外。李飲水後。陡覺心定。神恬。俄頃。血氣流通。滿身舒暢。大喜。伏地呼仙。戚笑扶之起曰。此暫解君鬱結。猶未足以弭災捍患也。但少安勿躁。自有良策。於是肆筵設席。入坐勸餐。李連日悲恨。飲食減少。此際中無所苦。鯨食而鱗吞之。醉飽至不可動。乃已。日將暮。命僕取行李。安置廳廂。如常懸隱囊。鋪被褥。虛立寢處。而別設榻於內室。導李入居。人定後。乃謂李曰。天師符印。五日爲期。茲滌去。靈斯泯矣。某日子丑之交。煞與歲合。此時必來戕君。刻雖有兩辰之隔。然不可不防。君速出莊左行。百餘步外。有亂石堆塚。擇其力可勝者。抱一以還。勿見燈火。愚別有妙用。李從其言。星光之下。略辨路徑。摸

索得巨石。約重四十斤者。以衣裹之而歸。戚候於暗隙。命李咬舌尖。咀少血噴石上。已從而咒之。共持入廳廡。展李衾。覆石於牀。掩帳闔扉。乃入取一古劍。挂李居門前。諭令安臥。勿孜孜。遂去。李視其作用甚奇。知必有效。亦高枕而眠。兩夕無故。食與溲皆在房中。罔敢踰闔。一夜。戚向李曰。時至矣。君勿遽寢。可安坐以覘其異。袖出木印一。加之劍缺間。執巨蠟數支。與李對語。漏四滴。颺風起於庭中。冷氣逼人。毛髮皆豎。李悸甚。齒相擊。不能吐聲。戚某談笑自若。類無事者。頃之。腥聞撲鼻。燈燭無光。有黑團至門。大於百斛之困。無頭無尾。形色殊異。徘徊戶外。且前且卻。忽楣上劍颯然作響。聲如裂帛。刃出於鞘者尺餘。金光四射。黑團震悚而逃。立即風定。臭止。蠟明如故。李戰栗坐上面色灰死。戚莞然曰。君見之乎。今而後可無害矣。次日晨起。呼李出。至廳廡。啓門入視。則石在衾中。變爲蠶粉。枕席之類。悉腐爛如古壙中物。李駭絕。感激涕零。復向戚肅拜稽顙。戚挽謝曰。此非賤子之功也。君不見訪。僕何由知。此緣至善格天。不忍令君橫死。故冥漠中暗誘君而就我。爾李猶不敢遽歸。留住數旬。果寂無異。乃辭欲行。戚曰。君且住。尙有一言。堂堂天師。遇此等災禳。不能排解。殊屬可笑。請君返龍虎山。與一屬目。輕薄其詞。以傲之。勿言遇我事。看渠作何語。李諾。乃復乘肩輿。仍還貴溪。天師驟見。詫爲鬼。李力言非鬼。天師愈詫。李粲然曰。君枉膺天爵。了無忠信。予忝附愛末。已二十年。升殿而阻予之觀。已屬非是。又無端以危言見恐。使我肝腸寸裂。岌岌遄歸。買棺待死。乃遂巡逾月。飽食甘寢。未嘗一噓。不得已轉叩於君。究竟閻羅取命。當在何時。待契友而無真語。尙得謂之天師乎。天師曰。子無作此騙人語。子歸途必有所遇。可實見諭。勿給故人。天下豈有觸太歲煞神。而能無死者。李猶強辯。天師曰。若不言我兩人從此絕交。曩賭尊顏。死氣纏繞。不禁慘悽於衷。寒家世代相傳。深悉此爲非常殃禍。力不能救。至今隱痛未忘。或者得妙法金仙。保全賢士。則君體弗損。實獲我心。奚爲而瞞我哉。君若不言。我兩人從此絕交矣。李被逼無計。乃詳述路經戚某處。仗彼道力。如何祓除。天師大驚。倉皇失措。急聚衆法官謀之。轉而語李曰。貴戚有此太上大法。弟敬仰之至。煩君帶二道士。持弟名刺往。務延之同來。將執弟子禮以候。望勿鄙棄也。李如其旨。反戚家。羽士謁

於庭。達天師意。戚某欣然。偕至上清。天師降階而迎。相見恨晚。留數十日。與議金丹妙道。臨行。天師盛筵祖餞。酒半。酬出黃金百斤。奉某曰。先生術通天地。氣蓋萬仙。大助玄門光寵。日後騁鸞出世。位列上真。指顧間即可如意。小子無德無才。謬持神柄。擬諸座下。如螢火之近太陽。奈因世業相承。千百年傳習已久。若以此位推賢讓能。卽爲不忠不孝。先生仁愛。自不忍以橫逆相干。然時或以法授徒。難保不爲敝宗之患。謹薄具葑菲。爲先生壽。祈垂矜閱。凡列門下者。均以此言告之。不特小子叨惠無窮。列祖在天。共佩隆誼矣。某避席而謝曰。天師見愛如此。敢不凜遵台命。茲對天爲盟。無論現在未來。有恃余法與張氏爲難者。永墮泥犁。不能成道。矢畢收其金。罷宴後。偕李與辭。天師喜甚。李亦獲餽。戚某歸。更以白金二千分潤李。竟得小封。後聞此君葬母廬墓。久無消息。家人趣探。已不知所在矣。

女化男

唐武后光宅中。胸忍有女化爲男事。我朝咸豐末。安鄉又出一人。真怪異也。此人姓任。初爲女。許字同村王氏。十七之年。婚期已定。將以秋日出嫁矣。條於清和初間。下體作癢。初以爲偶感風溼。不久自瘥。乃恆癢不止。始猶有作輟。後則日夜無休。兩手頻搔。爪甲欲脫。如是廿餘日。火齊含丹之際。竟出一物。儼然龜頭。此物出而癢頓止。從此日增其長。上下縫隙。遂合爲一。可立而溺矣。陰溝既閉。然後漸長。腎囊下形具足。乃變而上乳。漸平。喉漸高。聲亦轉而爲雄。始終不及兩月。全然一偉男子。其母察其異。私詢之。含羞不肯言。逼而固詰。乃述幻化狀。母驗得實。喜曰。此吾門幸事也。老身無子。本欲依壻以終。今若此。殆天不忍絕任氏後也。因爲雜髮放足。改丈夫裝。使媒妁走報其姑。姑弗信。親臨視之。共相咄詫。還其聘。反庚帖。而改媳爲義子焉。開邑許竹渠孝廉爲余言。謹默而識。己卯歲。此人爲本縣劉明經之僕。相從赴省。余呼問之。得知詳細。據云。初出壻。數尙不通。迨牝戶闔而後。搜得其道。至今毛際猶隱然有痕。一切與少成無異。惟裹皮僅及具之半。較蒙養者。挺露獨多。是爲稍判爾。行步嫵娜。尙帶女態。言詞覲覲。亦露

女容自換形。更名奇遇。娶向日閨友楚氏女爲妻。今年三十九。已生二子一女矣。萬縣與雲陽接壤。皆隸夔州。兩事均出其間。豈地氣使然乎。余目睹此異。乃遍閱羣書。始知歷代皆有。非甚奇特事。而最可怪者。導鄉贅筆。載華亭李玉孺女嫁武弁莫儼臣。合卺之夕。莫方令獨眼龍剝啄於戶外。而女條出內蛇以鬪之。大殺風景。令人捧腹。

地中人

漢中奚某。以廝僕游京師。頗使倏。嘗隨蒙古某太守之任廣平。委司牢獄之事。居室在客廳後。地甚偏僻。奚與閹僕劉姓者交契。恆至彼處。聚黨誚語。廳左有迴廊數曲。乃往來必由之路。一夜羣飲甚佚。傾壘不已。酒闌人散。已轉四更。奚見夜深。急挾所脫袂衫。匆匆歸寢。熟習之道。無燭可行。至廡下。忽有自後持其衣者。欸然掣去。奚時被酒。疑爲欄檻所牽挂。轉身摸索。杳不可得。自念昏黑中。何必冥搜。且歸齋捉火再來。衣將何往。遂仍前進。折旋未遠。覺足下綿軟。若踏肥牛背者。一連十餘步皆然。且微有庸瘵。亦與平日迥異。此路悉磚鋪平地。向無凹凸。心訝其怪。俯身捫探之。觸手柔膩。如摩肌膚。而冰冷浸骨。益驚詫。急趨至室。叱重臺起。持燈還驗。則一裸體長人。約丈許。仰眠地面。而嵌其身於地中。手足胸腹。均與地平。惟目鼻口頰。及兩脚十趾。在地上。小斲一見。驚呼不已。奚亦駭怪。視其狀貌。良善。不甚怖人。且闔眼不視。如夢如死。奚乃旁行。奔至二堂。衆猶未寢。述其異。於是他室之臥者。齊與數十人環至。觀之。其人陳如故。咄咄紛論。以爲世間無此長漢。無論眠與斃。應倒地上。不應陷土中。必妖無疑。膽壯者棒擊之。亦始不動。劉嗚差役四人。秉燭以守。天明無變。再稟主人。奚隨衆僕各散去。四役初見甚恐。繼知無可懼。共易之。五鼓將殘。宿寢惡寢。各倚柱而假寐。一俯仰間。而輒地依然。長人不見矣。詳審其處。了無痕跡。俄而天明。衆復聚驗。遂疑劉在夢中。惶惑多日。不知何怪。後亦別無他異。惟奚所失之衣。竟不可得。

口噴清臺

楚北顧懷纓。字子佩。主政民曹。挈眷入都。賃居外城某衙衙。宅宏敞。內室極幽靜。每當夜深人定。卽聞寢舍樓中。嚶嚶啜泣。審聽知爲女子。悲慘之音。令人酸鼻。登驗之。無所見。如是數夜。攪不成眠。乃呼房主某翁詢之。歛歔對曰。此家嫂也。斯樓高爽。月夜最佳。先兄存日。每夏秋二季。止宿其中。兄本名孝廉。嫂亦城中右姓。有才女稱。伉儷之篤。迴殊恆輩。雍正某科。兄春闈已定榜首。主試者意見偶差。欲移居第二。兩總裁爭之弗獲。艱然曰。此文中亞元。抱屈極矣。旣不取。不如遺之。留作下科會狀。看吾儕眼力何如。彼此負氣。兄竟被斥。嗣得落卷。知爲如此。兄憤恨成疾。殁於樓中。嫂年方廿五。師燕子之舊。誓不下樓。當時琴瑟和鳴。常對廣寒宮更唱迭和。自後每當月上。卽思兄痛哭。鬱鬱久居。四十餘歲。亦病而死。三七之夜。示夢於內子曰。我往尋汝夫兄。已投生河南宦室。昨旬旬閣羅殿下。求續再世緣。王不可曰。渠轉身已十六載。汝今去齒太懸殊。且彼早定偕老之人。汝例應易男身作貴官。豈可仍雌之而又妾之耶。我哀號不願仕宦。王乃曰。汝必癡情若此。惟有暫屈幽棲。俟彼限盡歸來。再判重合耳。我叩謝。懇王筆誌之。乃出竊念。旣不能從夫去。自當仍居樓上。以待後緣。望孀轉告叔。勿寓人於我室。徙遷其几榻也。拙荆醒而言。初不謂信。旣而頻聞悽楚。不異生平。乃異之。計年又將半甲子矣。久而習慣。不以爲奇。數月來。音漸疏。疑不甚戀此樓矣。苟得他人入室。諒必遠嫌歸墓。不料據守甚固。竟不肯遷。致驚貴人。老夫罪大矣。顧聞之。肅然起敬曰。甚哉。節烈之可貫金石也。誠如是。卽不應以此宅個人。懷清之臺。豈可滋他族逼處。事已至此。喜余家屬無多。今當移住左右廂。將正寢鍵閉。從令嫂獨居守志可也。貞魂義魄。卽爲正直之神。決不作祟事。且正氣所在。狐鬼亦不敢侵陵。寒家託庇宇下。大可資其樾蔭。不亦善乎。爰勅戒獲。立卽徙居。次日入部。徧告同寮。復爲請於朝。而旌表之。嘉慶壬戌。先大父試禮闈。有同號燕山某。談此事甚詳。戚長潘夢崖學博得聞之。復向余轉述祖訓。且言後尙有靈異事。不復記憶矣。

古獅子曰。講學家動稱寡婦不夜哭。愚以爲此漢儒拘墟謬論。非聖人之言也。飲以男女之大欲。周公制禮。

未嘗迫婦人以從一而終。矢死如柏舟。當時但褒曰守義。不云合禮。蓋深見夫情之所難。惟聽其人之自致。而不可以大爲之防者也。詹詹小儒。不通聖教。見潘安仁寡婦賦。雀飛數言。羣起而誹議之。夫夫妻一倫。本以情合者。男子晝勞於外。惟宵靜乃反室中。倡隨靜好。多在燈下。不幸而交鴛折偶。黃鶻與歌。感恩重於故人。不忍更作雙飛之計。於是霜寒燭影。月冷煙絲。觸景生前。增悲死後。奚不可者。如謂夜哭爲思淫。豈晝哭即決不思淫乎。且守節者守其夫也。非若僧之守寂。道之守玄也。惟思之故守之。亦惟思之故哭之。刻刻不忘。乃見真性。茲乃責之以必守。而又禁之使勿思。此何義也。又况人非土木。孰能無情。獨枕孤衾。最難禁受。卽爲思淫而哭。彼自思其夫之淫。何礙於理。好速旣杳。同夢無期。目不敢視繁褥之色。耳不敢聽靡曼之音。口更不敢出嬉戲之語。僅於柔腸百結中。暗想畫眉陳迹。慰體舊恩。血淚隨之而雨下。其情亦慘極矣。聞之者。不哀矜惋悼。轉嘗讐其後而嘖有煩言。胡乃谿刻不仁如是乎。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弗禁。彼僧習爲迂謬。不察理之是非。競以不夜哭一言。隨聲吠影。以爲出自聖人。吾恐仲子聞之。將怒拔其舌也。

張大成

白專臣大令（廣棣）任伍城時。判一姦殺案。頗奇譎。文童范則冠。娶同村黃氏女爲妻。色頗麗。家室甚諧。范就傳於古佛寺。去莊僅里許。自舉姻後。每夜必歸。朋輩咸嘲謔之。弗顧也。如是經年。習爲故事。鄉場有川主宮。離寺十里外。將以孟夏月望。演戲賽神。范聞所招菊部甚佳。特邀同門友數人。於是日偕往觀劇。衆允諾。十三日晚間。范循例歸寢。所邀諸友中。有張大成者。笑謂之曰。足下不畏多露。僕僕深宵。雖夙夜必偕。不敢少違閨令。然而著迹太甚。直無羞惡之心。明朝爲月忌之辰。不利房事。似可止宿塾中。以便後日一同赴市。免致延緩。諸公以我言爲何。於時凡欲選優者。僉謂雍之言然。范漫應之而去。次夕不至。張曰。吾固知其暱私背約也。我等宜早眠。明日再議。因各就

睡鄉以息。及晨起。衆聚謀曰。吾儕赴市。必經范宅。竟趨其室。挾之同行。豈不甚便。何必拘拘守株待兔耶。議罷。各換衣易鳥。相率登程。過范門。遙呼之。其妻闔戶而語曰。拙夫前夕還家。曾述約各位看場之語。昨往某處。賀花燭。竟夜不歸。未知何故。大約因闢新房致醉。不能支撐故耳。張曰。弟等本無意於梨園。范兄一往情深。帥弟等以至於此。今不在府。爲之奈何。其妻曰。拙夫卽刻將歸。各位必須偕行。請入草舍。獻茶少待。否則但請先登。夫歸時。妾促其追步。後農可也。衆是其說。前驅入戲館。日已西。范竟杳然。張焦燥曰。我本意今朝市上。勸范子作筵。罰彼愛妻輕友。詎料事出意外。至竟爽約。信如其妻言。必在家病酒。我等反戈而與問罪之師。慎勿輕恕。於是張暫作主。悉至酒肆中。飲食醉飽。日影既沒。乃各旋步。訪諸范。正舉宅惶惶。其妻言。適問遣人詢某戚家。皆云昨夜二鼓席散。已踏月自歸。胡尙尋蹤於此。似此竟無下落。豈非怪事。張及衆駭詫不已。遂代爲分道探問。了無消息。互相悼嘆而已。逾數日。有漁者於江上。舉網得屍。視之。范也。亟報其家。往訴諸縣。尊臣親往驗之。其地路臨河干。沙岸高峻。水深而流遲。路西隅林木陰森。所挈伍伯某。年六十餘。細心卓見。久著能名。飭令昇屍平地。如法審驗。渾身上下。無些微傷損。爪無泥。腹不服。不似活人墮水。以云謀殺。並無勒項壓體等形。集隣族而訊之。據戚某云。范出門時。雖微帶酒。並非甚醉。決不至撲跌入江。而平行大道。向無盜劫。且衣履完好。襖肚中猶帶銀兩許。知非被人謀也。尊臣賭其妻美。微有疑。而詰其從弟。知平昔伉儷甚敦。同學諸生。又述其前後戲謔之詞。並邀同觀劇等狀。尊臣不能決。命將屍身再細審察。役衆端詳至再。乃稟曰。據其口眼容色。與驚斃死者相類。且耳鼻中略見塵沙。大約入水時。尚未全斃也。尊臣察其妻甚哀。參以衆供。必無奸淫事。鄰里互證。悉爲誠樸之人。不爲色。不爲財。又乏讎怨。無論駭死醉死。總屬自死無疑。遂令具棺掩埋。而以自死定案。謂范醉後夜行。胆虛目眩。偶有所見。驚倒江干。而沙岸適崩。以至墜水而死。歸告刑友。亦以爲此說不謬矣。友於夜間挑燈載筆。忽陰風起。案下燈爲之滅。再然再滅。愕疑四顧。彷彿見一人立几側。衣冠修整。注視之。杳無所見。大異之。乃擱筆。往問尊臣。卽范之裝束也。尊臣亦於是夜。夢范跪地呼冤。醒而訝曰。

此事渺茫。何從尋究。汝有冤。又不明告於我。將欲我羅織平人而鍛鍊之耶。展轉籌思。不得其道。乃遣心腹幹役。於左右密跡之。半月後。反命曰。頃遇榜人某。言十四夜。泊舟對岸。二更盡。聞隔江瀆洞有聲。如巨石投水者。推篷遙望。月光下。見一人高冠大袖。長幾及丈。倉皇入林中。衣深藍。遠睇不甚楚。未幾。聞屍出其地。乃悟。忿然而墮者。非石也。其人也。尊臣曰。此卽冤之所在也。是處爲水陸來往所經。前後俱有民舍。並非深山窮谷。烏得妖孽擾。據所言。係無常鬼形。無常從無衣蓋者。是必人所僞作。恐白衣不能藏匿故也。夫夜行者。心常怯。驟覩巨人。未有不驚倒者。甚至踏地昏暈。乘其仆而推之水中。此所以口鼻微沾沙泥。而他無損壞也。江邊路甚廣。孤身靜夜。豈肯故沿崖線而行。縱或遇鬼。倒地足矣。何至遽溺於深流。無常果爲攝范而來。應牽其魂去。否則猝然相值。人蹶而鬼自趨。左右直走可也。何得逃匿於林箐中乎。昨覩其妻之豔。方寸頗不釋然。使被人謀。必由姦起。淫婦人饜養之欲。未必以丈夫愛悅而遂絕無外遇也。復囑役於范居里中。不時偵之。歷兩月餘。復報曰。范家門庭寂靜。並無雜賓出入。偏訪於里黨。所言不異。惟聞黃氏葬夫後。卽有張某欲娶之。遣媒約往。黃氏答以三年服闋始改醮。張不肯。數使敦迫。或謂其親往闕說。不知確否。黃氏被逼。乃許以期年後嫁彼。此皆判驗數日中事。此外寂然無他。小人訪知其人名大成。卽范之同窗友也。尊臣恍然曰。是矣。日前集訊。衆學徒述在塾各情。獨張一人諱白再三。惟恐余之弗明者。又力陳其總角交契。如何浹洽。聞變後如何徧訪。當時頗訝之。朋友雖葬。墓無宿草而猶哭。苟以道義交。忍於骨肉未寒。而謀其妻乎。三年期年之說。皆故遲其日。以飾觀聽。其心固欲速合也。復令役於塾中。及張家伺察之。知無婚議。殊秘。朋輩皆不得而知。卽父母亦未知也。尊臣益曉然。適月課生童。得張卷。審其文理甚繆。故予佳評。而首拔之。特語典吏。張某來領課。引之見我。勿使逸。張聞名在榜首。欣欣然親至城中。取卷及膏火費。欲以誇耀於人。典吏止之。尊臣召入。相見於客舍中。命之坐。張以爲邑侯重其才而優禮之也。尊臣曰。招子來無他。因有筆墨事。奉倩捉刀耳。張賢然請命。尊臣曰。昨觀汝文。高挹羣言。知爲大器。近得一異聞。有張姓者。戀奸釀命。僞妝飾作無常鬼。殺本夫而奪其

妻自以爲謀之其賊。而不知惡終難揜。汝爲我代草一檄。痛數其罪。語未卒。張色猝變。面如灰。唇如紙。滿身搖顛。起坐不寧。期期艾艾而對曰。容緩。恕待小子歸旋回家。擬製作成就草稿一紙。再擬草就。送呈電覽。專臣笑曰。無需特試汝耳。吾幕府名手如林。豈賴汝作官詞乎。呼隸卒。褫其冠裳。置桁楊下。鞠之盡得其狀。蓋黃氏與張本舊戚。在家時已有私。張父教子嚴。或半月。或廿日。乃得一會。教人不覺。張鍾情甚。奈許字范氏。在先無可如何。迫于歸。范性誠實。且年少無閱歷。遂爲所蔽。然女旣嫁。見良人之悅己也。遂矢從夫之志。絕意於張。張不能捨。頻詣范家。黃氏作穿墉感悅之言。拒弗與見。張大恨。初相款於閨闈。曾有冀范死更嫁之語。茲益歸怨於范。陰蓄殺機。處心積慮。已非一日。稔知刀杖繩藥。傷痕可驗。乃謀詐鬼。以迫之。江暗製無常衣帽。藏面具以候之。適逢范約往趁墟。故揚言瞞於衆。又悉知范有某戚喜筵。挽彼接待衆賓。決不能早歸。而來宿書館。范當時亦以張明知故言。是以漫應之。而弗與辯。兩人心照。他友皆茫然也。張識其夜中必返。路由河干。託故早眠。潛攜鬼器。奔匿林中。自幼頑劣。習爲高蹻之技。斲木二尺而踏之。月臨中天。路人已寂。范始旋。匆匆度林表。張作魑魅狀。直撲以出。欲擠范入水中。不意范遽駭而死。因揪之墮河。趨樹深處。改裝懷器。悄歸安寢。其齋倚殿後。獨居一室。出入踰墘垣。故寺中均不喻也。縣主定讞。張暗喜。以爲妙手空空兒。鬼神莫能窺測也。尖隣媪媒說黃氏黃氏痛夫之慘斃也。誓將守巴婦志。夫家母家俱不欲。乃以足制答。張嫌其久。親至戶外。動以舊情。黃氏知范族之厭己也。不得已許一年期。心亦疑夫死之由張也。旣無證。又含惡。無敢言。專臣追索假鬼之物。則冠服及面具。腳根猶在書篋內。乃拘屍親隣右。而復訊之。信皆張大成一人。詭計婦實不知情也。專臣推究始末。乃謂黃氏曰。汝改邪歸正。尙有天良。吾曩疑以同謀。殊屈汝。今清濁已辨。汝將何作。黃氏泣曰。賤妾處室不貞。負愆已甚。自附女羅。知倫常之正。深悔贈勺爲非。然釀已破。無能補。圭已玷。豈能磨。清夜自悲。噬臍無計。惟異相夫盡體。少贖罪過於萬一。詎期願不從心。倏遭慘變。妾雖不殺良人。良人由妾而死。縱明公不加罪。鄉黨不致譏。納手捫心。到忍琵琶別抱。母家以范氏不能久處。逼妾改適。張姓婚約。向非本願。惟夫族

無期視。昆季率多橫暴。勉強置嗣。終不相安。惟求得稻田一區。或青蚨百貫。妾當道跡佛門。爲夫誦貝葉。以資冥福。庶幾盡此殘年。則銜結公恩於無既矣。言罷頓首慟哭。寡臣頗憐之。然素性不喜僧道語。因曰。汝悔過守貞。志行可尙。果能松筠永固。不失爲禮義之人。官吏雖不能以節婦褒。鬼神則仍舊以節婦待。天律嚴而活。不比人律之寬而死也。但欲冰霜其志。奚必出家。如恐治容誨淫。彼尼菴之污穢者。豈少哉。汝堅持大義。范氏何敢異言。余爲汝立案。署中按譜擇養一姪爲子。有阻撓者。汝指名控之。吾卽去任。後官亦必不輕容。是本名教之大綱。非我偏護於汝。汝不過以舊瑕中餒。無顏與范氏爭。抑知聖賢不絕人以自新。知更正卽爲君子。塵蒙旣滌。何畏於人。乃聚其族而嚴訓之。公議以一子爲之後。黃氏感激涕零。呼生佛不已。寡臣命黃姓兄弟。勤顧恤之。而引謀殺律。以張大成抵罪。案乃結。

古獅子曰。獄情百變。信然哉。白君與余爲戚好。素著循聲。觀其保赤誠求。可謂心細如髮者。然幾誤以哲婦爲鴟鶚。故君子惡居下流也。張生鬼蜮之謀。自以爲智。資操懿。盡善盡美。豈期冥冥中更有大智。早置一舟人之子於遠岸。爲之傳其異而破其姦。人可欺。神可欺耶。天道好還。無惡不報。燭幽如顯。理有固然。奈愚而迷者。編不省悟耳。悲夫。

道士

咸豐庚申歲。有道士過涪。形狀詭異。髮多而長。披腦後。糾結成團。灰塵堆積。似數十年未經櫛沐者。鬚髯高顯。碧眼身長八尺。見之凜凜可畏。終日遊市上。徧城內外。無片刻停。如是十餘日乃去。或止而叩其蹤跡。則嘆曰。柎子奉師命。周流天下。以消孽爾。俗姓鄭。幼習杜黃業。供刀匕於官場中。始居武昌阜。嘗繼侍河南藩司。復入京師。隨某侍郎。出撫江蘇。燔炙烹炮。極宰割之能事。生平所屠鷄豚魚。不知凡幾。心粗手滑。嘗於夢中遇鯽鱗數千。張口欲

嚙懼極。避入園中。復爲羣豕所窘。醒而惡之。然戀微名。貪厚利。未能立放屠刀也。三十餘歲。在長沙郡內廚中。爲某太守作華筵。殺兩麋子。已擗毛去血。剝剔臟腑。巾拭極淨。乃燃橡炭於爐。見火烈具舉。取狹置鼎上。徧抹香油而烘之。甫近火。兩狹忽耳蹄亂動。張口聲嘶。盈庖譁亂。我大駭。旣乃太悟。給同夥者曰。汝代我暫役。我往登廁。卽返。於是潛身出署。棄家而逃。奔嶽麓峯頂。隨姚鍊師出家。鍊師壽百歲。觀之如四十許人。一日謂我曰。汝殺孽太重。向道則魔必生。徒修無益。汝試披髮危坐一時。卽可驗。我從其言。約炊許。身未嘗少動。而髮悉紛糾成毳。師曰。此冤債所纏也。冤不解。道何能入。汝可下山。環游宇內。廣行方便。以結善緣。卽以髮爲候。汝從此無庸梳洗。功積則孽自消。視汝髮結漸鬆。然後歸而求真。登仙易易耳。我因遵命雲游十八省郡縣。已歷大半。日則隨緣勸善。募化所得。悉以周貧。夜則誦三清寶籙七遍。超度諸畜。今已二十年矣。運氣之道。已得真傳。奈羣魔阻撓。不能逃避。前春在閩省。以草藥兩莖。救一垂斃富翁。蒙以五百金作謝。我以此金盡數買魚鼈蝦蟹而縱之江。救活百萬生命。此後打坐。始覺氣稍順。而心稍寧。審視髮結。亦疏於往昔者五之二。今將由川而黔而滇。竭兩年之力。諒可盡三省之地。倘蒙天佑。再獲大功德。以懺悔往愆。則可反命吾師。而攀躋仙路矣。道罷仍匆匆去。愚謂此君足迹周海內。必多精義之識。惜問者爲市井徒。無甚見解。未得與作深談。去後月餘。愚乃獲聞此說。深悔當日誤於疑畏之心。未能向之一叩名理。至今猶憶其狀而鬱鬱也。

韓令公

嚴維驥。字亦洲。浙之慈谿人。壬戌進士也。爲諸生時。嘗病甚而離魂。游冥中。入鄆都城。遇羣丐攔路。鳩形鵠面。不敢注目。索食求衣。謹囑一片。嚴囊無半文。無可發付。窘急間。一貴官過。儀從甚夥。其人烏紗紅袍。白面微鬚。自輿中。舉帘呵曰。此嚴學士。貴人也。陽祿方盛。汝等何得無禮。羣丐唯唯散去。嚴方欲趨近與語。而車如流水。頃已不知所

在。有白鬚翁至。撫其肩曰。子猶識我乎。我光州梁鶴浦也。子前生與我莫逆。子官於晉。我掌錢穀。屢承高誼。刻未去心。知君迷路於此。故來引導爾。嚴聞其言。頗記前身事。因謂之曰。此幽冥耶。翁曰。然。嚴曰。此地固不易到。可一窺地獄否。翁曰。地獄景象。與世間所傳不殊。無甚觀覽。敝廬不遠。懇移尊步。一敘闊情。嚴從之。入深巷。有小院落。左廂爲書齋。位置頗雅潔。嚴與翁爲禮。詢以此生休咎。翁曰。子善根深厚。前途皆順境。時至自明。無時預爲曉曉也。乃共語百年前事。嚴隨問隨答。如甚悉於胸臆間者。已亦不解其所以然。言次。偶見案上紅箋。墨印阮瞻二字。怪問爲誰。翁曰。此卽典午之三語掾也。渠生平無大過。惟作無鬼論。獲罪于天。致爲鬼譏而死。冥中會議。言彼謂無鬼。卽俾之永作鬼。不許轉世。以故沈淪泉下。千數百年。幸無拘束。相羊自在。千里曠達。轉以爲佳。我窺其形。大約已成鬼仙矣。我前生熟讀南華。死後頗蒙青盼。不時對語。所以存彼名片也。此事世間不知。無識者流。猶往往拾其餘瀋。續論弗休。遂并舉聖賢精義。一歸諸釋氏。而訾議不已。獨不思倉頡制字。鬼作𩺰。魅作𩺰。史籀以𩺰爲鬼頭象形。蓋卽夜叉之狀也。他如游魂。見於易。罔兩。見於春秋。旱魃。見毛詩。女魃。見韓詩。是皆三代之言。若小篆之鬼。聲鬼狀等說。秦以下者。姑無論也。佛法逮東漢始入中國。何以古聖先賢。早預知後人將說因果。不但不禁抑之。反爲創此謬談。以開其先耶。言罷。出藥一丸。授嚴曰。君此病。乃世俗所謂交運脫運者。持是丹歸。以白酒吞服。自然康定。嚴接置懷中。翁曰。晦氣已褪。子可歸矣。攜之出。甫抵巷口。遇牛首阿旁者四。繫羣囚約數十人。自西徂東。翁曰。韓令公又治事矣。嚴問此輩。君識之乎。翁曰。且出城。至靜僻處。爲君言之。相率趨郭外一竹林中。翁曰。適間繅純者非他。皆趙宋開國元勳也。嚴大詫。問何至於此。翁曰。當日周恭帝嗣位。國勢方張。北漢畏其強盛。並無入寇之舉。邊庭警報。皆趙黨所爲。范質等墮其計中。致有陳橋之變。韓通閣門殉難。其寃哭懇於世宗。世宗嘆曰。此太祖黃旗被體之報。亦天數當然爾。愛卿忠義。孤自永感勿忘。若社稷秘置。且自聽之。通不服曰。雖云天數。亦須消循天理。趙某受陞下原恩。兄弟親戚。

俱登高位。信任之重。甚於骨肉。非若漢之成獻。本猜忌於莽操。至幼主更倚之爲腹心。敬之若師保。又非若東昏之疑蕭衍。昭宣之惡朱溫。一日全昧天良。作此禽獸之事。一以氣數爲解。將聖賢之理。忠孝節義之道。均可無庸矣。世宗默然。通奔中嶽聖帝殿下。痛哭呼冤。嶽帝勅下十殿會議。久而不決。通又泣求於文武二夫子。闕帝乃向梓潼帝曰。趙氏應運而興。雖曰天意。然人事頗多不平。韓通苦節孤忠。不允其求。何以勸善。文昌以爲難。因相與上奏。通明敬聽。玉皇降旨。天曹得奏。集羣神商酌。僉謂宋祚三百二十傳。世二九。大扈早定。萬難更改。然匡允負周實甚。不可不示罰。柴榮待彼如手足。一旦篡位。不異絳兒。茲卽以其弟報之。並削其二子祿命。使徒勞而不能世。且俱不令善終。方足以儆戒悖逆。韓通舉家死節。忠烈可欽。封爲贊陰使者。以佐十殿所不及。俟陳橋惡黨數終。別記賢否。再定褒貶。其罪重者。發交通處。聽伊誅戮。以洩其恨云云。玉帝以此詔諭冥府。通乃無言。自後每死一人。十殿偕韓公共鞠之。其有功烈方民。應得善報者。不在此例。其有他孽。應輪迴作娼丐畜類者。亦聽冥王判發。惟永沈泥犂者。置五殿大叫喚獄中。韓公不時取出拷掠。每歲或三次。五次。八九次不等。今春潘木君制府。在滇被害。韓公往見。覩其傷痕。與已殉國時無異。觸動舊恨。將諸囚頻頻榜笞。未半載。已十餘次。頃又欲加刑。故使武士綰鎖以去。首一人爲王彥昇。中間頤而長者爲羅彥環。黑而短者爲楚昭輔。大抵皆當時助逆之徒耳。嚴忽聞所未聞。咄咄怪詫。繼乃嘆曰。甚哉。天道之不可誣也。自曹馬興禪讓之局。以羿稟假舜禹。於是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以及周隋而下。迄於五代。皆踵其迹。惟唐差有別。而惟宋最可誣。何也。以上諸人。生於衰朝。趙太祖則生於治世。張永德爲周至戚。世宗以點檢天子之讖。特黜張而用趙。雖曰天誘其衷。而恩信至此。蔑以加矣。人甚恩我。而我因其甚恩而怨之。人深信我。而我卽以深信而欺之。稍有一毫人心者。斷斷乎不忍出此。乃竟毅然不顧。按轡自雄。觀其馬上數言。逆黨皆暗啗從命。豈真逼於衆而無策以處乎。平居讀史。頗以此事爲不平。蓋朱溫宇文泰之流。境迫危疑。不行大事。則身命家族弗能保。藝祖無禍之可避。所以尤爲喪心。今日擊此。乃知蒼蒼者。尙有如許計較。則甚矣。天道之不可誣也。正嗟

咨不已。條聞腦後呼聲。回首應之。則身臥榻上。家人疑其已死。而競喚之也。嚴默思所遇。歷歷在目。非惆恍之夢境可比。若探懷中。果得藥丸。暗奇之。卽如叟命服訖。頓覺涼氣一縷。直沁心脾。立即神清氣爽。腹餒思食。不數日安平如舊。後服官郡下。常舉此以告同寅。劉蒲生太守述之最詳。此其概爾。

宅妖

州城西關外潘家巷。一宅最古。表兄周郁庭名繼巽者。居其中。咸豐初年。忽生異怪。聞見百歧。郁庭弟春沂名繼會。食餼於庠。固翩翩少年也。一夜歸寢。脫烏登床。方就枕。仰見帳頂光明如鏡。中現一人面。與帳等闊。色淺碧如鴨卵。張大口如箕。涎沫滴瀝。兩目如電網。滿榻懨然。春沂驚觀。大驚。瑩絕。次晨始甦。察帳上並無形迹。然從此抑鬱昏悶。漸至精神恍惚。大約魂已離舍矣。余偶訪之。見其晦氣滿面。丰采全失。且言語參差。大類瘋癲狀。心頗憂之。未幾果以非命死。未審係何冤孽。時郁庭子述菴尙幼。延族弟夢樓爲之師。書室在廳之右。其中器物。恆自易位。初尙未之奇也。尊樓喜讀雜書。常於友人處借堅瓠集全部置案上。擬晚課畢。後寓目及出。用膳反。而案上空空。一卷不存。大訝。詢諸人皆未見也。遍覓弗獲。懼無以還。緘悞問不已。是夜安臥。啜茗吸煙。煙笛置床頭。茗甌置燈後。睡甫朦朧。聞榻前鏗爾有聲。陡覺。舉幃以視。則煙笛茗甌同在地上。起拾之。恍惕不敢眠。至雞鳴乃得入夢。越三宿。偶欲取他物。啓簾發憤。則堅瓠集宛然在書篋中也。又一日。夢樓出赴某約。歸已更許。自念鑄門早出。塾中必未上燈。乃步入庭下。見書舍燭光燦燦。愕疑不定。轉念或僕輩私透鎖進。乘我不在而竊衣物。因潛上階。逼窗窺之。乃一厲鬼頭大如栲栳。高僅三尺餘。徧身綠毛。滿室躍舞。如儂場跳魁星狀。駭極。急返庭下。高聲喚人。甫張口而室內漆黑。無所見矣。門獨如故。集衆把火而入。略無影響。後述諸余。余謂驚春沂者必此物。時郁庭家中落杜荀鶴所謂時衰鬼弄人者。嗣後春農慎堂諸舅歸。恆居此院。陽氣盛則陰自伏。近述菴亦掇芹。家運益興。而怪不知何往矣。

淫氏昌局

友人衛翼之。籍隸臨邛。家巨富。納粟得京職。以冠蓋耀於鄉黨。然性蕩。溷跡於章臺。垂三十年。父囚之。母笞之。伯叔禁之。師保責之。以及戚友以義規之。妻妾以情閑之。均無濟也。後椿諤見背。益縱欲無節。恆居省垣。終歲不一歸視。已耗其產業之半。猶若未足。族隣嘆惋。以爲不可救藥者矣。丙子秋闈。訪余於省寓。余笑問曰。近日花興如何。仙蝶尋香。自別有瓊葩異種。盡導余徧長安之境。閱奇文而共欣賞耶。翼之正色曰。君勿作是言。愚自去歲病興。已絕跡於秦樓楚館。彼時折箭爲誓。有再過雷池半步者。永沈阿鼻獄中。少年醜行。痛悔無及。君勿作是言也。余復戲之曰。足下趣向之誠。奮往之堅。萬牛莫能回其首。何一旦易南轅爲北轍。決絕如此。得非人將死而失其常度者歟。翼之嘆曰。我不言。言固不知也。客秋有所遇。殊奇詭。目觸而心灑。乃有昨非之晤。自念耗財損壽。分所宜然。惟背庭韓之訓。大逆不孝。百世不能改。稔知君好爲異說。欲藉如椽之筆。表愚之過。以警俗弊。庶乎心得所安。是以來也。余欣然請其說。翼之曰。前賢戒淫遏慾。不啻千言萬語。然多不中肯綮。聆之者。若東風之吹馬耳。漠不關心。故縱能大聲發於水上。其如鼯續之塞者何。請卽小子現身說之。當昏迷於花柳中時。勸誡者何嘗不多。其正論者曰。名教自有樂地。奚必狹邪是尙。犯規矩。背聖賢。此道學之談。厭其迂腐。欲出而哇之。固不待言矣。其或作快論曰。天生我才。必樂用。卽不爲儒生估畢。亦宜講求經濟。發奮於事業。勛名豈可以滿腹精神。銷磨於舞榭歌臺之內。此豪傑之談。無論我輩駑駘。弗敢以英雄自命。縱或九能可信。然謝太傅東山絲竹。郭汾陽屏後笙歌。於大局無傷也。其或作質論曰。髮膚所受。不敢毀傷。平居妻妾之奉。猶應撙節。以保身。無端摧壯健之軀。於濫汗之地。他日形銷骨立。雖悔可追乎。此攝養之談。非不盡致。而爾時意氣。自以爲年富力強。決不至是也。其或作浪費之說。謂黃標雖積。不節則嗟。買笑纏頭。世稱愚癡。且與其揮霍於酒色。何若留作布施。周急卹窮。造福無量耶。不知心戀烟花。傾家弗惜。若區區

陷溺最深。而至今尙足飽煖。且色之迷人。甚於妖魅。苟入其中。卽不辨何者爲陰陽。間或有高明之姿。猶識修積之事。則專剝家用以圖功德。斷不肯減夜合之資。爲朝餐之助也。其或爲因果之說。謂教坊雖非良家妻女。究屬蕩檢。踰閑陰律森嚴。照常科罪。冥司有貪花之獄。及浪子再世爲娼等例。提撕最切。無如色胆包身。現在之殺戮且不顧。違計死後之刑。且佞口禦人。轉引隨園先生男女相悅。聖人弗禁之詞。以文過。而虛談地獄。幼稚者或信之。沈湎極者難禁也。其或爲警悟之說。請青樓薄倖。轉眼忘恩。雖山盟海誓千萬言。甚且嚙指割臂。究竟作僞以謀利。非有愛悅之真。一旦盡季子之金。囊羞裝薄。不特鴛兒愛鈔。白眼頻加。卽花娘亦隄毛寸長。瞪然若不相識矣。言至是。亦可謂深切著明者。我則曰。娼妓無情。何嘗不解。然而游戲三昧。不過假此陶情。彼以詐來。我亦以詐往。但取珠圍翠繞。聊以娛目賞心。我並不娶彼爲妻。豈慮其不能守節。渠獲我多貲。而轉面向人。我固不甚怨之也。其又進而言利害者。謂陰溝深邃。藏垢納汙。伊等閨人既多。取精不少。邪火鬱結。久而成毒。當之者輕則淋濁潰爛。重則瘡發滿身。卽幸不死。亦成殘廢。此言又極懇至矣。而我則曰。無害也。此等災晦。久悉於中。我銜驅穢丹三粒於口。然後登床。自不至受其侵襲。苟覺其毒太甚。則一接之後。立溺而滌之。我平生所經疥癩女十餘人。有同眠半月者。未曾瘍染。蓋此中有術焉。少不更事者。或著手耳。至更極而言利害者。謂媾精一事。化生係之。設二五妙合而成胎。生子謂衆人爲父。賤辱已難堪。生女則隨母倚門。更有不忍言者。此際收之不可聽之不能。鳩殺之。又關人命。結冤債。甚或命中僅一子。棄其種於糞窖。而宗嗣遂絕。此則危險之至訓。幾於痛哭流涕而道之矣。而我則又曰。亦無害也。闕之闕之。有其道。原不可率爾操觚。我每雲雨於眉樓。有妙藥先內牝中。待其酥融。然後從事。又復虛發其銃。神而明之。存乎人。必無妊娠之理矣。以上諸說。皆先正藥石之言。凡引以規我者。率以口給禦之。而身入慾網。了不怵惕。則以未能驚心動魄故也。曩於午月既望。夜飲微醺。聞柿園後巷。新到一娼。貌中上而妝飾出衆。且音樂亦異於歌伎。彈絃縱足。遠勝挾邯鄲瑟。撥潯陽琵琶也。醉中欲動。攜聚頭扇。信步尋春。踽踽月中。頗增逸興。沿廡曲折。約里許。忽迷路。錦城街。

道。無論東西南朔。極幽僻處。愚皆慣經。此際竟觸目昏迷。似皆生平所未歷。而竹林曲徑。彷彿在工部草堂。心念被酒不深。胡眩暈若此。勉進之。數十步外。莊院儼然大門。額有三字。似符篆。不可識。左右牆垣。黧朽斷爛。漸近。覺羶氣薰蒸。令人掩鼻。正惶惑間。有數人自後踵至。皆短衣赤足。如輿夫狀。遙見我。齊呵曰。何來生人。窺探於此。我未及答。內一最少者。顧曰。公非臨邛衛爺乎。奚爲來此。注視之。則戎州某樂戶之平頭楊毛也。乃答曰。然。我遊敍郡。十年前事。汝尙識我耶。汝何時赴省。此係何地。媚兒在茲否。楊曰。此情非一言可盡。乃語同行者。使先入。數人去。楊指路。左一石磴。相與坐而言曰。此宅名淫昏局。所聚皆無賴之徒。司娼優床第間事。凡女閨香火。悉伊等主之。每以人述否爲利。有困於粉花中。而蕩家業。遭疾癘者。則閣局聚賀。以爲運興也。每夜必遣淫魔分道四出。徧覬於各府州縣。但沈溺風月者。無不中其虺毒。久之身家性命。皆無依。自然歸入此局。故其黨實繁有徒也。奴自難某館。飄泊可悲。不得已附於彼中。聊爲棲止。公知奴性最懦。不解凶狂。彼等日謀害人。頗覺冰炭。故常徜徉於外耳。我乃曰。汝不樂此居。何不走投於我。我家中安置汝輩。極易爲力。惟汝言醜類。族聚勦人。官吏豈無聞見。竟縱之爲虐乎。楊曰。當年聞有控之者。官判言治遊之輩。虧體辱親。甘心自處於賤穢。以魔召魔。分所宜然。彼淫昏之鬼。氣類相親。並未嘗侮弄平人。波及局外。將援何律以罪之耶。此卽玉皇降世。亦不究禁也。彼等因此益無忌憚。種毒彌廣。話未已。忽聞門內譁呼。楊麾我於林中暫避。旋見衆怪物蜂擁而出。約數百人。皆襤衣跣足。狀貌猙獰。面目良善者。不過十之一二。甚有紅髮而獠牙者。每人持一器。皆瓶罌杯碗之屬。所貯物若稀粥。五色糝雜。不審何事。而腥臭逼人。不覺大吐。移時過盡。穢稍減。我乃恍然。出問楊曰。此輩似皆鬼物。不類人間。我其死乎。楊曰。此地實冥間。向慮公懼。故摸梭其詞。今既知不妨。明告。公則仍係陽體。並未離魂。然以人入鬼鄉。大抵晦運將臨。病兆之先見者也。我大懼。復問衆所執者何物。衆不可聞。幾至閉氣。楊笑曰。公受彼等擲揄多年。不覺其污。茲一刻而難耐之耶。我不解其語。楊指門內一鏡。令照之。我趨視。則頭面肢體。均有所染。驚而志詢其何故。窺不潔。楊曰。公寢處於賤辱者廿餘年。受其浼浼。不知凡

幾是何足異。此輩以是爲業。其物取浪子之精。變童之齒。娼婦之癸水。相和而成。有不足。則以市上潑瀾中糞汁益之。故臭達四表。名曰鍊奸髓。人有迷惑於賣俏堂中者。羣魔乘其蔽而侮之。以此物侵染。或如醍醐之灌頂。或作滌髓以淋身。種種不一。塗目則喜淫視。塗耳則喜淫聽。塗口鼻則氣味皆淫。輕者以所歡弓鞋盛飲。足帶爲巾。重者至於下交不足。變爲上交。將吻接朱門。而舌舐玉戶矣。院中有此淫癡。三時必豐其祭。羣魔得安然享納。連遛之子。否困纏身。耗財損人家室。傾敗如諺所謂行裏脚運者。皆被淫魔之毒故也。凡人陽氣壯盛。靈光皎然。伊等見則奔避。不敢近身。惟色慾迷神。日夕酣游於北里。三五月間。身遭玷辱。靈光暗昧。陽氣不彰。伊等乃得而戲弄之也。戲弄既久。志喪形頹。奄奄如油燼燈。了無立志。必至亡殉於迷香洞。內而後已。於是乎淫丹局中。又添一局士。而張筵作賀矣。我聞此言。汗下如雨。始而恨續而悔。末乃大悲。慘怛而謬之曰。風流情事。無所開罪於鬼神。何至污蔽陽光。致來魘魅乎。楊曰。婦女屬陰。本有幽黯之氣。符經女手。則失其靈。玉佩女身。則失其采。原不必娼妓始玷人也。凡人在世。惟結髮妻受父母之命。經媒妁之言。其氣發揚。九族共見。至完婚之日。上告天地祖宗。而合拜之。此陰陽正配。綱維至理。况係處子。其情甚微。又彰明較著。而散所禮。故無稽累。彼妻之愛夫。自不氣以醜醜之物。褻瀆尊體。然果屬童僭嘉耦。卽濺產血於衣冠。亦無所忌。非然者。則雖通一良家婦。亦晦氣沾身。面目黧若。公但視好漁色者。決無佳境。遇職是故耳。等而下之。穢辱自倍。研練既久。四體皆壘垢之蒙。欲真骸之長明不息。也得乎。我問可以淨水滌去否。曰。不能也。我曰。然則竟無救乎。曰。有公速歸。稽首大士前。危詞而且且之。從此不行邪徑。齋誦解穢咒十萬八千遍。精誠有感。得菩薩以楊枝甘露。灑去淤積。則孽可稍矣。我謹識其言。方欲再叩以局中之狀。驟笑金鼓聲喧。火把叢集。眼下勃然輝朗。楊毛不見。審其地。則獨立東校場草坪中。火光處。乃僧衆作道場者。送神焚靈也。聽更籌則四漏將殘。敝寓在玉帶橋之西。不解何以至此。咄叱再四。徧呼市柵。乃得歸。默念所言。頗無舛謬。愚自庚戌與劉翠雲校書交歡。始至今二十五年。運入磨蝎災。害迭見。甲寅失恃。乙卯失怙。戊午制猶未滿。又以承頂丁大母艱。庚申舍弟

夫婦雙亡。拙荆育子女各一。小妾生二男三女。壬戌至甲戌。十二年中。死亡幾盡。現在妻餘一子。妾賸一女。如碩果之僅存。再不回頭。將並此不能保有。况復禍至不獨。乙卯夏初。廐焚延害。燬室廿餘間。先考以驚成疾。己未壬戌甲子。三被盜竊。戊辰己巳間。以無妄涉訟。破費不貲。而家人之藥裹纏綿者。踵相接也。證以楊毛之語。信而有徵。此身爲淫鬼點汗。何從得發祥之遇。回思以上八說。勸懲不爲不真。當時肯略聽片詞。亦不至有今日之悔。自作自受。夫復誰尤。惟背嚴慈之教。負罔極之恩。諺有之。不聽老人言。悽惶在眼前。忤逆之愆。百身莫贖。深可悲痛耳。於是漚然就枕。勉強偃息。次日卽束裝旋里。赴觀音閣焚香立誓。日誦呪百回。未半月。果大病。臥床三月餘。幾成不起。然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病革時。頽備於衾褥間。不食不飲。而急急律令之音。未賞輟也。迨愈後。益勤諷勿替。至今約五萬餘遍矣。持戒以來。家務漸覺順迪。似已有效。第不審南海慈悲。肯一洗濁骨。而褪其醜聞否。苟僥倖得蒙佛佑。還厥本來。日後遷神。庶可見先人於地下。每思及此。疾首痛心。子爲我徧告於人。俾無貴賤。皆知懃罪狀。而共唾罵之。或可藉銷淫孽也。余應之曰。諾。睹其慘淡之容。極力寬慰之。乃去。旣而詳味其言。頗有至理。記少時尋花問柳。雖未如翼之之沈酣。然歲必有數次。情不自由。彼七八年間。家被兵燹。身困癘疫。所入不合。無纖微適意事。幸賴祖德之深。不至流蕩忘返。而招損已非輕矣。劉穎生明府。曾謂余言。乙卯元日。與其夫人並枕。因遵戒律。禁房事。惟信手撫摩。然皆以除夕攪眠。隨各沈睡。詎意潮信忽來。竟染子公之指。而夢中恍惚。引手搔爬。遂至點絳唇於額顛。晨興始見。忿恚萬端。其夫人亦懊恨不已。以爲必多不利矣。乃穎生於四月食餼。九月登賢書。夫人又於嘉平生子。喜事重。並無所謂災晦者。至今不解所謂。余有盟弟張馥生。偕友選花於某妓院。少年俳諧。戲以女鳥一鉤。置友頭上。友欲報復。出不意以鞋尖塞張口中。此不過偶然嬉笑耳。乃未一月。而兩人皆大病。馥生沈綿半載。醫藥之費近百金。二事余親耳目之。茲驗諸翼之所述。乃知夫婦之倫之貴。娼妓之類之賤。其理不較然哉。

古臍子曰。每見私淫女。比頑童者。盡惑旣甚。至於親父母作路人。棄妻妾如敝屣。初以爲豔色迷人。至此昏瞶

耳及睹所瞻。則醜逾盤茶。感施異哉。恆求其理不得。今乃知冥冥之中。固有汗其目而流其耳者。故見聞卑陋如是也。當其偶然相近。何嘗不好而知其惡。追狎邪久而淫靡生。於是乎只知好不知惡矣。情能移性。君子所以必防微而杜漸也歟。

仙詩

陸子瑜司馬之弟芝屏。年甫弱冠。詩才絕佳。三唐諸名家之作。能背誦八千餘首。嘗讀書家塾中。一日呼待詔雍髮。揮刀未終。忽見內室小鬟名柳花者。持一束入。紅箋小封。面書芝翁先生惠展。兩手捧示。立候於旁。芝屏意必戚友致函。無甚緊要。命婢置諸案上。俟緩拆觀。柳花如命而去。芝屏沐櫛既畢。乃歸坐啓函閱之。則蜀牋一幅。上草七律二章云。仙侶長偕月殿游。沈香亭北暗藏。疆地男草聚泥留。爪天女花飛石點頭。振海潮音爲嘯。虎巒山雲影有眠鷗。與君同記穿珠約。遠看銀潢萬古流。好栽菡萏把泥罃。甲冑何須詔善輟。丹煉五黃宜老伏。玄棲九白總浮漚。珍娘已失雲中鏡。寶婺猶傳水上馨。莫笑髮鬢無猛毅。力排閹闔也鈔鈔。字蹟怪狀不似墨書。有類火鍼所劃者。前無題後無款。詩句多不可解。文亦難識。紙色淡碧。質已朽腐。似數百年物。芝屏驚詫。呼柳花詢之。則婢並未至書舍。芝屏不信。趨問於內室。僉云。柳花自飯後。坐左階下。理籀片。衆目共睹。未嘗移足也。芝屏駭愕。竟日。悔不立時披覽。詰所自來。乃徧考諸書。酌菡音迪恤。蓮子也。罃音悄。字陰平聲。種花小鋤也。五黃。神名。九白。九年也。漚。卽萍之別名。鑽。卽虛字。馨音喬。玉馨也。鈔鈔。渺小之義。而地男草。穿珠約。及珍娘。皆不知所出。質諸師友及鴻博家。亦莫解其意。子瑜嘗述以問人。無一能答者。愚意芝屏當日。必以韻語自豪。適有詩仙經其處。故游戲以難之。觀其吐囑風雅。引用必有故實。決非杜撰。諸子百家。浩若烟海。人豈能盡知書記於冊。他日必有識之者。青天白日之事。烏有鬼魅。公然現形。而又安居無害也耶。

吳仲清

中壩場去南部五十里。醫士吳仲清居市東頭。一日入縣購物。遲延太久。比出城。日已昏山。念家事不可不歸。幸際上弦之後。乘月趨行。然踽踽中宵。風鶴多恐。正驚惕間。聞前有問者曰。來者非吳先生乎。應曰。然。其人曰。待君久矣。近而視之。乃舊隣劉某。販草藥爲業者。大喜曰。子移居去。相別近二載矣。何一人在此。且知而待我耶。劉曰。愚有要務至中壩。並將覲君。知君入城必歸也。故專候於此。吳益喜。卽與偕行。且行且語。各述別後一切碎事。蓋二人自幼同居。前一歲。劉徙家去蓬州。依其壻。乃離羣也。茲復遭語刺刺不休。竟三十餘里。頗不寂寞。二鼓後。吳言頃在城聞宕渠一帶。饑荒致疫。道殣相望。不知確否。劉答以何故不確。數日前。愚度劍門石亭。更由諾水曲。細至梁廣。各地死亡甚多。四鄉棺木。皆被搜盡。後斃者。捲席埋之而已。吳曰。子寓於玉潤家。安食足矣。無端徧迹於隆州諸邑。何解。劉笑不答。吳曰。審如是不宜緩矣。家有辟穀仙方。乃許真君傳以濟世者。又有散瘟救劫丹。亦本於孚佑帝君降筆。甚見靈效。卽日齋戒虔誠。和此二方。余弟在巴州設肆。寄渠按郵施送。計所費不過三萬錢。捐米捨棺等重務。則不任。此尙能勉力也。子意云何。劉不答。又言之。默如故。吳回顧杳不見人。急呼而四望之。了無跡影。大驚。已復大懼。幸其處已近市西。倉皇奔至街中。已絕燈火。抵家。將丑刻矣。惶惑終夜。不復成眠。里人有新自蓬歸者。詢之。曾與劉共飲酒。心益不解。欲趨問。奈相隔甚遠。一日不能往還。姑抱疑團。就場中買藥和丸。馳寄其弟。費用不敷。典衣物足之。以了心願。半年後。又入城。遇劉於縣署前。攜至酒樓中。劉曰。君得毋欲考異乎。吳曰。誠哉。何說也。劉笑曰。君前所見。愚生魂也。曩因渡江。一時不謹。立渡於河干。值城隍神出巡各社。怒愚不敬。攝至殿下。將予重笞。愚泣辯陰陽不相見。並非有心。神叱言。爾溺須避三光。汝豈不曉。慢吾小事。斃天罪大。決不可曉。愚固哀頑。民不識禮義。今奮力故前。非。永遵聖訓云。云神意稍解。乃曰。汝罪不能竟脫。欲貸籒楚。當爲我隸。隨票拘人。足五十名。乃釋汝。愚叩首聽命。從

此之後。常以睡去爲神役。夜多晝少。勞勞將一歲矣。前奉一牒。勾取八人。君名在焉。愚思舊契。先逮彼七家。乃及君所。土地謂君入邑。是以跟尋而至。同事者尙有二卒。相離較遠。且死魂與生魂迥殊。故君未見。半途猝遇。彼等卽欲相干。愚又念殞茲荒野。尊府不得而知。不如相隨至家。俾君得壽終正寢。亦少盡多年鄉黨之情。此僭行共語之緣也。凡人陽氣。護於身外者。上下四旁。各五尺。有善行者。增廣之道。高德重。則有至二三丈者。隱隱有光。鬼見最晰。作惡則減短。惡極罪盈。氣僅七八寸。或五六寸。將死之人。直餘寸許矣。惟仙佛高士。尤亦倍。則是以一望而知。昨日君時。身首均無陽氣。知命盡矣。忽一念慈悲。擬和丸以救飢療病。未啓口之先。頭上頓起靈光。體中亦四圍放射。愚駭異。漸退而遠。道言未數語。火氣長至七八尺。二卒拉愚返走云。此君如是。不可擒矣。隨之無益。不如速歸。復命。憑神判決可也。愚初意從回尊府。道此詳細。勉君勿懈此心。奈彼促之急。不得已舍君而去。君話畢時。愚行遠數十里矣。回見城墮。城隍言。頃奉冥王札示。吳仲清一念之仁。利濟甚溥。著先延壽二紀。俟其藏事。再就功效之大小。酌賜褒榮。愚聞此言。頗慰私念。急思晤君。贊成善舉。無如俗務煩冗。不能偷閒。越數日。又赴冥差。見一吏入稟曰。吳某救世之丹。已製成矣。神命判官登記於簿上。愚始釋然。今愚亦以額滿除役。不再赴陰。正擬訪君暢談。不意巧值於茲也。吳聆劉語。驚汗滿身。舌伸不縮者半响。已而伏地稽首。向劉曰。子真余之重生父母也。非子俯念舊交。則余死已久。縱有善念。何自而萌。今段雖邀神惠。揆厥由來。實出高明之賜。余當疏告上蒼。或分余壽之半以益子。或析余祿之半以奉子。聊報雲情於萬一耳。於是暢飲盡歡。延劉至家。置上座。舉家伏拜之。敬爲上賓。劉感其誠。留聚半月。始去。吳年六八。其妻少三歲。止一女。適近村。絕產廿餘年矣。茲忽有娠。逾歲。竟生一子。人咸知爲賑災之報。友人劉子揚與吳比里而居。聞其自述如此。並言劉曾論陰陽之異。莫如奸盜二端。陽律重盜。不重奸。陰律重奸。不重盜。袁簡齋先生生平好色。其作子不語一書。漫謂男女相悅。不同他罪。殊不知天律科淫慾最嚴。以汗節婦爲第一。萬劫不赦。其次則處女尼姑。良家妻妾。又次則宿娼狎妓。世人每謂無傷。其實冥司亦按例記罪。積攢多次。過尤大於汚良。

若因邪游而忘父母。背師長。欺戚友。薄妻孥。並廢學失業者。罰更倍之。至於盜不過貧取富。賫通財之道。苟不傷人。鬼神弗究也。若夫豪俠之類。懷挾公憤。或拯忠孝節義而殺姦貪。或劫不義囊囊以濟貧乏。若無他過。冥中必暗佑之。卽有張敞虞翻復生。亦緝之不獲。紀文達公云。曾見一大盜。生平於淫戒最嚴。徧處焚掠。不犯婦女。遇寡婦處。女之室。必留意力爲保護。橫行數省。案如山積。而竟得壽考令終。此確知冥例之談。非謬妄也。其他劉言尙多。不能具述。大抵勸人宜坦白。勿幽深。暗存毒念。較明行惡事。罪孽更加也。己卯仲夏。晤子揚於梓州旅次。爲余詳道其異。余喜其鑿然中理。因附識梗概。以醒世焉。

論相四則

相隨心轉。恆言也。昔人有修德變好相。損德變惡形之圖。爲勸爲懲。詳明剴切。然不過顏色之辨。紋理之分耳。至於五官四體。骨骸長成。豈能改易。不謂積孽所致。頭顱可扁。鼻準能壘。真怪事也。據余生平所見。有四人焉。一爲硯友。汪某家居嗜博。晝夜不休。一夜四更。後呼妻炊麵。以餉賭友。妻起入廚下。未及掩門。其甥某甫十五。寄養外家。諸舅畜之若奴隸。汪飢欲食。令甥往佐。甥不知舅母已出。入室呼之。揭其帳。覩空床。幼穉無知。業經兩夜不眠。倦疲之甚。遂倒身臥。一合目。昏不知人矣。妻在竈下。因薪濕難爇。入房取敝席於牀下。將以助火。不知牀上有人。適汪以待食不至。親入促督。見釜未熱而麵猶生也。厲聲呵譙。妻稔其急燥。攜竹片倉皇奔出。汪目之憤憤入室。將取錢於枕畔。褰帷見甥。大恚指爲奸。呼妻至。橫加毆辱。妻呼天叫屈。甥始驚覺。懼而逸去。汪以牌局大敗。遷怒更加。跳吼如雷。妻百口莫辨。號哭至旦。自縊而死。甥畏禍亦葬身魚腹。其妻本清白之家。族中以名不潔隱忍而罷。汪於次歲續娶鄒氏。余內子之族姊也。媒灼之始。內子意頗不然。因不便阻人婚姻。特爲彼父母詳述前事。鄒貧其富。卒許之。合卺之夕。見其妻披髮引幔而罵之曰。我死甚苦。汝忍獨享安樂耶。持繩繫汪。汪大呼。家人羣集。鬼乃不見。鄒女以是

鬱鬱成疾。半載歸冥。汪又再娶於王。吉期前一日。夢其妻來曰。汝誣良人爲奸。真奸者將何處耶。汪以爲妖夢。偶憑初不介意。及彩輿至門。新婦下轎。徒然腹痛大作。交拜未終。呱呱一聲。產子袴內。血如泉湧。堂室皆污。送親者蒙面潛逃。賀喜者喧闐四散。此女漠然無事。了不慚怍。汪不悟孽報使然。力圖修省。將此女百端凌辱。從此醜聲四布。涪人無有肯增之者。余與彼十年遠隔。甲戌歸里。相值於州城。見其頭形尖銳。鼻與面頰俱偏向左。迥非當日之容。問其境則家業消敗。衣食亦不充矣。一爲縣令某。本巨族。乃祖曾爲川督。乃父現任司馬。某妻太守某公女。嫌其樸質而不妖豔也。惡之日久。厭憎相待。不如奴婢。眷一僕婦。年將四旬。貌亦粗陋。惟見人強作嬌聲。飾其媚態。余每對之欲嘔。而某則嬖愛若寶。逼妻爲之服役。不從則拳石交下。逞欲迷志。甚至白晝宣淫。不避穢獲。一夜其兩妹。長十七次十六。乘涼屋後。甫坐定。某偕此嫗繼至。未及察檻上有人。卽擲箠於闌干外。解衣褻褲。鏖戰不休。二女子目覩怪形。羞懼萬狀。而不敢作聲。某雲雨興畢。抬頭四顧。始見女弟在側。駭愧而逸。妹啼訴於嫂。嫂不敢詰夫。但呼僕婦戒之。某聞大怒。榜妻不勝。憤雉經死。當其初厭糟糠也。余爲勸諫。百端某弗從。嗣聞變起。往唁之。則滿面晦黯。鼻斜頰凹。翩翩之丰采杳如矣。一爲嘉陽某孝廉。髻齡有聖小兒之譽。十六掇芹。弱冠登賢書。生時其父夢有持河南巡撫名刺入室。寤而得子。推命家僉謂必官二品。族黨中靡不稱爲翰苑才。出常狎妓。妻屢諫不聽。竟至反目。丁卯季秋。晤余青衣江上。見其由眉心至人中。一線灰黑。向頗聞其愛野鶯。棄家雞之事。因於夜靜時。爲談因果。舉倫常大義以警之。某似惕悟。及北上。戀一優童。嘗攜至呂祖閣虛室中。作龍陽戲。入夜。見王靈官立榻前。叱之曰。汝厚妓薄妻。已得罪名教。况汝妻經亂離時。負姑逃寇。數步一止。備嘗艱苦。乃得匍匐登山。實孝爲鬼神所欽。尤應加倍愛敬。汝待之如仇。足見生平未嘗以親爲重。祿壽已銷折矣。茲復淫穢慢神。罪更加等。尙想功名乎。以鞭梢三指其面。作恨聲曰。你你你。遂去。某覺被指處痛不可忍。取鏡照視。見顏中一點黑。左目收縮短窄。小於右目五之四。準上一點黑。鼻梁傾側。左拱出而右陷入。唇邊一點黑。口大麥開。齒露於外。不能掩閉矣。驚而恨。恨而怒。揮毫作疏。趨焚於純。

陽殿前。大概言暗比頑童。並未常庭獻醜。卽有褻慢。其過亦微。神必見恕。使我不捷南宮足矣。何至小題大做。戕我父母之遺靈。官倚勢作威。不公不恕。祖師茫無見聞。何以爲仙云云。負固懟神。殊屬可笑。及試禮闈。首場卽以犯規被貼。憤激馳歸。家人見其形容。莫不驚詫。一年後。黑點漸散。然眼愈細。鼻愈偏。某不自省。益放浪於章臺。猝染淫毒。遍身瘡發而死。厥弟輩亭爲余言。欲見之。未得其便。不數月。凶耗來矣。死半載。妻乃生遺腹子。聰慧甚似其父。論者以爲神祐此婦。故特殛其夫而賜之男。妻乃撫孤奉母。節孝之名益昭。且治家有法。迥異於某生時也。一爲山東歷城某。亦世家。爲南部富。邸驛巡檢。舊東張北垣觀察。分巡川北。某以桑梓夙好。常至隆州。余亦時相過從。其人容貌端莊。豐頤廣額。鼻直口方。鬚黑如漆。光潔出衆。胸前有赤痣七。儼然北斗。相者指爲極貴之品。富村本衝衢。戶口繁衆。有傅姓子。聞妻詈母。怒批其頰。妻憤服毒死。此婦逆姑。有可死之道。傅子念情不忍出。但以一掌戒之。有德無過。婦自愧恨。輕生。所謂作孽不可活者。於傅何怨。婦家始以屈殺控。某庭鞫。特實知其理短。願息訟無詞矣。某忽聽司閹僕之言。謂傅可魚肉也。三更後。呼至內齋。脅之曰。威逼妻命。例應抵償。汝速備千金。余爲賂當道。上司可以無事。否則子縱庇汝。婦家必告縣及郡。汝死無所矣。傅辭以家寒。難覓多費。某固索。推敲再三。四議定。周官之數出罪。使幹僕從之。歸以告父。父曰。我家無端罹禍。費已不貲。驛主何復詐索。且面上微傷。可驗。彼自尋死。街隣密邇。當證我無虐媳情。卽令文致汝罪。獨子有留養例。亦不得死。姑緩置之。諒不能強劫吾家也。僕聞此語。牽傅子復入署。白某某。怒命四役拘傅子於衙廂。限日繳呈三百金。乃釋繯絏。否則具文申縣。謂汝喬梓謀逆。特殺婦以滅口者。夫某爲是言。未必果能忍心害理。况反叛非尋常事。毫無實據。莫須有。何以服人。卽鄉里親朋。亦決不證此誣罔。特一時利欲薰心。欺傅子少不更事。而謫嚇之耳。乃役承命下。共執此言。以肆其欺侮。輪流一夜。橫虐多般。傅父挽紳耆代懇。某拒不見。傅子甫逾弱冠。居恆閉戶讀書。何慣經此風浪。逼辱太甚。誑言至某處取銀。四役縱令前行。乃奔至河干。投水而死。其父聞變。踵至。呼天號哭。亦跳赴龍宮。家惟餘一老婦。畏官勢。不敢言。親枝無人。誰爲申理。里黨不平者。嘖

恨而已。次年春正。某至保郡賀歲。張觀察過余齋。問晤某否。余答以頃在此坐談。觀察曰。子隄其狀有異乎。余應曰。渠兩耳素肥大潤澤。今背齒坐。照之透光。夔殊疇昔。殆謂是歟。觀察曰。然。然不僅此。鼻骨亦倒斜矣。此君必作昧心事。可惜生成異相。自破敗之。妄欲發祥。其安能耶。余謂急悔過。廣行陰騭。以禳之。庶可懺否。觀察曰。難矣。明日視某中岳。果如東道言。逮秋初。其兄某以孝廉挑取縣令。分發入川。某循例迴避。納粟爲武守。改省豫州。又歲餘。將北上。仲夏之交。由閩啓行。觀察爲設祖帳。某令其長子隨侍長途。其子亦曾以軍功保半刺。藉此入都。共謀出仕者也。端午後一日去郡。望日至渝州。時江水泛漲。小住近半月。衆留其待季夏朔二日。附某官船東下。旣安舒無恐。又減路費。某已應諾。倏於廿八日晨起。呼子速往覓舟。急不可耐。衆固挽不從。束裝下河。附一藥材船。至萬縣。兩主兩僕。共值十千。行抵長邑之扇背沱。忽天黑風雨暴至。船被吹逆。上入渦漩。水益緊。旋轉不休。陡觸巨石。艙壁粉碎。人物盡散於河。兩岸見者。駛小艇出救。某偕子及附舟客三人。共攀一大篷。篷上縛藥草十餘束甚固。得不墜落。救者已及矣。驟見二人踏波來。一老一少。披髮噴血。陰慘可怖。引手一推。小艇退浮十餘丈。老者扳某手。少者引子衣。篷漂脫離。漂至岸邊。三客起而某父子無蹤矣。二人亦不見。墮闕半日。舟子及衆棹手皆出。某惟一僕得渡。蓋初來者爲其隨斃之僕。則曩押傅子歸家之人也。風雨旣罷。土人尋屍不獲。及家中得信。其次子奔往覓之。追至忠州。以下將廿日。始得諸江底石罅中。其子屍浮未遠。仍在樂溫界內。次日卽被土人撈起。囊葬沙中。蓋子本無罪。欲酬二命。不能不累及所生。故死卽寬赦。某則永伏深浪中。筋肉盡腐。魚蝦攪食。甚多。兩手斷腕。兩足無跣。面目一片模糊。罔從辨認。惟赤痣有未滅者。略仿佛耳。至今妻率寡媳及衆子。流落蜀中。困苦萬狀。其兄亦不甚恤。知者謂其生前常閱牆也。使某知畏天安命。不貪一時之微贓。充其根基。安知不由司馬而太守。而監司。至今赫赫焉。正享富貴於無窮哉。一念不仁。遂慘報若此。當張觀察嘆息時。傅姓事郡中尙無人知。某死後。余於乙亥恩科。赴省應試。經富邨驛。逆旅主人告以梗概。及入場中。同號吳生。亦此鄉人。詢之乃得其詳。足徵天道好還矣。四人皆余故交。汪守窮鄉。而聲不

著。略存其姓。餘三人則官紳之顯於時者。不忍揚其名氏。紀其事。載其地。藉以備勸懲於世而已。

■綠雲

常生名相。字芍軒。會稽人。習申韓之學。遨游滇黔中。嘗於昆明眷一院姬。號綠雲者。來往親密。割臂訂姻。鴛兒索價奢。故議猶未成也。一日常道某饋食一椀。常見其肴饌精美。命僕往招綠雲。未幾肩輿而至。覲面甚歡。各述連日相思之苦。既乃出。忽雷彈越調。常取洞簫倚歌而和之。將暮。乃治具對酌。二鼓。兩人皆醉。乃各餐飯畢。呼奚奴撤几烹茶。清談半刻許。滅燭留燈。作陽臺計。綠雲卸妝解履。先登榻。掩其帳。常趨出。便於階下。復入闔扉。脫衣近牀。方引韓欲上。驟見衾上裙一擗。鬼通身紫黑。頂有三角。鼻仰生額際。四目一口。皆在鼻下。作谷字形。目斜長四寸。色翠藍。似無暗珠。口箕張。赤如鮮血。齒巉巖而尖銳。毛髮紛披。奇醜不可言。常猝值此。大駭仆地。家人初不知也。次日晨晏。久不啓門。猶以爲貪歡失睡之故。迨日高三丈。杳無聲息。竊窺窗上。乃見常倒榻前。破牖入。扶救半晌。始漸蘇。共視榻上。虛無人矣。衆詢得實。共相詫恐。僕乃言。昨未至院。遇諸途。而邀之來者。焉知其非人乎。常方擬遣訪綠雲。而院中平頭適至。言去夜三更。各房俱寢。聞叩門甚急。闔者納之。則常芍軒也。云。赴某宴遲歸。過此醉不能行。特就綠娘宿。以免沿街錯步。綠雲起。延入酒氣逼人。似真酣飲者。坐少許。相攜入韓。既并枕。令綠雲手握其具。乃堅於鐵。而冷於冰。方訝欲問。頓變怪形。凶惡不堪。一如常所見。益之長舌拖腹。腥臭難聞。綠雲驚死。物亦不見。適間甦醒。具述其情。故來寓所探訊也。衆愈悚惕。常命駕往慰綠雲。各陳可憐之容。互相讐怨。後常卒取綠雲爲妾。別無他異。終不識此物之爲鬼爲妖。亦不解其兩假而兩怖之究何心也。

■希浦

羅質中字子義。楚南臨蒸人。其從兄貴中。爲澧陽儒學。文名甚著。質中強有力。性好武。數仞之牆。能躍而上。長沙教習某。鑄鐵胎弓。質力三十餘。詐言重八百斤。懸售十年。無敢過問。質中忿然趨往。一拉而折。其勇毅若此。嘗游金陵。聞寇警。附舟還鄉。中途爲賊所獲。手無械。又小舟不能施展。且念衆寡不敵。聽其束縛。以去。石逆問其業。詭以醫對。卽命治某病。以驗真僞。質中謬擬方。塞其責。至夜深。陰竊三利刃。帶懸而膝纏焉。更於架上取大刀。立斬數十賊。跳身走。賊覺。衆逐之。質中反身入陣。獨奮神威。不啻虎驅羊豕。羣匪辟易。死傷者又三百餘人。四散奔退。不敢追。石逆聞之。怒。親率勁旅五千。掣電跡至。務期必獲。幸天未明。質中趨林中。躡身一高樹之巔。石逆漫山搜索。未之見也。質中候其前進。乃下樹。繞道曲行。竟一日無人。烟飢甚。挈有乾餅少許。已汗透酸腐。勉食之。乘夜趨行。忽經叢葬所。聞一大墳後。唧唧作聲。仿佛雀噪。又有哈哈之聲。彼此相應。質中訝其怪。因月照甚明。步近而覘之。則墳影之下。有男女野合。男冠冬帽。著大褂。女子頭蓬飛。紅綿襖。皆赤其下體。旁無襪棍。男嘖嘖而女嚇嚇。歡樂之至。質中念宵中陰盛。旣見鬼形。卽可聞鬼語。茲察其狀。兩人皆不能言。必屍變也。方思卻立暗處。觀其所終。兩人似爲陽氣所感動。轟然起立。竟奔質中。男子面枯黑。下頷已脫。兩眼無珠。惟餘深洞。女子額上灰黯。眉以下白如雪。目睛鮮紅。映月有光。質中刀猶在手。急轉塚前。寬平處。男子先至。揮以刀。斷其首。乃身不踣。仍撲入質中。駭然再斫之。無頭屍。兩手捉刀。力猛如虎。奪之不得。女子繼至。伸手攫質中。爪甲長尺許。質中左手把刀柄。而拒男子。右拔腰劍。刺之。直穿女腹。女似弗覺者。一手挽劍。力尤壯於男子。一手攔質中面。質中疾閃避。而瓜尖拂過。額際遭傷。皮綻血流矣。知不可敵。乃棄兩刃而逃。二人執刀劍隨其後。質中急曲折旁走。蓋習聞僞屍不橫行也。孰知此怪不然。宛轉迫追。略無滯步。且更捷於人。質中大窘。瞥見前有老柏一株。粗於桶。約高十丈外。極力騰蹕。至柏下。超登其腰。二人追至。無頭者亦能蹩躍。幾及者數。質中懼爲所掠。更攀援向上。二人無計。共抱樹而撼之。質中左右晃動。若風吹柳樹根。噍喞響。如將折。悻欲死。仰天大號。而荒陳兵燹之餘。杳無知者。喜樹堅而深。固任彼搖颺。終不能拔。直至東方欲明。紅衣女

反身去。無頭屍亦倒於路側。質中心始安。然尚不敢下。迨日既高。遙企西方有吹烟狀。乃徐墜至地。近屍視之。則偏身皆骨。餘肉無幾。頸斷亦不見血。惟當心一塊。似新生嫩齒。中有赤毛。殆卽作怪之所。由質中恨極。抽膝下刀。截其兩臂。並刖其足。然後去。又廿餘里。甫見一小寺院。趨乞齋飯。乃得一飽。則墓多處名希浦。乃衢州邵武廣信之交也。就方丈養息一日。僧示以方向。遵道得歸。湘潭曹仲鼎與質中交契。嘗聞之曰。余於百萬軍中。橫衝亂踏。了無畏蕙。乃在不意。見挫於兩死人。可見世途百變。到處皆是危機。患生於所忽。而材力不可以盡恃也。如此哉。自經此難。學識頓超。永不敢以勇力自雄矣。

林西生

涇南有林姓婦人許氏者。夫早喪。不能守柏舟節。又戀家業。弗肯改醮。憎花怨柳。積病臥床。近村醫士何某。素蓄華督之心。適於此際。延之診脈。竊喜邪緣輻輳。遂於閒切時。游詞以戲。甚愜婦心。於是數數往來。竟成苟合。久之。鄰里皆知。醜聲四布。族中無能人。皆畏婦之悍且辯也。不敢言。母家居別邑。相隔窳遠。莫得而知。如是者七年。婦有子曰西生。漸長成。聞外人之談笑也。不免徵舒之病。恆幾諫於母前。對何醫則怒目相向。一夜兩情歡洽時。醫泫然曰。我等樂不久矣。婦問何故。曰。汝子成人。遇我常加白眼。一旦以禮防閑。卿亦難與爭拗。我尙得入此門哉。婦晒曰。汝何胆小若是。我等恩愛焉。忍割離。孺子無知。請毋介意。渠如順母。決不禁汝往來。否則我所自出。不遜殺之可也。醫揖之曰。感卿厚誼。具見情之所鍾。但徒殺不足以服人。且慮族中多口。須謀萬全。乃絕後患。婦轉問計。醫曰。卿愛我。既願捨子。我詎不能捨子以報卿乎。乃近婦耳語數四。曰。如是。則天衣無縫矣。婦允諾。於是重整干戈。再接再厲。詰旦。西生起。見醫出自母房。呵之曰。室有內外。汝非親非故。安得頻入孤寡之門。曩因與言。恬不知恥。苟再至。必擊折汝脛骨也。醫無言竄去。復入諫母曰。衆口鑠金。人言可畏。何某品卑藝劣。里黨無不詬之。母欲服藥。名醫不少。奚必

取此下流人也。婦亦頰頰無語。然自此婦不出。醫亦不至。安處近三月。起居言動。一切拘謹。宛然貞良。子竊喜。以爲洗心革面矣。偶入州。值醫士之子於市。此子長酉生二歲。蓋十八矣。一見遽厲色曰。汝家延我父療疾。何所開罪。粹以惡語相加。我父與汝父舊交。於分爲尊長。亦不應率行侮慢。汝真不識人理者。酉生懷恨正深。聞其言。怒甚曰。汝父無禮。子恨不手刃之。隱忍顧忌。聽其欺讎。亦可謂得利矣。汝猶以爲未足耶。兩人對罵。馴致大奮老拳。酉生弱。竟踣諸地。何子蹴而毆之。滿街轟然。羣救而散。越五日。值婦誕辰。酉生治筵。爲母壽。戚好有赴祝者。一概謝絕。比晚。婦謂子曰。余素喜盃中物。自寡居。未嘗斟酌。今感汝孝。當盡量痛飲。遣此壽懷。汝輩按爵陪侍。不得推諉。子敬從。遂命小婢列酒肴相酬酢。傾轆翻甕。不計斗石。逮亥子之交。酉生大醉。伏案昏沈。婦扶掖登榻。爲之解衣帶。除襪履。覆之衾。而掩其帳。周旋半晌。酉生迷惘不知。直至鷄鳴。始稍清醒。甫旦。聞母呼。驟起。跣鞋下床。婦出曰。昨酖飲。竟忘一事。有湛某寓某寺左。我許助銀半兩。約定此日致伊。豈期舛誤若是。案上紙包白金五錢。汝速持往付之。刻不可緩。彼地往來。不過卅里。待汝歸。同早膳可也。酉生以爲真。不及盥齋。取裹竟行。約十里。其道與醫士居近。過一村店。聞人言何某子被人殺死。屍橫田內。不知誰逞此毒。酉生少年好事。兼憶夙忿。因便道往觀。至則人立如堵。論說紛然。剛近田。未及見屍。醫士突前持之曰。此必凶手也。酉生驚叱曰。汝見鬼耶。余至某處道適經此。何知汝子之事。醫泣曰。我兒年幼。未嘗見惡於鄉人。惟汝在城中鬪很尋仇。面頰爪傷猶在。記怨剗刃。非子而誰。乘以其說。近理。共執驗之。則褻衣上束大帶。作武裝。當胸一片衫。與褲皆濺鮮血。酉生大駭。不解其故。戰慄不已。醫益號陶曰。諸公請看我。豈妄哉。以頭撞酉生。呼捨欲死。衆勸之曰。實迹昭然。彼又色變無語。更有何議。里長已往報官。我等縛之入城。免累卸責足矣。於是不容分辨。共擁酉生至州。時正放早衙。酉生跪堂下。連聲叫屈。邑候不之理。先詢醫士。醫士曰。彼與亡兒有隙。市人皆知。昨夜民宿某所。因愛月色。偶步門下。三更後遙見彼持白刃。匆匆走歸。初不介意。今早還家。見里人聚觀道旁。趨視。乃子被戕害。不知何時何故。方擬議問。彼又來探試。恍惚見亡兒魂魄。立彼身後。手指其腰。民

猛省。係彼挾讎肆惡。乃偕衆執驗。血衣儼然。望青天察情執法。鋤莠安良。民止此一子。慘遭豺狼。永泣若敖之餒矣。言訖頓首悲慟。淚如泉湧。次問約鄰。僉言昨將三鼓。何子攜餅來店沽酒。此店去彼居約五里餘。還至半途。卽生此變。酒餅猶棄路旁。今晨瞥見。急報入城。適林子隨衆來觀。我等驗其血色新鮮。悉知其睚眦憑恚之由。因詰以屍僵路偶之故。彼兢業緘口。面無人色。是爲所殺無疑矣。卒乃呼酉生上斥之曰。汝旣殺人。卽應遠避。且歸而釋劍。何獨不換卻汚衣。乃特尙綱之長。重蹈危機。自投羅網。得非冤鬼不甘。而褫汝之靈耶。酉生泣曰。小人自幼讀書。稍知利害。日前過市。何子無端詬辱。毆禁行凶。賴衆解脫。並未藏怒蓄怨。今早奉慈命送貲某所。順經此地。偶一目之。卽被衆人牽帥至此。覆盆冤枉。尙祈明鏡照察。又詢汝身血從何來。答以不知。尹笑曰。衣在汝身。豈有他人能妄染者。證其言於衆。則寺左並無人居。遠近百里中。向無姓湛之人。尹曰。情詞支離。益可見矣。命搜身畔。於抹肚內得黃紙一。萬書云。何某欺人太甚。故誅之。望神見憐。勿報十五字。草率參差。似惶急所作者。尹見乃晒曰。汝赴廟焚此。求神庇耳。何嘗爲母役哉。酉生亦不識此紙何來。氣急語塞。但呼黑天而已。尹命役綰鎖借醫士抄索其家。婦聞信。故作驚慌狀。拒於門。衆傳州主命。強入於所。臥擲底草中。得利刀一把。微帶血痕。並獲綠玉扇墜一具。醫見哭曰。此亡兒物也。以千錢買諸貨郎。愛其工緻。恆佩不去身。汝戕其命。又掠其寶。何狠心至是耶。婦亦隨衆答子之悖。酉生冤憤填胸。了無一語。然此際縱有百口。亦莫從辯白。衆呼婦同復於官。官問汝子爲惡。知之否。婦言渠自受何子抨擊。不時懊怒。常稱必報此仇。民婦每禁之。昨午見其以黃紙裹刀上。懼其胡行。特以酒醉之。黃昏後。促令歸寢。不知何乃逸出而造孽也。民婦孀居。守此一線。懇求刺史大人法外施仁。生死銜結。醫士勃然向婦曰。汝子求生。我子獨非命乎。爾兩人同謀禍我。今不能置身事外也。尹叱其胡言。醫乃止。酉生正呼冤思辯。聞母言頓悟。血衣刀紙。皆其所爲。因念州官不察詳細。萬言難以自明。必欲辯其所以然。勢不免於稠人廣衆中。揚母氏之醜穢。自逃死而陷親於法。非孝也。且爲人而母也。如斯。覲顏世間。有何生趣。不如一死。轉可怡然。思至此。頓覺身心安泰。遂按照醫與婦所供情。

事一一自承。大尹喜其不刑。慨招省於推鞠。更不疑有他故。即以謀殺定讞。依例申詳矣。婦自其子入獄。竟留醫士於家。暮樂朝歡。儼如琴瑟。四鄉九族咸抱不平。然而鐵案如山。衆證確鑿。他人既不便出頭。虛言亦罔堪取信。惟恨天公蹟蹟。鬼神弗靈而已。次年春。姚蘭坡直刺蒞任。知瀘之獄訟殷繁。抵州即投牒於城隍廟。大概謂陰陽雖異。其治此一邑則同。設有隱暗之情。司牧不能周悉者。望神示夢云云。星夜入寢。即見一人長跪榻前。連稱極枉。問其居曰某村。問其姓曰雙木也。臥頷之。稽顙而去。醒而異之。詰朝趨詢刑幕。連日收詞。得無有林姓者乎。友言無之。省舊案。則有已定斬犯林酉生。年十六。蘭老曰是矣。烏有二八少年。而操刃行暴者。友曰不然。世風日下。奇變日滋。曩於川南理盜案。賊重五六千金。而主謀者一十四歲童子也。姚曰此偶見事。詎可概論。乃入獄。慮囚至酉生。睹其容儀溫雅。舉止文秀。慨然曰此必冤也。呼之近。問其何故殺人。酉生伏地痛哭。略無一語。又問有屈抑否。亦不言。姚心知有故。問失怙幾時。曰十年矣。汝父體貌猶能憶否。曰尙記之。眉目如何。身軀如何。臨終衣履如何。蘭老細考之。悉與夢中人無二。乃慰之曰汝無苦。吾必爲汝昭雪。並諭獄卒此士人子。年幼可矜。好視之。勿得苛虐。違不汝宥也。乃反商諸刑友。友笑曰君亦太冒昧矣。事未可知。遽許開釋。此案屍親姦猾。衆據聿然。且證成於生身之母。凶徒不刑。慨認何有冤枉。雖懷惻隱之仁。憫其幼穉。奈不能平反何。蘭老無言。悶悶歸齋。取原牘再四繙閱。愈覽愈疑。因思彼既殺人。刀可拋棄。即使珍愛不捨。亦應潛隱於身。何貿然於月光之下。顯露人眼。况十里之隔。何由知其深夜必出行。酷而巧值若此。黃紙書字。確肖無知。年幼所爲。然文弱如彼。焉能一揮卽斷其頭。如劊手之易。已了其命。則心驚膽戰。疾走不遑。豈猶緩檢其身。搜扇墜於衣底。歸置席下。當卽掩扉熟寢。何敢重又往觀。逞布井潑皮手段。種種無理。決非信讞實情。無如案已成。招前官考成所係。無端立異。虛說胡徵。旣而奮然曰余甫履新。以至誠告神。決不肯戲弄於我。明知苦厄而顧忌多端。則此官儘可不作矣。乃命役呼其母至。詳究顛末。婦供狀如前。姚語家人曰此婦滿面妖嬈。必非良善。吾屢忱以危語。彼於親生之子。略無顧恤之念。大不近情。有署內舊僕。歷述初審之狀。姚老提酉

生出。譙之曰。母言以酒尼汝之行。反致以酒壯汝之胆。此情云何。酉生唯唯。固問之。乃曰。小人酣臥。世事不知。直至天明。醒猶未解。母呼起送金。出門時尙昏昏也。又問十年內家中常有何人往來。酉生囁嚅不肯言。蘭老曰。汝之苦衷。余已盡曉。汝家更有幾丁。答言無多人。只灶下一雙媪。房中一小婢耳。蓋婦與隣通。凡奴僕皆遣之。無成人也。又問汝入牢中。母來探視否。乃泣曰。小人不孝。失愛慈親。固圍半年。未得遣一口水也。姚恨嘆曰。忍哉。令反獄。遣役給婦出外。他僕入其室。挾小婢返署。餽以果餌。誘之曰。勿畏。汝第言主母居恆與何人交好。婢曰。與一先生同寢。近來每夜必至。問先生姓。婢小不知也。問其人老少何等。婢曰。身長微鬚。會看病者。姚憶何之供詞。有業醫字樣。好夫卽此人乎。果爾。必手刃其子矣。天下有如是人耶。恐未必然。乃復問主母飲少主酒。此一夜情景奚若。汝詳言之。曰。三更時。少主醺頰若死。伏桌踴然。忽後戶有叩響。主母趨問。我欲從不許。移時挾一袱。置少主牀上。乃掖醉者往眠。掩其帳。主母於內爲之脫衣解履。逾食頃。乃出粉黛汗淫。喘息良久。復於襟底解一物。塞鋪草中。遂各寢。迨次晨呼少主興。酒氣猶逼人也。蘭老得婢語。心益了然。知必奸者行兇。嫁禍於子。惟不能定其爲誰。因藏婢於署中。立呼家奴中素信者二人。一暗偵於婦居左右。一持凶器詢鐵廠。詭言將仿造。漫試之。能識其所自出否。各應去。蘭老重進香城隍廟。暗祝所事。望神助力。明日偵婦居者先歸。曰。許氏醜名播里巷。三尺童子。咸知其與何某私。昨還家失婢。疑其逃也。囑何尋覓。鄰人皆惡之。故弗言。姚愕然曰。奸夫竟是彼親。斫其子無疑矣。天下果有如是人耶。傍晚後一僕返曰。昨袖刀至城外。訪乘治工。僉云此不難鑄。惟此柄有記。乃四十里外某鄉集某姓肆中作。渠治刀劍。櫛精緻著名。欲必照式。非渠不可。奴因趨至彼肆。出示某匠。據云此刀係醫士何某命伊打造者。考其時。卽獄與之前半月也。姚老喜曰。得之矣。飭差拘鐵主至。詰之良確。於是簽票分喚屍父犯母。及鄉保族鄰。大集聽審。先期牌示曰。某村一案。前任辦未畢。讞而行。本州於某日另訊定擬。一時互相傳播。台境皆知。至日。姚升大堂坐。備列五刑。傳令勿阻觀者。已而蜂屯蟻聚。填塞階庭。自堂下至轅門。無半兒隙。蘭老先點醫與婦上問之曰。何子途間被害。究竟孰是凶

仇醫以酉生對。乃轉向婦曰。汝意云何。亦答以久經鞠判。兒子自作之孽。民婦不敢欺蒙。姚笑曰。不然也。汝與何醫。乃真犯爾。二人大駭不承。堂下人亦有驚者。有疑惑惶悚者。各注目以視姚。姚曰。吾到任即察其情。所以遲遲不發者。懼有萬一之誤。不能不審慎以行。呼鍛工出質之曰。此刀出於彼爐。入於汝手。某時之事。相去非遙。酉生謀殺汝子。須汝代辦凶器耶。汝言夜宿某家。訪之並無其事。人定後爲一滴酒。遣子迢迢出買。已不近情。汝待於隘而賊之。造爲血衣黃紙。并刀奔授諸許氏。然後假寓於某所。時已四更後矣。計此日期。三更即不見月。若汝投宿際。酉生縱持刀。亦決不能見之。矧其尚在黑甜中乎。汝持包裹來。某曾逢汝於道。既非診人急病。又非亂離之時。無端終夜僕僕。此何爲者。復向婦曰。淫娃喪心。至汝極矣。汝子天性醇厚。並未敢強禁汝姦。即嫌不便。誣以忤逆。首而出之。諒亦足暢遂幽情矣。汝夫僅此一脈。係汝親身所生。必欲剗絕根株。使作無頭之鬼。何其忍乃太甚乎。呼小婢出。證之曰。酉生沈瀉。汝爲之去舊服。易新衣。而冥然罔覺。烏能握刃起立哉。何子以三更入店。汝子以三更上牀。姑勿論十里之遙。無此長手。卽云飛行可及。又安從識深宵曠野。何子必經由是。而奔往刺之耶。鬧市爭鬪。皆汝二人設爲圈套。以植讎殺之基。不但酉生茫昧。何子亦在夢中。處心積慮。可稱智囊良平矣。吾初意捨子嫁害。或者買人操刀。詳察再三。乃實躬親出手。誠不料天下竟有如是之人也。醫與婦見姚老明鑑如此。仿佛當空霹靂。愀然相對。莫措一詞。加以三木。盡吐其狀。蓋醫俟行路無人時。特命子出除酒。揚言我不在家。有客忽至。當勸酬耳。故令店主見其人。定其候。然後要而殺之。抱衣授婦。不虞里某適逢。某夙鄙其爲人。旣聞變生。揣其必有隱曲。遇官中人卽昌言。姚遣二僕後。是夜變裝微行。私探於外。盡得其詭。總之鬼神禍淫。故誠不可揜如此。姚又呼衆上。叱曰。男女戀奸。天生此一對惡物。反氣鍾成。甚於鼻獍。汝等驚於人命。希得一主者。以卸地方之責。遂惟何醫是聽。競以血衣爲憑。不問其所以然。一衷諸情理之當。致令歷審各官。幾喪汝等之手。林氏之無辜慘滅。猶其小焉者耳。擲籤下。凡昔日同報案者。每人重笞四十。繼乃傳酉生。脫其枷鎖。訓之曰。汝一心顧母。甘作壘囚。彼於汝已斷義絕恩。而猶惜其顏面。

如此。此愚孝耳。繼承先世。只汝一身。欲浪殞軀。豈不絕後。汝母穢行彰著。舉國咸知。非汝能保其貞節者。淫母之聲譽甚輕。祖考之似續甚重。汝既讀書。寧不知耶。今釋汝歸。須好爲人。勿負我攜持之至意。西生感泣叩拜。跪求爲母開脫。蘭老曰。國家法度。豈能徇汝意。又豈能徇我意。自有公道爾。爾自寧家。勿預他事。乃指何某曰。自戕骨肉。例無抵償。但汝係殺子以殺人。其心險惡萬倍。與尋常殘害兒女者不同。按律坐誣。有何理說。立飭禁入死囚牢中。以待秋決。復指婦曰。余本擬斃汝於杖下。看汝子而姑貸汝死。命隸繫置女監。永遠禁錮。於時階庭人衆擁擠愈多。莫不齊頌神君。歡聲雷動。處分既畢。姚公傳鼓退食。士民羣歌而散曰。我州有福。得遇生佛。鬱抑盡伸。姦頑潛伏。予友魏暉齋少尉。客游涇南。目擊其事。歸述於余曰。此案幸未達部。臬使以原擬過重。駁令輕減。因得藉口於卸篆匆忙。隨同後任而更正焉。否則殆矣。

古鄉子曰。聖人云。聽訟吾猶人也。斯何言哉。良由民性之漓。必清其源。乃可爲治。否則變詐紛乘。迴出恆情之外。雖以聖如夫子。亦不敢自謂勝人也。山東有奸殺者。其所私善泗。乘衆賓夜醉朦朧。被本夫衣裳。散髮噴血而奔於水。親族隣好。共以癡狂自溺證諸官。而不意其屍尚在牀下也。詭謀譎計。心血皆空。守土官政務繁叢。勢不能日巡於四境。縱或能之。然東行則禍起於西。早過而變生於晚。如此婦此醫之險。卽躬立其旁。又何益哉。說者以姚之得名。全賴夢中一兆。泛觀淺視。孰不謂然。然必當事者切念民依。隨時深痼瘵之隱。而後誠求所格。乃能與冥漠相通。晚近士大夫。握篆一區。第知美食鮮衣。日較地方之肥瘠。昂然於呵殿聲中。以誇榮貴。一切民事。委諸幕友門下。身羈是邑。心不在是邑也。於是大利大害所關。雖千百鬼神。羣思赴告。而無路可達。將奈此格格不入何也。三字銘以清勤爲訓。必取慎字於中以兼緝之名。言精義。可不警歎。

成禹占總戎。言湘鄉富室趙某。其幼子小名和尚。好放紙鳶。三春之月。招巧匠於家。削竹綉楮。怪狀百出。每登城頭。侍從者二三十人。攜風箏百數。臨風一一縱之。五色漫空。粲如雲錦。閣城皆見。誠奇觀也。道光戊申春日。載陽仍循故事。忽一老叟持新樣一具。踵門求售。和尚出觀。乃紙糊紅樓夢一則。編華屋一間。榜曰怡紅院。寶玉中坐。左黛玉。右寶釵。後立三婢。爲襲人紫鵲鴛兒。旁侍四鬟。或淪茗。或捧書。或抱琴。握笛。則晴雯麝月。秋紋碧痕也。共十人。屋高六尺餘。闊八尺。人長二尺許。皆篋絲膠縛。辨晰甚了。非僅畫其形似者。且每人胸懸金牌。注其名字。和尚愛其工緻。以二千錢買之。式製既廣。力較重。須粗索於勁風中放之。乃起。吹入半空。神尤逼肖。宛如活者。和尚寶若奇珍。藏之寢室。清明後。特作一大木匣收貯。置諸庫樓。至己酉上元節過。天氣豔陽。東風驟起。和尚呼僕攜綠轆轤。自登樓取風箏。開放。啓篋一見。大驚失色。蓋形模迥變。怡紅院三字。改作鬼門關。寶玉則四目鬼王也。餘九人盡易怪像。胸前文亦換爲縊死溺死刎死毒死等稱。號房中物及手中器。悉與曩殊。呼家人共視。罔不駭愕。羣謂物妖立毀而焚之。徧詢老叟。杳然無縱。不知是人是魅。未逾年而趙某死。諸子爭產。閱牆興訟。馴致一敗塗地。莫可收拾。殆戾氣之先兆也。

鱷孽

南川富家子。韋二胖者。倚城而居。背微駝。時以韋陀呼之。喜食鱷。烹製迥殊。其法滿水於釜。煎百沸。用疎篋。簍貯鱷數十。置諸滾湯中。猝然一浸。迅即提起。澆以冷水而抖擻之。盡一瓢。復入釜一浸。又起。又澆。魚閉其中。欲出不得。欲跳。躑不得。並欲速斃。命亦不得。嶢嶢作聲。慘不忍見。如是七八次。乃死盡。然後或燂或炙。五味調和。謂其味鮮肉嫩。而腥氣全無。易牙復生。亦莫悉其妙也。親朋食之者。僉云並無異處。而韋則必照此炮之。乃食。生平所殺鱷魚。不知凡幾。人或以酷虐諫之。則怒。一日行市上。遇有挑鱷二寮出城者。魚皆長大且肥。養之以水。韋見之。饑涎流溢。近

詢其值。擔者直行不答。固問之。則曰：此人家放生物。非供汝饕餮者。韋不捨。語之曰：雖係放生物。汝私售數尾於我。庸何傷。擔者愈趨走。且怒曰：主人虔誠好善。我不能贊助之。反藉彼善以爲惡。似汝無人心者。或冒昧行之耳。韋見其堅不肯賣。陰隨其後。欲竊視其委置何地。再謀掩取。未數武。箴中鱒忽相鬪。躍一尾於當道。擔者匆匆去。不知也。其魚長約二尺。大于小酒鍾。蜿蜒在地。肆左右皆注目。曰：好大鱒。韋念雖僅得一足飽一餐。因俯而拾之。手甫近。鱒突踊起。纏韋頸。而口齧其喉。韋急解不得。痛極大呼。過者皆立視而笑。旣而齧愈深。纏愈緊。韋氣閉目。翻無聲。而仆。衆乃大駭。手救無濟。亟取刀斷鱒身。截爲三。而口猶堅咬不釋。碎其首。始拔而下。驗韋則血湧如泉。面色灰敗。奄有微息而已。昇至家。半日而絕。此道光十二年事。憶梁敬叔先生云：物爲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是真仁義兼盡之言。故凡好殺太甚者。其終必得孽報。余鄉人劉四一。以屠爲業。十四歲卽學操刀。至五十歲。所幸之豬。不可指屈。病時疫死。死時滿身刺痛。如受魚鱗寸磔。呼號宛轉。三晝夜不息。行道皆掩耳。喚其妻子以一刀一盆置身旁。作豕啼聲數十。乃氣絕。余時尙幼。親聞之。以爲渠家閹割豚子也。昨偶述此一客。詰予曰：以陰律論。豕爲姦惡之化身。冥王殛罰之意。原令其受人烹宰。以償夙孽。乃旣償孽報。而又令轉報屠者。是臨陣剿賊而罪兵丁。當場決囚而罪劊手。此豈聰明正直之所爲乎。余笑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世上之豬。不皆惡人所變也。愚曩著輪迴說。曾晰其理。則雖同爲豬。固有不應殺而殺者。亦有不當遽殺而早殺者。其過多矣。且冥例重誅心。天下之業甚多。乃毅然於殺爲能。毫無惻怛之萌於其際。鬼神所以深惡之者。爲其心之非人也。誦蓮池大師放生文。夫乃嘆擇術養身。不可不慎。客是其說。

文治府

倪六皆名柄德。原字六吉。儀隴諸生也。以附軍功保訓導。其先本浙產。乃祖宦於蜀。歿不得歸。遂寄籍焉。同治丁

卯。由江州赴省鄉試。經隆昌。投宿旅店。甫就枕。忽陰風起於榻下。卒有二隸。紅帽皂衣。立於前。手一票示之。見己名。不覺起立。隨之竟行。至一處。長街大道。人烟叢集。中有宏敞高第。屏壁巍然。仿佛成都臬署。光景隸引之入。榜門一匾。書文治府三字。大如栲栳。至大堂下。則十餘差卒。共逮七八人。聚於廊底。六皆一無所識。仰視堂檐。有篆額曰崇正黜邪。兩旁一聯云。讀聖賢書而關節奚爲。要知生可營謀。死難趨避。問功名事。則榜花無定。總是先徵道德。後取文章。正觀寬間。聞傳鼓點。一官升堂。旁列判官四。酷肖廟中所塑者。兩行衙役。近百人。最近則牛頭馬面。夜叉等皆備。六皆始悟爲冥司。倉皇失措。再視坐者。則紅袍蟒袖。冠似冕非冕。而前後無旒。方面長髯。貌極端嚴。問判曰。人拘齊乎。皆肅對曰。齊矣。乃傳呼某氏上。遂見右廂一女子。出披髮裸裎。以片紙蔽其下體。兩足皆赤。亦裹以紙。而瘦小可愛。遍體血污。莫辨面目之妍媸。趨跪案前。且哭且訴。然聲嬌細。六皆立左廂。離甚遠。不知所言爲何。旋見官有怒容。厲聲喚一夜叉。近前曰。汝率衆隨往。勘之夜叉諾。下階揮手。各役領衆同行。六皆亦雜其中。女子前導。彳亍殊遙。約一時許。抵一宅。門封閉。啓鑰入之。直進數層庭院。至內寢後。有小軒。亦闕無人。其中陳設。似是書齋。女子指炕下以示。夜叉令衆移榻於外。去地板。見一深凹蕩。鮮血滿焉。女子向而號泣。夜叉四圍旋看。並以手蘸試。舉衆仍覆板。安炕而出。共返署。夜叉上稟。官呼女謂曰。汝冤既真。吾卽爲汝昭雪。汝少婦。久作此狀。殊不雅。命一役引之入內。爲沐浴給衣飾。女叩謝。隨役去。次乃喚衆上。一一詢問。至六皆曰。此案本與汝無涉。因此際適從事其間。故波及耳。汝可先歸。六皆應而下。甫及階。見一武士。牽一大豕。自外入。既登堂。一黑面判官。以袖拂其首。化爲一人。形容枯槁。上坐者一見大怒。使牛頭以鋼叉貫胸。前而舉之。更使四卒持竹片。滿身箠楚。其人哀呼慘苦。不可言狀。答罷。擲地上。又一青面判官。以袖拂之。仍化爲豕。武士復牽之。下。六皆不解其故。追問之。武士不答而去。六皆出。迷不得路。方惶急。驀觀素識李三在前。奔就之。李訝曰。君胡至此。六皆告以失道故。李曰。君還樓峯客寓。去此不遠。可隨我行。六皆以適所見詢之。李曰。文治公之署也。神姓周。字季侯。蒞任未久。此職專司讀書人善惡。女子在此控告。必文士中之

造孽者。六皆曰。此事太無頭緒。吾杳不知其所以然。李曰。汝試緩偵之。詞連汝。必有故。冥中不妄逮人也。又問以家人事。李曰。此魏忠賢也。上帝命每一輪迴畢。卽繫至忠良受害之家。聽其處置。旣徧。則又入畜道。已四世牛而七世豕矣。周公想曾被其禍者。故來此受刑也。復問其現作麼生。李曰。我生平無罪。在此仍理舊業耳。六皆再欲問以地獄狀。李忽回首曰。勿多言。後會有期也。舉手擊之。六皆側避。一跌而醒。仍臥榻上。周身汗出如漿。靜聽譎樓。五更將盡。雞聲已亂啼矣。急起挑燈。心猶剝突不止。抵省後。寓於葆芝舫司馬雙桂堂宅。與余述其異。且言李三賣餛飩於潞城。死後仍賣餛飩。可見陰陽一致。第不識周公是否蓼洲先生耳。余考其說。乃是忠毅公宗建。非忠介公順昌也。忠毅公字來玉。季侯乃別稱。故六皆未及察。明時江南吳江人中。萬歷進士。由縣令至監察御史。德行功業。備載史中。天啓時死。闖禍。忠義之浩氣。萬劫不磨。歿而爲神。於理可信。余謂上天之誅魏璫。固屬尤當。而公之號令。尤爲痛快人心。登之於冊。足昭炯戒。惟神號世所未聞。少見多怪者。不免疑之耳。

湯某

琴山寺去敵莊四五里。中一老衲。年近古稀。語操北音。焚修其中。卅餘載矣。沈默寡言。不入城市。人亦未之奇也。一日入山。猝值管窺之子。大如憎。僧手無寸械。徒搏以歸。居民始共驚異。同臆秦某得其皮。鋪大牀上。猶懸四足一尾。真可怖也。秦豕與寺近。嘗以夏月避暑。叩其生平。僧喟然曰。老和尚虎口之餘生也。俗甘姓。豫州襄邑人。性好勇。弱冠後。誤入匪僻。以劫掠爲生。伴侶甚多。而藝力出類拔萃者。僅得八較才品序。我居第三。鎗棒之外。尤以彈弓著名。百五十步內。丸無虛發。縱橫大梁一省。以及齊魯燕趙之郊。黨羽實繁。控案不知凡幾。然而恃其本領。無論差役數十輩。卽千兵萬騎。亦未奈我八人何也。一日夥中走報。南客湯某。挾三萬金赴都。僕徒四五人。並無標手。且不投城市。寄寓某鄉真武廟中。離此非遙。夜間大可下手。衆皆喜躍。結束欲行。我於此際。心忽忐忑不定。因謂衆曰。綠林

樓道。天下馳聞。歷來懷質之徒。雖不以標車前護。至於富商大賈。恆持號契往來。而夜宿擇店。必於閭閻叢雜之所。凡在江湖。誰不知者。彼以公徒重鎧。毫無防禦。冒險而行。甚不近理。又明知逆旅主人。多與我等通氣。故不投客店。而僻處寺中。其旨可見。夫豈不慮窮鄉之無告耶。夫豈不知此路之多俠耶。此人必英雄蓋世。我等恐非其敵。彼七人者。乃大呼曰。汝何出此委靡言。吾儕蹂躪天下。未嘗少挫其鋒。十年來所遇著名之武師。莫能計數。彼即有重贖之勇。合七人以戰之。一人指揮。嘍卒取其行李。蔑不濟者。胡先自餒如是耶。我念所說。亦似有理。宋州有鐵塔。重百二十鈞。八人曾共舉之。湯即強甚。一人決無三千斤之力。因選勁徒二十人。隨行。比至觀前。日已昏暮。待至二更後。各飽食入廟。探其所住。在殿左樓中。輿夫及傭從皆安寢。聲息闐如。然樓窗大開。燈火甚明。乃分布衆卒於庭。八人登右廂屋上。窺視見湯某年僅壯室。方秉燭於案上。作書。儀容俊秀。態度嫺雅。絕無趕赴之狀。樓盡處設一榻。榻兩旁堆積箱籠。大約皆黃白物也。寺基甚廣。左右樓相隔頗遙。不能飛過。乃復下屋。同趨左樓下。各持利刃。超距而升。由牕中闖入。我究以心怯。故不敢爭。穎叔之先。竚以俟。了不聞格鬥喧譁。第覺颯然剗然。震響訇然。遂竟寂然。我大疑。又不敢繼上。樓東有老梧四。干霄直立。急踞橫枝。適與湯迎面相對。見其坐椅上。搦管如常。無七人形影。不解其故。而踞處斜向。僅覩湯之半身。餘爲壁隔。不可見。竊念登樓震動。致爲彼覺。暗攻之。或可得手。乃探囊引弓。用連珠彈法。覷準眼鼻之中。一發三丸。弦響際。彼似覺。毫不經意。但止不書。及彈至。用筆管一撥之。從容不迫。如寫字作飄撇者。三丸悉滾落於地。我大駭。幾墜。方欲逃竄。湯已投筆起。於座間取一物。銀光雪亮。炫射人目。意必飛劍之類。魂亡膽碎。急哀呼曰。爺爺饒命。小子不敢矣。湯微哂曰。如此不濟也。來班門掉斧。余不殺汝。可近一言。我思事已至此。走亦無從。乃棄弓刀。跳身進樓。伏地叩首。湯以姓名問。我不敢答。但言審知公非凡人。原不敢犯。彼七人者。冒昧無知。遂至開罪。總求網開一面。從今改過爲良。湯曰。欲宥汝罪。好將七屍昇去。予即無言。我起周視。見七人叢死於樓之一隅。撫而察之。有折頸骨者。有折脊骨者。有手足俱折者。而皮膚一無所傷。我復跪請曰。公之神技。信非

等閒可擬矣。第彼等皆有力如虎者。何以片刻之間。聚熾如是之易。懸示其狀。以釋鄙愚。湯舉手中物曰。此鏢之力也。予武藝得自仙傳。如馳馬於百萬軍中。則用雙鏢。平常肆應。單鏢足矣。每一舞動。冷氣侵入骨髓。四圍各十步內。人不能近。當之者。斷幣即死。較藥箭尤速。汝等在右房。予已知之。七人入廳。掄動此鏢。立將彼逼至樓隅。阻於牆而不能遁。安得不駢死。心知七盜外。必尚有人。故仍歸坐。揮毫以誘之。果遇汝至。言畢。蹬足一縱。直至右樓屋脊。復轉身。超登桐樹之巔。已仍瞥然入樓。身輕如葉。捷於飛鳥。向我笑曰。汝欲脫身。能出吾手否。吾鏢蕩開。萬矛攢刺。不能進。乃僅七八人。欲掠吾裝。得非惡貫滿盈。天奪其魄乎。速移屍去。勿延緩。我彼時呆立如偶。忽聞大聲一言。不覺又屈其膝。湯大笑。我乃將七人一一負下。令衆卒或兩或三。共擡出廟。乘夜靜無人。奔回巢穴。棺殮而葬之。既乃集諸夥伴。涕泣而言曰。我等八人聚義。恆以八虎自矜。豈期獲罪於天。慘遭毒手。古人云。善泅者溺。善騎者墮。好勝則必遇其敵。是理有固然也。况乎禦人奪貨。本非禮義所當爲。雖幸殘喘苟延。何面目再誇好漢。爾曹拳勇有限。更宜倍加警惕。所有金珠玉帛。可按人均分。散歸鄉里。勉作良民。並隨時廣積陰功。庶幾獲保首領。言盡于此。迅即各尋生路。我亦將飄然遠引矣。衆皆羅拜慟哭。各捲裝去。我因赴嵩岳。披剃出家。嗣復行脚於吳楚閩廣。名山勝境。靡不遍游。後於五臺遇本師。謂曰。汝佛緣在蜀。可西行以覓之。乃歷秦隴度劍門。登青城峨眉。而後飛錫至此。回首少年。都如夢境。彼七人者。殺孽較重。故爲鬼神所不容。我性稍慈。雖傷人不肯致死。因得以幸逃此劫也。秦聆其語。詫嘆移時。從此常至剎中。作竹院偷閒計。老衲述游蹤所及。頗足爽心。余聞諸秦。欲訪之。未得其便。旋隨家綯秋叔。讀書赴省。離家二載餘。比歸探詢。已茶毗矣。

疑案

濟南甘隆壩。有鍾良臣者。富家子。厥弟義臣。乃其父晚年納婢所生。兄長弟十三歲。父存日。已兩晰其家。父死。良

臣以母尚在而弟猶稚也。不肯分居。自總其錢穀瑣務。而延師教弟讀。義臣聰慧。母鍾愛之。兄承母意。友于益篤。義臣生母極誠樸。平日事嫡惟謹。門庭雍穆。從無間言。良臣年十九。婚議多不諧。故猶未娶。兄弟田產既多。每歲秋成。衆佃戶邀業主於肆中設筵。共計穀之所穫。彼此應得幾何。石名曰議租。此我涪舊俗。各處皆然。不僅鍾氏一家也。是年中元節後。衆就趕集期。前一日循例走請。良臣應許。其居院去場十五里。因思午後有戚某將至。須早還家。雞鳴卽起赴約。廐有白馬騎而往。一僕從焉。比至市。諸佃猶未齊集。良臣道其速來之故。並令酒食勿過費。飯罷以便早歸。衆唯唯。俄而羣佃畢至。團坐共議。良臣性仁厚。以家道有餘。不肯多取爲慮。他人全收者。良臣但取九分。他人八分者。良臣則取七分。故種其田土者。莫不歌頌惠德。樂爲之用。旣定議。共揖謝。卽請入席。良臣心繫家中。頻促供饌。匆匆食畢。拱別上馬。時日方中。衆佃送至市口。見趁婦者正絡繹而來。其僕告曰。太夫人命購肥雞。此際販者尙稀。奴再俟片時。主先馳歸可乎。良臣領應。衆目其揚鞭去。乃各散。僕反身未數武。卽遇雞人挑選而購。其二給以價。攜之行。陰念巧值此雞。立成交易。主去尙未遠。如不縱轡可追及也。於是放步以從。每逢場日。凡裹鹽包飯之流。沿途不斷。又值西成之候。在田刈稻者。亦遍處皆有。僕見人迎問。僉云。馬上少年。前不半里。僕愈趨。渡一溪。溪北地平。砥道如矢者。二里猶羨。縱目前望。了無形影。訝其何遽疾驅如是。轉念以人逐馬。原不可期。家人尙多。余何必務欲及之也。且思且行。瞬息抵家。入詢同伴。則主尙未回。僕大詫。謂其慮家中客至。急急終席。豈肯逗留於路。卽有墜騎絕膺等事。我當見之。或者被朋好遮留。要過其居。少選必至也。待逾食頃。客已至。而主無信音。其母燥急。飭四僕分道尋訪。而赴市一路。相知者不過四五家。挨戶察之。均言未至。一僕循溪行。登橋而望。幕睹山嶠松林內。彷彿有馬鞍委地之形。急穿小徑。至其處。果係良臣馬鞍。全套在地。障泥鞞箠條鞅銜轡俱在。而兩鐙交搭。似人卸下者。距鞍四尺許。鮮血一窪。淋漓之迹。周遭二丈。約計一人一馬之血。尙不能如許之多。血以外毛髮骨殖。渣滓悉無。僕駭絕大呼。土人俱至。其驗其狀。均不得解。衆奔告於家。母驚幾死。偕客某咸趨視之。呼搶號哭。星夜入城控諸官。邑侯親

勘其境。宛轉鞠察。殊尠端倪。其地平衍。並非深山大澤。向無野獸。况人與馬。骨肉甚多。無論豺狼不能噬。卽獅豹之腹。一時亦難盡容。以爲仇殺。何必並及其馬。且良臣年幼。爲人又復謙謹。鄰里鄉黨咸悅之。其父在世。亦與人無隙。若云暴客所爲。彼單身出門。懷無金貝。盜者既能白晝殺人。何不劫諸其家。乎。矧道上人行正夥。良臣非憨癡孺子。無端舍正路而不由。甘趨幽林。以就死。毫不呼救。有是理乎。又况殺人必見屍。苟欲滅迹。則不應遺鞍而留血。或謂馬被牽去。非但一人無此多血。而順手攘羊。何必去其鞍韉。豈禿馬卽無辨認乎。其母痛子心切。見州訊無濟。復由府控省。勞擾四五年。終無頭緒。後其母死。遂懸爲疑案。至今不知其所以然。此嘉慶初紀事。先祖晤州牧張公。親聞其說。且曰。吾爲此私行懸賞。廢寢忘食。並投牒城隍。懇其夢示。心血耗盡。而影響全無。誠亙古未聞之奇也。先祖常舉以告人曰。宋儒動輒言理。或有絜矩不合者。遂以爲必無之事。試問此案。其理云何。若斥爲子虛。則州尊蒞吾邑。已四年。徧著神明之譽。無端臆創一獄。以自困其志慮。自瘁其肢體。且自耗散其貲財。得非世所謂病顛狂者乎。彼誠無理可疑矣。此又有理可信哉。故凡論天下事。宜尙圓通。勿拘方也。

■迷魂湯

陸秀貽之堂伯母。六十九歲病卒。其魂出外。頃刻至蒼溪城。覺腹飢。見賣粉團者。往食其三。方意未帶青蚨。探其懷。則銅錢壘疊。蓋其家人正焚楮幣也。取以償債。復轉身至一處。城市喧闐。入此門。出彼門。六街商賈。無異人間。城內亦有衙署。皂隸出入甚夥。不敢近視。至市盡頭。睹一高亭。檻圍四周。中有老嫗。鶴髮童顏。慈善之態。藹然可親。倚欄一少婦。年可十八九。倩妝華飾。衣服麗都。真有沉魚落雁之容。稍一動。則珮環韻雅。蘭麝香清。數百步外。皆入耳。鼻。往來人士。莫不佇立屬目。少婦笑靨含情。逢人送媚。陸母至。適三男子過其前。老嫗歡喜承迎。少婦以秋波遞情。出玉手。嫣然奉茶。三男子接甌立檻外。且睇且飲。愜然得意。似神酒天漿。無此甜美。陸母方渴。嫗覺之。亦手酌一盞。

舉謂曰。觀母有欲炙之色。盍暫以粗茗潤焦喉乎。母受蓋謙謝。視其所貯。色黃而渾。甫就唇。忽其舅猝至。驚問曰。汝胡至此。母答以纔至。不知舅亦在此。舅奪其蓋。還老嫗。導母至一處。責之曰。汝胡冒昧如是。此水一滴入喉。卽迷本性。吾在冥間充典吏。頃以公事出城。不意逢汝。幸早至。不然殆矣。汝少安勿躁。吾覓人送汝歸。遂出。母始悟已至陰司。回憶舅死已五十年。而儀容與生時無異。有頃。其舅偕一赤帽青衣人至。指母曰。此吾甥女。偶失路。可速送之。回母欲再問。舅止之曰。汝家一切。我皆悉知。勿多言。須急行也。乃隨青衣人出。不入城。走曠野中。歷一時許。臨深溪。青衣人從後推之一跌而醒。疾痛咸除。呼子孫述其異。蓋死已一日。將棺殮矣。次日起。飲食居處如常人。又十餘年。至八十五歲乃終。

古薊子曰。世傳孟婆神司迷魂湯。人每疑之。不意實有其事。夫人有善惡緣未盡。然後付以輪迴。乃轉銅蔽其性。眞使茫然於彰瘴之所在。斯已不甚近理矣。茲又不正大光明而出之。顧置美色於通衢。而盡人以飲。彼蒼者天。何其罔民而爲若此哉。噫。

三異

古今異事多矣。大抵非鬼卽狐。怪而不怪。獨余平生所經三異。無情無理。不關鬼狐。至今不知其所以然。其一同治甲子。居黔省安平縣署。其地左倚荷池。右臨菊圃。後凭小土山。曲逕迴廊。修竹楊柳。極其幽靜。前廳爲東道。宴客所。僕輩來往。日夜不絕。又非冷僻之區也。余自春初入幕。安居七月餘。略無少異。而此署歷來潔淨無邪。可入權豪者爲高鐵齋司馬（青雲）與余至契。公餘之暇。卽相聚抵掌。余牀下置竹篋一具。燭炬有餘者。散擲其中。約積五十枝矣。八月初六日晨起。時久雨初霽。日光穿窗入。正照榻前。高君至齋。與余議書院課藝優劣。約食頃。聞牀下察察有聲。以爲鼠嚼竹篋也。近以足蹴之。聲頓止。於是淪茗續談。再食頃。而牀下之聲又作。高疑鼠在篋中。與余共啓

視。則亂燭堆積。別無一物。審視牀下。亦並無鼠路。雖相訝。然未之異也。俄而高出聽讖。余伏案答書。兩函封罷。時已已刻。將早膳矣。方徘徊室中。而察察聲又大作。蹴之不止。搖之不息。移之去榻數步。而響如故。急發其覆。則火光沖起。大驚無措。諦觀之。數十燭齊爇。其端無一漏者。駭愕不知其故。急呼僕至。一一撲滅之。束而懸諸別室。其尤異者。衆炬攢燒。簾中無一滴油痕。而燭體完全。亦無此燭之火。傷及彼燭之迹。飯時以告鐵齋。始知籠響之故。互相猜怪而已。然從此中心惴惴。寢不安枕者十餘日。迨久無聞見。方始帖然。後亦更無他異。直至次年春仲。始離署焉。

其一己巳夏月。余居江北廳署。其地爲前官之學塾。明隱淨几。亦極雅潔。惟蜈蚣甚多。初至日。卽由梁上墮一尾於榻。居月餘。又墮一尾於案。其壁縫門隙之來往者。固常有也。孟秋之初。安處已近百日。一夜甫經就枕。耳畔忽聞杳杳之聲。似菽粟之類。擲於席上者。余慮爲螂且。急起尋覓。緜遍衾枕。了無一物。仍復安睡。一覺之後。已近五更。朦朧中又聞墜席有聲。較前更厲。驚醒開目。則燈已滅。幸案上有洋火。起而摸案得之。劃然以照。則枕旁席面。滴水六點。大小如圍棋子。兩點碧綠。四點純黑。綠者尙清。黑者則濃如厚墨。嗅之極腥。不知何物。亦不解從何而至。以爲屋上之溜。則應自帳頂浸出。而帳固潔白如故也。以爲從旁激濺。則帳門封閉。且在內床。不在外床。而帳之四圍亦潔白如故也。因拭以草紙。拋棄溷中。偏詢同事。無能言其故者。

其一尤怪者。丙寅冬日。從事於耀字楚營。襄理文案。嘉平初間。由綦江至遵義。余與同事王錫三。明府同行。至松坎鎮客店。正屋相對兩間。王止其東。余止其西。內外壁上。塗鴉徧滿。燭之率不成句。惟門後一壁。素質依然。王因憇余題詩。時案上筆硯頗便。余謂王曰。此地俗鄙。非才人所居。題詩未免湮沒。請爲繪老梅一株。對景作畫。以誌游歷。於是搦管揮灑。作蟠根由左斜上而右。別出一枝。由右直上。達於左角。作花亦無多。其餘隨手點綴。畫竟。書姑射仙人冰雪姿七字於左。款書無名氏作。一時乘興。實不成畫。因窮鄉僻壤。朽敗之宅。故不介意也。繪畢。對語移時。卽各歸寢。次日昧爽。束裝起行。俱不置念慮矣。至晚宿新棧驛。抵一店內。宅依舊二室。王與余仍東西分寓。始以爲客舍。

之常不之奇也。爇燭解囊。倚榻促飯。食畢。聚於王所。圍爐夜話。此店甫經修理。丹堊猶新。四壁亦微有疥蹟。然不甚二更後。相對詞竭。拱別歸寢。解衣畢。自往闔戶。驀觀屏後一壁。不覺大驚。疾呼怪事。王與僕衆聞聲趨視。亦共駭詫不已。蓋此壁亦繪梅株。其蟠根由左而右。出枝由右而左。章法點綴。與昨夜壁上絲毫不差。左亦書姑射仙人冰雪姿。款則無名氏作四字。布置次一不爽。樹枝之長短疏密。花萼之大小多寡。或不悉記。參差之處。亦無從辨察。而十一字點畫形像。則確乎齷生之手筆。決不可移作他人者。怪嘆半夜。莫解所由。既而思之。豈鬼神播弄幻術。移此壁於彼。以戲余之潑墨耶。迴憶昨寓塗抹滿屋。敝敗污穢。何獨門後一堵。鮮潔無塵。且新舊亦不類。然相隔百里。無從返觀。其囑於凱旋日。細驗其異。比至軍。則又徙防於綏陽。後遂由永安還涪。丁卯秋。余以鄉試赴省。王則隨軍赴永寧。別後了無音耗。至今尙存疑案也。王名邦懷。由明經保荐縣令。楚之黃陂人。

雷擊

劍門曹姓者。巨室也。生而失怙。放蕩不羈。隨其性成。日趨乖戾。比長。則橫逆淫暴。糜事弗爲。家居視母如路人。鮮衣美食。奢侈無度。母不與焉。或呼與言。則擲目相視。其妻名冢女。最賢孝。而曹疾之若讎。擯不同寢。眷一婢。名金花。哆口大足。肥黑俗鄙。而顧愛若奇珍。動息不離。每日偕眠。晏起。必飲燕窠八寶粥。各一甌。餘者分賞奴僕。或竟飼犬。母與妻弗及也。嘗以千金爲婢作珍珠衫褲。妻索其餘錦數寸。怒而弗肯也。其他悖謬。大率類此。一日早餐。後天清日朗。時近冬初。寒氣漸重。金花於庭階下。曝陽捫蠶。解襟而袒其胸。母適出見之。心弗善也。謂之曰。汝旣得寵。當顧爾主面顏。如許大女兒。於廣衆中赤身露體。成何景象。金花若弗聞也者。捫如故。母厲色責之。亦不服。反脣以稽。母益志。以所扶杖擊其背。婢大號。曹聞之。吼奔而出。奪母杖。擲諸門外。推仆其母。母號妻急出。扶母起。微咎其暴。且斥其惡。曹愈狂悖。入室拔劍出。將殺妻。臧獲羣聚。勸解紛紛。倏而陰雲四合。天黑如漆。暴風拔木。雷電交作。霹靂一聲。

曹軀與金花並起。已復擲地下。長跪母前。家人集視。已遍體焦爛。衣服毛髮皆無。背上朱書八字。色鮮如朝日。作金身。形類古鐘鼎。文人莫能識。且具棺槨。備衣衾。將以停殮。乃堅如鐵柱。數十人舉之。弗起。亦無法可著衣。知天之欲以儆衆也。因聽之。四方聚觀者。交錯於門。皆摹其字以去。三日後。始輕可昇。乃爲被服置棺中。惟兩足屈不能伸。蓋亦無計。又兩日。腐臭達於四途。母乃者代禱於天。哭而撫之。立卽柔軟。然後封棺而膠固之。始治喪事。婢金花棄屍於十里外叢葬之所。烏鴉羣爭而啄其肉。七八日後。人始覺焉。此道光癸巳秋九月事。當時傳聞最遠。有識古籀者。定八字爲逆母廢妻。暴殄天物云。

古鄉子曰。嗟乎。天律之嚴。不孝也。至於此哉。摧其性命。碎其皮肉。是亦足矣。猶必昭示三晝夜。以遍警夫世。并欲使其長跪千百年。符不赦之例。而乃足以蔽其辜。殪割不恭。嚴乎世之悖謬者。每祈福於酬神賽會。而溫尚定省之義。蔑如不知。獲罪於親者。較獲罪於天更甚。如曹之事。必其母肯爲寬貸。而後天乃得以宥之也。釋典云。供養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雙親。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何某

咸豐己未夏四月。李渡鎮賽神演劇。戲場不戒於火。延燒市肆幾徧。焚死者近千人。真罕見罕聞之災也。去鎮五里有何某者。年逾服政。家道小康。臥病已久。先火期數日。忽起榻。健如少壯。家人竊喜。以爲疾除矣。某亦自幸其強。欲適興觀劇。子若孫以新愈之軀。必須靜攝。尼其行。某漫應之。次日又欲赴鎮。其妻復出遮止。某乃集家人而諭之曰。我之所以頓興者。爲看戲也。汝等禁不容行。豈我離寢之意。三朝內不出。尙可無妨。初九日則必須至市。始合天理。人心。屆期若再阻我。必將爾等盡數誅戮。婦孺不留也。家人以其語異。姑爲允許。俄頃又言之。午後又重言之。抵暮又復再三言之。子孫愕顧。益訝其不類。尋常因轉詰其必須至市之故。某初支吾。不肯實吐。衆請益堅。僉謂不

明其理。決不放行。某不得已。乃慘然曰。此前生之因果也。嘉慶初。白蓮教匪王三槐作亂。輕兵兼道。欲取涪州。適遇先達陳六齋先生。躬率鄉團。沿江防戍。上下數百里。備禦甚嚴。賊衆不能渡河。乃怒屠李渡鎮。焚燬一空。屈指至今。恰當六十年周甲之數。彼時在此地縱火殺人者。今仍聚燒於此。以償其孽。卽墮畜道。亦不得免。惟罪重沉於地獄。未履人世者不與焉。我前身爲先鋒隊長。性平恕。不妄傷人。故無他罪。獨得生商賈家。終身溫飽。第不應搜隙補火。斃一老婦之命。朔之夜渠來語我。詳述本末。且曰。汝還子命。維其時矣。應曰。諾。醒而病若失。此我必須至市之緣也。汝等但知阻我。不畏逆天乎。言已。咨嗟慨嘆。如不能勝。衆大駭。知難以口舌爭也。相戒協力防守。拚命以邀截之。某屆期味爽卽起。索炊飯甚急。家人故延宕之。某催促再四。憤欲卽行。諸子乃爲進膳。並爲進酒。冀以醉革其心。某堅卻不飲。匆匆飯罷。攜杖帶笠。捷步出門。走如飛。諸子奔挽之。某怒。始而呵罵。繼而捽擊。衆聽其奮武。悉力牽曳入門。立將前後戶一一扃鎖。一切刀杖繩索。藏匿罄盡。某披髮裂袂。咆哮狂吼。或手擲其孫。或足踢其子。或口嚙其妻。或頭撞其奴婢。顛躑萬狀。形與聲皆不似人矣。歷已至未三時許。乃安定。泣曰。汝等造孽留我。時已過矣。縱出亦將無及。容我入寢安眠可乎。衆皆喜。扶掖至內榻。俟其睡定。乃掩帳退。移時。鼾聲大作。始各釋慮。申刻後。鄉人紛紛傳說。戲場失火。南街灰燼。噎者若下人。其妻及子若孫皆大驚。竊幸某之獲免於劫也。乃守候至夜。不見某起。亦并不聞聲息。爇火入。呼之弗應。褰幃審視。則烟氣滿床。某已毛髮焦枯。徧身血泡。價冷多時矣。

小人

王午樓爲余言。道光癸卯。在滇南鎮雄州幕中。目擊一物。甚怪。去城七八十里。有章姓者。以採樵爲業。盛夏中。避熱早起。時五更初轉。斜月獨明。負擔入山。以趁涼爽。抵一溪岸。捆棘束薪。力作方勤。忽舉頭見西山上。有物行動。來往頻頻。映月對視。其形甚小。不辨誰何。章覺其異。徼而過。登其峯。屏息側步以窺之。則一小人。長尺餘。戴長綾小帽。

服灰色缺襟袍。上罩馬褂。踏粉底皂鞢。面色似頗白皙。惟眉目位置不大可了。徘徊瞻眺。意殊自得。章知非人。隱身樹後。俟其轉身他向。突出擒之。已近身矣。小人忽覺。直前馳去。疾若飛鳥。章習於蹈險。不畏崎嶇。追之尤急。踰兩重岡。約三里許。天已半明。小人行漸緩。章亦喘息不勝。然意不肯捨。猶逐之相去漸近。小人似啼。聲鳥鳥然。怒擲其帽於地。章不顧。趨益緊。小人又解馬褂而棄之。章踐其上。甚綿軟。瞥見其製作工細也。心好之。信手掇拾。一俯仰間。失小人所在。旋目四顧。略無蹤影。懊恨欲死。轉身取其帽。亦不見。惟馬褂在手。乃倚石小息。日既出。返至樵處取柴而歸。白其異於里長。里長之子。適從役州署。復轉白於官。官呼章至。給以二金。而存其衣於庫。故午樓親見之。身度約六寸。袖闊四寸餘。其質非綢非緞。非羅非紗。隱隱有八團花紋。而又不同織造。色晦暗。無可指名。竟不知其何怪也。

廟中怪

予友文耀卿孝廉。(崇光)秦之涇陽人。其封翁新臣明經。從軍於羅螺山。觀察戎幕。咸豐初年。髮逆陷鄂省。羅公遣守備某。與新臣偕行。渡湖。催索軍餉。攜一卒爲伴。風鶴惕慮。悉力奔馳。偶失道。竄山谷中。日已銜山。不得正路。心益惶亂。隨馬所行。忽覩深林外。有螻蛄高聳。急趨之。乃一大寺院。三人皆下騎。往叩關。內聞犬吠聲。若有若無。且不類常犬。三人皆大聲疾呼。而內殊無應者。天已昏暮。益慌急。猛推之。門豁然開。蓋未扃。而以巨石抵之者也。新臣等無暇他顧。掩關直入。兩旁松柏蒼鬱。約數百步。始抵正殿。繫馬階下。同入視之。則塵垢滿案。似久無人者。復至後殿。亦如之。又共繞香積廚。探方丈。歷丹房。屋舍頗整。而闕無一人。意謂兵燹逃匿。不足異也。新臣暨守備。促坐少息。命卒出芻飼馬。既又出乾餼共食。訖。謀所寢處。新臣曰。我等失路。不得已而至此。適聞狗聲甚怪。恐非吉地也。室中不可居。我觀殿左外鐘處。後有隙地。可容席。三人聚伏其中。無事自妙。否則藉鐘蔽身。亦不至顯然呈露也。守備

是其言。令卒展榻褥。解軍器褶袂作枕。相與踞臥其內。二人皆武夫。奔波倦怠。倒身甘寢。夜將三鼓。竟各睡熟。新臣疑懼在胸。不敢合目。亥子以後。萬籟寂然。以爲無害矣。方朦朧欲寐。忽風聲颯颯。起於寺外。未幾。呶呶作響。寺門闢矣。新臣念門已鍵閉。風何能開。必有故。正駭慮之際。而階下馬蹄齧大作。若有物戲之者。大懼。急持守備足而撼之。冥然罔覺。搥擊之。揪搯之。亦不醒。正倉惶無措。倏覺燐光一閃。有物升階。新臣自處縫覷之。則一怪高丈許。獸首人身。頭之大小形容。與燈節所跳獅子無異。惟乏五采。徧體皆作黃黑色。毛長拖地。氣喘如牛。電目虎爪。談映攫拏而登。新臣駭極。屏息危坐。恐二人質然言且動也。轉不敢觸之。物直入殿中。似禮佛者。俄頃復出。昂鼻而左右嗅。踴地大吼。聲如鷓鴣笑。而加巨。牆壁震搖。新臣此際。目眩耳聾。魂魄喪失矣。物嘯畢。竟趨對閣。援桴而鼓。且鼓且躍。新臣念彼鼓罷。必過撞鐘。咫尺相對。得不爲所窺見。尙何能生事。急不能兼顧。暗掣二人兵。並已刃共持在手。蛇行出架外。乘物背立。繞至左廊。欲竊逃。未數武。鼓音頓歇。物已旋身。新臣窮甚。見廂門未闔。疾趨入。藏身扉後。以爲物必敲金大嚼矣。悲聽之。了無聲息。訝其何忽安靜若此。側身倚門。探首一視。則物亦潛蹤。屏氣躡追而來。一舉頭。彼此當面。恰好相值。大驚欲死。計無所避。不如拚命相持。乃兩手攢刃。盡平生之力。大呼而搥其胸。陡聞霹靂一聲。新臣震跌於室。物亦不見。急起四顧。杳無蹤影。時過下弦。月光漸朗。乃趨鐘架側。撫二人眠如故。力批其頰。守備始寤。詫問何爲。新臣不言。雙手挽之起。牽率出廟。狂奔將十里。天已曙。乃圍坐田塍下。細述其由。且怨二人之癡睡也。守備猶未信。日既上。循途返觀。入門審視。則階前馬骨堆積。惟餘三首十二足。血肉模糊而已。乃大駭。遍覓三刀。不可見。相與束裝急行。又半日始達官道。徧詢於人。皆不知何怪。始悟廟之無僧。非避賊乃避妖也。次年耀卿捷於鄉。新臣每語人曰。予之幸免於難者。大抵託兒子之福。鬼神佑之耳。否則殆矣。

楊氏女

張北垣觀察。初官甘肅。在省需次。因性好絲竹。常尋謝太傅東山之樂。一日聞某院新來一妓。甚美。乘輿往觀。則鳩母迎門而訴。言費二百金買此女。殫盡心力。乃不肯見客。晝夜號泣。投繯者屢矣。撫之不聽。逼之不從。威德兩無所加。令人懷惱欲絕。觀察聞而惻然。欲徵其故。千呼萬喚。終不出。就觀之。雖蓬頭垢面。而態度嫵婉。風致嫣然。問其姓。爲楊。問所自。則山東章邱某村人。其父因負販流寓蘭州。娶婦生女。數年前夫婦相繼疫死。女無所依。被賊掠賣至此。觀察籍濟陽。去章邱甚近。習知此鄉楊姓。清白民家也。乃出諭鳩嫗曰。此女與余同鄉。出自善門。豈甘受辱於此。再強之。必戕其命。市僧脅持。官吏科罪。汝所失益多。不如以原值贖與我。爲之擇配。畢姻。旣保女貞。亦免汝禍。不亦善乎。鳩從其說。觀察立取二百金與之。攜女還寓。女叩拜感泣。願備妾媵。觀察笑曰。余有妻有子。何須置妾。且年將強仕。而汝甫破瓜。老夫少妻。亦屬可醜。姑待於是。吾爲汝覓佳婿也。爰爲設衾褥。製衣飾。待以客禮。未半月。適有齊東黃姓。購裘貉自口外來。於近廛設肆。以桑梓故。時造觀察。談次知其未娶。詢其年。甫逾弱冠。大喜。亟告以養女故。可爲之妻。黃亦喜。卽挽同鄉舊好。備禮具聘。書紅箋而盟焉。又月餘。迎女以去。觀察贈嫁頗豐。計贖女至婚女。共用銀三百五十兩。簿計釐然。世俗娶婦。三日夫妻偕至岳家。謂之回門。黃於是日至。見觀察跪拜無數。起言曰。公眞聖賢也。愚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竊謂此女貌麗。贖者必有所圖。同居六七十日。公又無眷屬在此。孤女曠夫。豈能無弊。疇昔之夜。留心驗試。竟係完璧。乃嘆公眞聖賢也。觀察笑遣之。從此往來無間。將二載。觀察出治文縣。嗣復權篆。張掖。後又調階州。擢秦州。勞攘十年。未克旋省。始猶簡筆通候。繼則費用不售。黃亦攜家赴陝。音問遂絕矣。咸豐戊午。觀察丁祖母艱。守制旋里。向居著城。以夏月避暑。特遷於徒河別墅。去縣十五里。引竹灌花。以自娛樂。一日午後。暑甚。心悶燥。手一編。隱几觀之。甫過數行。覺窗外有人行。以爲僕輩之往來也。俄聞步履已入外室。瞬及齋門。隔竹簾目之。則一隸赤帽皂衣。所持不知何物。側身近戶。揭簾起。方欲聲問。隨後又一人至。長跪門外。叩首再三。審諦之。則楊氏女也。亦著青衣。頭無髻。耳無環。玉容寂寞。似不勝悲。觀察訝其無因也。欲近與語。而身倦不能興。乃臥而

閏曰。汝歸來乎。胡不入而作此狀。且汝夫何不偕行耶。女泣曰。受公恩義。萬劫難酬。前生罪惡多端。故鬼神罰入青樓。填償孽果。曩蒙救拔。雖克完貞。而夙債太深。不能幸免。今來服役。藉受罪爲報德計耳。言已起立。隸復放簾下。相率以去。轉身之際。觀女披長髮一縷。由腦後直拖至地。油光皎然。觀察大異之。拋書起。踣履隨出。則竹陰松韻。杳無人跡。呼僮遍詢。僉云。闕者在門。未嘗有出入者也。心知其異。遣蒼頭入城探訪。蓋黃楊二族。均有居著縣者。秦中人歸。必識其耗。蒼頭去後。觀察憫念此女。知其非人。五內悽然。竟夜不寐。次日蒼頭返云。尋問二家。均言某仍在關中。年來未得消息。惟我家廢馬。昨夜產一青騾。毛色豐美。似是駿物。觀察大駭。命駕急歸。入廐驗視。青騾方珉乳。見觀察至。突起趨近身旁。依依左右。如相識者。察其色。徧身純青。與昨女衣無異。背上黑文一道。自首至尾。潤澤光鮮。與他處迥別。觀察撫摩良久。潸然曰。汝造何孽。至於如此。昔墮教坊。我能救之。今墮畜道。我不復能救之矣。奈何。奈何。青騾聞言。以首觸地。痛淚長流。觀察不忍見。急避出。傳諭閹人。盡心飼養。隨時體察。愛若奇珍。年餘長成。貌極修偉。然劣甚。閹人不敢騎。惟觀察自乘。則俯首帖耳。馴如雞鶩。庚申秋。觀察服闋入京。授滇南臨安府。青騾隨行。履任健步非常。同寮罔不欲羨。未幾觀察升任。監司糧儲。時回逆倡亂。六詔騷然。大府檄令出巡夷地。適有州牧許恕之。與觀察同榜及第。因公務赴西藏。垂涎青騾已久。至是需良馬甚切。乘觀察之出也。直入道署。牽騾出。留二百金。與僕人謂之曰。汝主與我至交。知我之急。決不吝此。然悉其心愛之物。不敢空假。故留金爲質。使歸卽見還也。僕以主人珍惜之至。再三不允。且言此騾不服第二人。刺史得之。恐亦無用。許訝其說。試乘之。調良不異常馬。叱爲安。僕雖詫而無如何。聽其揚鞭而去。又二日。觀察歸。聞失騾也。大怒。答僕數百。立命反金索馬。至則許行已日半矣。方擬遣健卒馳函以追。而許使至。捧書呈觀。極言行遠蹈險。必需此騾之故。情詞懇切。後言二百金恐不當意。再奉百五十金。貨騎一載云云。觀察開騾服許乘。毫不諦齧。已識其理。及閱此書。爽然若失。良久乃嘆曰。異哉。青騾之巧於償負也。余於彼初費二百金。繼費百五十金。彼於余亦先還二百金。吹還百五十金。恕之需騎。既甚。何難以五七之數。慷慨

見貽。必分兩次付寄者。造物故顛倒之。以示相報之奇耳。審如是。則青驛此去。當成永訣。尙冀完璧歸趙哉。因止不復言追。而悒悒不歡者十餘日。是年賊氛益熾。觀察復奉檄赴川。籌餉。由戎州而涇南而巴渝。以次立局。去滇漸遠。許至藏。爲土蠻所阻。二年乃歸。復于役黔省。觀察聞信。致簡索青驛。許報書曰。屈產之乘。齒已加長。若必欲荆還。容過川疆。再當授轡。時許尙有蜀都之行。故云爾。逮事竣。攜驛北行。擬至永寧。由水道遣送。甫抵畢節。驟忽染疫。不能噉芻。醫治不效。兩日而死。

古獅子曰。張觀察濟南世族也。以名進士出官數省。卓著政聲。其登賢書也。與先君子同年。其官皖中也。與族伯父同寅。余以長者奉之。深蒙期許。同治己巳。參政隆州。延余入幕。公餘之暇。輒相對盤薄。上下古今。尤喜談因果事。娓娓不倦。此一則乃夏夜乘涼。自述如此。余偕同事朱少尉共聞之。當觀察之贖女。不過仁人惻怛爲懷。非楊氏求之也。及其遣嫁。亦以義舉始終成全。非楊氏要之也。揆諸情理。似與負債者有間。乃陰律猶必按數責還。不予寬廉。佛經所觀一絲一粟。不宜妄受人者。豈其然乎。

張孝廉妻

同治丁卯科。四川中式第十一名張鵬霄者。涇郡鹽亭人也。八月十四日入三場。夜二鼓。方擬安臥。忽有褰帘入號者。視之。乃其妻也。訝問卿胡至此。妻曰。與君琴瑟十餘載。恩義難忘。今將永訣。故來一晤耳。張乃驚曰。卿死耶。曰。然。妾死於昨夜亥時。回首已經一晝夜矣。張益悲曰。我離家卿猶健。相去纔半月。胡遽至此。且家事紛亂。卿何可死耶。妻曰。是有數。弗能違也。幸妾生平無過。死後仍逍遙耳。囑令試畢速歸。翁姑兒女。均無倚賴。且謂宜急膠續。以主內政云云。張慟甚。挽之共坐。談議一切家務甚悉。因語之曰。卿旣爲鬼。應知冥中之事。今科榜上有余名否。妻曰。今科天榜早已收矣。此時非察冊籍不知。妾試訪之。乃揭帘出號去。未幾復來。偕一丫角童子。約十二三齡者。指示

張曰。此子從事桂香殿。功名事詢彼即知。張乃轉叩童子。童子曰。君必中。然應在下科一百第十一名。今歲無望也。張意既不獲售。大可草率完卷。出場急歸。童子止之曰。不可。冥中機務。最禁漏洩。君如此。予且獲罪。君將永無中日矣。言畢遂去。張與妻又談許久。四更後妻起言別。張執手痛哭。妻亦泣曰。君前程萬里。須自珍重。勿爲妾而致傷。百年瞬息。同穴時再當聚首也。檢衽欲行。張堅持不放。妻絕裾去。張忽豁如夢醒。默憶景象。歷歷在目。而淚沾襟袖。耳畔彷彿猶聞涕泣也。中懷慘怛。殊不可堪。時鄰號生皆熟睡。故無所聞。俄而題紙下。張憶童子言。仍悉心條對。不敢怠忽。十六日午後出闈。家信適至。言其妻於初十日得病。十三日亥刻死矣。亟束行裝。奔馳還里。撫棺悼慟。既與家人言其異。共詫爲奇。僉謂貢院森嚴。諸神守護。報冤者必得冥官執照。方始放入。何以其妻得來往自如。殊不可解。張自知本科無分。且以家事勞攘。不復措懷。省中初九揭曉。張亦不知。十二日晨起。忽報捷者至。索名錄以視。則巍然第十一名也。始猶不信。訪諸新自省歸者。皆同一辭。乃知果中。細思其故。蓋冥中不肯明言。故以下科名次。隱約其辭。然戒其勿率。並過此不中之語。已含啞謎。予友陸秀貽明經。是歲與張君同路北旋。聞其自述。尤爲詳盡。此則其崖略也。

雷書

道家有雷書。字皆篆體。而雅俗雜見。不知何代何人所作。據云雷擊人必書字。以此校對。卽辨其文而解其語。是乃羽流欺世之談。實則不盡然也。余生平四見雷書傳抄者。其二一見上所紀劍門事。其一則咸豐末年夔州江上擊一鱉。版背上八字。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識者以爲淫孽衆多。居心陰險也。目睹者二。一爲渝州姜姓。版布爲業。同治初。在較場鬧市中被擊。胸前有八字。曰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余與楊雲皋往視。歸寓與張北垣觀察。駱小松太守共參議之。辨爲忤逆繼母。壞人好事。較前八字尤顯明也。一在綦江鄉村中。丁卯季春。隨楚軍戍黔邊。寓居寺院。一

夜大風雨。迅雷駭人。比曉。轟傳隣近。震死一婦人。其夫及子皆與同榻。初不知也。有幼孩方周歲。每夜銜乳而寢。雷移此孩於別室。而後殞之。且日其姑睡覺。見幼孫在枕畔。大異之。起而尋問。則子室尙未啓門也。拍壁大呼。父子驚醒。搖婦不動。始詫其已僵。闢扉待母入。其驗其狀。方知死於雷。背上亦有八字。作魁翁又委。斯并凶壽。余與同幕諸君往觀。互相揣擬。識爲拋散五穀。前世心毒。合四者而觀。大抵以古人篆法爲主。而又隨時變通。或反書。或橫書。倒書。復故爲上連下。左連右。須斷而辨之。乃可識認。但形狀不一。非特雷書所載不合。即此四文中。逆字心字母字。亦彼此互異。惟其五異。所以爲神。似不得執道家死法。以繩天下之雷也。所可怪者。綦江之婦。門未闢而移其子。且仰臥牀上。背字從何而書。其色淡紅。似赤土所劃。以紙抹之。卽滅。少頃復現。又抹去之。又現。斯則更爲神異。而不可理測者矣。

無頭人

光緒丁丑。川北大旱。赤地千里。隆州一郡爲尤甚。飢民鬻聚。劫奪公行。幾於不成世界。雖保城五里北平關外。有黎姓者。訓蒙爲業。設塾於沙溝之。帝廟。馮一樓。眺望甚遠。廟左臨大道。乃闔蒼兩邑之通衢也。一夜三更許。聞前途有作歌而來者。自東徂西。黎近牕隙窺之。月光皎潔。照視甚了。似三人同行。前一人低。後二人高。初以爲村民之遲歸者。不足爲異。行漸近。始見前一人短衣艸履。如鄉農狀。而項上無頭。歌聲出於腔中。後二人則藍面血口。擗惡如夜叉。一持竹扇。一持楮錢。指畫跳躑。如戲前行者然。迤邐而去。黎駭絕不解。是何神鬼。急滅燈掃榻安眠。奈驚惶之餘。苦不成寐。四更既盡。復聞歌聲反東而西。又起窺窗。則頃所見者已還。衣履如故而項上有頭。固儼然人也。後隨之。赤髮黑肉者。杳然不見。黎審其歌聲確。拍壁呼止之。下樓啓門。挽其入廟。則鄰右某甲向會識面者也。問何以深宵僕僕。習勞若此。某始支吾。不以實對。黎察其色異。逼之曰。子勿誑我。此行必有所爲。否則何與鬼偕耶。某詫其

言轉詰之。黎乃備述所見。某愕然良久。乃嘆曰。是矣。實告君。西溪富室黃監生。與余有夙怨。曩畏其錢神之方。不敢與爭。月來各村堡焚掠頻興。官吏不敢深究。因欲乘機煽禍。以快素心。三更時。挾硝硫一裹。往燕其室。至宅後草樹下方。擬舉火。忽聞堂中喧嘩擾亂。靜聽之。乃其子婦臨蓐。兒久不下。招穩婆。請郎中等紛紛也。陰念水火無情。一旦炎騰。產婦何能逃避。因母子兩命皆傷。余之爲此。但欲損其財物。以洩忿。初無意於殺人也。若燬室而戕其媳。不已甚乎。思及此。盛氣頓消。熄繩懷藥。燧然自返。回思去之時。身後時有冷氣吹噓。比至其處。肩背以下。噤若寒冷。深怪九月初間。不應如是之凍。迨一轉念。陡覺通身和暖。冷氣全無。按律縱火殺人者。斬立決。惡念積於中。則凶形呈於外。君所以見余斷頭。而魃魅相隨者。職是故耳。危乎哉。吾幾殆。言次。形聲俱改。竦懼弗勝。且謂此隱惡事。君慎勿洩。黎慰之曰。君能改過。臨崖勒馬。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手段。由此念擴充之。而仁不可勝用矣。卽黃聞之。亦必反怨爲德。何畏之有。因留與同榻。抵足酣眠。比曉乃去。

古薊子曰。余讀丹桂籍。閱吉神惡曜之案。竊疑理固不謬。何遽迅疾若此。今而知其言不我欺也。某以片念不祥。事尚未行。而鬼神已暗梟其首。蓋其心早沉地獄矣。及夫惻隱一生。人性頓復。陰魔卽畏避而不能近。彼蒼者天。雖未必果聞如雷。真目如電。而三才一氣感通。則善惡自有不能揜者。斯其應較影響尤捷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誦子思子之言而益信。

■ 桂雲公

余本生妣氏周之從弟某。於余爲舅氏。其繼母又爲余祖母之女弟。故於寒家來往親密。此君生而膽小。雖晴天正午。一人不入寢室。夜必二奴僕環列以侍。嘗於燈下。視己影而驚死。力救始甦。其舅何公官秦中。十四歲時。母命赴陝省舅。卽在關中肄業。何公相見甚喜。留居署內。按時課讀。歷半載。一夜甫安眠。忽庭外喧傳客至。某意何故。

深夜延賓。因起榻倚門而窺之。見一人長八九尺。著淡黃衫。闊領大袖。躡赤絲履。冠高幾二尺。微曲而銳其頂。長目短鬚。如廟中所塑無常狀。方駭欲退。已爲所覩。直前持之曰。汝在此乎。出袖中繩繫其頸。牽之竟出。其力甚強。不能支拒。聽其牽拽以行。不由正路。繞複道至衙後。牆下有水洞。黃衫者逼某至洞口。拋繩端於外。某視之。則牆外立二人。電目鋸牙。奇醜可怖。惶急無計。號呼舅氏。黃衫者怒掩其口。正危迫間。何公趨至。見其狀。訝問胡爲。黃衫者作禮而對曰。桂雲公不知。此南昌人薛正安也。生前孽重。冥王按例決罰爲驢。余攜之出城。道逢舊交某。再三邀止。共商密務。余繫之酒罇畔。登樓共酌。不料貪飲至醉。渠竟乘間竊逃。不知去所。余爲此大受鞭笞。徧訪十餘年。始悉其在涪陵周姓。昨奔其家。又不獲覩。探之士神。乃知又已入秦。故特稟明嶽帝。尋緝而來。幸得相逢。烏可再誤。何公免思良久。近洞曳某起。乃謂黃衫者曰。彼玩法偷生。誠有罪矣。惟其母青年孀居。守此嗣子。今被捉去。老景奈何。况周家世德相承。亦無絕嗣之理。請爲我轉白冥司。既已失誤於前。不如因而宥之。再緩十六年。俾得娶妻生子。且壯立之際。其母當亦考終。爾時渠能有大善可抵。則竟赦之。否則追究其罪。亦可無憾於此生矣。黃衫者有難色。何公佯怒曰。汝從余議。吾牒告城隍。代爲辨白。汝如不聽。吾將疏叩聖帝。上達天庭。并闔摩而控之。汝以饜餐失事。因私害公。冥中任用非人。平常怠荒政事。不知凡幾。彼未出世。薛氏一身不妨聽汝播弄。彼既入世。則周氏一門所係非淺。汝但知補既往之過。不慮招現在之尤乎。吾更曠周氏祖宗。爲鄆郡控汝。汝其何說之辭。黃衫者復作禮曰。公勿怒。此行亦奉命而來。余以一時之疏。受害已不少矣。既蒙尊諭。姑候轉達。委曲再定取舍。但主者肯通融。我等豈必作梗哉。解項索仍袖之一。警出洞。率二鬼匆匆去。何公攜某還。將及寢門。豁然而醒。身臥闔下。蓋夢中掙拒之所致也。汗透重襟。心跳不止。急起趨舅室。則何公亦醒。共述同夢。愕顧之曰。渠繫汝。何不疾呼。幸余早至。一刻尙少遲。身出牆外。不可救矣。茲雖幸免。終恐差池。宜速歸也。乃命登榻共寢。達旦。卽至城隍廟。焚牒陳詞。返而作函。令健僕束裝送某旋蜀。並囑其隨時隨事。廣行陰隲。以贖前罪。其母聞此事。急爲議婚。十六歲卽完娶。然某性蕩好博。恆於村中聚

賂徹夜不歸。妻諫弗聽。久之。身益羸弱。略無胎產信。娶十年。其母病。妻割股以療。不效。尋卒。某時二十六矣。凡家政內外。養生送死。殮殯祭葬一切。皆賴其妻經紀。鄉黨親戚。翕然稱賢孝焉。又二年。生一女。某入州城觀劇。偕朋好於寓所共飯。食方罷。忽張目四顧。面色陡變。若有所睹。疾趨至江下。呼舟子載之還家。入門後。寒熱交作。語言瞽亂。百端調治。病勢轉加。未三日。閤家均聞室中有綰鎖瑤琅之聲。某起伏榻上。作驢鳴數聲而死。初。某自秦歸。先妣語之曰。弟勿以此易視也。夫披毛戴角。罪罰至深。非大善不能解。然士人窮鄉僻處。何有大善可行。矧陰德事。可遇不可求乎。果屬巨富。則毀家紓難。猶足有爲。弟相單薄。積功累仁。余猶慮其不壽。况更有孽債耶。此時倉猝娶妻。生兒與否未可定。徒誤人家女子。吾爲弟計。不如上告伯母。另繼仲弟爲嗣。吾弟竟披緇削髮。遁跡空門。旦夕精勤。誦經禮懺。一誠所格。庶幾藉佛法以避鬼誅。或可僥幸於萬一也。某不能從。當此之時。余甫四齡。未解世事。稍長。聞慈訓。詢之良確。此君每至寒家。眠食出入。必挈余作伴。故知而志之如此。以非美事。特隱其名。何公本孝廉。後任太守。七十致仕。卒於家。鬼呼之爲桂雲公。不知何義。亦不知是此二字否。

成念仙

成志道。號德參。一字念仙。湘南諸生也。性耽玄理。聞蜀中峨眉之勝。歆羨無已。壬戌之秋。隨楚軍入川。屯嘉陽城外。其地去峨眉不遠。成探知徑路。懷金裹飯。徒步往游。既入山。凡懸崖絕壑。幽洞荒溪。人跡所不到者。靡不一一歷徧。山中寺院甚多。每至一處。必居數日。早出晚歸。習以爲常。必窮其境之前後左右。而後更易一廟焉。如是月餘。始達萬年寺。其他佳境更多。一住十日。猶未盡興。一日貪游失道。迷不得返。左右奔竄。愈行愈荒。疊嶂層巒。四圍無路。時已昏暮。惶急不知所謀。遙企東嶺之顛。隱隱有樵逕。不顧險阻。攀藤附葛。曲折而登。甫及半腰。兩手引一樹枝。枝忽折。足踏未實。滾墜坡下。數十丈。阻一巨石而止。幸草深土柔。面目微傷。而身體無損。急起立。則天黑地盡。一步不

可行。漸聞鴉嘯狼嗥。心胆俱碎。時當晦朔之際。又無月色可希。懊悔中燒。拚以此身送虎口矣。二更將近。忽覺前林內微有光芒。匍匐而就之。約半里許。抵其處。遙瞻深樹叢中。儼然有照耀閃爍之形。第未見火。又恐爲虎目炫矚。不敢遽入。正遲迴間。條聞身後嚇嚇作聲。似蟒蛇之吐氣者。大懼畏尾不暇畏首。狂奔直前。數十步。驀見燈火。大喜。審視之。則破屋一椽。亂柴圍繞。光由門隙射出。成至此。如登天堂。不及窺探。推扉直入。隨手掩閉。舉目四顧。室中固一無所有。左右壁各安一石磴。左磴置一破盃。盛松脂而燃以草索。卽燈也。磴旁掘土作凹。中有物如杏實。撫之溫暖。試嘗之。味在藟芋之間。乃火煨熟者。成飢甚。連食十餘枚。覺甘芳滿口。精神頓健。異之。陰取二枚於懷。再觀前後。別無他物。默念此係人居。何無廚竈。卽修煉家不食烟火。亦應有坐臥之具。豈得如此荒涼。恐仍非吉地也。然舍此更難自保。亦惟聽之耳。危坐燈後。暗誦黃庭。過三更。忽聲步履自遠而近。方驚惕而計。一人排闥入。披髮赤身。下體圍虎皮。雜以松毛椶線。目霍霍如電閃。渾身血污。爪甲長而銳。成駭絕。屏息不敢少動。其人闔戶後。直趨右磴。斜坐其上。拾地上落葉。拭手。復起。至左磴前。蹲踞撥燈火。食凹中物。罄所有。仍反故坐。如未嘗見成者。成察其意不惡。乃拱手向之曰。遠方游子。昏暮迷途。借貴居暫避。虎狼。又得美食救飢。感德無盡。明日出險。當囑山僧至此。修整房舍。以報高情。其人閉目寂坐。若無所聞。成又言之。冥然如故。成思此必異人。或可叩以仙路。乃跪地稽首。請曰。弟子塵濁不靈。修行無路。倘蒙仙師見憫。指出迷津。誓願長持此間。俯聽驅策。不復勞攘於人世矣。其人終不答。倒身倚壁而寢。再叩之。齣聲作矣。成徬徨無主。莫測其人是鬼。或仙。或妖。見其兀然酣睡。己亦伏磴少息。夜旣深。不覺入夢。比醒。則日已東出。門大開。其人已去。趨出四望。杳無蹤跡。第見窮谷密箐。靡可問途。乃沿山縱步。將午。遇一樵者。指路得歸。蓋去寺已七八十里矣。次日。出金僱梓匠。圻人持具偕往。欲營室以踐言。而山斷雲橫。數日不得其地。嘆息而返。以所懷如杏之物。徧示寺僧。無有能名之者。

彝陵之境。有圓覺寺。去漢江約四五里。其地幽靜。四無人居。且林谷深邃。恆有虎狼之迹。惟獵者偶一入之。聞人弗敢近也。隣邑有懋才號野樵。傳者遺其姓。每歲避暑。僦居寺中。過中秋則辭去。如是者數年矣。一歲七月下旬。久雨忽霽。三更以後。雲破月來。野樵留戀清景。徘徊廊下。不肯就眠。忽聞廟外人語。嘯雜不一。其聲異之。悄然啓戶。出欲驗其異。牆外故有連亭一座。後封前敞。四圍修竹。翳蔽蕭森。野樵遙瞻之。見四人坐亭中。兩衣黃。兩衣白。冠履上下。製皆奇古。心知非人。念牆逼亭近。其上可以就觀。乃反身入。置梯於內。登而伏窺之。白衣者一老一少。少者貌極清秀。亭亭玉立。老者長鬚如銀。身短小。黃衣者一瘦一肥。瘦者體健捷。起動不時。而口舌便利。肥者身重氣粗。貌亦黑醜。遞觀未畢。亭下又有三人至。前行者著綠袍。腰懸寶劍。濃眉闊口。目露凶光。次衣錦綉。搖竹篋。意頗輕佻。最後者衣履純黑。貌癡蠢。舉止拙笨。相將入亭。四人起迎之。黃衣瘦者問曰。順城公何不偕臨。綠袍者答曰。家弟昨游洞庭。值舟師操演。礮火誤傷其臂。今尙臥牀未起。適蒙龍召。慮阻清興。故轉邀麻郎二子偕來。以助勝游。言次各謙遜歸坐。瘦者重詢二人姓字。搖篋者云。麻傑。字子英。黑衣者姓鄔。名芝。字圖文。二人復轉叩四人。綠袍者一一示之。指瘦者曰。此巫陽君。今夕之主也。指肥者曰。此鈕熙恬。別號臥花逸士。指白鬚者曰。此衛士奎。曾任姑蘇刺史。我輩多以蘇牧稱之。指少年曰。此君最貴。乃霍嫖姚耳孫。諱壽眉。字海秋。別號松棲子者是也。語畢。復問主人曰。尊紀胡尙未歸。瘦者曰。頃間蒙霍君見訪。因念如斯清景。何可虛拋。分遣小奚走邀諸位。幸皆不我遐棄。惠然肯來。又思有酒無花。亦屬缺典。更令往招紫碧二姬去矣。衆皆稱妙。移時二童子至。皆青衣。趨瘦者前曰。紫姑娘爲八王招去。碧姑娘言病未脫體。不耐妝束。且夜已深。恐犯霜露。不得來也。主人聞之不樂。長鬚者曰。此婢慣妝喬。敗我等高興。會須痛懲之。綠袍者曰。君勿恨。余親往捉之來。綉衣者曰。吾伴君一行。二人起。將下亭。白衣少年阻之曰。碧姬病軀。屬實非罔說也。憐香惜玉。乃見名士風流。若倚勢凌人。豈我輩所宜爲哉。肥體者曰。霍子鍾情。不愧清流上品。此際高朋滿座。舉杯邀月。亦足以豪。若區區計較一妓之有無。他人聞之。必謂吾儕好色不好德也。二人乃止。主人命僕治具。

於是杯盤羅列。肴錯紛陳。亭中向列石桌石凳。衆移聚焉。長髯者曰。請主人定坐次。瘦者推綠袍者居首席。綠袍轉推白袍少年。少年曰。高密侯本居雲臺第一。君爲嫡孫。自當紹祖。他人豈可僭越。主人曰。霍子於他處相觀。任君尊之。今在弟所。惡得相讓。綠袍者乃就座。少年第二。肥體者第三。長髯者第四。主人請錦衣居五。錦衣不肯曰。君雖爲主。然我等屬後輩。豈得妄尊。主人曰。初次識荆。安有主先於客之理。再三辭遜。良久弗決。綠袍者起言曰。主人不必固執。脫略最佳。二子甫出泥塗。得與盛筵。已爲大幸。且圖文質卑學陋。聊以備員。則可。不足以言客也。主人仍固讓。又羣起譁解之。乃各入位。主居五。麻居六。鄔居七。主人引爵屬客。共相酬酢。二童子蹀躞往來。一切飲食。皆取諸內亭中。衆賓談讌歡洽。所言皆風雅。間有隱祕語。不可盡知。惟黑衣者拙於口。不甚贊詞。錦衣者恆悔之。呼爲樗子。或提其耳。或搔其頰。又頻以扇柄擊其首。戲甚。則綠袍者目怒之。乃止。主人曰。今宵風景。大似衡山。君宴黃鶴樓時。惜不聞脂粉之香。聚絲竹之盛。未免美中不足。肥體者曰。絲竹亂耳。脂粉汗顏。脫盡俗塵。乃徵高古。如嫌淡泊。則鬪詩聯詠。亦足賞心。奚必鬱鬱也。合座稱善。白衣少年曰。鬪詩枯窘。不如聯詠之妙。卽從首揆起。以次續之可也。綠袍者曰。詩用律體。我等僅七人。愚首唱二語。諸君各拈一句。何如。衆曰。可。乃吟曰。化龍乘浩氣。江海任騰驤。白衣少年曰。仙早隨金母。主人曰。金母二字。頗難屬對。鈕公有何新詞。錦衣者率爾起曰。吾代霍公對之。官猶記玉郎。何如。主人曰。霍君自作。豈用自對。况何與霍平仄迥別。烏可牽混。麻君當受金谷之罰。錦衣者曰。吾改之。郎真負玉娘。是否。主人曰。此差可。但鈕君地位。不應霍君攙擠。霍君鴻才。亦不屑倩足下捉刀。呼童酌巨觥。逼飲。麻猶強辯不已。衆皆謂令不可亂。速盡釀。勿擾清淨道場。麻不得已。勉竟一觥。笑曰。是非只謂多開口。此之謂矣。肥體者乃吟曰。神原寄木王。衆皆拍案叫絕。綠袍者曰。玉樵先生。本前明大家。近日殿撰公才名冠宇內。家學淵源。非浪傳也。長鬚者曰。木王字想入非非。君可謂醜其形而不醜其神者。肥體者笑曰。予貌固不揚。然較諸世所稱天老者。似尙勝之。主客爲之。閱堂長鬚者曰。勿戲謔。余雕琢一語。以難主人。并呈諸君斧正。因吟曰。居辛三百富。綠袍者曰。居辛二字。殊新奇。然

巫陽淹博。豈窘於此。主人曰。披甲六千強。可對否。衆復擊節。白衣少年曰。工力悉敵。不待言矣。第此言與我合詠則佳。若以專屬一人。究欠確當。主人曰。請以添甲一千長易之。肥體者曰。此五字不及上句自然。然典核有據。決不可移置他人。足徵腹笥之便也。錦衣者續曰。漫有麒麟號。未當黑衣者收結。咿咿不能出口。良久乃吟曰。美矣大關王。滿席大笑。錦衣者撮其頤曰。子不讀書。並書氣亦未聞乎。何呈醜若此。鄒大慚。綠袍者曰。詩平起者應平結。且王字鈕君已用。律體無重韻之例。殊屬賈質可哂。鄒怩而言曰。另結之。將軍占大邦。當叶平仄矣。錦衣者復以扇連擊之。笑不可仰。主人曰。調則諧矣。但邦字在江韻。近體不可通也。鄒愧赦無地。皺眉合目。冥搜殊苦。白衣少年曰。吾代子結之。何如。黑面郎。錦衣者譁然曰。例不準代。新章可察。吾酒尚在喉間。公胡爲蹈覆轍耶。少年曰。吾憫鄒子之艱。不覺衝出諸口。自甘任咎。君勿急也。乃取前觥自酌。立飲而盡。衆皆謂可以終令。錦衣者堅不允。鄒憤然曰。子勿量我。世豈無千慮一得者耶。豪風孰敢當。請教各位大老先生。堪作全詩結句否。衆稱佳妙。綠袍者曰。不特收束雄壯。豪字借用甚巧。難得難得。於是換酒添饌。重又大嚼。肥體者曰。五言詩不足聘才。請再作七律二章。卽景聯句。不拘次序。隨意承接。余先僭一言。良會重開笑語傾。白衣少年曰。竹林游樂快生平。鐘聲搖破三乘寂。綠袍者曰。好句。待余續貂。錦衣者曰。我得對矣。燈燄虛懸一點明。綠袍者曰。泛言何味。且三四兩字欠工。請試官紅勒之。劍氣搏成百鍊精。雨苦風酸秋有味。主人稱妙。再四隨吟曰。星孤月缺夜無情。衆皆踴躍贊美。綠袍者謂麻曰。必如是。乃可以稱詩手。其遣詞命意。微特圖文終身難及。卽汝亦相去天淵。斯文宗匠。能不拜服。主人謙遜。復曰。合當吹徹雲中笛。肥體者曰。鄧君言過。彼詞意有何奇。不過碧姬之念未忘耳。衆相笑。長鬚者曰。吾爲補救。手把瓊花上玉京。主人曰。次章應請鄒子出一語。綠袍者代爲推遜。主人曰。予以勿違失儀。未及叩麻。鄒二君貴鄉何所。錦衣者曰。敝居江北。去此將百里。生平未嘗南渡。故無御李之緣。今宵適在鄧府閒談。因得便親芝宇。真幸事也。綠袍者曰。鄒子同居是鄉。乃不識巫陽之面。殊屬可笑。渠有懶婦之名。日以眠食爲事。咫尺高明山。不知近而求益。可謂了不長進者矣。時賓

主均已半酣。縱談益放。錦衣者頰促。黑衣者作詩。黑衣者囁囁其詩。期期不吐。野樵伏竊上。竊聽已久。暗中記詩句。頗賞其工。雖知爲妖。然揣其雅致宜人。諒不爲害。得與此輩抵掌一談。亦人生罕觀者。野樵素狂有胆。思及此。卽亦不畏。因下梯。拔闌出。直造亭上。大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衆大驚。相譁以盜。主人惡視曰。不惡不惡。此文士。余素識也。諸君勿訝。乃延野樵入席。野樵恐非人食。辭不就。曰。僕偶吟高詠。欲募於中。故特超承。塵教非圖。舖啜也。衆乃離席散坐。童子撤具入內亭。野樵謂曰。諸君請使。勿以予故。阻絕盛筵。未免視僕爲路人矣。衆終瑟縮不安。各無所言。紛紛下亭去。頃刻不見。二童子亦杳如。惟餘黃衣瘦臞者一人。相與對坐。野樵自覺無趣。因轉怒曰。僕以斯文同氣。故不避形迹之嫌。乃如此慢人。殆以我爲不足齒之僮耶。瘦體者曰。君與吾儕異路。異路則異心。無端攪亂。騷壇不自責過。反生怨尤。幸順城公不在座耳。如塞潭彼存。定將橫鋒於汝之頸。刺刃於汝之腹。尙能苟活於天地間哉。野樵大恚。直前撲之。瘦者大笑下亭。野樵追擊之。瘦者聳身一躍。竟登屋脊。化爲老猿。長嘯而去。野樵錯愕。半响入連亭內。察之一無所有。乃扁門歸齋。回憶所見主人。卽廟中所失者。蓋舊僧舊養一猿。已逾百歲。上年忽脫鎖。逸去。招之不歸。然出入山林。人多見之。猿本蜀產。故稱巫陽君。綠袍者。蛟也。俗傳雲臺二十八將。以鄧禹配角木蛟。故冒姓鄧。其弟號順城公。殆蜃也。白衣少年者。鶴精也。名壽眉。乃守梅之借音。昔人有鶴唳海門秋之句。故字海秋。松樓則更無待言。肥體而黃衣者。牛也。列宿牛屬金。地支牛爲丑。故合而爲姓。適得牛之上聲。熙恬者。踐田也。唐句花暖青牛臥。故曰臥花逸士。長鬚而白衣者。羊也。衛爲未之借音。士奎者。士刖也。用子卿海上舊典。故稱蘇牧。錦衣者。乃麻貓。惜麻爲姓。子英者。紫英。貓之號也。名僕。不知何義。黑衣者爲豬。姓鄔者。借烏將軍典故也。南人呼豬字如之。故名芝圖文者。豚字之反切也。寺後象一長生豬。乃某富室所布施。已近四十年。不知是否此物。又寺中飼二黑兔。每寺僧誦經。卽超伏几下。見人馴擾不驚。大約卽二童子也。枕上追懷。不勝惕懼。明日以語寄僧。細述一切。因共商論。豬與兔私心揣度。未必卽是。况蠢然之類。卽妖亦無害於人。惟老猿靈異。變北非常。且觀其言動。性必好淫。若不早

除恐本領大而心計粗。將出害民間婦女。乃囑獵者。遍山內外物色之。經年不獲一遇。想先知而遠徙矣。野樵見此地爲妖藪。不敢再居。束裝旋里。時與親朋道其異。其友曹仲鼎聞之曰。蛟託鄧姓。心異亦巧。惜未得其名與字也。狐名阿紫。紫姬必狐無疑。弟不認碧姑娘爲何物耳。或云。兔毫狼毫。獺毫。皆可爲筆。因筆而借爲碧。未可知也。又或云。畢與璧皆同碧音。非烏鳥即獮獸也。又或云。禽族有名鸞鷟者。第人所罕稱。物即未必措意。又或云。猴之族有名獮者。均可借音。則仍猿狖。諸說紛紛。各備一解。然山精野魅之所假借。未覩真形。即難懸擬。予謂禽中之燕與鵲。獸中之馬與鼠。皆可稱紫。而紫鸞紫貓姑無論。仲鼎謂紫姬必狐無疑。恐亦未見真確也。

王文章

棘園中純是鬼神主事。世傳報德報怨。奇怪百出。夫人而知之矣。不謂郡邑小試。亦復有之。同治乙丑。徐翰香刺史治園中。歲試文章。正場第五名曰王文章。制藝清真。試律俊整。而楷法臨趙文敏。尤爲逼肖。幕中校閱者。均欲置諸首座。徐公以前四名強稍遜。然常應書院月課。可信其真。王居鄉村。未嘗至縣。豈得以一朝之勝。遽定生平。姑列第五。以觀後效。如果五卷相符。拔以冠軍。未晚也。及復試。題爲偈。偈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乃徐公故擬以窘人者。其中種種棘手。名宿見之。亦多色變。徐公退食。語衆友曰。此題不似坊本所無。即應下亦未必有此。余以驗王子之真才也。是日通場遭厄。三更後始有完卷者。徐公一一親覽。前二十名。無一佳作。將四鼓。王卷繳呈。徐公閱未竟。擊節稱賞。持以告賓朋曰。此子學問。誠不謬矣。補上密而釣下捷。一佳也。補與鈞毫不牽混。二佳也。前半明還。統言題面。而暗分偈。偈於補上切切中。得上截。偏全神理。三佳也。後半由切切挽上偈。偈固不待言。乃就偈。偈補切切。使朋友切切。偈之義。隱於言表。又帶定怡怡。不脫總論語氣。則偈仍是上偈。偈決不浸下位。一分是尤難之。又難者。四佳事。至於詞語之鍊。聲情之暢。猶餘事耳。復閱經藝。亦復典麗。僑皇。僉謂案元定屬斯人。可無疑矣。徐公

亦謂觀其經文工雅。則律賦亦必勝人。真足筆掃千軍。斷無能出其右者。言次繙至詩後。則卷上忽艸字大書。半卷塗滿。皆大驚。視其字句。則另一破承云。願送佳穴。而文章之心壞矣。夫佳穴。人所同欲者也。文者慨然許送焉。其初念不甚好乎。衆共愕然。莫解其故。徐公沈思良久。嘆曰。惜哉。如此雋才。不自愛鼎。是必有喪心昧良之舉。鬼神玩弄之。致作此語。故云初念好而後乃壞心也。此事不可不追究確實。以戒後生。遽呼之。恐其覺而逃去。彼慨然交卷而無詞。其心尙夢夢也。可仍列其名於第五。俟其入場後。逼訊之。衆皆稱善。乃序各卷而榜示焉。三場點名。王果至。封門後。調前五十人入堂。號咸歸座。訖。徐公坐堂上。呼王至前。詢曰。汝復試污卷。知之乎。王惘然不解。所謂答言無之。徐曰。汝卷後另有破承。何說也。王堅不承。徐擲卷下曰。汝自驗之。字跡與艸稿相符。豈他人所能冒作者。王展卷審視。色猝變。戰慄不語。詰其故。支吾不肯言。徐公怒曰。吾憐汝少年力學。欲爲解釋冤愆。若不吐實。吾將榜卷於牆。校汝於下。以聽衆人之評。王懼。乃述其情。則其師涂某之爲也。涂本西江茂才。游學蜀中。隆州人重其博雅。特荐與王爲師。一住十年。王自八歲從學。至十八歲。一切經史根柢。文藝詩古。均賴以力。王之父亦與相得。涂以王才可大造。故盡心力而教之。師弟之情。深逾骨肉。此君通星命。精堪輿。一鄉皆崇敬之。忽得病。百治不愈。王朝夕侍側。頗盡弟道。臨終。語王曰。吾孤身無親。萬里鄉關。豈望歸骨。十年來蒙賢喬梓優禮。情勝家人。中心銘感。貴莊某地一段。非田非土。不妨農業。吾向所留意者。無子之人。何須佳穴。但求無風無水。他日不至爲城郭溝渠足矣。篋中存三百金。乃頻年脩脯所儲。並鄉紳餽贈。吾死之後。弟以三十金爲市薄材。十金製衣衾。兒余至彼處瘞之。以二十金作舉棺封墓。一切費用。餘二百四十金。奉高堂作地價。其衣物書籍。零星什物。弟留爲遺念。以志交情。苟從余言。死無憾矣。王伏泣榻前。一一領命。因慰涂安心調養。脫不諱。弟子莊地甚多。當選佳穴。逮佳城。何恤此片土。卽送師安臥。尙不足報高厚於萬一。敢較直乎。買棺修墓。均應弟子盡心。師所蓄。分毫不敢取。旣無家屬。可寄當置良田數畝。以永祭祀云云。涂曰。汝不受。我心何安。自信生平無過。凡延僧荐福諸事。概無庸也。言畢。遂卒。王父子啓篋得金。頓改心。

意出五貫錢購小棺。強屈其軀以殮。任其短衣赤足。不具冠履。卽日攜至義塚叢雜處埋之。歸而掃除房舍。席捲所有。共以爲得利矣。及赴試。二場文詩俱就。方欲交呈。忽有近號閱其卷者。視之則涂也。王迷悶忘其已死。問師何亦至是。涂言特爲汝來。汝此次案元可望。但當今之世。雖有天命。亦需人謀。汝署中有線索否。王言無之。涂言。吾與徐公至契。囑託之。卽可必得。因懷中出一牋。置卷上曰。汝知予不能夜書。吾口授。汝代筆可也。王復出管。聽涂言。信手行艸。前作寒暄語。而後囑王事。寫畢。涂曰。借矣。以此箋夾卷後。徐公一見。定當首拔也。王申謝再三。涂亦遂去。王出場返寓。始憶涂爲鬼。心惴惴焉。恐以一箋被黜。及榜出。仍列舊位。見前四名皆換。而已獨穩居。竊私喜得涂之力。事有八九可靠。故坦懷入場。而不虞其書箋卽卷。且又變易其詞也。徐公得其故。大怒曰。人之無良。甚於禽獸。汝讀聖賢書。而喪心篋理。至此。尙欲以文章博功名耶。王言當日出父意。不敢違逆。徐益怒曰。汝父非人。汝當號泣而諫。明明同謀貪利。昧良忘本。至此獨歸過於親。其居心愈不可問矣。呼隸卒褫褲而痛笞之。血流滿地。乃釋之。起。叱之曰。吾素性憐才。觀汝卷。喜不自勝。決爲大器。不意有文無行若此。本應荷校市中。以洩汝師之恨。姑念正場文字。加惠寬釋。然而毛角之性。玷辱詩書。余立案縣中。從此不準應試也。毀其卷。罰跪庭中。至放牌後。逐之而去。余姻丈戴景麟。進士教授保寧府學。是考亦在襄校之列。目覩其事。爲余述之。如此。徐名光灝。江右人。

四奇

鬼神之事。多有不可理測者。丁卯春。余在渝城。與營幕同事段斐然共寓。兩齋斜對。彼左上。余右下。相去三丈餘。斐然室門甚新而澀。每闔闢。啞然震響。且夕常以爲嫌。一日午後。余邀之赴市。斐然掩扉加鎖。囑房主小僕代覘目焉。其地深固。四面高牆。外無雜人。且當白晝。不過漫爲是言耳。乃出甫及大門。忽覺內室有啓門聲。聽之良確。方疑訝問。聞童子疾呼有賊。余與斐然返身奔入。且走且詢。小僕迎告曰。盜入室矣。二君始出外。陡於中門後突起一人。

衣衫襤褸。肌瘦於豺。立戶外。出袖中鑰。透鎖。歷數匙始開。推門直入。吾怖其形。不敢詰之。今尚未出也。言次。已抵齋前。視其扇。編如故。小僕訝曰。適目覩其狀。君等入問時。遙見門尚洞開。何忽鍵閉耶。斐然急出。管去鑰。驚視。毫無蹤跡。室中一切完好。相與嘆詫。謂童子妄言耶。則余亦聞聲的是此門。日日入耳者也。謂盜賊幻術耶。則纖物未失也。以云乎鬼。則壁縫隙隙。何不可進。而必啓鎖。且鬼又攜鑰如是之便。此何故哉。是一奇也。記幼時讀書家塾。有侍書小僮。名賀元者。二更後。爲鬼攜之野外。先祖母亦聞門聲。遣婢察問。闈者對以門久鍵閉。非我孰可開。迨塾師呼賀不答。余内外察訊。始訝其人不見。滿園搜索。不可得。師微聞遠郊人語。逼闈者啓闈出探。則儼然在山林中也。揪之還。猶咬牙瞪目。奮迅跳躑。至曉乃甦。問何從出。亦云鬼脫鎖拔闈而出。詢其時。正大母聞聲之時。而婢及僕婦皆聞之也。是一奇也。張樂僊司馬。延僧建道場。荐其考。闈人未及期。而誤燒脚夫數紙。夜臥後。忽十餘人排闈入。塾至廁側。幸毆之。比旦。門不開。大呼不應。主人破壁驗視。則闈其無人。驚駭窮搜。得於藩溷之次。遍身青腫。七竅皆被泥塗。力救始醒。問之言。衆怒洵洵。僉謂法師未道。大衆未行。汝獨驅我等先往。既無犒食。又乏路費。且箱籠未具。將令擔負何物。云云。闈人不解所謂。茫無以答。故憤擊之。夫道場之脚夫。不過紙上繪人。略具形似。所謂明器者也。乃一經火化。居然成人。且凶惡如此。不於闈者夢中侮其魂。竟於夜半現形而虐其身。兼能出珠於韞櫝以外。何靈異若斯耶。是又一奇也。又鄉人潘某。讀書平山寺。日方睨。倚榻假寐。驚見一人入。披髮帶繩。面色朽敗。某知爲鬼。然以白晝仗胆。無所懼。僞睡以驗之。其人直近牀前。跪地叩首。至百餘。見潘不動。乃懷中出書一冊。兩手攤陳。對潘念誦。聲細若蠅。聽之不悉。每竟一篇。必稽顙數十。潘視其披吟。頓覺中懷悲感。生平不得意事。叢至紛來。急攝其心。漸皇皇不能自主。懼爲所算。乃大呼而起。取枕擲擊之。忽隱不見。乃僕被歸家。不敢復入廟矣。潘某語人。言書字甚小。莫從辨識。惟間聞其一言半語。似有乾坤震巽等卦名之字。夫晴天見鬼。已怪極矣。乃復挾書爲祟。殆鬼中之講道學者。不然。聖賢之教人。仙佛之渡人。則有經矣。而邪魅之害人。亦有經乎。是又一奇也。

妖婦

渝城楊柳街有轎肆。咸豐初。一豔妝美婦立巷口。呼肩輿。羣夫見之。爭赴役。婦言欲往浮圖關下某山溪探親。衆悉其地荒僻。向無人居。老成知事者。訝非常情。不肯往。惟三人貪重利。舉一新轎乘婦。昇而起。出通遠門。輪流易肩。行未十里。覺擔子漸重。初時輕。如負藜藿。至此每人肩壓逾百斤。喘息不可耐。一夫卸輓出。偶緩步於窗隙。睨見一物。鮮赤如血狀。類牛舌。伸縮吞吐。顫動不休。大驚。頓悟其非人。詐言欲洩。旋身而駛。二人又進里許。去官道益遠。待溺者不至。轎益重不能支。且幽蹊仄徑。險隘難行。後一人揚摧望天。倏見輿蓋高起。中裂二寸餘。轎中人露其頂。紅毛鬚。似怒髮之衝冠者。不禁魂魄喪失。呼前一人語曰。我等急走。彼追將不及。不如暫息肩以候之。前行者正殫苦無奈。喜從其說。停輿於林際。後一人亦詐言登溺。轉而狂奔。將近城。遇先逃者。詫曰。汝猶在此乎。伴侶陷虎口中。忍不一救之耶。遂急趨歸肆。白其異。一市皆駭。乃聚團衆數十人。刀矛火銃。入山尋之。覓至深暗處。則轎碎爲數塊。竿斷作數節。棄澗谷中。車上人與車下人。皆杳然無迹矣。

瓔娘

錢生秀琳。字孟璧。維揚世族也。父爲粵東守。卒於任。生甫成童。侍北堂。扶掖旋里。柴門下帷。十八入邑庠。姿如皋董氏女。小字瓔娘。別號鳳笙。內史。幼有夔成之譽。及長。通經史。兼精絲竹事。生本顧。少年獲此嘉偶。倡隨之樂。頗深。其贈嫁奴鬟一絳桃。一碧桃。貌皆娟好。瓔娘以習慣不捨。遂爲生添柳旁之星。於是一妻二妾。形影相依。嘯月吟花。極享閨房之福。緊鄰曹子蔚。談者遺其名。與生爲筆硯交。家巨富。然有文無行。鄉黨鄙之。習聞瓔娘美。心竊景慕。每遣婢媼過生院。假名送物。代覓邪緣。奈董性幽嫻。對外人無戲謔。靡可求隙。曹亦善歌。遇瓔娘品笛。則大聲以和。

生耳其異。止瓔娘勿吹。曹大恨。嘗命其婦謁生母。欲瓔娘往答拜。瓔娘知其非正人。絕不過問。但囑生自往道酬而已。曹見不諧。陰掘屋後作地道。直達瓔娘寢所。拾級而上。出南方土薄水淺地。汗溼大姓多布木板。以阻潮氣。曹往來於板下。故人不知。頻頻窺覷。凡瓔娘裹足澡身等事。罔不察悉秋毫。慾火燒心。搔爬無計。值清明。生率妻妾掃墓。返將入城。瓔娘於肩輿內。奉帘外。睇適遇曹立其側。睹之狂喜。以爲佳人之有意也。艸詩一絕。差上清持求斧。政瓔娘觀簡大怒。撻婢而詈之。謂以是寄懲若主。再無禮。必敲其牙。拔其舌也。曹以爲婦人常態。略無省疚心。一夜探生他出。伺人定後。趨地穴至臥房。搗板而出。伏榻下聽睡息已酣。乃暗起滅其燈。摸索入帳中。審定呼吸處。欲接其吻。誤觸鼻尖。瓔娘遽醒。見燈燼。亟呼二桃。曹驚縮體下牀。攘取一繡鞋。一脛纏置袖中。仍掩地板。由原路逃去。瓔娘覺有異。堅持其衾。迨侍女掌火入。乃啓幃省視。見牕戶肩閉如常。轉笑已胆。小心疑之誤。雖微聞榻底有聲。以爲貓鼠類也。但喚二妾來與共寢而已。晨興。乃失帶履各一。徧尋不見。家有金鈴小犬。嘗銜生敝屣。以游於市。遂疑天明後。爲所齧去。帶本捲塞履中。是以並失。若地下密無罅縫。決不料下有詭道也。又恐聞之。姑嫜責其不謹。不敢窮究。而罷生歸。亦隱不提。曹諗其梁孟協。而無釁可乘也。思爲離間之謀。俾錢出婦而已娶之。因揚言於外。誣瓔娘與幼弟瀛帆私。好事者拾之以供談。諠生頗有聞。然以伉儷素篤。弗之信。旣而閤城洋溢。殊覺難堪。乃留意觀察之。偶於文社晤曹。曹故露錦膝於袖。生識爲瓔娘物。怪之。欲逼視。曹投袂起。超別室。且曰。此非予物。君不必預他人事。生悶悶不樂。逮夜眠時。問瓔娘。卿胡不御某錦纏。瓔娘正脫屣。不知其有所見也。支吾以他詞。生愈疑。日夕伺察。又絕無影響。曹復於他處乘生在間壁。待作瑟歌。出弓鞋示人。曰。此錢瀛帆所歡之物。予奪以去。渠諄囑勿使乃兄見。不知何訛也。或詢瀛帆所歡爲誰。曹曰。不知也。予再三詰之。不言姓名。第誇爲傾國仙姿。世所罕見。其酥胸如何。柳腰如何。雞頭之軟溫。春雲之柔滑。又如何。以及墳起處有黑子。夾膀後有朱斑。則向述甚詳。均謂不可語諸孟壁。大約恐乃兄知之。責其治游廢學爾。曹素喜對瀛帆作綺語。生聆而信之。羞恚萬狀。暗思此說明係我妻。我於彼綢繆備至。何

所不足。而竟昧此情。若云讒口囂囂。則婦女隱祕之處。非淫之者安從見乎。忿然歸家。私告于母。瀛帆者。生再從弟。雁行第七。瓔娘于歸時。甫十齡。性聰慧。兄嫂皆愛之。現年二八。猶有童心。且以友于故。外齋內寢。聽其出入。生有小妹蓉姑。恆與瀛哥戲。偶削瓜。爭取小刀。致傷蓉姑手。血暴注。啼訴母前。母憐女。遂憎瀛帆。茲聞子言。適愜其隱。益增以他詞。令閹者拒七郎。不容入舍。未幾。絳桃微得其說。以白瓔娘。瓔娘痛哭。欲仰藥。生慰之曰。我與卿情好。素敦。諒不至有此等醜行。然明明耳目於廣衆中。大丈夫烏能甘忍。自信無瑕。此後加意謹飭可也。瓔娘怒。不語。碧桃曰。羅鞋絲帶。乃溺井兒拖出。或七郎拾於道。未可知。何遂據此。以瀉清白。生方飲茗。擲盞於地曰。物可諉諸狗。人不能諉諸狗。汝主身軀。亦曾橫陳市上。裸以示人乎。瓔娘訝其說。泣詢何故。生明知奸無實迹。慮妻過傷。不肯言。舉室鬱鬱。寢食皆無意緒。越數日。生出弔某戚喪。曹亦在嗚噓之際。譏生冠爲綠頭巾。生正惡其猥薄。聞言怫然。厲聲斥之。曹不服。始而相罵。繼而相打。生腹下。均被傷。衆共排解。乃散。曹方覓隙。不得。歸。遂羅織其詞。控諸邑宰。謂生閨門不謹。有玷儒冠。自弗修省。反惡人言。而肆其凌虐。生員受擊。嘔血斗餘。命在旦夕等語。江都令某。性貪酷。履任二載。餘。賊汙不可悉數。拜某尙書爲寄父。倚作泰山。上峯皆畏其勢。莫敢誰何。百姓呼爲賽山魃。以其身長而食人無厭也。平日與曹利交最密。至是復賄黃金千兩。告以心事。求爲玉成。令懷其惠。思謁犬馬以報之。准其呈懇。拘生對質。詞中牽涉婢媼來往事。因囑幹役劫生一小鬟同往。及登堂。故示禮貌。飭兩造勿跪。己亦立而與言。略詰數語。卽婉容勸和。延曹並生入內署。款以盛筵。生不肯住。強拉止之。另使人囑小婢。令指瀛帆。曾爲瓔娘買紙刀。上嵌小鏡者。蓋此類皆西洋祕戲。藉證於有意無意間。其處心積慮。亦毒甚矣。嚴刑以恐小鬟。不敢不從。令拘之。弗遣。錄其說以示生。特於靜室密語。謂尊夫人敗倫傷化。舉國咸知。如足下門第聲名。所關甚大。適間不肯究訊者。同爲冠蓋中人。不能不顧持大局。文旒堂堂世胄。鵬程正遠。豈可甘此汙洗。盍黜妻下堂。以自潔云云。生怒甚。掉頭竟歸。盛氣以詰瓔娘。瓔娘自受謗誹。日夕以眼淚洗面。玉容消瘦者。半月餘矣。驟聞邑令語。冤憤填胸。自亦不解。因何尊障。無端橫

遷誣讎。了不置辯。於三更後改妝易服。投繯而死。生覺起救。已屬無及。撫尸大慟。氣悶而暈。絕者三。上下悲號。二妾尤甚。時季夏盛暑。不敢少停。亟市棺槨。倉皇掩殮。初瀛帆之見絕也。不測所事。徧訪於戚好。始得其仿佛。方擬晤兄。剖辯而姦訟已興。既聞嫂氏自經。乃痛哭奔東嶽廟。噉咷告祝曰。嫂以禮愛我。反戕其生而敗其名。彼何人斯。喪心蔑理。而神弗爲報。則聰明正直之謂何耶。瀛帆無父母。依孀以居。恆賴生與環娘。不時資助。茲際變故。覺生路皆窮。遂亦解帶縊於殿左。令聞環娘死。乃縱小僮歸。述日前逼供狀。生益慟。始悟曹之姦謀。然究不解妻之物。何爲人竊。妻之體何爲人窺也。將呼瀛帆以詢。乃亦死。莫可稽核。惶惑悲感。萬緒縈心。終日昏昏如癡。如醉而已。曹得環娘凶耗。悼惋良深。每咄咄書空。徘徊嘆惜。一日晨起。見環娘冉冉入。方駭詫。旋有二鬼藍面赤睛。取案繫其頸。鎚之大叫而仆。一家共覩。頓傳於外。生聞差快。然愈悲。是夜入寢。甫闔目。瀛帆猝至。曰。兄欲見嫂乎。嶽帝正判此案。請兄一往證也。生即起。從之行。抵一處。高牆巍闕。氣象森嚴。中門不啓。人由左右出入。生隨進兩重門。至右廊。見環娘與一老嫗共坐對語。生趨近。執手嗚咽。環娘亦洩瀾相向。老嫗勸慰之。環娘指嫗謂生曰。此妾近鄰劉姆姆。幼時頗蒙關愛。今在冥府賣蒸餅。數日來皆寄其家。故伴妾至此。生止淚稱謝。正欲有言。忽堂上傳呼嶽帝升殿。衛士衛役紛紛列侍。後來二校。惡狀猙獰。縮鎖兩囚。立左廊下。生遙眎。乃曹子蔚及江都令某也。仰瞻嶽帝。冕旒袞繡。霜鬢雪髯。貌極慈善。一少年判官。執筆點衆名。各跪塔下。嶽帝啓口。重審諸人姓名。聲如洪鐘。笑指瀛帆曰。汝真少不更事。偶遭拂逆。遽歸咎於我。汝嫂死甫一日。烏知善惡無報。且汝痛嫂之不得其死。由於友愛。更當留此身爲之辨誣表節。乃從而殉之。人將謂私情爲真。死於愆。非死於理矣。丈夫患不自立耳。何患無生路哉。又顧環娘笑曰。婦人家拘滯。動輒輕生。無謂之甚。人生世上。不能如鄉愚之逐處取悅。讒謗之加。人所不免。自不中餒。則纖雲掩月。轉盼即現光明。汝夫妻好合有年。姑媳亦稱慈孝。非若堂上頑黠。良人橫暴。不能一朝居者。靜以俟之。自有昭雪之日。何汲汲然。忿不欲生如此。獨不思昏昧捐軀。議者必謂含羞自盡。不更遺臭無窮耶。汝二人後福正長。不應折夭。幸吾早悉此事。

飭當方土地不時察報。給固魄丸以保其軀。否則炎熱腐化。不可救藥。汝等固甘居泉壤。然屈死一有祿人。上帝記我輩之過。今一舉而兩斃焉。陰司將受累不淺矣。復問曹如何造意。令如何助惡。使各向生縷述。生乃知前後一切隱事。嶽帝叱曹曰。汝命應以孝廉知某縣。八十一歲考終。因積孽過多。折除盡矣。某日汝由地中行。忽一跌而落帽喪履。有之乎。曹叩首。但稱萬死。嶽帝曰。此案吏所致也。吾遣伊至淮陰察獄歸。由汝身後過。故撞而戲汝。吾亦因彼復命。乃識汝作此禽獸行。本當罰入阿鼻。念汝祖父不應斬祀。姑準還陽。倘弗自省。地獄不免也。於是援筆作判。手不停揮。頃刻而成。侍者朗誦一通。飭隸卒牌懸大門外。曉示。江都令則荷長枷置於牢。一赤髮鬼執骨朵擊曹折脛。再擊左眼。傷血流不止。仍牽之出獄。帝勅生攜妻與弟同時還陽。生叩謝。相偕出署。見判語在壁。生喜其詞。囑瀛帆讀記之。環娘謝別劉媪。緩步尋途。正行間。生聞二桃喚甚急。大聲應之。則身已在榻上。日光透牕矣。蓋生久不起。說入呼之耳。乃蹶然興。環娘楸眉廳廂。尙未出殯。亟走驗。聞棺中有聲。斷繩啓覆。抱之入室。飲以參湯。俄頃能言。口吐一物如蠶豆。堅若鐵石。殆卽所謂回魄丸也。洗而藏之。再世重圓。舉家欣喜。生遣僕視瀛帆。則已坐而索食。口中亦有石丸。蓋死已七日。環娘則八日矣。次日過兄嫂處。互相慶慰。撤地板驗之。管窺宛然。環娘回憶。不勝切齒。生曰。渠被冥誅如是。卿亦可以無憾矣。環娘曰。君謂我亦體肆。屢是乃娼妓弗如者。能勿痛心。生笑謝曰。彼於稠人中寫真逼肖。乞兒所不能甘。安知其爲鬼爲蜮。至於此極耶。乃令版築者擔土掩閉之。親朋聞其異。踵門道賀。不期而會者數百人。問邑令則與曹同日暴亡。然曹又復生。第眇一目。跛一足。不似人形矣。後被盜兩次。金貝盡失。又不戒於火。長廊連閣。延燒一空。妻與子皆驚癩成疾。貧至無立錫地。三十三歲。果嘔血斗餘而死。生後登進士第。官於楚瀛帆。入翰林。官至左庶子。洪晦生觀察目覩其情。逢人輒道。且言此令有赫赫聲。今其弟姪猶在蜀。故不肯述其姓字。但傳所抄判詞云。勸得鳳笙董氏。瑤殿蘭香。璇閣芝秀。散花技巧。本依金母以隨班。詠絮才高。得配玉郎而成偶。乘后妃之教。慨然令侍婢作夫人。慎叔嫂之儀。詎敢謂小郎屬新婦。自幸瑟琴協律。樂到百年。胡期簫管流音。變生一旦。

狂童折簡。爰正色以卻之。淑女守筭。斯邪謀轉急矣。倏於樓卸晚妝之後。恰際室停夜繡之餘。方穩眠浴浦之鴛。遽闌入穿墉之鼠。翠牽水荇。帶隨螂食。以全消紅褪金蓮。鳥化鳧飛而遠遁。求之弗得。禍貽已種根荑。祕而不宣。癡腹遂滋芥蒂。讓室憶刀痕之怨。其謂我何。橐砧懷弓影之疑。不諒人只。致使盃投起釁。盆覆埋冤。蛩泣三更。烈女蹈懸梁之慘。雁飛孤夜。義夫增觸柱之悲。事既難堪。名猶不避。以垂環而遭賊射。我見猶憐。因毀壁而肆蠅譏。人言可畏。固須閱其一死。勿爲強暴所淺。敕令再生。俾作貞良之勸。從此合歡影裏。仍開並蒂蓮花。捐忿香中。兼慰同根桃葉。前因具在。後報宜隆。劣衿曹某。爲富不仁。以淫破義。華督遇孔父妻於路。目而送之。子元逼楚王后之宮。心乎愛矣。乘虛而襲。姜公穿地之才。鑽隙以窺。口口瞞天之智。效披髮於光逸。脫帽弗嫌。比折齒於謝鯤。投梭惟幸。然登徒子雖云好色。不異豕交。而下里人謬許知音。枉爲牛吼。非宋臣謁相。竟闌下能行。豈鄭伯迎親。乃隧中相見。匿隱竇而矜能。窺浴。仰陰溝而鄙欲。飲洩。忘獨照之有神。居然鑿壁。儼燈吹兮似鬼。謬擬登牀。竊履歸來。竟謂有憑。可據。絕裾走去。寧非無賴之尤。可憐童子何知。誣以陳平盜嫂。實則老奸多詐。給教黃允休妻。詎意辰嬴之歸。晉無緣。子建之感甄空賦。難施譎詐。遂逞凶頑。一足踢翻。幾至入于左腹。雙拳握透。險教折其右肱。猶復怙惡不悛。倚強作祟。千金重賂。買墨吏之心肝。三木嚴威。禁紅娘之口舌。致使琵琶絃上。倩女魂離。玳瑁梁前。季郎魄墮。如斯造孽。何以蔽辜。是宜除蟪蛄之名。連終六六。滅鶴松之壽。數止三三。別罪尙多。另科待擬。至若某令者。本鐵耕之許子。竊銅臭於崔翁。入對王廷。出膺民社。只宜清勤。惟慎。凜楊震之四知。庶幾公正。以明著魯恭之三異。何乃爲符。爲網。作劍。作錐。官之賊可羞。國與民胥病。貪泉覺爽。徧招進寶。郎君淨土。遭汗共號。要錢太守。見利則眉飛色舞。不難優桀。跖爲賢無財。則目努聲嘶。竟可指孔顏非聖。稱義男而自矜。閹閱。援榆富途。縱奸役以肆擾。閹閹豺狼。徧野敲脂吸髓。酷勝張湯。裂胆摧肝。威加趙禹。謂之饜養。不堪者于今三年。名曰鴟鷂。尤甚者維此六月。總由黃金可愛。致令白玉蒙羞。畜有意之鑄鑊。送無情之鍛鍊。賣法而曲從鼠輩。不亦異乎。造言而生折鴛。儻何其忍也。此直倫常之惡魅。不徒名教

之罪魁。誅不勝誅。解無可解。亟當縛之銅柱。命夜叉鬼先我著鞭。再行竄之鐵圍。飭日游神請君入甕。萬年永禁。十殿通知。此判。

劉氏

高鐵齋自言幼時常見鬼。其祖母在日。諸父均未析居。各有筵室。多者至三四。小兒不能辨。但姓某者。即呼以某姨而已。其叔號寶珊者。置二妾。一盧。一劉。居恆水火之甚。經年不共一語。惟相詬乃交言。尊長臨之。以威同輩。勸之以義。皆不能解。蓋誓弗與共戴天者。如是七八年。劉病瘵先死。疾革之際。盧於後有快詞。劉臥榻上。竟聞之。自言曰。渠以我死爲幸。乃娘死。豈能容賤婢獨生乎。語訖遂瞑。衆妾方擾亂室中。爲之更衣理妝。議棺殮事。鐵齋戲庭下。見劉匆匆出。裝束如病狀。至外廳。復旋身入。直趨盧所。鐵齋甫七齡。尙不知劉已死。訝其困頓。久何遽能興。且向不入盧姨之房。胡一旦改行易操耶。方惶惑間。倏見盧披髮赤身。狂奔而來。逕至後院。死者榻前。跪地叩首。觸觸有聲。雙手自批其頰。淫婦濫娼。信口胡罵。舉室駭愕。掖之不起。鐵齋從而覘之。乃知劉已死。適所見者魂也。向人述其故。衆乃請寶珊正夫人至。逼詢何爲。盧作劉聲。稽顙自投。歷敘生平怨恨。今特挈之同往。決不使彼獨享牀第之樂。夫人知其冥頑。生時尙不可理喻。況於爲鬼。乃命僕出尋某巫師。將以術驅。盧似懼。瞠目無語。有頃。旬然而倒。衆扶救。竟如死人。巫師至。噴以符水。半日乃甦。問之。則曰。渠至我室。直扼我項。方欲撐拒。已懼不知人。此後皆茫然也。於是厚爲衾。禮而葬之。然從此每現形。長爲盧祟。凡寶珊與共宿一次。則劉必於夢中痛毆之。醒而徧身青腫。數日乃瘥。禳祓百端。訖無髮效。有西僧勸盧以佛法解。教之誦大悲咒三千八百四十卷。齋戒虔誠。識以菽粒。數滿焚予之。可釋此冤。盧從其誠。劉遂不肆掣繫。然偶怠荒。必怒斥曰。某一遍。心不敬。某數句。諷不明。不可爲經。須另補也。一日太夫人壽慶。宴賓演劇。親族畢聚。掌燈之際。甫將設席。鐵齋隨祖母觀戲於簾內。優伶演封神記反冀州一節。一淨

扮崇黑虎。漆面頗醜惡。其烏鴉兵皆黑臉。一淨扮鄭倫。貌更凶。紅白之中。間以藍綠各色。猙獰萬狀。互相戰鬪。金鼓震天。鐵齷懼不敢觀。匍伏祖母懷中。其家舊規。太夫人出坐。則衆妾環侍於旁。時盧亦立左畔。注目場中。鐵齷偶舉首。驀睹劉豔妝華服。曲兩肱俯某戚椅後。亦注目場中。大驚。遽呼曰。彼非劉姨乎。亦來此看戲矣。衆方詫怪。盧大驚。弓鳥回頭以視。大叫而仆。鐵齷亦踣地。瞪眼流沫。婢媵昇二人入寢。盧已無氣。鐵齷則譎語譁然。太夫人近責之曰。汝與盧氏構怨。年來所爲。已屬過當。或以爲別有宿孽。故姑容汝。乃益肆無忌。憚于犯主人。豈不知桐哥吾家長孫。我所鍾愛者乎。自恃陰魂。竟敢昧心越禮。欺我不能牒叩城隍。而禁汝於獄乎。桐哥者。鐵齷乳名也。於是鐵齷起跪榻上。作劉語。泫然曰。婢子入府十二年。蒙太夫人恩愛。罔敢或忘。盧氏之怨雖深。現仗佛力。已解釋矣。彼自疑畏而失魂。於我何與。昨聞冥王示出。將令往生善地。婢子心懷故主。不忍忽然竟別。故一歸省。又恨身爲異物。咫尺不相見。故借桐哥口。以達愚忱。非崇之也。言罷。斂衽下拜。祝大夫人千秋。復拜衆夫人及族戚諸女眷。一稱謝話別。并向寶珊夫人索楮鏹若干。云以賂司事者。免飲迷漿。則不忘本來。他生或謀重晤。夫人許之。欣然安臥。移時起。則仍鐵齷。非鬼矣。至夜半。盧亦甦。寶珊以萬錢市冥幣。泣而焚之。此後寂然。不復見聞矣。鐵齷曾爲子言。我十四歲以前。見鬼甚衆。惟此最奇。蓋鬼之弄人。不必定附其身也。我於此時。心極明朗。特口不能言。劉立東牕下。去榻猶丈許。其與諸人問答。及拜祖母暨諸母。我臥榻上耳而目之。歷歷可指。竟不料皆我代彼爲之也。迨彼出戶。我遂作語如常。此中道理。令人莫名其妙。大抵將見鬼。必先冷風撲面。肌粟毛立。眼中金花亂爆。凝睇之。定有怪異。既觸目。心內一驚。突然跳躍欲出。喉爲心所塞。遂不能語。舌亦爲心所擠。欲吐去之。遂不禁口角流涎。甚至目亦盲耳亦聾。皆已過畏所致。非鬼使然也。余偶憶其言。亦自有理。追而誌其大略。

古獅子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大都因妒生嫌。飲食起居之細故耳。初非有身命之大。讎家財之極恨。獲罪於天地鬼神者也。乃藏怒日久。生死固結。幾成莫解之冤。彼倚勢凌人。動輒搆釁。尋隙者可。

不知所傷哉。又世傳鬼怯鉅鏡。畏花面。余素不信其說。夫鬼之爲鬼。不過陰氣異人。以云詘伏於陽。則無往不可懼。何獨摧折於俳優。彼既非畜類之愚。亦非孩提之穉。夫豈不知聲樂之戲。與面目之假哉。觀於此而自信千慮一得。良非謬已。

綠瓢

永寧有陳志高者。兄弟五人。以獵爲生。恆往來於滇黔之交。弋獲禽獸。不可勝紀。每得鹿茸麝臍之屬。則售取重價。五人均分之。如是者十餘年。家俱小康矣。偶聞人言滇中某山有夜光珠。大如李實。月明之夜。常飛起數十丈。高與蟾宮競爽。輝映十里。眩目奪睛。大約非蜘蛛。即蜈蚣。蝎。蝮等類。如能獲此。可值百萬黃金。志高貪利。頗動於衷。邀諸昆季。同往襲取。衆不肯。阻之曰。此珠修養至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物之老。大靈異。可知。而龍雷且不敢掠之。我輩凡人。胡能與鬪。徒喪性命。殊屬無益。况此語出自謠傳。未必果爾。卽有徵。可信是乃天地間異常珍寶。非至富極貴之大福命人。不得而覬覦之也。志高不聽。另集他從禽者三人。裹糧而行。半月抵山下。詢諸居民。或言有。或言無。迄無定論。志高偕伴侶。每夜出偵。一夕月光皎潔。深入以覓之。二更以後。忽見南山之外。現一大星光如太白。數起數落。若擘之經天者。大喜。謂衆曰。此其是矣。須先審定其地。再議取法。急趁之。欲躋山顛以驗。時已三鼓餘。方登陟於林谷中。窺一狼自叢薄間起。體甚巨。倍於尋常。直撲而至。四人均未攜鳥銃。惟有隨身短刀。志高拔刀禦之。豺退十餘步。伏地長鳴。慘怪之音。衆山皆響。一時羣狼畢集。大小長短不一。其狀約百餘頭。圍而逼之。四人大驚。幸各孔武有力。乃互相背負。立於中。執械拒敵。近者雖有死傷。奈多不勝。久弗肯退。正危迫之際。陡聞山頂有聲如九皋唳鶴。高抗陰森。轟然震耳。羣獸聆之。倉皇竄走。頃刻四散。衆方驚喜。旋見一物循嶺下。獸首而人身。長約八九尺。赤髮蓬鬆。兩目如電。遍體皆綠毛。色更豔於鸚鵡。長牙出口。手足皆作虎爪形。尻後有尾長丈餘。爛斑如豹。左右

盤旋。行步迅疾之至。志高大駭。亟欲匿避。而物已睹。仰天長嘯。颯颯然樹撼葉落。躍至四人前。舒臂掠取。中一曹姓者。揮刀斫其腕。皮厚毛深。刀不能入。物舉左手擒曹腰。輕若挈瓶。右手把其頭而斃之。如斷葱然。拋首地上。掬兩肩而吸其血。汨汨然吞嚙不已。甫擢曹。志高往救。以銛鋒刺其腹。堅若石缶。驚惶失措。及睹曹死。悲慘窘急。偕二伴返身以奔。物咀血盡。棄曹尸。跳馳追追。復抓一王姓者去。志高與一人奔及崖前。聳身投下。其伴折一足。幾死。志高懸樹上。面目裂破。幸未傷骨。物乃嘯於崖上。似恨二人之逃脫者。幸崖深險。無路可下。久之寂然。知其去矣。至次晨日出。志高乃下樹。尋其侶於百步之外。呻吟臥地。莫能興。乃負之覓路。半日始達寓所。問土人。亦不知爲何怪。乃延醫治某足。志高欲往求二人骸骨。居停曰。無益也。山中異物甚多。彼卽吮血而遺尸。亦必爲他獸所食。決無完理。志高不從。聚十數人。各持長鎗大銃。沿山縱跡。之血痕時見。骨滓纖無。慟哭而返。後其伴足愈。乃同歸於蜀。易業而賈。永不談蒐苗事矣。何覲侯學博嘗述此異。余按鈕玉樵觚臚所記。言滇南獬獬壽最高。有過二百餘歲者。則入山不返。久之成精。周身出綠毛。如苔。朱髮金睛。鋸牙銛爪。攫虎豹。躐鹿爲食。象亦畏之。名曰綠瓢。殆此類歟。

古薊子曰。我涪羣豬灘。前明有運軍餉者。覆卅其處。江底黃白物積如山。近河一朱姓少年。聞而欲動。日於小溪習游泳。載沉載浮。經二年。竟通魚鼈性。乃攜巨囊沒入灘下。拾取金銀。水底光明。觸目了了。專揀赤色者。掠之。腰囊充盈。方欲泗起。倏一蛟至。怒逐而齧其足。奮力擺脫。已折一脛。竊幸懷寶猶在。跛而多財。亦足自慰。及登岸。則皆頑石也。夫一絲一粟。得失皆有定數。矧巨萬之富。烏可倖邀。世人貪利昧害。往往如此。卒之毫髮無益。而身命喪焉。豈非不安義命。而愚妄之爲禍哉。若志高者。雖損朋儕。猶保首領。或平居尙有善行。故鬼神暗佑之也。噫嘻幸已。

銀遁

鄉民文麻二。以牽蘿補屋爲業。人甚勤謹。鄰里喜其工作無欺。村中蘆蘆蓬戶。蓋造半出其手。所居近大江。夏日常於水畔納涼。往還極便。一夜與二三農友聚於沙渚。玩月談天。忽聞隔江有稱其姓而兄尊之者。大聲疾呼。衆遙眺之。彷彿有一白衣人立岸上。文乃噉聲以應。問何作。其人曰。敝廬在山腰。爲風雨所漂搖。屋去三重。非似杜陵八月秋高。敞然露處。弗安其巢。聞君善爲併覆。特此奉邀。懇明晨早渡橫橋。爲家人編艸作蓋。免暴炎敲。但可隱居。稍晦。當以重值酬勞。文詰其姓。曰。與子同宗。來卽知也。文諾之。其人言務須早臨。再三叮囑而去。時天暑甚。文欲乘涼赴約。味爽卽起。渡頭操舟者亦同里稔熟。遂倩其獨棹過江。登岸訪之。不得其處。沿河上下五六里內。比戶徧誦。文姓者總有數家。無需結茅者。詢及昨夜呼召。則濱水之人皆聞之。更求之山後。亦無影響。不勝詫異之。至回想宵來喚聲。非鬼甚明。遙遙對語。問答可憑。時際隆平。烏得有木魅山精。居分兩岸。向無惡於此鄉民。孰肯以漲江之險。酷暑之辰。無端而戲侮愚僧。迨日高三丈。飢渴交迫。忿忿欲歸。忽腹中急痛。欲登廁。乃左右望見岸盡處。一巨石斜立山根。趨奔石後。俯身入解裊而蹲踞焉。驀視身旁地下有石如臼。滿中不動尊者。皎然白鏗也。翹邊細紋。約數百餅。驟視大驚。既而喜曰。我聞在昔。拾金發跡。今余命當富。而藏神見錫。蓋恐駭人聽聞。故託言招我覆宅。苟非民之所得。胡爲以腹疾相迫。不先不後。恰入此石。而會逢其適。於是牽其汗衣。隨意掇取。方十餘枚。已不能容。暗思區區短衣。兜羅有限。且孤身無可藏掩。我出此石下。衆目共瞰。一露人眼。則此財不我擘矣。不如姑記坎窞。但持二鉢歸。驗待晚。然後同我婦子。攜籃荷篋。至罄所有而席卷。自不顯暴其跡也。意及此。因撫地上木葉。滿鋪銀上。更掩以沙礫。插標識之。反身旋棹。既抵家。出銀示妻。述其由。妻亦幸慶。乃備兩大籩。一小篋。更以囊盛蜀黍數升。欲布置其上。以掩人目。待至日夕。閑家往渡。舟子問何往。共以索借梁菽對。達彼岸。直趨巨石後。俛偵之。則所立記認。杳然無迹。細審其地。不但泥土之封植不見。而左右并無片葉之存。並凹下之石。亦不知何往。迷離恍惚。宛如蕉鹿。竟江干而徧覓之。了不可得。於是婦怨夫。子懟父。相與唧噥於長河之澌。文乃喑焉若喪。半舌不吐。指早行之路。跡猶可數。乃幻

化無蹤。并失其土。殆而唏噓。自悲命苦。三人各垂頭喪氣。悶歸南浦。榜人詰其所取之黍。文支吾以他語。幸先掠之。雙笏猶存。易錢卅餘貫。日作小經紀。略可居積。村氓獲此。亦免凍餒矣。

古鄉子曰。世俗貪財。往往覬覦。非分。不知冥漠之中。權衡至當。分釐不可苟求。此銀不知窖瘞於何時。享用於誰氏。無端暴露。亦巨測其所由。天光明照。形弗能隱。故須得所覆蔽。而後能遁變以行。又不肯空役於人。特厚給工費。以爲報。時稱銀之佳者曰紋。所以有同姓之說也。第既能幻形爲人。則胡不潛自蓋藏。而必遠召江右艸工。作此狡獪。給彼蚩蚩者。奚笑後號。不亦慎乎。或者曰。此人命應獲此廿金。鬼神故閃爍其事。以炫財物之通靈。警人以求富之無益耳。理或然歟。

苟五維

苟五維者。梁廣土豪也。賦性兇狠。不知禮法。平居武斷一鄉。造惡不可言狀。族人某。家巨富。柔懦無能。強徒每魚肉之。乃結五維以自衛。買其勢力。雖可禁無藉之訛詐。而供億不資。三五年間。耗金近萬。數倍於他人之婪索矣。且引賊入室。致妻暗與五維通。隴旣得。蜀將焉往。遂因妻而并及其妾。里黨咸知。無敢言者。未幾某病風疾死。五維大快。竟至其室。一切田宅金帛。據爲己物。鵲巢鳩居。儼然若固有者。州人胥抱不平。然畏其橫暴。莫奈何也。某有遺孤。方十齡。頗聰慧。五維嫌其礙眼。且慮其長而相仇也。桀機鳩殺之。合族大恨。相與聚議。而控於官。備列惡蹟。歷述其可誅之狀。五維聞之。了不介意。夙與刑幕胡某交善。因求介紹。賂以重金。邑侯得千。古月四百。遂顛倒是非。坐諸人以誣告。羣被杖笞。是日城中迎城隍神賽會。胡與同事朋僚。遊觀於市。神輿過其前。胡覺城隍怒目視己。立即頭痛大作。漸若刀刺針穿。痛不可忍。仆地旋滾。呼號慘極。偕行者皆驚。惶失措。急覓擔子送之歸。比入署。氣已絕矣。匝月後。刺史卸篆。瓜代者爲黼臣陳司馬洪緒。甫視事。苟族復至呼冤。陳公廉得其情。遣役拘五維質訊。五維逞故智。託

邑紳代進千金。陳公愈怒。以其賄分給衆族人。以償屈辱。親率幹僕出捕五維。置獄中。援謀殺例定讞。未及招審。冥誅已臨。五維臥牢底。見族某父子偕入。斧其首。狂叫而斃。古月家隨東道旋省。寓北門內玉沙街。妻無出。惟妾生子。方三歲。品貌甚佳。一日妾赴某戚宴。肩輿抱子而往。夜深不歸。意戚留宿。未之異也。次日仍無影響。乃遣僕走迎。則妾并未至。彼共相叱怪。亟倩夫役四出尋訪。於城南荒野中。得其子尸。帶纏頸上。而母氏竟杳無下落。蓋桑中有約。去如黃鶴矣。計其期。卽五維瘞斃之日也。

右鄉子曰。胡子東越人。與余有一面之識。不忍顯其名字。然當日聆其論議。卽知其駁而不純。未及十年。果結局如此。諺云。公門中好修行。既操申韓之柄。遇姦徒不軌。卽無人命。干運亦當按法放流之。以除民害。乃貪羨微利。令死者地下啣冤。因此類推。素行可見。或以爲苟子之鳩。實出胡子之謀。殺人子。人亦殺其子。不特短命絕嗣。喬梓均不令終。且巢覆鳥飛。永遺汙名之穢臭。天報至此。亦慘極矣。乃同時又有傅韡娘一事。

傅韡娘

傅氏爲宕渠著姓。一女名韡娘者。適邑紳陳某。其翁作令於黔。某亦爲楚北縣尉。蓋赫然宦族也。父子之官。均未攜眷。家中惟姑媳相依。姑老多病。恆臥床褥。不理家事。某一妹。適小溪周生。四月而寡。夫室無長親。不能居守。且母痛女。迎以歸。仍處舊日閨房。逾四載矣。女性佻。自以青年美貌。不能甘柏舟節。陰與表弟吳某私。來往親密。母昏憤弗覺察也。嫂知其有異。常以婦德尙貞之道。爲小姑宛轉開說。女僞爲弗解也者。而心恨之。一日韡娘晨起。入候姑病。至寢門。啓簾欲進。猝覩吳子坐椅上。抱女於懷。狎褻萬狀。駭愧而返。飯後。延女入室。婉言以告之。曰。賢妹。嫂有片詞奉瀆。明知不入耳之言。然骨肉相關。不能不效此忠告。我家詩禮著稱。昭於鄉黨。妹情不幸毀璧。然才士文名。學中推重。爲兩家門第計。宜加意檢束其身。始不愧名門閨秀。人之多言。妹不畏乎。卽不願孀居。何妨直稟北堂。另覓

佳婿。究竟光明俊偉。無足愧惡。奚必以曖昧爲快哉。女慚甚。勃然曰。雙宿鴛鴦。不識孤鴻之苦。妹若處嫂之境。亦能飾此冠冕言也。拂袖竟去。繹娘知不可諫。嘆息而已。未幾母死。子丁艱。自楚歸。女恐嫂證奸於兄。陰與所歡謀定先發制人計。竊繹娘親手所繪衫袖花樣數張。有牛女鵲橋。天台仙緣等式。誣其與僕人有染。贈畫以作表記。記甫號。慟於柩前。卽牽之至靜室。捏詞相告。陳子無識。遽信無說。不共妻宿。繹娘謂其服中守禮。未之異也。乃琴瑟久曠。相待無好面目。更數夕。始覺有故意。必小姑有後言。尙不知以淫字反加也。旣葬母。夫妻益乖。吹毛求疵。動輒詬詈。繹娘皆受之。弗與辨。半載後。父以賊私被劾。罷官旋里。見子與媳反目也。究其故。女復搖唇鼓舌。蜚語百端。父亦不察。虛實。遽怒子爲闖穴無志。卽於庭中設公座。列刑具。縛繹娘至案前。問其穢亂事。繹娘不承。卽叱曰。我立意徹究。汝狡展無益。第質言奸夫焉往。免受拶逼。所指奸夫者。乃舊奴王某。二年前已遠去者也。繹娘啞然笑曰。大人官黔十六載。平日蒞官行法。皆如此乎。諺謂捉姦見雙。三歲小兒亦解其語。王紀在家。媳前後僅有兩面。使令之事。從未及彼。且南旋已久。強云以下蒸。上何所足憑。數年來內奉姑嫜。外經家政。養生送死。盡禮盡哀。天地祖宗。自信於陳氏無負。夫主信讒見棄。惡妾實深。似究以目中未得確情。故含怒不能暢發。竊意堂上榮歸。靈椿獲蔭。鑿媳之屈而善解其冤。乃橫肆凌虐。更又加甚。媳一婦人耳。必不見諒。出之可也。何須驚天撼地。大發雷霆。竟欲以私家作官署。改井里爲訟庭。玩法自恣。得不類於叛逆所爲乎。翁語寒。益恚恨。飭婢媪羣毆之。衆不肯復呼。僂從加鞭。亦不應。乃父子偕擊。拳足亂下。已而持利錐。刺繹娘額上。作真娼婦三字。漆塗之。罰跪一晝夜。乃解縛。逐去。繹娘父母早逝。家惟兩弟一兄。自念前生冤孽。遭此怪變。母族如知其受辱。必不與陳姓釋憾。且俟身傷愈後。再謀歸寧。遂奔至隣。近一尼菴寄居。住持素悉此事。深抱不平。暗通消息於傅。閣族大譁。聯名呈控。州牧卽前受苟氏賄者。與陳老舊交。茲復獲重賂。徧責傳衆。有衿者發學官戒斥之。拘繹娘至。不容置詞。竟據奸判離。逼母家收領。繹娘因汙名玷父母。不肯歸。仍居古刹。而陳父子則揚揚得意矣。泊陳司馬履任。繹娘以巾蒙首。伏路聲屈。陳以語近支離。駁詰之。繹娘泣曰。

當日爲丈夫所不容。不過私家小忿。雖極枉。可以忍之。嗣經當堂對簿。則淫邪之名徧於國。女子大節所關。胡能甘受。故匍匐於明鏡台前。求爲昭雪。俾免爲傅氏羞耳。非敢訐翁與夫也。陳異其言。乃準其控。暗訪於紳耆中公正者。具悉其冤。遣役請陳父子入城。并拘女與吳某皆至。庭鞠之。韓娘所言皆不妄。當初見時。陳公詢韓娘裹首之故。答以受傷。欲令解驗。執不可。至是始去其帕。額字宛然。陳公始念彼此同官。又復同姓。擬勸之和好。模稜了結。及聞僭設訟庭。怒再覩真娼婦三字。怒不可遏。呼卒將奸夫下。重笞之。并掌責陳女。荷校以示忿。叱陳老曰。傳女初詞。余甚不信。以爲汝父子既稱大姓。又列仕途。何至忍心害理。如斯之甚。卽媳果淫亂。不過照例出歸。而念其孝姑之勞。亦宜曲爲寬宥。矧并無影響。聽妖女以血口噴人。天下豈有針綫花樣而可爲好據者。又敢擅用紋面之刑。妄興拷訊。尤勝於喪心病狂。余不存忠厚。稟達上憲。立斬汝首。不得議余爲苛也。復叱某曰。虧汝覲然人面。可謂是父是子。汝妻幽嫻貞靜。代汝事母治家。乃有功無罪者。卽果有私僕確證。而以勞補過。亦應念夫婦之情而諒之。乃信妹之蠱助父之頑。狂昏不如禽獸。欲責汝。礙於官。可爲我長跪妻前。稽顙負荆。庶免褫職之罪。某乃向韓娘伏拜。陳老亦三揖謝愆。陳公拱手對韓娘曰。尊嫂請起。屢次開罪之甚。不佞居官無狀。不能感化鷓鴣。致邑中生此凶人。令賢媛受無窮苦辱。負疚深矣。又不能見微知著。於尊嫂妄肆呵斥。豈復堪爲民上乎。然現在蠅蠹既洗。白璧昭然。構衅淫娃。重懲示儆。嫂怨亦可消矣。彼等皆知自艾。可以偕歸團聚。仍爲翁媳伉儷如初。覓良醫褪去額傷。無瑕依舊。不亦善乎。某爲表閭立案。倘再侵犯貴體。定科以前罪而誅之。尊嫂肯從余言否。韓娘乃再拜泣謝曰。明公義判。焉敢不遵。神父恩施。粉身難報。妾一婦人。遭離題之慘。屢躋公堂。其辱祖父。玷閨門。至矣極矣。所以忍恥偷生者。實不甘此真娼之號。茲蒙大德。爲妾明冤。使傅氏合族。信妾之果無淫行。心願畢矣。乃猶苟顏求活。欲收覆水。縱父與夫悔而憐妾。妾何面目見一州之人乎。言訖。驟奔檐柱而觸之。陳公雖座趨救。已腦裂而死。傅陳兩姓。觀訟於階下者。喧訾紛然。陳公急慰解之。判陳父子以五百金治喪事。命取寶榻。鋪錦褥。十六人共舉以歸。親撰墓誌。表揚貞烈。撥陳老田。

八十畝。永作祭掃。出葬時。二尹臨視。叱陳女與吳某。一步三拜以送之。韓娘兄弟始無言。此事與苟姓之難同時。未審孰前孰後。若此案在先。則牒牘亦必出於胡手。子死妾逃。猶未足盡厥辜也。後陳公至保郡。言其前任旋省時。覆船於趙家渡。宦囊之最貴者盡失焉。氣恨成疾。不久即殞。現在家貧如洗。其子不肖。隨匪徒行竊。被某縣捕置狴犴中。僕婢散亡已盡。惟一妾二女。相與倚門獻笑。以度日焉。

古鄉子曰。陳公三任巴州。政聲卓然。初入川。有楚半仙者。相其滿面孤紋。必終爲伯道。果近五十而熊夢杳如。內嬖如夫人者。已更四美。後權篆三台。遇教匪滋事。縣尉捕首逆。搜獲名冊二卷。牘七百餘家。皆梓郡富戶。被逼無計。希免劫殺。勉強從書。當事者欲據此而興大獄。陳公不忍。乘間竊簿焚之。是夜與老妻共寢。竟懷孕。次日出城。勘驗似有人推之者。從輿中跌出。耳目口鼻皆傷。醫數日始愈。兩月後還省。半仙見而賀曰。大喜大喜。臉上孤紋跌斷。悉成陰隱紋。今冬必生貴子矣。果然於嘉平初間。設弧得慶。今其子未到十歲。聰穎非凡。自是天降石麟。將來功名富貴。尙待問哉。

碧筠

趙秋揚。字蓉嶼。資州太學生。嘗讀書蕭寺。獨處齋樓。一小童執爨供役。宿於他室。牆外多古墓。四無隣居。松楸墜陰。荆棘迷路。意樂其幽杳。嘯詠陶然。偶於夜靜呼僮。僮垂頭而睡。下樓覓之。瞥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去。生意廟中。僅一老僧。何得有此怪事。躡跡以覘。寂無所見。詫嘆而返。一夕月光皎潔。商飈初起。宵深對燭。百感叢生。就案裁短牋。走筆書云。夜迴一燈愁。陰風扇小樓。蝠窺神殿月。蛩泣鬼門秋。揮至此。思偶不屬。把筆而吟哦之。忽有鶯聲燕語者。續於窗外云。韻止郎心慘。妝殘妾面羞。鴛衾灰冷處。雨淚兩行流。生大驚。情知非人。然聽其嬌媚之音。神迷心蕩。因問曰。樓外何人。旣聆高詠。得一覲芳容乎。外答曰。郎啓窗。妾自入矣。生關其牖。一人飄然立案前。卽曩睹之紅裳。

女也。近諱之。鴉鬢漬露。蛾黛流波。蓮瘦柳柔。美不勝數。大喜促坐。展問邦族。女曰。妾趙氏。小字碧筠。西江人也。隨父官蜀。母氏苛於相攸。十年不字。天啓初。挑秀令出。爲仇家所構。將以妾名應選。椿萱窘急。草率聯婚。以至遇人不淑。抱恨而死。冥王以妾生平無過。聽其自適。殭蠶餘絲。搖曳於青楓白楊間。二百餘年矣。邇來聞君誦讀。根觸於衷。妾在生時。頗喜吟詠。久欲共君一話。究以幽閨弱質。恥作毛生。昨遇七殿魏判。言妾與郎有夙緣。須急了之。始能再履陽世。自初更至樓下。宛轉而惡於言。適郎題詩不覺。技癢狗尾之續。獻醜無窮矣。生益狂喜。狎抱之。置懷中。身輕如葉。撫其徧體。瑩潔如玉。喟然曰。卿秀外慧中。才與貌均臻絕頂。乃以標梅逾吉。橫被摧殘。紅顏薄命。一言果屬造物之定例乎。女聞涕泗沾襟。生極力慰藉。乃轉悲爲樂。於是解衣共寢。雞鳴而去。自此合好無間。情尤甚於伉儷。然不常至。五七日始一臨。生怨其疏。女曰。人與鬼交。頻則不利。既爲夫婦。寧忍以愛君者禍君乎。生笑曰。所謂禍者。不過身命耳。果能死。則與卿長聚。不強如時合時離乎。女執不可。生亦聽之。一日偶談因果。生欲往觀地獄。女曰。以陽體入冥。必至駭衆。相偕於夢中可耳。及就枕。女忽攜生下牀。曰。可以行矣。遂隨之出。甫踰闕。卽非故境。平沙白草。一望茫然。驀至一官道。行人如蟻。生與女雜其中。抵一城。雉堞高峻。門闕宏敞。街衢百出。無異人間。俄睹官廨。衆愚雲立。棟宇崔巍。東西兩轅外。懸牌如林。似學使初按臨者。大門之中。直書五官王府仙大字。金碧焜煌。旁有長聯云。統九原而司善惡。電目維昭。休問他佞佛諂仙。謗佛毀仙。總須大節無虧。不以愛憎阿所好。承三殿以判吉凶。霜毫弗爽。任從爾孝男貞女。逆男淫女。到此全根盡露。自然賞罰得其平。生從女入二門內。庭基廣闊。四圍約百丈以外。左右長廊深廡。一切確舂鋸解。火迫油煎等刑。環列無數。執刑諸役。奇刑怪狀。較繪塑者尤覺驚心。而因衆慘怛呼號。更屬不忍傾耳。殿上一中年王者。凭几決事。階上下叢跪多人。生不敢近。遙覘之。殿內有二額。一篆書。不可辨。一隸書。天理人情。外懸四匾。一似蝌蚪文。更不識爲何語。餘皆真書。中曰鬼神之爲德。左曰旌別淑慝。右曰惟明克允。各有歲月款識。亦與世間官署相同。外楹有對云。凡人皆克配聖賢。奈何爲檮杌饕餮渾沌窮奇。蹈萬惡之誅。自墮三途。

悲賤辱。在我亦只憑忠恕。但能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有一長可取。必教再世慶康寧。內柱集成語一聯云。來往何紛然。作福作威。各得其平。乃無憾。死生亦大矣。庶言庶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兩廂尙有數聯。未及屬目。女曰。君生魂。勿久立此。反身出。遙見有牛頭鬼。縮繫一長面大漢。自右門入。女指示曰。此宋將曹翰也。以怒屠江州一案。世世爲豬。國初生黔中。體甚肥。幸夫以十千錢購得。將於次日。斃刀。渠竊聞之。卽夜示夢於姑蘇劉進士。劉親詣屠門贖救。攜以南旋。老死於閩門佛寺中。吳縣城隍以狀達嶽帝。帝怒曰。渠不以功德懺悔。而妄次規避。寧有濟耶。敕下冥司。判彼三死於豚子。被人割作豕炙。以示逃罪之罰。然後仍爲大豕償宿債。自是每投胎。必遺一餓鬼守之。防其魂逸。茲在直隸方姓家。醜鮮度歲。昨午始受戮。故牽之見王。又消一劫耳。生復至屏牆後。有長房數十舍。一官紅袍烏帽。據中庭。前後人衆紛紛。不可指數。一室列十餘男子。皆赤身立於几。兩手釘壁上。上下各有鐵鉤。上鉤入口。刺其上。膠繫梁上。下鉤挂外腎。下繩以石浴血滿身。呻楚萬狀。審視之內。一人乃同窗沈某。甫斃無幾日。瞥見生。慟哭不已。生問君得何罪。旁一吏訝曰。子非死者。胡至此。生言偶然遊覽。故不識是獄之由。吏曰。子來問甚善。可傳信於人間。此輩皆滅倫者也。夫婦爲五倫之本。王化起於閨門。禮經以夫婦和爲家肥。孔子曰。妻者親之主。敢不敬歟。是皆至理名言也。世俗不明此理。往往視妻爲狎褻之具。輕侮疏慢。毫無敬意於其間。天下同風。無待言矣。甚或逞其暴戾。動輒呵罵。辱及其親。更或箠楚橫加。擯弗同寢。縱婢妾以凌之。種種無情。不能殫述。夫古人制親迎之儀。原恐矚則相輕。特以六禮爲防。鄭重其始。果有忤逆淫亂。亦但可離異。而不可摧殘。若無大過。則上事舅姑。下育男女。持家計。親縫紉。率奴僕。款戚好。凡百賴之。當隨處誌其助勞。刻今禮義不興。倫常乖謬。彼悍婦之脅持懦夫。固無足論。而梁孟如賓之雅。亦不習聞。大抵皆愛惡失中。怒則視等奴僕。喜則狎如娼妓。民彝之泯。無過於此一倫也。子旣目睹。可詳述於人。陰功不小。生唯唯。再觀左屋。有少婦高坐。下跪兩秀才。皆反接其手。一厲鬼執鐵箝夾其舌。出長六七寸。婦以繡針刺之。血涔涔滴。呼痛尤慘。生念斯文一體。代求緩頰。婦曰。君勿預他人事。妾奉閻摩王命。非妄作也。生婉

勸之曰。此地當輦轂下。自有所受而然。豈敢以法律爲妄。然二子苦難如此。夫人能不動心乎。兩士聞生語。益號陶。婦起曰。君未悉知。妾菰城許氏也。夫吳永爲邑孝廉。四十餘。始生一子。未半載而婦殞於疫。妾爲其後妻。代之撫育。明末海寇作亂。夫婦偕逃。夫挈裝。妾抱子。中途爲寇兵衝散。妾足小被擒。羣賊競欲相犯。非不能含笑就死。奈藐孤無託。必遭戕害。夫存亡未卜。且年衰老。此後恐不能再生。保節事小。延宗事大。因視賊目中。選一強有勢者。謂之曰。汝能護持我兒。吾願從汝。否則母子併命於此。不受汙也。賊目銳然自任。妾不得已。遂失身。此賊姓賀。爲一營總管。妾詭言夫亦賀姓。與同鄉。賊念宗誼。頗愛此子。始猶防妾之逃。繼乃相安無事。迨兒年八歲。適有族姪某。亦遭擄入。詢知夫猶在館於某所。妾乃暗示以意。於端午之夕。寇衆皆醉。乃竊得令箭一。嚙指作書。使族姪負兒於背。奔出賊巢而歸於夫。次日賊問。妾支吾以他詞。過五日不聞凶耗。知其必脫禍矣。妾乃解帶自經。後兒遊庠。爲妾請旌。不得。但記大略於志乘。近代重修邑志。言及此。面頰發顙。眉豎皆裂。指二人曰。此一對狂生。秉筆謂妾慾重義輕。借保兒之說。以飾淫醜。毅然削除此事。并姓氏亦不留。試問一孱弱婦人。驟值強暴之衆。除一死外。何從保身。凶徒既立意相干。必防之令不得覓死。矧事勢所迫。實有萬不可死之道。因而受玷。遂可斥其不貞乎。朝廷不予褒獎。猶云爲天下大計。恐開倖獲之門。然已屬冤極。作史遇此。應憫其遭際之速。矜其不獲旌表。而傳之序之。謳歌之。闡揚貞烈。慰地下而勵人間。乃不愧儒者之用心也。茲反苛刻其詞。訾響其事。使義烈之舉。轉蒙臭穢之稱。尙有絲毫人理乎。因忿詰之曰。汝二人指我爲淫。何以居賊中六年。未嘗胎產。且彼處衣服飲食。房舍奴僕。皆極美富。我何不樂。而自縊以死耶。又轉向生曰。昨以此事控冥王。冥王亦怒。拘二人至。命妾自處分之。切骨仇讎。恨不加以寸磔。僅小創其箕舌。奚足云忍。生聆其說。不敢置喙。默然退去。方擬更入他室。女自後曳之曰。雞聲已動。君宜速歸。此地不得久戀。乃相將由原路出城。足蹈滑石。一跌而醒。仍臥榻上。東窗微明。女已去。迴思入夢之際。了不知覺。因悟死曰。大夢情景。類然。方其蛻軀長往。決不識其身已爲鬼也。乃披衣起。濡筆而識之。夜間女至。問沈某事。君可詳悉。生曰。彼與余比。

鄰相知最稔。其妻素賢。沈有違失。多所匡救。翁姑皆悅。獨不愜於夫。嘗送食物入書齋。沈遽擁之坐。即欲於鄰架之。左白晝宜淫。妻力拒逃去。沈遂呼之假道學。益憎惡。至經年不入其房。每酒後。則辱詈百端。妻皆忍受。後眷一妓。居平康。日夜不離。前後費數千金。半載還家。惟餘瘦骨一把。妻泣諫。沈以爲妒。愈肆醜詆。其室家之好。大都如是。豈期痼癩難醫。竟致纏綿天折。其妻哭之慟。猶繼姪爲子而貞守焉。乃半月前事也。余交渠久。曾力勸之。彼弗信也。茲受冥誅。乃向余大哭。悔無及矣。竊謂男女大欲。聖人弗禁。我輩之愛婦女如此。即知妻妾之愛我也。將毋同。男子日狎百媚。不爲過。婦人偶動情於本夫。即謂之好淫。於理安乎。聖王因男子有辨。而婦人無辨。男子不汗而婦人則汗。故不能不使從一而終。所以防移種。杜亂宗爾。婦女以陰而受虧。益當就理原情。倍加體貼。况婦女以妒爲戒者。特恐霸夫虐妾。致來絕嗣之悲。是以詩美后妃者。爲子孫也。若淫酗狂徒。迷心惑志於梨園。喪氣亡神於柳巷。其妻婉言諫阻。勿論其爲憐夫之肢體。惜夫之貲財。重夫之聲名。品行勉夫之事業功名。並非嫉妒。即使全屬嫉妒。亦天理人情之允協者。蓋既無關於似縉。而徒棄家雞。戀野鶩。以悖義失倫。則爲之妻者。實嫉所當嫉。而妒所當妒。不得以妻不從夫一言。概議之也。女笑曰。君此言。大爲閨閣中吐氣。然實至情至理。非偏激也。女與生往來三載。族黨咸知。有求見者。女不辭。然一現即隱。不能注視也。一夜掩泣而至。曰。頃見冥府牌示。欲令妾往生某所。與郎緣盡矣。生大慟。女曰。妾求魏老爲關節。不知能否。然世緣既畢。即不往生。亦僅能三月五月。尋君於夢。不得明侍枕席矣。生曰。卿需緘物幾何。可告我。傾家以備之。女曰。無庸也。陰曹雖亦納賄。然究須無礙於情義之正。乃可通融。否則雖百萬金珠。總屬無濟。不似陽間昏昧。動以錢勝也。妾自不願生。非故出人罪之比。判官取他人以代。妾株守黃泉。待君百年後。重聚可也。生曰。余無父母。家有何戀。即從卿去。不亦快哉。女曰。不可。君雖無科名。然壽算甚高。若遽死。必累妾獲罪。且郎未婚娶。子嗣猶虛。祖宗血食。詎可不顧。慎勿癡想及此。出一册授生曰。此妾塗雅之作。向慚貽笑大方。未敢宣示。今將別。謹留此以識情好。郎如見憶時。繙閱之。有不安者。爲之改削。則五中感佩。不啻與郎晤對矣。生把其袖。益

痛哭不止相偎相抱。竟夜不眠。五更將盡。女起曰。可行矣。向生檢衽。珍重再三。掩淚下樓。生追挽之。忽然不見。而哽咽之聲。淒然在耳。生大號。呼搶欲死。寺僧皆驚。趨慰解之。生仍居寺中。冀女或復一至。每夜卜祝於燈花。竟無消息。後歸家。守義不娶。納妾生二男。談者言其相去已十五年。而生未嘗得一夢。殆已往生人世矣。女在生所。老衲及戚好。或偷覷之。皆粲然好女子。獨小童所見。則一骷髏。然於生毫無侵損。莫明其故。嘗與生酬和。詩詞頗多。集中容生時所作。有秋雁十六首。尤爲精警。惜不能記憶。惟傳其閨怨浪淘沙一曲。云風送落花輕。愁緒縱橫。怕翻雲錦認鴛盟。才子佳人何處有。夢影頻驚。燕語不分明。我自憐卿。瑤琴一曲太淒清。綠暗紅稀春去矣。天也無情。又有春宵不寐金縷曲云。滲盡啼鵲血。睡醒時。寒霜撲帳。孤衾似鐵。月老無顏相對映。賸有殘燈明滅。照不煖芳心。蘊結。璧合珠聯。都妄語。慘春光欲送。腸肝裂。幽苦恨。幾時絕。溪聲伴我長鳴咽。甚來由。空花薄命。古今一轍。比翼原非黃鶴。寡。強說松筠勵節。待早向塵寰永訣。乞取楊枝甘露水。爲兒家洗盡前生孽。含喜淚。寫離別。哀豔之音。沈痛之語。讀之令人酸鼻。

鬼三則

俗云怕鬼有鬼。卽左氏妖由人興之說。信不謬也。余十五歲時。嘗於中秋前二日。與諸父諸舅夜集。競談怪異事。二更後。敍說益夥。膽弱者遂有懼意。忽冷風起於榻下。左右牀皆熱雅片燈。燄縮如粟。吸烟不能入口。案上燈光亦慘綠。舅氏號星竹者。本生妣之異母弟。出搜於屋後。見柱左立一人。著白衣。疑同輩嬉戲。乘畏而見嚇者。向之曰。休得惡作劇。汝隱身楹外。以爲我不見耶。其人默然不應。溺罷。訝其直立弗動。趨視之。其人宛轉旋辟。此左則彼右。此右則彼左。覺其有異。乃大聲呼僕掌燈。其人猝一閃。不知所在。大驚。急奔入室。面色如紙。述所見。衆共出驗之。杳然無跡。方疑其妄。旋一僕出。蒼蒼過外廳。驀覩一物坐檻上。四體皆人。惟無項肩。頭與身等闊。而銳上。張其口如虎豹。

兩目細圓若豆。碧光熒熒。僕懼反奔。顛仆於階下。余聞聲隨衆察問。物乃不見。而僕則臉灰喉啞。半晌始能言。乃共信舅說之不虛也。又一歲。余附學於二里外之鹽井壩。夏夜納涼。偕友清談於大門之外。月光正朗。異說紛陳。一友舉夜譚隨錄。領催遇怪事。粉飾多詞。聽之毛豎。語未竟。倏聞哭聲遙起。自山後而來。非人非物。陰慘不可名狀。呼號漸近。寒風襲人。大懼。急共奔院內。闔門而隙窺之。則一白花夫人立而趨。前二足作拱揖狀。張口嗚嗚。至我輩聚言處。盤旋悲慟。其音之奇醜難聞。罔堪摹擬。徘徊數轉。乃跳身向東去。且哭且行。猶迅疾於獵狗之追逐。瞬息不見。又硯友聶鐵珊。讀書於十方堂佛寺。一夜與同窗朱月卿。蕭康侯。連床對坐。相與說鬼。漏三下。燈火黯然。增草心至四五。而昏暗如故。蕭惟怯。以背偎聶而坐。月卿力大而好勇。忿起。燬巨燭。置案上。虛叱曰。此等情狀。不足驚人。果有靈。敢現形於乃翁前。始稱能事。道罷。仍歸坐縱談。未數語。榻前猝黑。對面不相見。有物遮蔽燈燭。半室晦冥。衆審視。則一大手自門外入。掌寬近尺。長二尺許。指倍於燭。腕粗於桶棹。去門丈餘。僅露其肱。而臚猶在外也。其色紅紫。毛茸茸然。大駭。蕭膽最小。暈仆於地。聶亦抖顫不止。朱急持戶根在手。力擊其肘。颯然一聲。滅燭縮去。朱執燭於燈上。燒之。似難於初爇者。半晌乃著。因一手秉燭。一手持械。巡戶外及庭階。寂無所見。乃返扶蕭起。救之甦。述諸寺僧。靡不吐舌。然此廟向無邪祟。不審何以有此。愚謂朱曰。此非鬼魅所爲也。蓋寺中伽藍揭諦諸神。見子之赳赳自雄。故相戲耳。後三人皆不壽。殆亦乘其衰氣而侮之歟。

雞頭怪

賈人郭雲渠。嘗往巴東索負。債家姓馬。與郭舊契。憫其長途跋涉。兼值盛夏。因留之小住。待纔涼歛退。再買歸舟。郭喜莊院清幽。頗堪消暑。遂處之晏然。馬有妾新死。緣葬地不利。停柩於庠廡東偏郭居廳之西。與殯室斜對。然中庭闕廓。相距卅餘丈。初不知有厝棺於中也。宅左一園。竹木陰森。內有敞亭。亦寬綽。園門卽在郭齋之後。主人好客。

每日聖醪恍飯。款接維般。而小食點心。罔不精美。經月餘。偶於深宵睡警。聞園中董董有聲。似執杵以舂碓者。意謂灌園之作。了不爲疑。嗣屢聞之。乃問諸綱紀。則並無園丁。郭始覺異。一夜月明如水。萬象皎然。郭孤坐不眠。欲俟其響時。竊往窺探。漏已四滴。門舍悄息。倏聞對宇處微有聲。郭急覆燈光。立近窗前。以舌舐紙而視之。遙見五人叢立殯室外。身大首小。細察之。則皆非人頭如雞。尖鬚圓目。茸毛細耳。亦與翰音無異。三雄二雌。雄者朱冠高聳。鮮羽披肩。雌則淡紅其色。毫無文采。手極長。過四指。與袖窄束腕。衣奇錦。諸子繡鬪光怪陸離。擬以統纜纏額。亦不及其煥爛。雄者蹶履絳絛。柔若無底。雌者纖足弓鞋。碎步生蓮。極嫵娜娉婷之致。郭驟視大駭。癡神木立。屏氣似不息者。俄頃。柩有聲如擊。壁有聲如摧。女屍闐然出。凌蹙之狀。怖人欲死。雞頭怪旋繞之前。挽後推。相與循牆而走。遽遁入園中去。再一眴而董董之響作矣。郭驚魂千里。徧體粟寒。不能轉動。半晌乃移足。急趨榻上。引被蒙首而寢。次日以告老僕某。某愕曰。然哉。余數日前。以七七滿期。焚香啓鑰。入視棺蓋。無塵。而所布壘灰上。有雙鉤印。心竊疑之。未發也。怪哉。怪哉。胡爲其然哉。君且勿言。容徵其異。再徐爲計。乃暗約同伴中胆壯者二人。夜中共集郭所。子丑之際。果得其狀於樞隙。俟其簇擁進園。衆倍郭同躡其後。藏身竹林中。見一屍五怪。共登敬亭。雞頭人各出懷中食物。以啖女。女手不能舉。惟張口以就之。衆審所獻。則皆馬內庖中所製作。一切貌糖鼠糗銀線餅。玉梁糕。平昔屬壓者。無不舉具。最後一雌雞妖。奉膏煎牢丸三枚以進。則內主人性酷嗜此。適間親手搏捏。取香殭磨粉。而團以八寶果餡。不知其胡竊以來也。啖畢。諸怪聚持屍體。或牽衣。或捉臂。或扶項。提領。齊距躍於亭中。地爲之震。郭乃悟董董之由。約跳廿餘下。復攜之緩步。紆曲往來。仿佛有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度。迨膠膠唱動。促行愈急。直至將曙之時。乃相率下亭。送女還喪門。各返身奔西南隅。越塊垣而去。郭乃隨三人歸寢。主人起。共白之。馬初嗤爲誕詞。見衆證鑿鑿。始惕然懼。集僧道數十輩。關棺以覘。屍毫不腐。而形相改易。髮已半成雞毛。面狹瘦。口縮而銳。眼縮而小。全不似人形矣。手亦出袖尺許。指細而節長。過於生平三之一。羣相咄詫。馬慘怛掩面而泣。郭勸以秉畀炎火。馬不肯。曰。是非死

者之過也。彼衆妖少一匹偶。故欲易妾貌以爲之妻。據陳所見。皆怪物鬪之使然。並不能自爲魑魅。愚與伊恩情。周至。誓將同穴以棲。安忍無端而戕賊之耶。郭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尊寵山海之盟。乃生時本性。今既死。靈氣銷亡。所遺皮囊。蠢然物耳。使尙存半絲人性。決不肯自儕於妖。明睹其幻化如斯。而猶懷癡念。非香非玉。有何憐惜。且羣魔擲揄既久。自然相需甚殷。子縱嚴貯石槨。銅牆鐵壁以圍之。陰魘力大。亦必能竄取。久之習慣自然。同爲西顧之怪。苟道成而遠遁。猶可說也。否則率其醜類。擾家人而侮鄉里。其將奈何。矧子言尊寵生前溫知禮。芳年埋玉。魂必有知。子將來白首所歸。與之完聚於冥府。而無須此體魄也。明甚。渠遺蛻世間。爲妖所屬弄。定必含恨九原。子以楚人一炬。泯其痕。葆其貞。獲免牝晨之刺。嬋娟知義。當感佩之弗遑矣。馬默無語。縑羽從而附和之。村鄰畢集。復劫以利害。乃呼體夫舁以出。并棺而焚諸郊。取骨燼置甕中。瘞淨土下。仍修墓其上。碑志之。共驗矮墉外。則惟莽曠之野。無人居。無鬼冢。並無禽巢獸窟。不知其何怪也。

段干

登州武弁葛又龍。有寒疾。淡悶干嘔。數月不已。一夕死。社神引見冥王。立殿外。葛偷視其內。一人衣巾奇古。側坐案右。與王言。傾聽之。乃共談次年鄉闈事。王曰。齊魯狂生。旣得聞命矣。敢問晉都金某。母怒其兒。使毆之。某拳石交下。幾至殞絕。愚欲除其名。則彼奉親命。且兄實有咎。非紆臂奪食之比。欲置之。則似太不弟。豈可無罰。兩難之處。願執事明以教我。古衣冠者曰。此何難。雖曰順親。究應敬長。略扑扶以紓母怒。二道俱全。豈得飽石勒之毒手。險斃其生。此其心。甚不可問。若無懲剋。則天下皆象日。以殺舜爲事矣。黜南宮。僅予一第。復遲遲給之。自然平允。王曰。洪都趙廷就。本應一衿終老。近忽作一善。有寡婦夜奔。趙竟啓門納入。給之曰。賢嫂且請遙坐。予每夜例誦佛經。俟誦畢。乃從汝。婦信其說。趙據案僞作諷唸狀。而口中則講諧鐸中節。母留箴一條。趙故辯給。特張皇其語。粉飾其情。極言

守貞之利。神敬鬼欽。蔭子孫。耀宗祖。再世必如何貴顯。如何富壽。又言不貞之害。歷舉若干慘報。以驚之。話未終。婦大哭而去。從此洗心滌慮。纖慾不萌。可以完璧終矣。且翁與夫感之次骨。日前十殿會議。父子跪求。願損後嗣福祿。以報趙。我等共論此事。功德不小。彼如學魯男子。何嘗不可自潔。然此婦以私情蔽公義。難保不更向他。人乃趙生能堅定其心。不避嫌疑。遂得成己成人。合於聖賢之道。頗稱難得。此省有魚培堯者。原在來年秋榜。因一言之戲。致人夫妻反目。雖出無心。實傷天和之甚。因公議將魚削遲兩科。以趙名補入。足下以爲何如。古衣冠者曰。十殿公心。妥善之至。尙有何說。因起辭。冥王亦起。送至闕前。其人下階。忽足底生雲。冉冉升空而去。王反坐。乃喚葛弁至前曰。汝命不合。盡久病亦前世小愆。再過兩月。乃能愈。因昔賢降此。特呼汝一聆法論。俾傳於人。爾命土地仍導之歸。葛謝出。問土地。王何時人。升天之客爲誰。土地曰。王姓段干。魏臣也。古衣冠者乃魯之子服景伯。宣聖令彼入冥。言萊邑狂生某。明歲當成名。奈渠治遊無行。近敢於文廟狎優。且素不敬文字。常以書堆牀上。或置鞞中。並以婦人鞋壓詩卷上。吟哦脫稿。隨即拋棄之。略不收拾。而恃才傲物。及於尊長。種種不善。飭陰曹於冊上抹去其名。以孝友之田某補入。我適捧案籍至。王知爾平生謹愿。因注定有此死。故令我挈子入冥。爾葛與社公語甚多。一切地獄果報。大抵無異世所傳聞。故不備載。葛醒後。常舉以告人。狂生某才名甚著。有知者。言其素行。一一不差。又有張生學亦富。與葛至好。曾詢諸土地。土地言正在此榜。名次若干。葛病直至仲春。乃瘥。暗記所聞諸人於簿。迨揭曉。田張皆捷。狂生果落第。後閱山西江西二省題名錄。亦各不爽。魚竟後趙二科。乃獲雋。此道光己亥大蜡月朔事。所議則庚子恩科榜也。諸城史王夫述於余。姓氏名次。咸具日久致忘。且言神必段干木無疑。余謂果段干木。不應置子服君旁坐。按史記載。老聃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是必其子若孫。以段干爲氏。仕於大梁。其爵必在魯大夫上。故相持如此。葛名景雲。萊州卽墨人。

獅象對壘

成都舉人陳堯采。前身爲峨眉僧。幼時恆夢入山。侍其師譏經演法。或坐或立。或跪拜。不一其事。大抵一歲必五七往。久而習慣。不以爲奇。其地之形勢。廟之舍宇。同輩之狀貌。一一熟諳於胸中。已亦明知是夢。留意於去來之迹。終不得其所以然。第覺無端而在寺中。無端而臥榻上耳。撥芹後。夢稍疎。然年中必有一兩次也。咸豐末。滇匪入川。連陷數邑。烽烟四起。當事者奏請暫停鄉試。旣而李逆入江原。何逆竄汁旁。張逆破英井。藍逆圍順慶。周逆據鶴遊坪。全省大亂。並道考亦阻止不行。陳時年已壯室矣。以阨於進取。鬱鬱不歡。而又風鶴頻驚。時虞意外。一夜復夢入山。拜伏於師前。師方入定。跌坐瞑然。旁侍一童子。陳屏息不敢動。靜候之。約經兩炊許。師始出定。張目見陳跪座下。呼之起。笑謂曰。汝來大好。正欲走伴相召也。紅塵多阱。黑海迷津。奚所貪戀。不如還元返本。仍歸極樂。汝得所安。吾亦有賴。否則神秀雖慧。終不得五祖衣鉢也。陳答曰。老師重視弟子。隨處關心。感勒不可言狀。然鄙念所以遲遲不歸者。非繫俗情而戀棧也。自惟十載寒窗。備嘗辛苦。椿萱期望。恩義尤深。未克博封誥以遂顯揚。五內殊難甘忍。乞師慈悲。少緩數年。但能一第而登仕途。則人事可了。自當還侍方丈也。言未已。其師大怒。罵曰。驢鳴犬吠。是何言歟。我佛戒人勿近市。誠大智哉。汝降世幾何時。遽墮塵障。至於如此。是尙足與論解脫乎。惡劣俗物。不得久立於此。穢我三寶。呼侍者操杖逐之。陳大恐。惶急走出。至前殿。見左廊下有衆僧聚談。趨與爲禮。衆起讓坐。似知其被斥驅者。各含笑對之。有擲揄意。陳喟然曰。諸兄視弟。豈戀貨財妻孥者耶。苟非軍興誤我。志願早伸。今日亦不遭呵叱矣。刻間滿地干戈。大局已壞。欲享太平福。豈可得乎。上座一人曰。子勿憂。梁州無大劫也。此不過山中業畜。逸出爲祟耳。李藍皆閩王坡下狸貓。周乃伏虎寺後跛兔。何與張則雷洞坪之鼠狼也。其餘多係野旄野狗之屬。隨聲附和。毫無知解。不日韋馱降臨。降魔杵一舉。立盡粉矣。所可慮者。文殊院石獅。亦偷下峨眉。此君謀勇具足。應劫轉生。頗爲天下之害。近聞將自黔襲蜀。彼時益郡。當有大驚恐。幸渠旺氣已過。衰氣將乘。有韋馱在。終必收伏也。陳問收伏在何時。曰。文殊獅子。惟普賢之象能制之。但記獅象對壘之日。卽蜀國肅清之驗也。又問韋馱者何人。曰。鹿角柳也。方欲

再問。忽有犬鳴窗外。惕然而醒。心大異之。次日。卽以告親朋。互相猜議。莫能索解。未幾。駱文忠公乘節來蜀。所調楚軍皆勁旅。羣逆紛紛敗竄。倏有粵匪石達開循黔邊入寇。取石砦。攻涪陵。困綦南等處。以至建昌諸郡縣。賊衆四十餘萬人。兩川又復大擾。幸文忠優於將略。調度有方。始逐藍逆等於塞外。旣縛李逆等於戎州。復迫石逆於瀘水之西。陣獲渠魁。馘散其黨。全蜀大定。當石逆起粵時。有扛鼎拔山之勇。數仞高墉。一躍而登。攻城拔邑。所至殘毀。陷州郡約數百。逆跡幾徧天下。受僞封曰翼王。婦孺亦震其威。不期罪貫已盈。猝逢籬門宮保。居然生致。而磔於市。曹真千古之大快也。賊平後。甲子歲舉行秋試。陳卽於是科登賢書。迴憶所夢。知所云韋馱。卽駱公鹿角。乃駱字分音。柳乃秉章二字合音。蓋文忠姓名也。第不解獅象之說。後以語秋涓徐翁。翁愕然曰。子不知耶。此漢嘉秦明府事也。秦江南人。其太夫人夢普賢佛騎象入室而生。故名象臻。字繼賢。幼時左足蹠發小瘡。潰作一孔。數十年不愈。及檢校平羌縣。登峨眉。拜普賢。見廟外塑白象。後脚有剝損處。適與己之足傷高下長短。一一脗合。乃大驚。急呼僮工塗補完好。建高柵圍護之。次日下山。未抵署而瘡口合矣。石逆寇橫江。秦爲蒙山令。樹大纛。率團勇千人赴援。時賊尙強。且據山險。殊死鬥。楚軍三戰皆北。勢將不支矣。雅兵適至。石逆望見秦纛。遽變色卻走。幾墜馬。我軍乘之。追奔四十里。賊氣頓衰。二十萬衆潰散殆盡。石逆束手無計。遂被擒獲。此事久播人口。子尙不知耶。陳聞其說。乃釋然。後連上公車。皆不利。以挑選得二等。隨授彰明教諭。今已十載。自言此夢之後。遂絕跡不再往。大約其師一怒。從此屏出門牆。不復視爲法侶矣。

血飛

凱州李氏。巨族也。一女名蓉姑。幼許字戴氏子。亦同邑著姓。兩家本舊戚。來往親密。戴子弱。父母欲冠後。乃完姻。故女十九猶閨居也。戴勤學。攻苦太甚。年甫二十。以瘵卒。女聞信悲慟。毀其妝。欲往赴弔。父母不可。卽投繯。幾絕。不

得已率之前往。女撫棺一號。血淚紛墮。旁觀者無不慘切。告其翁姑。欲居喪守制。翁姑憫其幼稚。慰之曰。兒素以貞靜聞。六親所共信者。夫死不二。言實由衷。第今日遽留此間。何以安汝父母。且暫歸。容再備禮迎汝也。女乃泣而返。從此素服不飾。禮佛持齋。夢寐無笑容。父母陰擬奪其志。稍示意。卽正色曰。父母爲兒訂姻。時將廿載。鄰里鄉黨。誰不知兒爲戴氏婦。一旦以存亡改節。尙足以爲人乎。經半年後。父母度其哀已漸忘。會富室有垂涎女美者。厚幣啗其戚。許以千金爲聘。父母竟諾之。索庚帖於戴。還聘物。媒者持告富室。親迎有日矣。女覺其異。密得其情。知不可挽。詭謂父母曰。兒身本二老所生。自應以從親爲孝。必欲兒改適。不妨明告。何必陰謀如此。譙國實無所戀。不過守禮耳。茲已爾。尙何言。容明日往戴家。拜主一別。除凶服於彼。歸而珠翠華衣可乎。語訖。靦然露齒。父母信其說。慨然應許。竊喜以爲得計也。女出喚傭卒。爲買香燭冥鏹等物。備次日之需。父母愈喜而不疑。入夜。女舉酒壽二老。並其兄嫂婢媪皆醉之。三更後。乃嚴妝整衣裙。以剃刀刺喉而死。女居其母之內室。晨興而門久不啓。叩呼不應。穴窗窺之。見女臥地上。駭極狂叫。一家驚起。破扉入驗。剃刀猶在手也。傷闊二寸許。深寸餘。而潔淨如洗。床榻几案。絕無點血。滿屋皆然。尸綿軟如生。亦不甚冷。鏡台上留一絨。乃女手書。言女子以節爲重。不能不死。然不知曲從父母。乃忤逆不孝。二老當唾棄之。勿悲懷。惟求語夫家。取其屍與戴子合葬。死且不朽。末囑兄嫂好侍晨昏云云。舉家悲悼。痛悔無及。急市棺掩斂。以索還庚帖殉之。然不測其何以無血。其兄親赴戴氏告之。故戴氏以墳山不利。尙未卜窆。窆停柩於廳廂。其弟與妹。每晨一入炷香。是日辰刻往啓門。猝覩殯室之中。血汗徧滿。棺之上下四旁。濡染更無寸隙。駭極狂叫。一家驚集。視其血鮮赤如新。似手持盆盎於其上澆灌者。壁上地下亦然。不測何來如許。血且隱隱作沈檀香。毫不腥臭。謹譎猜論。問女兄適至。達其妹同穴之約。衆始悟血爲女血也。兩家相距二十里。不識何以飛越如是。其翁姑大哭曰。賢哉媳婦。是我二人禍之也。當日肯留其守靈。何至有此一舉。此我家事。不可令親家破鈔。詢知轉值未給。代償之。擇日備儀仗鼓吹迎女。與其子合厝一室。親朋聞其異。吉服往弔。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伍城令白身

臣亦在其中。歸而稟陳大吏。請於朝而旌表之。復爲作傳。徵名士題跋。一時和者紛紛。余方下第。過中江。得悉本末。竊謂如此貞烈。天地鬼神所欽仰。非若尋常歌唱。可以潦艸塞責。白君勸余作詩。答以心緒不佳。且俟異日。故至今尙缺如也。兩家族黨憐女節。而恨其父母之謬。以謀婚釀命。合控諸官。富室破產。資緣始脫罪。媒者逃於外。三年乃返。亦遂赤貧。得不償失。大可笑也。

古鸞子曰。聞此事。未有不悚然駭。肅然敬者。愚以爲事奇而理不奇也。精誠之極。金石爲開。李女力振綱常。念以所天爲重。飲刃時。必意注夫身。口喚夫名。而乃怡然就死。其神氣直趨殯宮。故血亦隨之而去耳。庶女一呼。雷霆下擊。古有血流流血成字者。無非浩氣所擴充也。嗚呼。以至常而爲至變。死者不自知。鬼神亦莫得而禁之也。烈哉烈哉。

劉勵墓

雙流李司馬珍圃。溫雅好善。凡濟困扶危之事。不恤斷炊以利人。弱冠時。曾充典吏於藩司。其地本財貨淵藪。居之者相沿爲奢華。終歲糜費以萬計。李力矯其弊。躬行節儉。維持之者衆。積重難返。而其中養德惜福。功效蓋然。故其紛擾於宦途者二十年。依舊誠樸安詳。無塵俗氣。近今以來。所罕見也。所居曰彭家場。煙戶稠密。趁墟者千百爲羣。川西石工艱貴。市廛多土地。每天雨沮洳。行人濡沒泥濘中。步履極苦。李憫之。特捐千金。修治道路。百里內外。悉化康莊。由是得豪富名。其實家無儋石儲也。場左有古墓。幼時就傅。恆往來其前。鄉人趨務者。嫌泥路坑坎。多越墓而過。馬踢車輾。漸成平陸。李見之。咨惋。因命工人。凡所剗街土。盡封其上。不十日。巍然高冢。人不能登矣。李偶出市。散步徘徊家前。暗思陰陽一理。居宅被人蹂躪。定必不安於夜台。茲雖與之繕完。難免他年無變。不如立一碑。以垂久遠。第不識其姓名世次。爲之奈何。嗟呀而返。是夜入寢。覺身在門外。有龐眉皓首者四五人。聚語市中。望見李中。

一杖者遙呼曰。李君佳興。乘夜獨遊。此間去敝廬不遠。不嫌蝸陋。過我一談可乎。李視其人。似舊識。倉猝不憶爲誰。氏欣然從之。至一處。茅屋數楹。灑掃光潔。相將入室。圍坐共話。僉頌李治塗之功。利濟甚溥。李謙抑而已。忽一古衣冠人昂然入。修眉長目。雋秀無匹。年約五十。長鬚飄颻。光黑如漆。見李在座。趨與爲禮。曰。忝居毗隣。未親雅教。近依宇下。深感鴻施。末一語三揖而三言之。李不知所謂。信口酬答。已而辭出。杖者送之。及階下。拍李肩曰。適聞揖君者。知其人乎。李答不識。杖者曰。此翁姓劉。名勵。宏治間名進士也。非吾邑土著。流寓此間耳。言畢。重拍李肩曰。君牢記之。隨拍而醒。則身臥床中。心大異。暗念古衣冠者。卽家中人。杖者乃鄰叟某氏。幼曾識之。然死已久。故一時不記憶。次晨走驗冢畔。則百步外。隣叟之墓在焉。其旁環列數冢。皆里老先後歸土者。恰符夢中人數。攷諸四川通志。果有劉勵。明宏治某科甲榜。遂州人。自川北移居川西云。第不言在何縣。李見之。亟錄於紙。俟道路工竣。卽於冢前刊碑勒石焉。後述其事於余。且曰。暗中一念。何以遂達幽冥。善念如此。惡念可知也。鬼靈如此。神靈可知矣。彼欺詐之徒。日以機心任事者。亦可廢然返乎。

騾償債

李珍圃又言其鄉有富室某。性好遊。嘗畜一騾。甚馴健。某倚之。日日出遊。涉水登山。穩如平地。或遇酒後困盹。身倦眼花。然左偏則騾左負之。右倚則騾右馱之。從不傾跌。如是八年。愛逾珍寶。不許他人偶一乘。騾亦不服他人乘也。一夕寢正酣。忽覩一人入其室。視之。則舊隣役夫某也。夢中忘其死。問何事。役夫拱立而言曰。曩貸公錢八十千。無力償還。負疚無已。茲親服役數年。每歲應得工費萬錢。適足償數。祈公擲還借券。消除此業。俾得脫皮毛而歸人道。感且不朽。某不達所謂。髣髴覺此人常侍左右者。且素性伉爽。因笑曰。汝之貧窘。我所深知。此項久不置念。慮矣。何必再言。然毀契以杜後患。亦甚佳。卽啓枕篋。揀其券給之。役夫得紙。叩頭歡謝而去。某亦頓醒。方疑訝間。聞圍人

叩門。告所乘驟無故死矣。乃大驚。急啓驗箱中。券固宛在。但紙微黯而字模糊。觸手腐碎。似數百年物。再取別券較之。迥乎不類。遂就燈上焚燬。乃近火卽化。並不甚見烟燄云。

古鄉子曰。紀文達公謂凡物皆有魂魄。其論甚精。非深明陰陽之理。灼知鬼神情狀者。不能道隻字。迂儒無識。往往斥爲謬悠。不知塗車芻靈。肇於上古。使形化而性不存。明器之作。不多事哉。嗚乎。此聖人之所以大也。

■夢虎

我涪有林月亭者。煙賈也。每歲買集洋藥。遠售於楚。恆經年不家食。所居在州城大東門外。前臨鬧市。後倚高墉。盜賊所不至也。其妻攜兩兒居右廂。一夜夢徘徊戶外。忽一虎自牆北躍入。直前搏噬。其妻驚懼。急避入室。闔扉以拒。虎咆哮。牕外嚙門。限有聲。懼極而醒。聽之寂然。起視無所見。以爲夢本幻影。城市焉得有斑寅。殆心熱而神不寧耳。坐食頃。剔燈復臥。甫垂目。覺虎又至。爪毀其壁。土簌簌落。竊念此仍夢耳。置不理。俄而壁破一大空。虎已身入。始詫怖坐起。虎竟至床前。怒視床上。兩目灼灼有光。其妻駭極。枕畔舊有腰刀一具。爲小孩壓驚者。急拔在手。虎昂頭欲上。因舉刀力刺之。正中虎目。虎負痛大嗥。仍自空中逃去。婦亦頓寤。徧體汗淋。心跳不止。捫床頭刀。惟餘空鞘。揭帳視之。見月光照入。前壁果有窟窿。大可容牛也。悸極狂呼。翁姑驚起。偕家人驗視。則刀在地上。榻前滴餒涎斗許。壁空外虎跡儼然。隣家未眠者。亦來聚觀。共相駭異。然而地無穴。垣無門。四圍皆塵肆。狐兔亦不能容。且三更後。市人猶往來也。婦乃挈其子移居別室。後亦絕無他變。林歸後。特向余道其詳。無理無情。至今不知所解。

■畫中獄

金維烈。字有功。東萊進士。家藏有李營邱山水一幀。極愛重之。嘗作令江南。懸此畫於書室。朝夕賞翫。一日午倦。

方隱几。忽聞壁上有騰踢聲。急視之。則畫幅暴大。可五六丈。樹木屋宇。悉現真形。道上本無行人。條來數十人。若營卒狀。各乘怒馬。自下登山。長可四五寸。馬若巨鼠。謹譁馳騁。山壘高處。有四人舁兩竹輿。中坐一男一女。迤邐而下。俄而輿馬會於山腰。路窄不容並行。彼此爭道。馬不能退。駛輿不肯回頭。騎者怒鞭馬直衝。將兩輿擠墮崖下。輿夫亦牽率崩墮。有一夫攀石未踣。一馬踐其身。破腹而死。騎者了不爲意。大笑而驅。瞬息已遠。再視墮崖者。則轎中人皆未傷。三夫有折腿者。有斷臂者。有破額者。各放聲號哭。於是山上下。山左右。所畫房舍中。皆有人出。當爭道時。金已起立。步近畫前。並不覺有壁。有畫。惟見層巒疊嶂。窮望無極。兩邊言語。皆歷歷聞之。且時天陰欲雨。圖中則晴光豔陽。人物皆有影。正擬再觀下文。適僕人淪茗至。迴眸一詢。了無所見。依然壁上條幅耳。心大詫怪。從此日日伺察。寂無影響。後數年。行取入都。偶晤九江太守某。話及此事。太守驚曰。此非吾郡懸案耶。蓋潯陽某村。夫婦二人自岳家歸。過廬山半。倏構此禍。一夫被踢死。三夫皆醫痊。惟折腿者遂成跛足。軍興之際。營卒過者甚多。鄉民不識字。只控馬兵。不能確指爲誰。故案懸數年。猶未得主名者。金叩其年月。卽觀畫之日也。述控者情詞。一如所見。問其地形勢。亦與畫境無殊。因笑曰。若然。則此案須區區作旁證。乃可辦也。爾日圖中所見。其均服有某軍某營親兵字樣。字細如蟻。因日光照耀。故能辨悉。太守書記之密。以告彭蠡令。專察某營果得罪者。其案乃定。友人金鷺波。此君之族也。嘗與余言。第忘詢其時代。夫晦暗之獄訟。往往因局外而得情。然未有離奇若此者。此真不可以理想也。

可憐兒

可憐兒者。本名綠兒。京師梨園也。色藝雙佳。有名士贈詩四律云。傾城花底喚秦宮。水上鴛鴦上鴻。楊柳偶隨燕市綠。櫻桃不數鄭家紅。翠如越女愁都好。曲願周郎誤亦工。儂說可憐憐未得。如卿真箇可憐蟲。茜紗裙束沈郎腰。不是柔腸骨也銷。弱貌漫誇張窈窕。戎妝慣學霍嫵姚。歌翻桃葉聲聲慢。香印蓮花步步嬌。一曲迴波人似海。青

燈紅燭可憐。宵牙根微轉。幾聲鶯。低唱無聲勝有聲。一縷情隨眉語度。四條絃和指痕輕。香分金鈿。增長恨。花墮珠樓。認小名。吟徧洛神。都不稱。只應喚作可憐生。紫雲魂斷。豔陽晨。鮮識司勛。顧每頻。似此情深。真欲醉。縱非見慣也相親。二分春。好花爭笑。百轉聲柔。鳥共嘯。忙殺旗亭。眉樣柳。含煙齊效。可憐顰。一時喧傳。和者鱗。比可憐之名大噪。一日將駕車往某處。赴筵。所畜驪馬。不就羈勒。目視綠兒。長嘶不已。僕夫無術。易以他馬御之。而行是夜。綠兒歸寢。夢一偉丈夫。黑面長鬣。直造榻前。方欲起問。丈夫以袖拂其面。渾身綿軟。噤不能聲。丈夫從容登牀。啓其衾而狎之。陽道頗長。頗形擊柄。事畢。猶徧體撫摩。半晌始去。綠兒頓如夢醒。衾覆無恙。門揜依然。以爲病魔。然穀道腫痛。若被刀鍼。駭愕不解。延醫調治。數辰始愈。方將登場演劇。是夜復夢如前。次日又憶不起。如是數月。骨瘦神疲。無復曩時風貌。初猶自諱。嗣不能支。乃密告所暱。羣疑爲狐。共謀驅遣。乃祈禳百舉。略無髮效。一夜四更月上。隣人某宵。與入廁。聞隔牆有蹴踏聲甚厲。由壁隙以窺。則一黑馬人立而舞。作諸變態。舞畢臥地。黑煙一縷。從頂門出。愈結愈厚。竟成一人。歡躍而去。隣人始而駭。繼而懼。乃悟崇綠兒者。卽此物。悄然自返。詰旦過訪其跡。則綠兒夜來受創更甚。方呻楚枕席間也。鄰乃趨近耳語。告以所見。綠兒猛省。回憶始禍之期。信馬嘶之有由也。亟呼屠人至縛而誅之。其怪始絕。

駭癡譎談 卷上



駭癡譎談 卷下

■ 蘭姓女

枳邑北里有柏家場。其間白姓人最多。有白多福者。農家子也。幼頑劣。不喜讀書。每逃塾。輒數日不返。稍長。益游蕩。十五歲時。偶盜其母蓄錢數貫。與舟人子博於江干。大敗。勝者謂錢不足。欲剝其衣。白怒。遂相毆擊。勝者不敵。走避船中。白逐逼之。跳沉江底。其人故習於泅沒。白不知也。同博者齊聲譁噪。大恐。又慮家中覓錢無著。必受笞責。遂躡身而逃。隨役夫以擔負謀食。漸入秦中。至陳倉道上。適有蘭姓酒房。需長年者。因投身爲傭。任事勤敏。頗得主人歡。漸出入內室。都無避忌。蘭有女甚娟好。與白年相若。常呼買食用物。必竭力趨奉之。遂相愛悅。居二載。竟與女通。飲啄益豐。起居逸豫。此間樂不思蜀矣。又二年。女十九矣。有邑人求親者。父母喜諾。女遑急。欲阻撓之。不可得。使白託隣媪。以己作贅壻。意探之。乃大受駁斥。女益窘。與白謀僭亡歸里。以白金二百。黃金釵釧數事。與白使先行三日。待於青羊鋪。備輿馬。女續至。與同行。白乃託詞歸省。辭肆主南旋。甫抵鋪。暫止逆旅中。忽謠傳某街失銀物者。察知內線搬運。賊去不遠。已聚十餘人。追而來矣。白聞懼甚。念事破。女必被拘。己遭禽。決無佳况。一時倉皇。無主急攜行李。星夜奔馳。抵涪疆。訪舟子。並無溺斃事。乃坦而歸。初。其母失錢。知爲幼子所竊。然數年無耗。疑其竄溝壑矣。陡相逢。悲喜交集。詢所遇。支吾以對。父欲爲成室。則婉言遜謝。蓋心不忘蘭女也。女遣白後。整理小行囊。詐言將往外家。嬉戲呼鬟婢送之行。其舅亦貿易城中。相去僅里許。不時往來。故父母信之。女至城關。給婢曰。此入城。不過數武。我自識路。汝速反作炊。五日來接我也。婢遂反。女出錢賃驛馬。揚鞭而駛。蓋北方婦女。習於聲控。不足異也。至青羊某家。問之。則白已逸去。乃大悲。然疑其不應違約背盟。或寄居他處。姑俟之。又數日。仍杳然。闕前後徧偵。無迹。行旅傳

言蘭姓失女。知爲白某誘逃。已控官遣捕役矣。此鄉又以少女獨步。蹤跡可疑。竊竊私議。女進退無路。潛入斜谷巖穴中。雉經死。白歸半載。父母相繼卒。隨與兩兄析產分居。時思蘭女不置。經年餘。復入漢中。遙探女耗。蘭自女出。次日其婦弟走訪。始知女未入城。詢婢則半塗而反者。大驚。察檢衣飾。悟其私奔。蘭止此女。大悔恨。急訟於縣中。只知白爲蜀人。未嘗言其居涪。罔從搜取。促追半載。無所獲。久而捕捉寢懈。白至南鄭道上。訪知女實。續出大勸。是夜宿逆旅。方飲泣。女忽至。相見悲喜。女咎白之不待己。怨望酸嘶。白述其舛誤之由。始轉怒釋憾。白問其何得在此。女曰。妾已出。勢不能歸。且歸必改適他人。是二天也。年來忍死待君。東食西宿。靡所定處。頃立前街樓上。見君入此寓中。是以來耳。白信之。曰。足徵我夫妻有緣。此行特爲卿至。相違數百日。刻未暫忘。凡媒妁者皆拒之。自謂無負卿也。女亦喜。因相燕好。次日。託店主代市步輦。詭云其戚偶遇。當與同歸。遂攜回涪。女勤儉善治家。又敬事其兄嫂。戚黨咸羨其得賢婦也。白自歷患難。盡革故習。又憐女相待之誠。伉儷甚篤。相偕四五年。里人見其不產育也。竊怪之。又女從不言母家事。秦中亦絕無音信往來。各疑其爲拐騙而未發也。一日鄰婦數人。邀女觀劇於川主宮。廟去白家不三里。中有道士年八十餘。頗能通修煉訣。偶出房。瞥見女坐左樓上。大詫。詢其徒。曰。里中白三娘也。道士又詰所由。有知者爲陳大。道士嘆曰。天下事何所不有。怪哉怪哉。轉丹房。游神而察之。得其詳委。次日。召白至廟中。謂之曰。吾曩賭子鬼氣滿面。緣不相識。故不關心。昨尊闔至戲場。始識其非人子。從何處娶得來。不早爲計。死將及矣。白習聞老道神異。自以年來身體羸厄。精力罷敝。正惶惑於中。聞言大駭。道士曰。渠每日飲食。悉寄於鷄栖豕圈。與交接則衾席偏汙。子覺否。所以能不畏日光者。其身得地養而無壞。又露陳於當天之所故也。白在家。恆於豚犬食。白中見餽膳。夜臥多苦寒。至是大悟。跪道士前求救。道士曰。此鬼亦可矜。渠命本喪於汝手。鍾情甚而積念誠。故其氣凝結不散。己亦忘其爲異物。與尋常游魂爲變者有間。宜善解之。子歸勿漏言。速具裝赴漢川。由青龍寺依棧道某處。轉循而南。有山洞。其屍猶挺立其中。急備棺槨。好爲掩殮。柳車運歸。以結髮禮葬之。祖塋事畢。吾來爲爾驅除可

也。白謹受教。還家。絕不露意。夜於燈下諦視。其影如淡烟然。益信道士語不妄。次晨。言將之楚。囑女好視門戶。出措數十金。兼程趨褒谷。果得屍深窟中。其地非人跡所到。而能覩天日。女面色如生。指爪長尺許。帶懸已絕。泣取布幅裹之。倩有力者負置邸閣。購桂柳殮納。衾襲周備。輦以還鄉。一如道士言。乃至廟中告之。道士曰。子先歸。吾後至也。白詐作自楚旋者。入門視女。則獨坐暗室中。奄奄若邁疾。思其恩義。不禁潛焉出涕。私問婢媪。則言娘子半月以來。不語不食。喜處暗陬。莫明其故。俄而道士至。手一符付白。令持入示女。白猶趨起。道士促之。乃遂巡入。女望見符。急屈膝戰慄不已。道士呼於外曰。蘭姑娘。汝縊死於褒斜之墟。迄今若干日月矣。汝忘之耶。汝之遭禍。亦孽累使然。非白子負心也。渠始終以元配待汝。不爲薄倖。汝旣作鬼物。久與人居。必不利於彼。豈可因愛結仇耶。情緣未盡。他生再補之。宜隨我符使。速歸墟墓。勿炫怪異於世。致干神譴。言未畢。共視女顏色。慘變仆地上。簪珥散落。裙衫如蛻。人已不知所往矣。白抱其衣飾。號哭暈絕。道士入。焚符室中。共扶白而救之。良久乃蘇。復撫牀大慟。道士令將衣飾瘞其冢側。乃辭去。族黨喧傳。共相詫駭。白感女情。誓不再娶。後屬其田宅於兄嫂。出游於外。莫知所終。此事在道光初年。予孩提中。聞孀媪向奴婢談及。後出訪於鶴游坪。土人尙能言其梗概也。

古薊子曰。達州有博徒。爲衆債所迫。縊於某寺廢樓中。風颺其屍。乾而不腐。漸亦白日現形。黷賭不已。後爲老僧點化。略與此同。夫乃嘆棺衾宅兆。密掩深藏。豈徒盡生者仁孝之心。亦以防死者恢奇之變也。知鬼神情狀者。莫如聖人。固非墟拘俗儒所能測矣。

姜耀鱗

寶城學博姜耀鱗。名奉詩。牛鞞人也。生而穎悟。戚黨號奇童。十四歲。入邑庠。十五歲。食廩餼。邑紳爭壻之。稍長。好綺語。恆以男女交合事。作爲歌行。或篇諸傳記。其狀寫猥瑣瑣事。極盡淋漓。筆旣靈敏。遂能道人所不能道。委曲描

幕。觀者靡不心蕩神迷。每一稿脫。則輕薄少年。競相傳鈔。由是境多拂逆。年近不惑。而席帽未離。思以筆墨事人。奈王粲飄零。竟無可依之劉表。馴至斷炊絕粒。妻子困泣牛衣。然而圖月繪花。結習不忘也。良朋有規之者。則佛然曰。賦洛水。記巫山。不過騷壇游戲。風流文采。本無成心。彼世之視而動情者。乃自不善解玉環耳。我何尤哉。友嘆曰。君剛愎拒諫。不可救藥矣。已而居廬不戒於火。延燃幾盡。舉家棲止破窰中。不一年。二子一女相繼死。妻慟極。亦自經。塊然一鰥。顛沛無人狀。有舊戚余翁者。憐之。召課其孫。爲易衣履。製襪被。乃得飽煖。無何。染寒疾。醫治無效。十餘日。不食飲。遂至綿懷。翁爲具冠服。市薄材。令一奴守之。待其氣盡。盛斂而已。姜迷惘中。見二役持籤。縮鎖入。螺繫其頸。無力撐拒。竟從之行。甫出門。卽非人境。天昏地暗。如行黃沙中。問何事被拘。二役不答。但矚目相向。姜懼不敢有言。約數里。至一城。中有官署。中門虛掩。人從兩旁出入。二役曳姜由左角門進。踰闕卽下行。履梯百餘級。始達處。有石牆壁立千仞。上排鐵鎖無數。皆繫囚者。每一鎖下。有三五人。或七八人不等。擁擠已滿。惟右側向餘一鎖。二役以姜鏈貫其中。牢扣之。撒手竟去。姜視其境卑陋。且泥濘汗穢。不可勝言。惟暫蹲身以俟。仰望中道行者。如天上神仙。漸見有夜叉形。牛馬首者。方悟爲冥司。駭悲無已。俄聞堂上伐鼓。主者升座。列侍者數百人。類多奇形怪像。每傳喚一案。卽有二役或四役。來壁間解鎖牽去。以次帶訊。末僅餘姜一人。陰念必將喚我矣。正志恚間。倏見中道上有朱衣人飛奔而入。卽聞傳呼解仗迴避。又呼灑掃清道。一時衆鬼役杳然無蹤。所踞地潔淨如洗。其腥臭之氣。亦不知散歸何處。心竊小慰。乃坐而昂頭。見中門大開。聞音樂聲自遠而近。門外約有幡幢羽蓋之形。隨有侍姬數輩。提鑪步入。裝束如優場宮嬪狀。旋見女樂一簇。擁兩彩輿。冉冉至門。堂上官由中道旁行出迎。藍精頂孔雀翎。乃本朝衣冠也。彩輿進門。官向之三揖。每輿舁者無數。直上中堂。侍姬隨之。察其象似逕入數重內殿者。官從其後。亦入寂無見聞矣。歷一時許。復聞笙管。教曹兩輿昂然出。官送於門外。仍三揖。旛旄招展。引導而去。官乃返。重伐鼓升座。一時衆鬼譁然。並出。所繫壁上有矢溺下流。泥濘汗穢。依然如舊矣。當彩輿初進時。簾敞窗開。姜遙瞻乃兩少女。珠冠纓

黻容華若仙。竊思此係何神。冥官乃肅敬若此。躊躇間。忽堂上大呼姜名。前三役倉皇趨至。解銀結。攜之上梯。仍出左角門。更由中門旁一小洞入。其道窄狹。低於中路者丈許。直達堂階。役趣姜下跪。座上官厲聲曰。姜奉詩汝知罪乎。姜不測所謂。答言不知。官愈怒。拍案曰。汝造業至此。已猶夢夢耶。左顧而呼曰。來。卽有一藍臉夜叉。噉聲以應。官曰。押伊至姪室。令自觀之。夜叉諾。伸藍手大如箕。捉姜髮而起。如提貓然。頭痛不可忍。出小洞至一坡。又陡下數百步。益晦暝。有石崖高十尋。夜叉置姜於崖邊。作怪聲若鴉嘯。崖下亦嘯而和之。夜叉取腰間鐵椎。猛擊姜背。五臟崩裂。滾墮崖下。未及地。一紫面夜叉。舒紫臂擒其腰。痛欲折。崖下有矮屋數椽。夜叉擲姜於內。昏黑如漆。視掌不見指。宛轉四顧。見前壁有燐火一團。光慘碧。尙僕而近之。照見壁上字蹟。逼視其審。則皆生平著錄也。當日起草時。用白紙一方。壁上卽粘白紙一方。用紅紙半頁。壁上卽粘紅紙半頁。其或係卷格紙。八行紙。以及皮紙草紙等。一一皆屬原稿。篇中或草或行。以及添註塗改。毫釐無差。每張上有朱筆記其日時。盡爲淫豔之作。徧覽一通。如觀雜事。祕辛也。閱罷汗如流瀉。乃悟獲咎之原。思在生友朋規勸。心尙不以爲然。豈期冥中被錄如此其甚。不禁悔慟。哭。忽壁上火迎面撲來。急退走。夜叉從後揪之。倒提兩足。如縛鷄然。心腹摧毀。出屋外。向立一擲。飛騰百丈。似球之起。落墮崖上。另一白色夜叉。赤髮綠睛。貌尤惡。舉鋼叉迎之。直穿兩股。其苦毒更劇。夜叉擔叉於肩。登高坡。乃置地上。抽刃出。慘痛愈不可道。仍由小洞進署中。官喝問汝知罪否。姜崩角於地。不敢答。一黑面判官擲簿下曰。汝細覽之。姜拾觀。見前書已姓名籍貫。記前生有善根。應廿二歲作解元。連捷成進士。官至江南常州府太守。壽八十。妻偕老。先姜兩年卒。二子皆科第。後書某年作某詩。致某疑其妻而棄之。應除解首。停兩科。某年作某詞。致某受龍陽之誚。忿鬱而死。應除官祿。去甲榜。某年作某序。致孀婦迷心。守貞不卒。應除賢書名。對作老繇。又某年作某傳奇。致某子烝其庶母。某女私及僕夫。某獨子因此沈淪妓館。以殞生。某淑女因此相思癆瘵而早死。應奪算絕嗣。歿入餓鬼道。永不超拔。姜持簿長號。稽顙哀告曰。生員自弄筆端。不圖流弊。竟至于此。究係無心之罪。總求冥主法外施仁。官乃拈鬚。

笑曰。諺有云。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吾非冥主。乃本縣城隍神也。汝祖宗積累宏深。不當墜緒。故使汝無心遭際。得絕大妙之救星。適間彩輿來去。汝見乎。姜曰。見之。汝知乎。姜曰。不知也。官曰。是汝恩人。爲汝極力緩頰者。右顧而呼曰。來。有青衣童子。貌韶秀。趨侍案側。官曰。送伊升層雲。令自觀之。童子手一幡。飄然前引。姜緩步其後。直入內庭。過數院。見高臺矗立半空。童子導之曲折而登。漸上則天漸明。半炊許。始得至顛。朗然如日中矣。臺上復建一樓。聳若浮圖。逼凌霄漢。童子曰。君自登眺。余待君於此。姜偃蹇上躋。不知幾何尋丈。第見金碧晃耀。如游漢宮唐殿而已。抵最上乘。四壁雕績。中一壁有紅紗罩護之。姜顧之。其罩自移於左。現粉牋一幅。裝潢工緻。近而審諦。乃己所作二烈女合傳也。先是金堂某村女。遺嫁有日矣。其夫忽以暴病卒。女痛哭三晝夜。不食而死。未幾其鄰村有少年。亦以姻事懷金入城。具親迎禮物。被盜劫殺於途。其妻自守不二。父母強之。亦投井死。鄉愚無知。以爲癡謬。且有慧女不孝者。姜聞之。憤然曰。此天地間正氣所鍾。間世所難遭者。不一年而兩見於吾邑。是山川之幸。一邑之光也。乃衆不以爲榮。反以爲辱。人心風俗之敗陋。乃至此乎。因奮筆合傳之力。募義烈之概。透發節孝之理。狀寫欲生。姜才名夙著。筆本不凡。愛其文者。紛紛傳誦。因之達官衙。邑侯見而驚嘆。乃訪二女確實。爲請旌賞。勒名節孝祠。建坊於里閭。力表彰之。二女死時。族人競指爲僂僂。至是乃共歆羨。同時有數少婦。夫死欲嫁者。皆改念矢守。是姜此舉。保全許多貞節。培養許多元氣。宜冥中寶重之也。閔罷。乃悟彩輿中卽此二女。但不解何遽烜赫如是。從容下樓。童子仍前引。至堂上復跪。官呼起立。謂之曰。汝作此文。功德甚大。凡人間忠孝節義之甚者。鬼神會敬若仙佛。其中經世主褒封者。例得授顯職。備騶從。此二女除殉節外。尙多善行。故帝命爲夫人天吏。若世之京官。分最尊貴。適間聞汝被逮。恐受刑傷。故先至我處。刻下想在閻羅殿上。商議表奏天庭矣。二夫人感汝次骨。再三叮囑於我。今還汝孝廉。還汝本壽。並還汝二子。汝前妻兒原無辜。受汝之累。死卽往生善地矣。茲當另行判勅。汝歸宜痛改前非。力求善果。將汝所歷者。普告世人。更能將淫詞銷盡。掃淨壁上穢汗。則造福更無量矣。姜叩謝。官召一土地護之還陽。下階。遇適藍白兩

夜叉。睨之而笑。其像較怒時尤可駭。凜然而出。方至城外。忽回首見紫面夜叉。從後追來。手執藜。大叫。妾某休走。驚仆於地。急躍起視之。則身坐榻上。固余翁家學館也。汗透重襟。其病若失。惟身受椎叉處。尚隱隱作痛。守奴見其忽踊而起。以爲尸變。跟跲走去。呼告主人。余翁偕家人趨視。姜聲餓不已。下牀索食。衆皆疑訝不答。余翁審其情確。乃敢與言。問其病。姜曰。腹餒不可忍。須努力加餐。後再與細談。翁勅僕具膳。姜據案大爵。已問余曰。愚有傳奇稿。本在尊處。尙存乎。祈檢出一閱。余答以異日。姜不可立逼。取至。爇火焚之。謂余曰。自今以後。祈代我搽求。向日調語。多方攝取而燬之。當世世銜結。茲先預謝。於是伏地叩首。余翁驚挽問故。姜乃具述本末。余亦瞠目久之。喜其再生。復相慶賀。姜沐浴赴城隍廟。誓戒絕口。不談閨闈。徧告親朋。求爲助懺。凡片紙隻字。散布於外者。日夜追索。拉雜摧燒。另編遺慾洗業等說。隨地張示。次年卽領鄉荐。納妾生二子。作廣安學正。時年已五十有八。按禮致仕。家亦小康。長子由拔萃科得縣令。次子亦捷南宮。姜皆親見之。直至八十八歲。乃考終云。此錦江胡硯蓀向愚言者。且曰。雖以文章賈禍。終以文章脫災。讀書人究竟便宜也。愚爲絕倒。

活僵屍

豫章省經髮逆擾亂後。恆出怪事。有高昌裕者。廣信富室也。家於懷玉山下。性陰險。睚眦之仇。必多方逞報。每中傷人。多不覺其奸。很有識者。目爲李林甫。不敢與近年將耳順。忽得痿疾。臥床不能起。醫治百端。迄無纖效。磨困於衾褥中者。半載有餘。後漸不支。日就危殆。身後各事。皆具備矣。奄奄氣絕之頃。妻妾子女。方圍泣於榻前。高忽蹶然起。目直視。口箕張。鬚髮上豎。問之不答。撫之身已冰。條下牀。蟲立。壯盛之概。猶加於未病時。然不識人。不知事。不似活者。偶作三五步。腰硬而腿僵。不成行也。偶有一二言。舌強而喉啞。不成語也。舉家駭怪。莫可解說。擁之坐。須數健。僕力屈其體。乃就椅凳。片時仍蟲立。與之食。須一人托其頰。一人以箸送至喉。乃得少許下咽。妻子慘慟。無可如何。

以爲生耶。則蠢然木偶。六脈盡絕。容色灰敗。無毫釐生氣也。以爲死耶。則時有動作。骨肉未寒。不得竟作死人也。至夜衆人擦之臥。共按頭足。釋手則蹶然直起。如棍棒。遂聽之。惟堅扃其戶而已。然每逢亥子之交。四體較爲活潑。初猶使人伴之。旣而皆畏懼不敢近。族人相議。欲強閉之棺中。其妻若子弗忍也。久之目變赤。手爪長而銳利。一夕破壁逸去。不知所往。晨興者見內外門大開。驚怖喧呼。閉宅大擾。沿山遍覓。杳不可得。親黨皆咎其妻子。益增悲恨。兩月後。傳聞葛仙溪上人家。頻失鷄鶩。衆意必高爲祟。溪在邑之西。去玉斗數十里。不審其何以去也。其子集役夫數十人。許重酬。令過溪上尋訪。高平昔吝財。使勢鄉里多怨之。欲藉此抒忿。危詞恐溪民。教以伏銃礮而夜伺擊。可除妖害。居人從之。選膽力壯者數輩。負團焦宿要路。更番戍守。役夫中有願協助者。亦持械同宿。經十餘日。無耗。其子遣伴探信。答以無可搜索。一夜衆方聚飲。隔岸犬吠甚急。共出視。星光下見一黑影渡橋而南。其行頗迅。衆呼噪逐之。其物反身奔赴。爇大炬照視。則一赤體毛人。猙獰如怪獸。攫擊而前。一善火槍者。舉銃迎擊。應手倒。復躍起。闖至一人。刺以矛。中左腹。其物一揮手。矛折爲二。一人乘其格矛時。搭大砍刀奮勇力鬪。斷其右臂。物乃作唧唧聲。直衝而去。羣追不能及。再轟以銃。亦不中。返驗斷臂。有黑水流溢。黃毛氈氈。其拳若鷹爪。然非人手矣。衆據飲達旦。循黑水跡而求之。至一石磴前不見。磴下有小裂縫。僅闊二寸許。不能容人。疑惑不定。俄而滿村皆聞一老翁走視曰。妖物不可以常理測也。據血痕決之。定在其下。呼石工開視。鎚鑿耙鋤齊施。磴下有穴。廣丈餘。果得屍於其中。目圓而睛突。口哆而齒尖。迥非高之本形矣。右肩黑水猶滴。四圍盡雞鴨毛。亦間有野雉鼠兔等毳羽。衣履衫褲。條條毀裂。項右鉛彈傷宛然。乃飛報其家。妻子猶輿榧而來。至則溪民已燔柴舉火矣。燒時猶嚼嚼作聲。跳躑數四。環而觀者千人。燬旣燼。子乃收其灰餘置棺中。與母大哭而去。

古薺子曰。生而行立飲食者常也。未聞死而行立飲食也。死而驚僵怪變者多也。未聞生而驚僵怪變也。生報讎者斬首刺心。死報怨者鞭屍飲骨。亦恆有矣。未聞生不生死不死。以豪華之身。遭賤役之辱。其子若孫。目擊報

恨者。摧殘其祖父而不敢言。而又謝之。且重酬之也。六合之間。何事不有。拓跋氏詢知言哉。

畢載陽

畢載陽。湯陰人。身長七尺。心雄萬夫。火色鵞肩。貌極英武。自幼習於拳勇。慕郭解之爲人。凡鄉中有強凌弱。衆暴寡者。必代爲報復。以彰公道。常自言使我作太守。必使閭郡無不平事。邑民胥畏而愛之。富貴之族。與畢相近者。皆憚其義俠。不敢稍縱恣也。西牟山陽有雷瓊參議。以賊汙失職者。退居林下。仍煽威虐。或傳其家有聚賭事。畢怒。即欲趨驗虛實。爲父老阻止。不果行。會其子強刼一將婚之女。逼爲妾媵。女父呼訴於參議。反遭惡奴輩拳毆。幾死。好事者奔告畢。畢裂眦大吼。是夕登西山。踰垣入。殺參議父子兄弟廝僕等十餘人。刼女出。還其父母。跳身走。參議家入城報盜。邑宰大駭。立往督驗。見壁上蘸血大書二十一字曰。一門禽獸。誅之不虧。畢載陽爲地方除害。與女家無涉。參議之凶橫。官亦素知。茲廉得其情。置女不究。姑爲立案廣緝。以待後訊。參議家惟餘老弱婦女。無敢與邑宰爲難者。其事竟暗息。然畢遂投身綠林矣。萑蒲豪客。莫不服其武勇。奉爲一省之魁。畢與衆約。專刼貪酷之吏。刻薄之商。不得畏難懼險。聞有姦紳蠹役。逆子悍婦等類。悖天理人情者。雖萬里之遙。必尋得而手刃之。羣盜奉命踴躍。於是朝歌牧野。覃懷溫原一帶。報無頭狀者。紛紛四起。甚或什伯爲羣。於通都大邑中。禦人奪貨。制兵捕役。罔敢撓其鋒。其巢穴在太行之盤谷。無城郭之固。無林箐之深。亦並無險隘之守。然而多方圍攻。不能俘獲。即確偵其孤身出遊。止於某所。集勁軍往擒之。亦終無濟。縱橫計廿餘載。案如山積。不特齊晉燕趙。恆有刼殺。即吳越閩海之遙。亦蹤跡流露。長河內外。大江南北。所有著名快手。遣捕畢。輒力窮智盡。無可奏功。尤足異者。其妻子並未入山。仍居彰德衛輝境內。或移漳水。或徙堯陽。或隱鄆城。或依酸棗。有欲致之者。輒先期而遁。不解其何術也。道光中。捻匪寇河南。久耳畢名。招使附己。畢曰。我所仇者。昏墨之官吏。非叛國也。祖宗食毛踐土。爲大清太平之民者二百年。敢稍萌異

志乎。爾等兵無紀律。將無節制。惟知以財色徇私。亦非能成事者。又復芟夷我人民。荼毒我士女。方欲聲罪致討。未得其使。乃反以穢汗之言說我耶。杖使者而逐之。逆首怒。撤孟津六旅。直搗太行。意將平谷摧陵。效愚公之誓。畢亦大集其黨。以逸待勞。徧設伏兵。更番接戰。殺擒匪千餘。逆首百計襲取。不能獲纖毫利。乃舍之。賊衆屍橫滿野。無收瘞之人。一夜月明如洗。三更後。忽聞角聲。畢恐賊復至。攜數人登峯頂瞭瞻。無所見。悄然自返。經積尸處。覺腥臭之氣。觸鼻透髓。方相度地勢。欲次日設法掃除。暮有颯風起其上。四圍斷脰絕胸。斬腰破腹之屍。聳然羣立。如欲相撲者。畢驚幾倒。返身急奔。歸而寒熱大作。一病遂殆。恍惚見其父入室。謂之曰。前夕屍變。我所爲也。汝雖正直無私。然徒侶既多。勢不能人人皆善。某日某三人在某處輪姦一孀婦。上下相蒙。汝不知也。而罪坐失察。律不能爲汝寬。汝之所以屢脫險難者。賴鬼神暗中保護也。若此等孽果。日引月長。冥冥中唾棄不相援。則汝危矣。况汝之心腹某某者。皆貌仁義而性凶殘。將來必爲叛逆。設累及汝。而畢氏鬼餒矣。不如趁此干戈之際。脩然離塵。郡中烽火戒嚴。官亦不遑議汝。可安置妻子。從容部署。不必虛糜醫藥也。語罷。畢豁如夢醒。自知不起。使人召其子。告以葬所。此後自奉母往某縣居之。可以無患。又喚其黨囑之曰。盜亦有道。非驚庸悖戾者所及知。爾等無我爲之率。必不能自善其後。我死。宜各散歸里。勉作善良。但如我之存心。即可保全首領。勿學某某之奸淫。若彼數人。我不死。必斬徇也。其黨怪其明察。皆驚竦。言次。復張目大呼曰。天生我才。不生我遇。使得假五丈旗爲國效命。衛霍之功。何足數哉。聲止而氣絕。時有共州營卒石騰標者。家在蘇門山側。曩勦捕時。曾預其事。被畢棒傷左肩。臂幾折。藥治半年。乃瘳。是夜夢門外輿馬呵殿聲。出視。見一官紅袍烏帽。揚鞭駛過。騶從紛紜。奔逐其後。似甚忙者。石從之。至村口。官已下騎。僕人置折疊椅坐路旁。指揮喝叱。衆攜囊提盒。挈壺滌盃。亦極惶亂。石不解所事。顧有童子立己後。轉詰之。童子曰。此蘇門山神。出迎上官。赴任者爾。石驚曰。是非人耶。童子曰。三界一道也。人之路。卽神之路。亦卽鬼之路。第視行者何如爾。笑驚爲。石又問迎者何神。童子東指曰。彼松下兀坐者。非社公耶。往叩之。可知詳細。予弗

悉也。石舉首果有藍袍人箕踞兩松間。趨近其旁。方欲啓口。忽鼓樂大作。衆皆辟道。遙見前途旛纛雲擁。儀仗霞輝。雜沓而來。不堪計數。行半時許。始過盡。末後采翠雙雙。門戟兩兩。瓔珞華蓋之下。有龍馬四匹。引金根高車。中坐一人。戴將軍兜鍪。披淡黃袞繡。兩旁武士數十人。懸刀爲衛。車後建大纛。有金字如栲栳。石固不識字。不能辨也。近村口。山神率土地跪接於旁。車前一人。類中軍妝束。呼令起。御者勒馬乍停。羽葆之隊亦乍停。鼓樂亦止。山神奉酒茗於車中。復進文書數卷。如世之呈履歷然。車中人昂然端坐。一切皆車前人傳遞上下。車中復有問答之語。旣而高呼起馬。鼓樂又大作。於是前後執事。仍陸續轡行。車過石前。相去僅丈許。覲面審視。則車中非他。乃畢載陽也。駭且訝。暗思畢在太行山。胡爲來此。殊不可解。適童子謂迎神赴任。渠尙未死。何以能然。疑惑之際。車去已遠。山神令左右備馬還山。正與土地話別。石陡觸舊恨。不禁大怒曰。畢載陽一暴客耳。掠官殺吏。罪犯彌天。神宮濟濟之中。豈無聖賢。縱或乏員治理。世間正直聰明者。亦自有人。乃銓才於盜賊。畀之重任。所謂蒼蒼者。不亦瞶瞶乎。山神驚顧。叱曰。何來此妄人。亟應究治。勅軍士逮繫之。土地急向山神拱語。不知何辭。山神乃轉容。上馬馳去。土地返樹下。咎石曰。汝冒昧乃爾。若無我。奈何。石忿忿曰。以逋寇爲官。愚心終不服也。土地笑曰。粗鄙庸夫。昧於造化。汝徒見畢公之爲盜。不知畢公之爲神也。此公天性純摯。十三歲時。其太夫人病目及齒。六日不安於眠。食渠亦不眠。不食者七晝夜。醫謂引火下行。得洹河底伏流煎藥更佳。其地屬安陽。去所居七十里。畢公以久廢寢饋之人。踴身奔赴。恐涸者給已。不得真泉。自又不識水性。乃取麻繩數十。一一連結。一端繫河岸樹根。一端緊束腰際。持寒口瓶。竟躍入水。俟沉至底。乃捫拔其寒。灌水滿中。然後攀繩而上。及近岸。已腹脹將死。不能行步。土人阻之不得。皆敬其孝。共扶持而吐去積水。以小車送之歸。太夫人飲水立愈。卽此一端。可入無雙譜矣。及爲盜。力持淫戒。所保全婦女之貞節者。指不勝屈。其在大宅深院。嚴城密署中者。非盜不能爲力也。歷年擄得金帛。悉以拯寒士貧民。多則施棺藥。救荒旱。未嘗以簞忽自私。立德旣深。受恩者衆。其先亡居泉下。感淪肌髓。故隨處保佑之。其妻孥亦不能搜獲者。職是之故。聊

陳崖略。即可概彼生平。俗目無知。一例斥之曰賊。在陽律犯大辟。在陰律實爲大功。吾恐自古迄今。未易逢此強盜也。某年月日。汝在關帝廟。聚百餘人衆。然香拜盟。傳號令。誇英雄。所言所行。皆顯干國紀。隱違天條之事。汝父有急需。遣人喚汝。汝貪擄蒲不肯往。地方神報入冥中。當將百餘姓名。一一錄於里簿。如汝歲糜糧餉。無一毫報國之心。乃真盜耳。彼畢公者何盜哉。石惕然語。欲再詢畢之任何所。適其妻呼用早膳。遽驚而寤。日光已透窗櫺矣。後述其夢於汛弁。弁使人入山探訪。果符其言。久而漸傳於外。愛畢者皆惜書畢位。暗祀於家。第不識所居何職。駐節何地。擬求善乩者卜問之。未審其果詢得否也。

奇夢

胡硯蓀。名挺。本燕人。隨其尊翁宦於蜀。需次未幾。而椿萱相繼歿。貧不能歸。因入籍成都而撥芹焉。其人聰俊無匹。十餘歲。通許鄭之學。作文工於選體。詩與溫李相近。蓋天才也。嘗爲予述其十七歲時一夢甚奇。胡性喜觀劇。夜甫臥。忽見其老僕某。推門入曰。嶽廟演新梨園。主人命請郎君。一擴眼界。胡忘其死。欣然從之。出門行數武。即非舊境。問戲何在。僕言去此尙遠。須越蜀疆外。乃可見。胡詫曰。眺覽之事。不過散步須臾耳。烏有出省觀劇者。僕曰。地雖隔省。前進只一刻。郎君舟行乎。車行乎。胡言舟行逸。僕導至一狹巷外。則見大海茫茫。杳無邊際。僕舉手一招。一巨艦飛泊岸左。胡與僕偕登。見舟中列坐約數百人。男女老幼。不一其狀。舟行甚駛。瞬息達彼岸。僕給渡錢數十枚。引胡升陸。其舟仍飛棹而去。瞥眼間已不見矣。胡隨僕蹕行入一大山。極高峻。漫山松檜。似皆千百年物。蒼鬱陰森。極其幽僻。幸路皆白石修成。階梯平整。宛轉達其巔。至一廣大叢林。縱橫皆逾百畝。層臺複閣。摩漢軼雲。左右兩山門。高如魏闕。胡與僕由左門入。花棚竹逕。層出不窮。胡喜其壯麗而清雅。信步游歷。約半里始抵正殿。崇巖特起。目所未經。歷階而升。甫至半。忽覩殿上坐一美女。寶鬢高髻。珠翠盈頭。廣袖長裾。宮妝豔冶。明眸皓齒。妖媚不可勝言。胡

追駭。顧老僕已不知所往。急欲退。女子已含笑起立。招手令上。胡見其不怒。乃敢前。至門外。遂巡側立。女子出纖手。援之使入。讓胡據坐。胡謙遜。女子回眸一睨。儀態萬方。心搖搖不能自主。女子曰。郎君登臨困乏。宜少倚息。且到此。卽賓客。何必固讓。言次。聲音清脆。吹氣如蘭。雜以冰麝之香。觸鼻透腦。胡形神俱惑。慾火大炎。觀四下無人。方將入。以調謔。忽殿後鞞聲。一老僧自內出。濃眉闊口。目有神光。戴赤毘盧披黃袈裟。大喝曰。業魅何敢然。女子一見。驚竄去。僧謂胡曰。此妖也。最利人死。世間少年。罔識利害。喪其手者。不可指屈。茲惡貫已盈。奉佛旨誅滅之。特詭詞。賺君來此。助予一臂。我有小徒持金剛合。至望君盛氣迎向。三呼以開。則事濟矣。切記勿忘。話未終。見美女更武裝。手雙劍。從檐際飛下。直取老僧。老僧舉禪杖迎之。大戰於殿中。女展袖一揮。一毛物墮地上。忽踊起如小兒。審諦之。似猿非猿。金睛利爪。撲抓老僧。老僧似不敵。急呼力士何在。歛有小沙彌捧漆盒立門側。老僧目胡。胡正癡立無措。忘所囑。女子戰且言曰。郎君多情人。勿助桀爲虐也。胡乃憶僧言。然意憐女子。遲遲不肯發。僧屢顧不應。猴攻益力。乃對胡吼吐。胡恐。因向持盒者言曰。開。聞咋然一響。一武士自盒中躍出。奔門處。揪毛物。兩手束之。若綿絮。然擲諸神座下。鎮以小鐵塔。長尺許。於是沙彌武士均不見。惟女子及僧酣戰不解。移時女敗。跳身出。僧奮擊不中。急取小塔飛擲之。女一手接塔。騰身起。僧亦騰起。女轉向南行。僧逐其後。漸遠無覩。胡獨留殿下。踽踽涼涼。方愜懼無主。僦見神座下毛物。匍匐而出。逡來攫捉。胡驚倒。毛物騎身上。徧體搔搗。觸手則手直。觸足則足僵。已而一身盡瘞。痛癢弗知。惟心尙突突。毛物裂胡衣。探爪胸前。欲死其心。大懼。無可奈。幸老僧返。大喝業魅何敢然。毛物欲逃。老僧急安鐵塔於原處。毛物不能遁。仍鑽入座下空穴中。老僧抱胡入方丈。飲以符水。肢體漸活。僧笑曰。急欲除妖。誤去其塔。致子受辱。我之過也。胡問妖誅否。曰。追之不及。僅奪歸佛塔耳。問渠今何往。曰。妖有母在江寧藩庫中。狡毒尤甚。必往商報復之策。然而吾不懼也。君來不易。必鋤夷之。乃不負此一行。出兩刃授胡曰。可執之。立吾陣後。妖如偕母至。則請菩薩運法輪。若獨來。可陣禽也。視其刃細而長。狀類治書奴。乃隨僧至後殿。亦極宏敞。中有百餘人。皆持戈戟。

又鉞等器。四方排立。面均向外。胡胆怯。隱身暗陬。恍惕間。陡覺白光一閃。女子已入。妝又變。麾日月刀。怒容滿面。目豎而唇青。迴非疇昔嫵媚矣。老僧掣短兵接戰。女子曰。今日不斬禿斯。誓不出廟。僧曰。汝自投網罟。尚思出廟耶。喝衆圍攻之。女子罵曰。驢兒無恥。借力於羣蠻。乃娘豈憚汝哉。擲一刀起。遽化無數刀。飛於頂上。亂往下斲。衆格拒不及。多受傷者。胡前亦時有刀至。炫目奪睛。幸靠後無虞。專顧一面。猶足自保。老僧仰屋梁。叱曰。速降。則一金鋪落下。中女背女仆。衆趨斬。女忽蹶起。口吐一物。色似珊瑚。大逾茗盞。直奔老僧。中其胸。僧亦仰跌丈餘。瞑臥如死。女子仍吞其珠。嗤嗤笑。衆駭欲逃。女凝眸視胡曰。郎君妙人。何爲效彼羣蠻。忍心害理。妾與君三生緣定。可從我行。胡窺其意不良。大窘。女步近欲牽挽。倏有金甲神人。赤面長髯。自屏後出。女變色急走。但聞霹靂一聲。烟迷殿中。了無所見。老僧撫掌而興曰。快哉快哉。巨孽掃蕩矣。舉袖數揮。烟乃散。胡見女子殭立左窗下。雙刀拄地。屍不傾仆。老僧指之曰。是頭不落。靈氣尙未盡也。君往斬之。胡懼不應。僧曰。所以延子者。正爲此時一刀。非尊手不能制此魔。否則何需乎子耶。胡猶趑趄。僧曰。子懷婦人之仁。夷惡不絕根。亦沾陰氣。必復活。活必先索君命矣。胡不得已。舉刀絕其首。屍乃倒地。衆亦散去。老僧攜胡至淨室。烹茶具點心。餽之。乃呼侍者。飭輿夫。以己所乘錦轎送胡歸。胡尙欲詢其詳。僧遽把胡臂。拋出曰。勿多言。日後自見也。促胡登輦。則銀頂綠帷。紗窗繡緡。居然官轎。四人舁而起。飛行如激。未遑別僧。已出寺外。胡遂踢身轎內。聽其奔馳。約經五六里。忽止不動。問之。皆不語。坐視其處。乃己之書室榻上也。鷄聲大唱。東方已白。乃奇詫不勝。追憶夢中。始終歷歷。自計平生華胥之游。從無清晰若此者。斷非尋常因想之倫。老僧云。日後自見。他時當必有徵驗也。

林蔚

林蔚。字蒼森。隣水太學生也。性伉爽。有胆力。排難解紛。勇於爲義。里人胥敬愛之。然生平恆觀怪異。愈出愈奇。嘗

以趁墟歸晚。經叢葬所。遙見白衣婦人。坐一大家前石凳上。掩面嗚咽。似甚傷慟者。時日甫墜。尙有熹微之光。林念此非新墳。何猶以孝服從事。且天已昏暮。而孤身婦女。尙遲遲荒野中。不畏強暴耶。擬問訊而勸諭之。行漸近。始覺形狀甚偉。不類世間婦人。方驚訝。婦人已抬頭。猝覩林。立而起。身長及丈。作怪聲飛撲而來。林反走數步。無藏匿地。計不能逃。不如盛氣待之。免爲所乘。乃復轉身。婦人已至前面。面黑如漆。眼白無睛。哆口啞牙。凶慘萬狀。林急咬破舌尖。咀血滿口。拾路旁石塊。俟相去三四尺。反逆而擊之。力噴其面。婦人隨噴而倒。蹤影全無。環顧四旁。了無所見。不禁毛髮灑淅。馳歸家。舌創大痛。數日始愈。又嘗由渝城赴省。道經隆邑之燒酒坊。兵燹之後。戶口無多。斷井頽垣。半屬荒涼景象。寓後有寺基。極寬廣。夜中月上。望之如銀潢碧海。清光皎然。林喜其僻靜。素善音律。因攜一笛。往踞石台吹之。臺左有水洞。舊洩檐溜處也。林方作桓伊三弄。竹聲高爽。響徹雲霄。倏見洞中有物蠕動。急視之。已出坐溝中。頭大如米羅。形類鯁魚。雙睛突出。張巨口如獅。有四足。前長後短。無毛無鱗。渾身作灰白色。蹲拄若犬。高闊各三尺餘。而點頭晃腦。若賞其妙音者。然林大驚。止笛不吹。物卽躍而上。舉前足如手。後足人立而行。然腿不伸。直類優人妝侏儒狀。仰視臺上。似將搏噬。林懼復吹。物仍越溝中。蹲而聽。林不敢住笛。又不敢下臺。寓處相離較遠。呼號無濟。惟竭手口之力。拚命學李謨而已。幸其僕來報酒熟。遙語不對。近詢之。林橫笛於吻。急曰。速歸。多呼數人。執械前來。言畢。又吹不已。僕不解。林頓足促之。乃反寓。集輿夫店傭。持刀棍往。物見多人。乃鑽洞中去。林始起身。言其故。衆亦駭。林取一矛刺入洞中探之。深不能透。爇火照視。亦不能見其底。詢諸土人。並云向不見有是物。厥後重修廟宇。整理溝洫。閣寺翻騰。了無他異。又嘗游果郡。值炎暑。與朋好數人。納涼與江干。沿岸徐行。不覺日暮。擬待月上。乃歸。適城中有放飛燈者。連舉數具。直上青霄。光搖搖如大星之移度。各背水極目。指點評論。林方昂頭上視。忽有自後曳其髮辮者。以爲同儕之嬉戲也。因卻行隨之。乃退至十餘步。猶曳不已。疑而回顧。則一怪龍首人身。弔睛長牙。頭無角。而耳大如豕。白毛蓬蓬。披肩拂面。徧身皆鱗甲。手足亦似龍爪。把林髮辮牽拽之。已近水矣。猝覩大驚。急止步。

回身。雙手持瓣。力與之爭。怪牢握不釋。勢將不勝。乃呼同游者。衆猶仰面向天。聞林呼於水際。轉而諦之。觀其物大駭。其拍手呼譟。怪乃棄林躍入江中。衆驚定。乃曰。幸是君。尙有臂力能與抗。若我等。必被其拖下水矣。林不敢再停。急急回寓。述其所遭。居停主人曰。去歲有鹽船過此。艙北岸之寶石灘下。作神福。船公列三牲於船頭。乘香爇炬。忽有龍爪出水。面攀其舟。掠其鷄肉而去。閣船人衆。幾失魂魄。遂傳以爲龍神顯聖。大約卽此怪也。林恨極。次日。暮善酒者入水探其確實。將讎之。土人悉聞其異。皆恐怖。無應命者。乃止。後亦寂然。終不測爲何怪也。

陳某

髮逆之陷武昌也。前兩三月。城中頗見災異。每夜四更時。卽有男女十餘人。男著素冠。縷絰執杖。女載孝髻。披長麻。大街小巷。徧處游轉。隱隱作哀泣聲。見人亦不避。有遇之者。言其面目陰慘。迥非人形。又有見長人如山魃者。二前一人持紅筋一握。後一人捧珠算從之。循陴垣而走。氣咻咻然。大抵劫數有定也。江夏富室陳某。與營妓喬玉秀交好。偶入城。遇學中三友。勦之作筵。陳辭不得。邀至院中。徵歌釀飲。宴畢。已近二更。衆餘興未闌。牽玉秀於客舍中。賭鬪鶴格。作長夜之會。陳不解博筵。惟旁坐諧謔。逮四鼓。賭者益豪。陳意倦。又不欲獨宿。陰目玉秀。示以意。玉秀呼其妹玉英至。使代庖伴三客。託言更衣而去。陳遲其後。故支吾數語。乃潛趨寢室。將入戶。猝覩玉秀坐杌上。兩手自摘其頭下。置懷中。整髮理髻。腔血盈盈。大驚。其母居屋之西偏。陳急避往。欲告之。至則鴟子已臥。舉帷以視。亦赫然一無頭屍也。駭極幾仆。踉蹌奔客舍。喘吃謂玉英曰。此地我來往七八年。懵然不知汝等乃非人歟。英笑問何說。陳述其異。玉英曰。是不鮮也。座上主賓。誰非絕胸斷脰者。乃獨指母與阿姊爲創見也。陳訝曰。是何言歟。汝疑爲虛詞。見給耶。玉英莞然向三客曰。我言渠不信。可共舉示之。於是四人各棄葉子於案。兩手抱其頭而輪轉之。目瞪脣青。愈轉愈速。如擲旋橡子者然。血腥撲鼻。燈燭無光。陳膽碎魂飛。暈倒地上。玉秀在牀。候陳不至。朦朧睡去。五更始醒。

陳猶未來竊不解。乃披衣起。出而覘之。四人之牌局如故。獨陳仰眠於玉英坐後。面如灰土。口吐白沫。驚而呼。衆始覺。僉曰。我等以爲渠歸寢矣。胡乃侵於此哉。共扶之。昇置炕上。灌以薑湯。吹以阜辛。紛擾至天明。陳乃連噓而醒。見衆男女環立。憤謂曰。汝等弄何幻術。太惡作劇。不顧人性命。可恨可恨。衆不解所謂。轉詰之。陳怒斥以夜來形狀。衆愕曰。子真見鬼矣。我輩完人好好。安能效飛頭國俗。心注局中。不遑酬對。則有之子何嘗向我等述異聞耶。又詢玉秀。秀曰。妾入室卽登榻。未近杌椅也。君睡眠。瞳蒙不知所見。伊何遂誣人若此。度婆亦言其肩戶而寢。外人不能踰闕。陳大惑。迴憶昨宵明目覘。并非夢影。何爲恫恍如是。青樓妖蠱。或係狐魅化身。三友則總角之交。各有家世。豈可謂其非人哉。互相猜疑而散。後聞粵匪猖獗。陳猛省曰。月來夢聞怪變。寢至目擊。漢史所云。奇幻倏忽。易貌分形者。未必如此其甚。此邦殆不可居矣。乃安置其旧宅器用。挈家入蜀。旣而賊至城破。妓家暨三友均及難云。

施作霖

施作霖。燕臺人。以武進士出任游擊於廣州。林文忠公總制兩粵時。愛其武勇。頗加青盼。曾奉檄守某礮台。其地近南海之羅浮。一夜月明天淨。萬籟寂然。施信步獨遊。離營約三四里。猝聞對面峯頭。有絲竹之聲。竊意洞天福地。或有武夷幔亭。就而覘之。縱不合仙心。亦藉開俗眼。因宛轉循樵徑。攀附而登。其上甚平坦。有數十人聚於中。阿施隱身一大木後。遙覘之。見地上鋪錦鬪。長闊及幾畝。黠綵耀目中。坐一人。被服如王者。鬚髯皓然。額瘦而頰肥。目僅一線。迥不似人。旁坐左一人。右二人。皆著阜色袍。圓館長袖。帽類花朵。頭甚小。身甚大。亦不似人。右者背坐不可見。左者面白如雪。二目深黑無睛。鼻梁高起。作鋒棱。猙然可畏。侍從環立。類多嫵少妍。惟近圍女樂七八人。作時世妝。悉二八姝麗。妖豔絕倫。有捧笙者。有把鼗磬者。有執羯鼓象板者。有持胡琴琵琶與羌笛者。或坐或立。紛雜無序。施識其非人。然素有膽。不之懼。卽坐樹下靜審之。聞右坐一人曰。卒爵而樂闋。禮也。茲吹彈已竟。而司尊者猶不至。奈

何。衆皆西顧。中坐者亦曰。胡久遲延。真奇矣。迴眸向一女子曰。靈芝兒清唱最可耳。宜坐此爲我一歌。以紓酒渴。女子嫣然一笑。就坐王者懷內。曼聲度曲。不辨何詞何調。第覺嬌喉鶯囀。柔靡動人。滿場傾聽。無效睡者。王者擁之作。押暱狀。贊曰。靈芝兒不減念奴嬌矣。忽西林內有四人昇兩巨盒出。直趨席間。去其蓋。諸女子爭往取攜。酒殺盃箸。羅列紛陳。復挈瓶互相酌醴。施聽其語。均操中州音。不似南越之鴉舌。王者怒問四人曰。我出門時命庖丁咄嗟立辦。何故怠緩若此。四人同應不知何說。王者曰。牢記之。歸必重責弗赦。旁立一長漢。毛臉尖嘴。微哂曰。三都成於十稔。文貴工不貴速。固左氏家法應爾。王者聞益怒。叱曰。狗奴何無忌諱。眼看人噴。乃敢掉書袋作戲謔。速跪下。自批頰四十。乃釋汝。左右三人急起解勸。諸女子附和之。始轉歡顏。白面者曰。今宵風景。大似孟津王赴五臺會時。惜何仙翁未得招致。不克聆道德真詮。殊嫌巖俗。明夜丑時正望。月必更佳。不佞當作東道主。邀此老仍宴於此。卽酬今夕盛筵。大王尙有清興否。王者曰。足下盛情。定當拜擾。第顧公在座。使人不樂。不如延珠崖紫貝二君來。此一聚。伊等風流諧笑。遇事解頤。予仍攜諸妮子給事左右。則東山絲竹較勝於西域經文也。三人撫掌稱善。於是各引巨觥。衆女鼓吹又作。施見夜深。且恐久爲所覺。退繞林密處潛蹤而歸。念此輩不知是何妖孽。敢於皎月光中肆行無忌。如此窺其服飾。證其話言。決爲邪魅。無事猜測。烏有真僊而醜惡其形。淫酗其情者乎。彼言將作連宵之會。予旣目覩。不可不除。因取劈山礮二具。每具實以銃彈數十枚。黃昏時昇置東林隱晦處。直對夜來聚飲之區。以藥線聯貫爲一。乃趨其地。徘徊瞻眺。雖相去不半里。而熟視無覩。心殊坦然。審察四圍。別無形跡。因命抬鎗軍士十餘人。伏於山半。聞礮聲發。速登以備救應。施乃懸利劍。持火繩。坐林後以待之。俄而月上東山。清輝果倍於昔。漸起漸高。照岡上如平江白練。施意此際妖當至矣。乃遲之又久。杳無見聞。因倒身石上。不覺竟入黑甜。逮月已西斜。朦朧中忽聞樂音大作。急坐視。則數十人已紛聚其間。陳設一一如前。惟座客增四人。皆作黃冠狀。面目亦稍端正。女子多一宮樣妝者。貌尤媚麗入骨。樂聲嘈雜。不辨言語。施乃悄起至礮所。蒸其信。急退數十步。匿崖間伺之。旋聽霹靂一聲。三

礮同發。山鳴谷應。間。陡覺天地昏黑。暴風狂起。老樹摧折。巨石騰空。有如飛蝗者。千百萬羣。迎面撲落。堆壘地上。頃刻數尺。半體陷矣。急躍起。立足甫定。又積至踝。再躍再陷。力竟不敵。加以風冷侵骨。頭身遭撲擊。痛不可忍。乃大懼。返身疾奔。條有巨物觸其背。覆跌林中。物隨壓其腰。重逾百鈞。不能少動。自分必死。驀聞鷄唱一聲。背負頓覺輕減。力柱而起。物墮於地。拾視之。朽木一片耳。施乃坐下喘息。已而天大明。走視山半。則積糞土十餘堆。衆兵埋沒其內。僅餘一頭在外。瞑然若死。驚呼之。始各醒悟。極力轉側。土漸鬆圯。乃一一拔身出。而汗穢徧滿。臭不可堪。抬鎗拋田中。亦爲爛泥填塞。問其故。齊謂礮震風來。遂爾恍惚。不知何以被弄。施復返山頂。驗妖蹟。別無影響。惟一石磴上有剪碎通草花瓣。五色斑斕。遺洞簫一枝。色黃白各半。由吹口至各出聲孔。一綫平分。其實非木非竹。非石非金。製作與世同。音極清脆。施袖而藏之。乃率兵士沿山搜索。遠近數十里。巡邏偵探。終不得其巢穴。乃還羊城。訴諸文忠公。求示方略。文忠公曉之曰。山林藏魍魅。大澤生龍蛇。風雨怪物。載在聖經。幽僻之區。何所不有。但安居不爲民害。固造化所並育也。彼聚族而游。清夜與世無患。與人無爭。無端恃勇。侵凌自招。侮弄其曲不在彼也。乃尙弗自省。必欲一逞私憤。則機心起而機心應。恐天下從此多事矣。且妖力奇幻。火攻所不能傷。汝徒以膽氣自矢。相爲敵讎。庸有當乎。施竦然而止。張石卿制府帥貽時。余在幕中。聆談說極詳審。且云親覩其洞簫。入手甚沉重。施卒後。其子猶什襲珍之也。

瓜變

嘉陽曾某。以織絲爲業。設機房於府署之左。其隣有種冬瓜者。叢生極茂。其藤蔓延牆屋。縣縣無已。曾家後圃。緊接鄰居。瓜籐越高墻而過。於曾屋上結一瓜。大如酒甕。曾於間壁呼瓜主而告之。隣人登牆以望。曰。此蕪真美觀。但生氣未充。不可遽摘。喜其橫停瓦上。不慮懸墜。俟其飽熟。再取非晚。煩君家代一屬目也。曾諾之。忽一日。颯風動地。

草木摧折。瓜被搖蕩。藤斷蒂落。由房上滾墮於地。但聞磳然一聲。裂分爲兩。曾趨視。急報瓜主。共相咨嘆。曾令其拾歸。隣人懷恨曰。余今歲瓜。以此枚爲首。本擬再遲一二日。梯攜還家。市諸巨紳送子者。可獲重價。孰意連窮若此。巧遭風災。既墜君家。愚無所用。捨之轉增怒惱。不如就近充君之庖。佐今午一飯可也。曾稱謝。飭司爨者。市肉十斤。切瓜爲片。入大釜合煮之。聚閤家男婦。並機工十餘人。團坐共食。瓜極鮮美。味勝蕪羹。於是七箸競投。蓋罔不嚼嚼而唯。鄉鄉而飽矣。曾先罷。甫離案漱口。頓覺腹痛如絞。胸中作惡。方驚訝。隨有起而呼腹痛者。逮席撤欲散。則腹痛羣興。呻吟滿室。既而痛益劇。凡在會食瓜者。皆各愁眉苦臉。揉肚擦腰。僕婢知爲瓜毒。奔告隣人。隣急走視。亦驚怪無主。正擬解救之策。曾忽憑闌大吐。於是妻孥工作。以次大吐。室內外汙染殆徧。略略之聲。達於塵市。而嘔出之物。非肉非瓜。大小成團。色赭黃。形類蝦蟆。頭足悉具。諦視問。物蠕動。復跳躍。移時皆蠕動。皆跳躍。滿院紛騰。衆駭無措。約食頃。物悉踴入中堂。聚於一處。彼此重疊。漸壘漸高。殊堆積已盡。宛然一黃金寶塔。倏一神人自梁間下。戎裝巨體。甲冑有光。攜寶塔騰空而去。衆驚定。腹疾亦愈。但疲憊不堪。各散歸寢。次日羣與聚論。莫能道其所以然。共趨後圃驗之。則屋上瓜橫臥如常。且蘿蔓依然。一葉並未損也。

樓相公

湯蓉泚。洛陽孝廉也。嘗課讀於陳留某巨紳家。賓主契投。一居十載。凡紳家瑣務。鉅細周知。旣而策仕滇南。遂相睽阻。又十餘歲。湯丁母憂。去官旋里。柴門守制。時屆盛夏。避暑於嵩山之麓。寄寓黃帝觀。一小童給事而已。一夕明月當天。薰風微扇。湯耽其靜趣。信步出遊。行里許。遙見大松樹下。有三人坐談。意是山中隱士。近趁之。則一僧一道。著藍縷袍。年皆半老。對面一白衣少年。儒冠儒服。手把執素。論辯譁然。忽舉首見湯。起立呼曰。來者非蓉泚先生乎。湯訝其見知。趨與拱揖。僧與道傲然斜睨。不甚傾接。惟少年殷勤讓坐。執禮甚恭。垂手而言曰。計別光儀。十六寒暑。

矣。先生德可潤身。丰標猶昔。今茲邂逅。深慰私私。湯曰。凡棘散樗。謬邀衰譽。但瞻君眉宇。似昧生平。未審何處與湯某相見。少年笑曰。先生真貴人。善忘也。當年批月吟花。恆親左右。曾幾何時。遂失記耶。湯益惑。不便追訊。因轉叩僧道姓氏。二人不答。少年曰。二公隱居仙佛。不肯以名號示人。愚交契未深。亦懵然於稱謂之所在。不過巧值良宵。偶一萍聚耳。湯復問少年。少年曰。僕樓姓。漢君卿之苗裔也。先世由徐揚遷豫。族黨衆多。率喜紛華。馳逐萃居城市。獨僕好靜。時一入山。晌間始自開封來也。湯見其談吐儻爽。試與論文。少年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上下千古。靡不貫徹。源流湯深契重。乃述近作銷夏吟喜雨亭雜曲。與之商榷。少年狂贊不已。僧道亦微點首。若許可者。少年又誦其卽景五律兩章。風急燕雙飛。昭君塞上歸。塵輕羅纈瘦。花驪玉斂肥。春水迎來晚。情天想處非。狸奴偏解事。攔住錦屏圍。永夜待仙緣。春風敢放顛。桃花濃雨後。梅萼飽霜前。好趁金鈴護。相攜繡篋眠。容成高躅在。同信誓盟堅。湯不解所謂。視道者顧僧而笑。僧亦微哂。方欲詰其隱。少年曰。僕前此更有二律。今并求政。復吟曰。讀罷平原感舊詩。門庭寂寞夜深時。懷清肯負蠅營謗。好勇須防兔死悲。不作病容嘲杜預。每因佳話想刁彝。崑崙西指奔星影。故國江山有所思。靜裏工夫脫垢氛。恨他俗口鬧猜猜。乍驚白雪知音少。深嘆浮雲變態紛。縑素任從人詫駭。蒼黃終負主恩勤。但愁占到焦家易。捕虎歸來贖敗軍。韻未畢。僧起立曰。樓子志高而氣盛。洵屬英才。然而防患多疏。履危不覺。詩中似有讖語。殺機可畏。尙望加意謹慎也。言罷。攜道者掉頭竟去。少年目其去遠。乃曰。此二人行蹤詭秘。莫能道其居處。乍隱乍現。時合時分。僕識貌已八年。此番僅三次晤對也。初次遇於王屋山頂。聆其妙論。知爲得道者。近叩之。尙蒙不鄙。棄引與同游。此淵源所由來也。湯問厥論伊何。少年曰。渠謂帝王出治。扶陽抑陰。此聖人之體天道也。於何見之。於日月晝夜寒暑見之。天以一日輝暖。三千世界。勢不能片時之內。四面照之。世界非運行無生氣。運行非渾圓難轉移。地所以必成毳也。旣成毳體。則半向日必半背日。背日而陰氣大張。人物受病矣。雖濟以向日之半。究屬陰陽相敵。陰陽敵。陽卽不能勝陰。蓋向日之半。陰氣在焉。不過受制於日。故潛而弗見。是陽中固嘗有陰也。背

日之半。則係純陰。無纖毫陽在。故半晝半夜。跡似陰陽均分。而實則陰多於陽。世界尙可生乎。造物於此。特生一月以補其虛。自昔稱月爲太陰者。對日言耳。若與地較。則月仍是陽。何也。月之照地。非能自吐芒燄也。全賴日光直射其體。月涵受之。借其光反映地下。而後皎然生明。是仍陽氣陽光也。雖曲折而來。不及白日之旺。究竟陰氣當之。可消一半也。雖晦朔弦望。未能一律。究竟有月時多。無月時少也。此扶陽之一證也。一日不能無晝夜。晝夜所以別陰陽。若僅按數均分。終嫌陰強陽弱。造物知其妙。特遠日而高舉之。低而近。則所照之度狹。高而遠。則所照之度寬。照既寬。則世界向日者有多半。背日者僅少半耳。何以言之。每日十二時。勻分九十六刻。當春秋分。黃赤道時。晝夜各四十八刻。極公平矣。然所云晝夜者。以日出入地平立限耳。東起時。日尙在地平下。而天已大明。西沒時。日已墜地平下。而天猶未暮。以此計之。雖云晝夜平。而實則晝多於夜。總二至以觀。冬夜縱長。終弱於夏晝數刻。可見一年內晝時多於夜時。所以然者。日光高舉而遠照故耳。此亦扶陽之一證也。日以晝夜分陰陽。歲以寒暑分陰陽。地球既有九萬里之周。日光不能無遠近溫涼之異。使世界無所遷就。則寒者永寒。暑者永暑。陰陽不調和矣。故必使二極遞運。乃見天道大公。然驅地球而迅轉之。又復時左時右。令此寒彼暑。彼寒此暑。奚不可者。無如寒暑均分。仍屬陰陽匹敵。造物恐熱弗勝冷也。乃定黃道斜交赤道。側置地球而緩移之。俾日僅一度。於是春秋二季。乃顯。春秋既顯。則一年中夏暑不待言。春秋亦皆各溫煖。其嚴霜苦雪。陰氣大張者。僅冬季耳。卽有春初秋末見寒者。而冷日終不如熱日之多。此又扶陽之一證也。聖人本此以立法。故範圍萬世。歷劫不磨。豈非聖道卽天道哉。二人對話若是。洵奇創而精確。自來星命占卜各家。不過言日陽月陰。晝陽夜陰。春夏陽。秋冬陰。論其理而已。茲獨揭造物之隱意而宣之。非深造乎道者。未克辨此也。湯亦嘆服。時一童出迎主人。湯邀少年至寓。少年不可問其居。云在山後。去此不遠。湯訂以後晤。乃別而歸。念初入都時。逆旅主人姓樓。此當是其族子。遂不之異。次日命童子覓諸山後。不得。湯不信。自往訪詢。竟無人知。又遣人徧山探問。僉云此間從無姓樓者。湯疑遇鬼。悒悒不歡。後半月。偶自他處返。遇少

年於途。大笑曰。我知先生必經由此。特出迎候。竚立瞻望。果遂臆私。信至誠能感神也。湯告以屢訪無蹤之事。少年笑曰。僕辟地來此。須極幽僻處。乃可藏身。且去留不常。又從未與土人交往。伊等烏得而知。旣蒙見顧。荒舍匪遙。即請移玉。以光蓬華。何如。湯喜從之。曲折趨深谷。路僅里許。而巖險難堪。至則非院非莊。只一山洞。肅湯入。几案牀榻。一一畢具。湯訝問何故穴居。少年曰。僕受異人傳。得導引真訣。欲求長生。非洞府不能入靜契。避凡濁也。湯視其几上。并無卷軸。案上亦無文具。牀榻又無衾幔等物。頗怪之。因向索著錄。少年曰。世外之人。豈能常嘔肝臟。偶一乘輿。信口嚙言。卽置之矣。何能鑽刺故紙。看屋梁而著書耶。言已入洞後。挈壺提榼而出。以玉爵酌酒勸湯。肴饌三四。味皆精美。湯問有庖脆耶。曰。然。未見有僮僕執事者。皆少年自起奔走之。末以一大筯進湯。非魚非肉。非羹非粥。濃厚鮮脆。迥異常饒。湯極贊賞。訊其名。少年曰。此家傳之五侯鯖也。湯覺醉飽。乃起告辭。少年送之半塗。謂湯曰。僕荷先生見愛。恨不日侍與居。要有微衷。不能掬示。賤步浮游無定。此後見憶。候僕造寓奉迎。若猝然枉駕。誠恐虛勞往復。增僕罪矣。湯頷之。少年乃反。湯至觀中。徘徊冥想。竟不測少年爲何人。然念其情意殷殷。諒無患害。一日少年倏入手一牋。曰。僕昨自郡歸。同道中邀集立雲亭觀戲劇。宴罷。兢欲疥壁塗鴉。用溪西鷄齊啼韻。五六人題詠。幾滿。拙作不善。故未書名。先生試評之。何如。湯誦云。勝游新聚紫菱溪。龍性歌殘日又西。露下從來誇乳鵲。雲中應不數仙鷄。戴冠異兆傳東漢。抱樹深恩憶北齊。還向夜深人靜後。滿天霜月聽烏啼。誦畢。語少年曰。足下詩格清老。音節諧暢。誠未易才。第詞意深邃。使人不能驟解。奈何。少年笑曰。仙機不可預洩。久後自了然也。湯問衆爲誰。曰。亦僕等輩。問僧道與會否。曰。二人久無耗。不知何地去矣。湯曰。尊賢嚙鮮極佳。肯爲鄙人再一作乎。少年曰。僕尙有醇熬煎醢法。鮫鯖味尤佳。擬待七夕。觴先生於少室山人舊館。敬當遵命備獻也。湯乃飭童子治具。亦留少年飲膳。而別夜中步韻作二律。晨起。特命與造立雲亭。欲議壁上諸作。而以己詩書其後。至則蓬蒿迷徑。門缺窗穿。四壁凝塵。絕無一字。湯久慕此亭名勝。不意荒涼若此。察其附近。亦無居民。大疑。急下山諮訪。僉云亭朽已久。其境荒僻。恆爲獸

蹄鳥迹所據。樵牧有膽力者。且不敢登臨。安得清流雅集乎。湯駭然回觀。益信少年非人。思徵其異。呼一健僕從己。循險路往偵山洞。乃巖穴依舊。景象全非。器物無一存者。遂巡深入。百步外漸晦暗。陰溼不堪駐足。勉進數武。忽覩左壁有小圓門。雙扉內掩。近視之。銅鑲鐵鎖。鍵閉甚堅。湯令僕斷其堅管。豁然而闢。一女子靚妝華服。立戶內。猝覩大驚。定審之。王氏之招姑也。先是湯隣王某。一女名招弟。有殊色。適同邑銀商爲妻。偶歸寧。逾月不返。商遣僕走送。則云十日前已賃車馳還矣。急覓御者。亦不知去向。商悔慟慘怛。以爲車傭奸逃。控官求捕。案懸二年餘矣。湯與女以隣近故。互相識。問女何得在此。女哽咽而道其由。蓋曩日停車路旁。輿夫渴往覓水。女獨坐以俟。忽旋風起於前。不覺頭目眩暈。昏不知人。比醒。則身在洞中。一少年男子坐其旁。謂曰。勿相畏。我山神樓相公也。與汝有宿緣。數當配合。但從我可以登仙。豈但富貴豪華哉。女不測其爲何人。亦不辨此爲何地。但泣無言。少年極意溫存。遂失身洞中。一切備具。衣食瑋王公。惟不覩天日。無絨獲。少年出則扃戶。下鑰祕處。八百日。人無知者。少年飲食言動。不異常人。惟房事留連。女深以爲苦。幸不恆至。或十日。或半月。始一臨。止三日五日復去。問之。但笑不言。莫能窺其蹤跡也。湯告以訟事。女大哭。湯乃攜女出。令僕解帶繫女於背。負之疾走。抵觀。具輜駟送至家。王見女。駭得其故。益駭。急往報商。踉蹌至。夫妻相持。淚如潮湧。已而大怒。集數十壯丁。執戈矛鳥銃。挽湯僕爲導。欲毀其巢穴。至則營窟已空。無絲粟之存。並雙扉亦不見。蓋往返數日間。彼早知而他徙矣。商分其黨漫山搜索。杳不可得。乃與女偕歸。初與夫飲水。還見車上無人。大驚。四望無跡。懼而逃去。後聞女耗。乃安心旋里。湯居觀中。是夜甫就寢。條聞少年大聲喚湯名。而詈曰。我念汝師道之尊。肅恭盡禮。自謂無負於汝。奈何強預他人事。而破我好姻耶。交鴛折偶。此怨匪輕。以道義之交。而轉面忘情。尤爲忍心害理。不殺汝。中何以甘。自今以往。牢持汝之咽喉可也。湯大懼。禁不敢答。半晌無聲。乃呼童出視。寂無形影。竟夜不眠。昧爽即起。急呼家人遷寓而歸。閉戶自守。半載無恙。意少舒。未幾服闋。將入都。苦資斧不給。欲訪舊東作稱貸計。適巨紳亦走伴邀請。乃束裝赴汴。夜宿逆旅。聞鄰房有對談者。音甚微細。一人云。昨戲

爲碧繼翁推星運。紅鸞照命。月內當有于飛之喜。真大奇事。一人曰。足下鉤深致遠。識透兩間。何亦墮俗情。尙子平耶。一人云。非也。偶作消遣耳。一人曰。余最厭人談星命。世界之廣。恆河沙數之人。八百字八千字所難括者。乃以八字繩之。烏有是理。若統十二萬年而論。則人更無窮。試問古今天下同八字者。何止千萬億人。有一人相似者否。一人云。誠然。人之有命。具於生初。若面目然。決不可假借移易者。世俗不揣命之理微。強以年月日時。穿鑿附會。不知通盤合算。數至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止。方今人稠地密。卽一郡戶口。不僅此數。况一國乎。况九州乎。况八荒六合乎。則八字重複者。比比皆是也。此理惟唐呂才知之。世俗不察。輒爲所惑。深可悼嘆。一人曰。前者孟門君計命。謂以六十甲子自乘。再乘三乘之。應得一千二百九十六萬條。何與子言歧耶。一人笑云。此亦不察之過耳。年月日時相次。與京房演卦不同。卦可儘數配合。故自乘爲六十四。再乘爲五百一十二。三乘爲四千九十六。有若干卦。卽盡重若干卦也。年月則不然。譬如甲子年正月爲丙寅。二月爲丁卯。以至冬月爲丙子。臘月爲丁丑。僅此十二數也。再六十年甲子歲。仍係此十二月。其餘戊寅至乙丑之四十八月。建決不能呈於甲子歲中。以下皆然。可見一年之月止於十二種。所闕多矣。時之於日。亦同此理。非可任意錯綜之物。故汰其無者。而計其有者。實僅五十餘萬耳。一人擊節曰。妙哉。此言足醒愚矣。是本顯然易見之事。而世每忽略不究。遂謂命之繁衆。不知紀極。豈知爲數至寡。一覽可盡者哉。天下萬事。不外一理。余不取天文占驗。亦因其無理爾。漢儒倡蓋天之學。於蒼蒼之形體。尙未辨晰。遑論地球之圓轉。於是以耳目所及爲限。取滿天列宿。分配於一隅。不知世界寬廣。中國約得五十之一。何能全占星度。况高高在上。與下地了不相蒙。經星萬古定居。絲毫不改。而人事變遷。奇幻倏忽。自春秋而下。爲七國。爲三國。爲十六國。十國。以及南北朝遼金元各代。此合彼分。前終後始。天公不能現更代之迹。虛空亦無疆域可判。又將何以配儗哉。後世不察。猶紛紛然。考吉凶。識分野。是真癡人說夢而已。時漏已四滴。湯竊聽甚悉。頗服其論。近壁縫張之。卽曩遇之僧道也。頗駭愕。欲與問訊。心惡其傲。又恐爲少年之黨。乃還臥。至天曙。忽二人言於內曰。外間臥者非湯君乎。

樓子離君甚切。胡乃毫無戒心。貿然行遠。前途有賣虎牙者。可市一枚。藏袋中。以備緩急。慎記勿忘也。湯大詫。躍起趨問。則破屋懸榻。闌無一人。詢諸酒保。云此室朽敗已久。向不延客者也。駭嘆移時。乃出就道。行五十里。果遇虎牙。購其長大而銳者一枚。懷之。抵省垣。入紳家。賓主久際。相逢樂甚。呼弟子出拜。皆岸然丈夫。娶妻抱子者矣。紳設宴款湯。衆徒侍坐。方劇談豪飲間。一白花犬緩步筵前。湯顧之曰。此狗似金保。今尙存乎。金保者。當日之犬名也。主人曰。先生不問。亦正欲白其奇。此狗已數十年。非但不死。且不老。昔日非常猛噬。先生所知。近十年來。不嚙不吠。亦不甚飲食。恆出外不歸。甚至月餘。乃一返。莫明其故。家人悉以廢物置之。然健壯無病態也。豈非奇乎。言次。犬搖尾視湯。湯意其猶識己。作炊炊聲。狎逗之。犬款然踊起。直齧湯領。驚避弗及。頷下洞傷。再踴再齧。湯急舉袖障項。犬逕齧湯肩。類齧不釋。痛極號呼。滿座譁亂。僕衆羣集。刀杖齊下。犬乃恨恨而逸。湯亦仆地。血溢不止。顏色慘變。紳惶懼無策。昇湯榻上。驗其傷。頰間一穴。顛骨摧損。缺盆上下。四齒儼然。衣如七札之穿。裂毀數寸。急取金創藥塗附。血益上湧。呼醫不至。舉宅大恐。湯昏絕。暫甦。頓憶僧道言。囑弟子出囊中虎牙研末。半食半敷。血頓止。痛亦若失。乃共欣慰。紳令索犬。已逃亡無蹤。湯乃詳述所遇少年事。始知犬之爲妖。更述其言論詞章。乃悟所徵引。皆犬故實也。弟子輩皆詰問曰。犬性如牛。未嘗學問。何以幻化爲妖。遽能淹雅若此。湯曰。凡物成精。俱通文學。此其靈怪之氣。感應使然。不可以人理論也。紳曰。此物蹤跡詭異。戚友皆謂宜早圖。愚因先妣所畜。又視其蠢然一獸。無甚怪變之形。故弗經意。豈料通靈作祟。一至此哉。信如是。去必不還矣。出以湯言告家人。命備弓矢鎗矛而待之。犬果不返。更募獵者。徧諸邑。物色亦無音耗。湯寄紳家半月。調治痊可。紳贖以千金。遂挾之入京。後仍宦滇中。復改官皖省。迄于致仕歸。老別無他異。

古薺子曰。諸書傳異事。從未聞有怪誕至此者也。彼緇衣羽士者。人乎妖乎。如妖也。不應課虛守寂。卓越古今。深入仙佛之室。而婆心濟世也。如人也。既具如許神通。胡與畜類爲伍。且明知其淫暴肆惡。而不誅鋤之。又弗禁。

制之也。事不明者衷於理。理不順者準以情。至於情理俱窮。吾烏知其是非真僞之所在哉。則亦頻呼怪事怪事而已。

郭輔臣

雙流明經曾貫之。早卒。遺子女各一。女適同邑張某。未二載。張以寒疾終。家貧無子。兄憫其嫠獨。迎之歸。俾母女相依。同守共姜義。蜀州富室周儀生。亦廩膳生也。因其妻三十不育。欲覓小星。偶過縣城。與同考食餼之友郭輔臣。連榻夜話。述及私衷。且言如有佳人。不惜重幣。郭與會毘隣而居。知其女貌美而遇窮。今年甫三七。翁姑兄弟皆無。焉能自守。遂炫詞語。周以曹邱自任。周頗歆動。謀一睹其人。郭藏周於家。使妻邀母女晚膳。周窺見麗容。神魂喪失。慨允以五百金送會妻。五十金酬媒妁。書契而去。在郭意本無他。不過憐女之孤苦。特爲撮合。使玉容有主。而會妻藉可豐裕。初不爲謝。金起見也。特昧於大義。未及衷諸至理耳。是夜與妻共宿。商明日妻說會妻。已說曾子之語。忽寢門大開。有二阜持籤牌入。直至榻前。取案繫郭項。牽曳竟去。郭欲拒而手足如痿。乃行且語曰。我秀才也。汝等雖奉官命。何太無禮。寧不知庠序中人。非凡民比耶。二阜笑曰。我輩奉令拘人。不識規矩。陽世俗習。不可例陰司。若汝曹酸腐濁惡。人且厭之。乃欲以嚇鬼耶。郭大窘曰。吾死矣。夫二阜曰。未便是死。但有死人控汝。故城隍喚汝對質耳。郭問何人。阜示以票。見會貫之名。大驚。問所控何事。阜曰。不知言次。已抵衙署。阜攜郭直進庭階。見城隍上坐。會跪案前。呈訴不已。周父名維曙。亦立其旁。郭趨跪於左。案吏唱名。神問曰。汝郭某耶。會某告汝貪利汙節。鬻良爲賤。有其事否。郭乃知爲冰人事。叩首曰。事誠有之。但生與會某望衡對宇。矜其母子孤寒。代謀兩利之道。非有他也。婚之成否。尙未定局。何汙節鬻良之有。神聞目會。會顧郭曰。輔臣。我問汝。拙荆曾向汝哭窮歎。犬子曾對汝啼飢歎。郭曰。未也。曾曰。渠母子或憎女嫌妹於汝。有言歟。郭曰。未也。曾曰。然則吾女弗甘岑寂。隱念有改醮之萌。爲汝窺見歟。郭

曰亦未也。城隍喝曰。既無此數端。無故生心強預人事。喪敗名節。汝造孽不淺矣。會後一少年。怒目視郭曰。小子夫婦相依。雖僅二紀。然山海盟誓。無限恩情。我以前世之因。今生折毀。我妻松筠矢志。並未一怨淒涼。轉瞬同穴。有期仍慶團圓於地下。於汝何讎不解。而欲玷我閨門耶。郭曰。周生欲取小妻。謀之於我。非我求媚於彼也。隣里鄉黨。執柯結好。亦人情之常。何得遂謂多事。世之無兒夫。死下堂者。比比皆是。四五十胥有之。况嫁年尙未廿三。我因揆度於俗情爾。允否之權。伊母女操之。夫豈有勒逼之見存哉。語未終。周父攙言曰。郭先生。非是之謂也。我子置妾。爲宗祊計。本意於小姓民家處女。揀其宜男者買之。耳。學養子者尙擯之。矧寡婦乎。矧守貞之寡婦乎。矧詩禮家守貞之寡婦乎。此中底蘊。犬子不知。汝以巧言蠱惑其心。使彼輕視我生平血貲。任意揮霍。明明誘人犯法也。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言畢。滿堂吏役皆笑。似嗤其信口通文。援引不切者。城隍乃拍案怒曰。此事更有何議。五十金紙據。現在。貪利顯然。枉爾束身名教。乃如此喪心蔑理。飭案吏從重擬罪。郭復哀告曰。節烈女不可二夫。詩書女不可側室。生一時冒昧。未及思存。今知罪矣。如謂生始圖謀富。不爲憐貧。實屬冤枉。望靈威鑒察。城隍乃左顧一虬髯鬼判曰。此一節關係甚大。但據口辯。不足爲憑。汝攜郭生往業鏡一照。彼如迷於利欲。念念以錢財爲重。心中必有汗穢之形。腥臭之氣。執以定罪。彼自無辭矣。髯判導郭下。移時復還。稟曰。照得秀才心中。只有高頭講章一部。濫套墨卷數百篇。類聯串珠。零星瑣碎。餘無他物。神乃霹靂點首曰。幸哉。賴有此爾。隨叱郭曰。汝謀摧貞義。敗化傷風。事雖未成。罪已難追。幸而發於惻隱之心。非妄希財色於己。原情準法。尙可從輕。呼左右推郭於階下。重笞八十。釋令還陽。郭又崩角苦求。神曰。是已法外之仁。不能再減矣。汝若爲守財虜。當立下阿鼻獄。不與超生。罪且十倍不止。今受責。安然歸去。尙何求乎。唳隸卒速杖勿緩。郭無奈。伏地受刑。楚毒不可名狀。聲嘶血浸。半晌乃終。城隍援筆作判。令郭朗誦三終。仍勅二皂送回。曾周張諸人一時並散。郭出衙待二皂不至。俯仰間。城郭人民俱無。獨立荒野中。四望蒼茫。並無路徑。惶急慟哭。耳畔聞妻呼曰。君夢覲耶。急顧視。則身臥榻上也。股痛欲裂。轉側不可。妻移

燈就驗。半體青腫。急塗以七厘散。內服三七鬱金等藥。始漸安貼。次日周來探訊。郭延入寢室。且述且悲。周初不之信。示以傷。始叱怪。繼道其父之形容衣履。一一照合。更述其言辭氣概。乃大驚色變。淚淋。蓋周父家居。郭未嘗識面。其生前學儒未成。然喜作才語。每辨論。不計語氣之順逆。必連舉數十字以搖曳之。其責人過失。無論何事。輒引虎咒三言。以爲駁斥。死已十六載。族戚亦多不記憶。况郭素昧生平者哉。罔止哀。急索書契揉碎之。趨赴城隍廟焚香懺悔。曾氏初無一人知也。後傳播顯露。乃得其情。及聞其翁培冥問對簿狀。母女亦各大哭。楊鶴亭觀察謂人曰。周叟假斯文。爲吾邑口實者數十年。不意死猶爾爾。信乎陰陽一致也。此光緒六年近事。極爲真確。城隍判詞係四字韻語。郭一一錄出人多見之。昨李珍圃向余背誦。其中半係公牘常言。無甚新穎。且追憶弗詳。故不載。

吳幻娘

鳳陽柳生。精古學。工篆隸。年十四入郡庠。爲人風流自喜。嘗讀夷堅志。見狐女談經事。心慕之。恨不獲此奇遇。開某大姓園亭。爲狐所據。扃閉多年。因往稅居。強而後可。乃於其中設絳幃。授生徒焉。兩月餘。毫無所見。夜中安臥。悄然竊笑。人言之妄。從學者初猶疑慮。迨久無恙。亦共寧怡矣。一日晨起。與羣弟子講六書之義。準今酌古。論議方豪。忽聞啞啞笑聲。連綿不息。生以爲窗外之屬耳者。出視無人。反坐敷演。則笑又作。審察之聲。在梁間。衆相駭愕。生仰問曰。梁上君子。仙乎鬼乎。既能聚氣成音。何弗現身說法。而但胡盧掩口。厥旨奚在。梁間答曰。先生紹李蔡之絕學。表許鄭之微通。胡乃作門外漢語耶。生聆其音嬌婉。知爲女子。益心動。請竟其說。答曰。書學興於邃古。並非倉聖創。爲特至頤而書乃備。後人遂以作字之功。專歸之耳。當日庖犧氏一畫開天。是爲書學之祖。易所稱仰象俯法數語。卽兼制字而言。不僅作八卦也。卦與字並行。勢必不能偏廢。賈路史謂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其語可證。雖朱襄之飛龍書。年遠無稽。而理固較然不爽也。然續通考以六書悉屬太昊。則又不然。字之始興。不但無六書之名。並無六書

之義。漢書藝文志。所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而已。逮神農作種書。軒轅作雲書。以次增益。左史倉頡乃集其成。而創爲轉注假借。於是乎書之用足。段氏注說文。分形事意聲爲經。轉注假借爲緯。此說得之。後人徒據許叔重書序。相與傳說。殊非卓見。先生所論。則本諸鄭樵通志之言。雖若縷析毫芒。擘肌分理。實皆皮毛。是依未能深窺堂奧也。今人奉說文爲主。苦於無可奈何。不知倉頡之後。尙有少昊之鸞鳳書。高陽氏蝌蚪書。高辛氏人書。帝堯之龜書。帝禹之鐘鼎書。務光之薤書。史佚之虎書。周文武之鳥書魚書。種種不一。至史籀時。書已數十變矣。大篆筆意。於古聖已多不同。李斯又取而更定之。其刺繆尤不勝舉。可盡奉爲圭臬乎。近時寫篆體。舍說文無可依傍。若講求小學之要。則宜參以石經鐘鼎文錢譜奇字等類。而會通之。乃得爲真古學也。且先生教門人云。某字實。某字虛。此言亦誤。古文無虛字。其虛字皆後人之假借也。先聖觀象立法。字字皆有實義。一涉虛。卽不成文。安得有語辭哉。試陳其略。之字從草。卽靈芝也。後人強加草頭。意義重複。乎者呼也。象聲氣發揚於上。後人強增口旁。亦復蛇足。者从旅得聲。古渚字也。乃匜字。象長柄之形矣。直也。象懸矢。故从矢。焉黃鳥也。故與鳥同形。哉本作才。會艸木始生之意。七字乃今人海口熟用者。他如不大也。卽丕字。秦詛楚文中丕顯作不顯。馬季長引尙書丕克遠省。作不克。古彝器。寶盤頌敦。桴妃彝。彝鐘等銘。丕顯丕績。丕鳥均作不。知一畫亦後人所加。朱子以不顯爲豈不顯。是未考古文之誤耳。而頰毛也。乃汝也。彼也。其卽箕字。且卽祖字。厥發石也。于鐘銚也。於鴉鳥也。所乃伐木聲。盍乃盛物器。火熟物曰然。刀劃物曰則。兵歌曰豈。耳鳴曰聊。但者祖之真形。只者止之別體。兮字本同歛。象氣發越。故篆文同乎。亦卽掖之正。夫乃扶之真。或本域。後人加土。會卽層。後人加尸。弗古作亞。兩弓相背。象絨形。蓋古作盍。一畫爲物。象覆皿形。猶爲獸名。雖乃蟲名。莫卽暮字。耶卽爺字。如此種種。枚舉不窮。先生預以虛實分訓話。是仍時師之教法爾。何從探六書之源流哉。生聞言。兩頰發頰。無詞以對。半晌乃言曰。仙姑金石之論。敬聞命矣。然旣承雅誨。卽佩隆情。乃咫尺之間。不克一瞻寶相。中懷蚓結。何以能舒。言已。靜候之。不聞答語。再言之。亦寂然不聲。蓋已行矣。生惶惑不知所爲。乃罷講。是

夜入寢。方將就坐。突有自後撤其椅者。猝不及知。仰跌地上。急起視。則一少婦立身後。笑顫如花。審諦之。眼波送媚。鬢霧流香。妖艷殆無儔匹。生知其異。詢之曰。今晨見惠。餘音繞梁者。非子也耶。婦但憨笑不語。生揖之曰。卿果仙人。幸祛煩惑。婦乃曰。人之所欲。仙必從之。君欲狐。斯狐至矣。奚問爲。生邀之坐。曰。旣蒙旣降。足徵好情。然胡不竟臨。而先以言詞見困耶。婦曰。君曩赴都門。無端於廣衆中辱我。使我不齒於同伴。今晨之事。聊以報前隙耳。生驚曰。仙凡路隔。素未省識。春風前此幾時開罪。幸恕冥頑。婦笑曰。妾戲言爾。君旣不憶。何必再提。乃出纖手。捉生臂。吹氣如蘭。生覺慾火一鑪。直衝靈府。魂魄皆奔散無蹤。相將入幃。極盡歡戀。已而枕上私語。自云姓吳。名幻娘。舉家栖園中。生曰。近時彈詞小說。何必西廂中有此姓名。卿胡取以自號。婦笑曰。焉知妾非其人耶。次晨日已高。猶酣臥不醒。生起著衣。一瞬間。榻上無人矣。由是夙夜必偕。來輒與生談古事。一切書籍。靡不淹貫。百端問難。隨答如響。生偶閱三國志。婦視之曰。天下名籍甚多。何爲好此冷淡物。生問何謂冷淡。曰。列朝人物事蹟。以三國時爲最多。而國朝國史紀載。以三國志爲最少。陳壽妄希高簡。所有宏綱鉅典。任意芟夷。使人對之索然寡味。竟閱全部。欲求一篇如史漢之生趣勃勃者。杳不可得。抑且曲筆太多。全非信史。近代腐儒論三國者。動謂演義妝點。不可爲據。不知演義之傳會。雖衆。究其中亦不盡無徵。如陳宮之棄曹操。崔琰之忤曹操。王垺劉馥以枉死。馬騰種輯以忠亡之類。志或目爲叛。或誣以罪。或暗刪之。或明隱之一。以曹操爲主。全不計上有獻帝。而華歆之助逆。無君則褒之。劉曄之背祖。事讎則褒之。龐德之忘兄。叛主則褒之。似此種種。更僕難終。劉知幾謂葛亮多枉。三國之枉。僅一武侯乎。唐宋以來。知其謬者不乏人。而竟無一人奏請更正。致使濫廁於班馬間。儼然稱四史。身後文福之盛。未有過於承祚者矣。且俗士鼠目見慣。反以裴世期補註爲繁。夫豈知註中事蹟。亦祇得十之五六哉。生與婦相聚。半載。考據之學大進。惟枕席之間。狂蕩無節。生竭力以應之。旣而漸不支。形瘠氣頹。飲食減少。家人迎之歸。延名醫某診治。醫驚曰。君脈有妖氣。辛早遇我。不然殆矣。乃按身穴爲施針灸。內服參朮重劑。令獨宿七七日。可以復元。臨去戒之曰。慎勿近房事。如有所

遇力絕之。生家居。婦不至。月餘。果健旺如初。乃復入塾。甫啓門。婦已先在。怒生見疏。怨望無已。生以醫戒。獨宿對。半响乃釋然。入夜強生與合。生不可。婦斜睨一睨。心蕩不能自持。乃急斂神閉目。默誦佛經。婦遂不強。仍與談文。生觸其癖。又相酬對。婦曰。聖人敏求好古。必先謂述而不作。可見平易近人。乃真古學。今世好古。動輒求異。副貳重常之辨。龍文蛟篆之分。不過偶有此識。亦儒者分內事也。乃欲專以此等炫博。便入魔道。是非好古。乃好奇爾。君手寫五經。純用古文古解。亦不脫此習。蓋羣言淆亂。宜折其中。如易之牛習宣。髮書之明教。執斂詩之宜。宜狂漸。滋春秋之次。崑超田禮之王。萋竹。摺等。異文異義。是必應考核者也。他如易拊馬。金捉衣。絮跌。踞躑。蹇之類。書鼓。窳。陳。棠。泉。魚。鼓。攘。戲。丹。詩。欵。些。鑿。釐。春。坎。斯。摺。僚。兮。瀾。濤。之類。春秋傳。敵。餼。及。鄙。閭。闕。儀。禮。局。靈。廡。禮。周。官。廢。爾。王。監。禮。記。粗。極。四。竇。湛。熇。之類。則徒新眼目。無關學問。然猶無害於經義也。至若以箕子爲芟滋。則削爲倪伉。之牯爲桎桎。在治忽爲來始滑。腎腸爲賢揚。渥丹爲握石。叔載爲熾菑。扶蘇爲搏疋。孚尹爲篋筥。相近爲祖迎。溁緇爲泥。洋。鼃。勉。爲。蠱。沒。郭公爲布穀。巨擘爲蚯蚓。來虢爲蠅虎之類。是直嚙言。調語。畔道。離經。君乃一一纂集之。以爲古學。不亦謬乎。生服其論。又喜其博。更聆其語音秀媚。不啻嬌鶯宛轉。心大動。不可復遏。遂與綢繆。而歡愛倍增。於舊款洽。至四更始安寢。比醒。婦已去。頓覺頭昏體倦。不能卒興。乃大悔。急遣徒衆。仍命駕歸。婦竟尋至家中。晝夜逼躪。起坐不離。生大懼。無術可以驅之。聞慈雲寺有老僧。善逐邪魅。囑家人往告。求其作法。老僧笑曰。吾久知此事。此怪乃爾主自召。並非狐妖。特假狐以投所好爾。出金經一册授之。曰。歸呈爾主。置榻後。日一炷香。過七日。自可平安無事。僕反命。覩婦不在。急焚香供經以俟之。移時婦入。猝覩經。變色却走。立廳外問生曰。誰置此物欲驅我耶。生答不知。婦曰。欲我去。即亦非難。何必作此惡劇。欺我不能演傳燈耶。因朗誦大乘楞嚴集蓮花等經。脫口爛熟。若秀才之讀四書者。一字不遺。喃喃然自未至酉。閱三時。乃寂無聲。竊窺之。已不見矣。心差慰。復增蕪沈速。於經下禮拜。乞保永康。數辰無恙。至第六日。天曙未久。生方醒於牀。戀衾未起。婦忽闖然入。罵曰。和尚可惡。以驢鳴嚇我。爲山至九仞。一篲間寧有止。

理耶。生駭顛欲起。婦已攀幃登榻。形容大變。披髮裸體。目努如鈴。面純青。巨口而碎齒。彷彿鯁魚。陰慘凶惡。不可名狀。據生腹。裂生袴。吐長舌。裹生陽具。而咀吸之。生四肢麻木。不能少動。欲呼則喉啞無聲。第覺渾身精血。齊注下體。若錢塘之擁潮然。自分必死。忽所供經。訕碎作響。一神人自壁間出。足踏雲氣。目射金光。如大悲陀羅尼中。所圖阿逝孕菩薩狀。妖惶遽欲遁。神人已揪其髮。拖入壁中。霎時不見。生偃息兩炊許。始能言。呼家人而告之。異共視齋內外。別無形跡。惟生莖物被衝處。左右均受齒傷。幸剝膚而未及裏。調治半月始愈。後還經於僧。詢以妖之所自。僧但笑不言。迴憶弱冠前。赴試入京。經豫境。偕友觀劇於城隍廟。左廊下。僦女鬼三四。中一鬼。貌麗如生人。衆指以戲。生因撮頤而呼之。偶爾狂謔。已久不置。念慮。或卽此物之爲妖歟。

古蘇子曰。媚亦多術矣。媚仕宦者。以祿。媚商賈者。以財。媚穠豔者。以酒食。媚清爽者。以擊歌。白來蠱惑之端。大都不外乎此。然塵俗之風尚。未足以誘學問中達人也。惟以詩書道義之交。作刀鋸鼎烹之用。很心毒手。潛隱無形。以之垂餌於士君子之林。才愈高者。中愈速。自非眞聖賢。鮮有不墮其阱中者矣。

雀報

希自明。戎州鑛工也。同治初。入滇中市精銅。有同寓客方竹齋。操楚音。自言家漢陽。咸豐中。爲髮逆所虜。隨入南詔。近蒙天祐。得罇逆出。貨其身。佩玉器。作路費。將謀歸爾。希與共談。訊賊中事。語言投契。相約偕行。既而同至庸郡。止於希家。拜母見妻。宛如昆季。方離鄉久。故國情事。一切懵然。聞其戚某。以縣尉聽鼓嘉陽。欲就訪家園近狀。乃寄其行笥於希。而輕裝走訪。時當盛夏。江水泛溢。返經又魚灘。舟覆溺死。希始聞。頗慟悼。繼利其所有。頓昧初心。啓篋翻檢。中有數十金。並衣物零星。盡收入囊。移家錦城。設烟肆於東郭。獲息無算。不數年。致千金產。復爲子納粟入太學。結紳者。稱太翁。儼然素封矣。方之家人。謂其早已死難絕。不料有此委曲。後聞其戚書報某年月日。晤於青衣。言

現寓外江。不日旋楚。言中又失記希姓。其子趨戎徧訪。杏不可得。泣涕而去。希聞益喜。一夜甫臥。忽見方謹噪而入。曰。我陷戎寇十數年。虎口餘生。僅此星星。星行李汝葬我身。而後掠我物。尙屬可解。乃但知利而弗知義。乘危欺死人。性毫無。我明日將來汝家索債。須十倍其息。乃可償也。言已踴起。穿窗而出。希驚寤。聲猶在耳。心惡之。晨起。戒家人三日內。勿得市一切物。有餽禮者。力却之。久而寂然。竊疑心疚之幻夢耳。未幾得疾。數日而斃。其子名賢。性浮蕩。好養羽族。畫眉鳩鴿之屬。購買不惜重價。希在恆禁持之。不暢所欲。至是日書喜字。深愜素心。漆檻雕籠。徧懸檐壁。偶歸絃州。省其婦翁。見架上養黃雀一極俊異。世所罕有。問之曰。此鳥在弔黃樓買得。畜數月矣。因知子所好。故留之。賢攜以旋省。如獲趙璧。時成都尙鬪雀之戲。市井無賴。倚此爲生。每兩家賭采。則居間而司其勝負。又有局外之人。覬某家禽善戰。則從旁出貲。與觀者相贖。名曰幫采。相沿久矣。賢得佳雀。呼巧匠造精緻。重樓曲欄。以處之。恆攜行於長街短巷。見者皆嘖嘖稱奇。賢侈然得意。好事者說以角勝取財。賢乃廣閱禽經鳥錄。及遊戲雜書。得祕方。以蜈蚣虺蠍等毒蟲。和硝硫猛藥。以餵雀。謂可百戰百勝。終朝逗引。眠食俱忘。如法熟鍊。畢持以登場。果稱驍銳。凡會中名雀。素善爪啄者。均不能敵。賢初不自信。僅以數金下采。漸加十數金。更至數十金。皆有益無虧。當之者靡不喪氣。吞聲而出。由是希家黃雀。威名大噪。遠近十六州縣。象羽蟲家。無敢與對壘者。賢亦願盼自雄。謂深得禮物之奧。笑古人介雞金距者。真迂拙也。一日會中走告。秦中來一萬金大買。攜雀四枚。懸重采。招博君家財運至矣。賢答以略緩數日。待加功飽飼。而後赴敵。次日又來曰。藥肆某甲。獲白金矣。彼雀曾敗於君雀者。昨與買角。竟大勝。其品若此。君尙何畏耶。賢頗歆動。旣而游手無藉之徒。羣相奔告。僉云。買雀又兩敗。失數百金矣。鳴鷄之不經戰。未見如彼者。每接敵。毫無奮迅意。相搏不過十餘合。即猝然而退。避不敢前。此等劣物。乃持之與世爭能。得非自恨錢多者乎。賢本垂涎其富。見衆言相合。膽益豪。挈其雀盛氣而往。至則賈遜謝曰。不佞游關隴。歸遇販鷄鳩者。便市數隻。聊飾園亭。非假此謀利也。緣諸公佳興。勉力奉陪。業已三戰三北。失機甚矣。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所未上陣者。此貌孤羸。

陽耳。一息僅存。不敢作孤注之擲。諸公休矣。方命勿罪。賢見其不應。意大沮。深悔未爭先著。衆知其不悅。悉從旁僂言激賈。固請一決雌雄。賈不答。愆容再四。乃蹶然起曰。必欲我作背城計。惟有破釜沈舟。各出五千金書券。盡諾於東校場。決一死戰。諸公敢任否。衆皆駭。共目賢。賢知其故。以大言相恐。然應之無力。弗應爲笑。乃曰。奔鶉鬪鷄。不過怡性陶情。胡爲傾產毀家。以供游戲。足下此言。欺弟甚矣。賈大笑曰。君雄據雀豹。獲楊將軍無敵之稱。竊謂劉毅搏菹。自必一擲百萬。何乃聞甲楛之數。作徒御之驚。是未脫窳民相也。烏足爲梟博哉。賢大慚。衆急飾詞解之曰。希相公非怯敵者。卽萬金亦咄嗟可辦。但一瞬之交。何必爾爾。先以駿骨之價相質。俟鳴金罷鼓時。審其盈虧何所。再接再厲可也。賈執不從。衆私謂賢曰。此子運衰時舛。甘送財神與君。乃大吉之兆。彼烏鶯弱。可操必得之券。何所畏而不應之哉。賢曰。予固知我戰必克。但家非巨富。一時烏得多金。一人曰。是不難。此地近某銀店。尊公在日。恆與往來。今可暫假諸彼。不過片時轉換得采。後原封不動。仍還鋪中。彼安有不允者。賢從其議。衆從與賈關說。商定以五千金賽勝。各具一州家之數。大集會中人證盟。署保訂約。四月二十日。赴演武廳。下共角。賈乃邀衆一飯而散。賢歸。益殫志餉雀。雀似有知。亦鼓翅奮翼。高鳴巧囀。作躍躍欲試之形。賢大喜。往謀銀商。慨然許貸。益喜。至期偕衆赴約。賈已先在。各持褻屨交驗。秤量訖。陳列左右。鼻案爲臺。置鬪欄。督陣者一人掌之。圍而諦者數百人。賈雀先登。觀者齊聲贊美。賈乃出其第四雀。衆視之。小於賢雀五之一。縮頭踉足。了無生意。羣笑轟然。旣入籠。賢雀直奔之。賈雀略與騰蹕。卽左右讓避。衆復笑。賢雀求戰不得。怒嚙竹柵。賈雀作嬌聲宛轉逗之。賢雀愈怒。撲捉躁暴。似騰蛟飛虎。氣可吞牛。滿場黜羨。僉謂朱提已到手矣。相持半時許。賈雀勃然性發。銳進軒舉。惡鬪百餘合。賈雀益勇。忽見兩味交銜。貼身不動。猶謂歇力之常。旋見賢雀擺拒甚急。審察之。則賈雀健喙直穿敵口。緊箝其舌。而右拳抓其左眼。力擊不放。賢大呼。監戰者急爲解救。排隔半响。賈雀躍起。而賢雀下墜。共省之。已舌斷眼瞎而死矣。衆皆駭詫。譁論嗜啞。賢驚悔羞怒。一時交迫。幾欲覓死。賈乃莞爾而興。收雀下。曰。曹沫用刦盟計。幸雪三敗之恥。而歸我汶陽。皆託列公。

蔭也。今日已晚。翼午當肆筵設席。普勸一觴。以識盛集。言已取金入囊。對賢一揖。勅其從者四人。負舁而去。衆亦紛紛散走。賢倖立如癡。移時四顧。闕無一人。蓋幫閒之徒。皆趨賀賈寓。索喜費。分頭采矣。嗒喪而返。則銀商索欠。已候於門。賢大窘。哀求緩頰。商忿欲具控。乃急典衣飾。鬻房舍。按數備償。怨氣填胸。一病幾死。不半載。家業蕩然。自計得方姓金十餘年。所權子母。罄無子遺。惟贖老屋數椽。鏹鍾數事而已。仍徒歸戎。詢其岳買雀之際。即其父述夢之辰。再憶鬪雀之期。即方初抵鉅州之日數。前後恰足十八年。爲他人守財。虛費無窮心志。還債倍息。深憾其父之無良。既累後人。又遺惡名於世。貧字類貧。不恭然哉。後復至省。晤局中舊友。細詢頗末。始知買者名義成。楚人。方姓。蓋竹齋長子也。

古薊子曰。一時徼幸。時時貪其功。一事偶成。事事援爲例。人情大抵然也。世之好談兵者。剽竊武經數則。遂謂六韜三略。已會其通。或追土寇。逐亂民。未嘗不奏功取勝。使佞者又從而吮舐之。於是樊噲將兵。不難橫行。匈奴矣。迨至喪師失律。小則傾身命。大則覆邦家。然後知孫吳之精。迥非趙括馬謖所能解。唐宋以來。歷歷可指也。而况加以業報相尋者乎。

地中怪

羅子秋明府。鳳岡言湘中某邑。咸豐中。出一怪物。未出前一月。近鄉一帶。悉聞地下聲吼。一呼一吸。似熟睡而翻胸者然。息甚長。而巨則十倍之。百里以內皆聞。不解何故。初起猶遠而深。繼漸高。聲益大。廿日後。直如在地面矣。尋其處。出於平壩大田中。惶駭無計。走報邑宰。宰遣近侍趨驗。良確。恐懼蛟水之患。諭戒居民。早日遷徙。以避其災。於是村人競入堡砦。如逃寇然。蓋以高居可免漂沒故也。不數日。忽霹靂一聲。響處地裂爲溝。長二里許。闊僅十數步。深不見底。溝中突出一物。首如猪而喙較長。深目大耳。髮鬣蓬鬆。其大與溝之闊等。擠進而出。村人於山上遙觀。

初以爲獸也。既而久出不已。始睹其身若蛇。無鱗無足。似非龍類。且並無水湧。自辰迄午。地上之軀。已逾百丈。而出猶未畢。其物四面旋繞。項強耳搖。似甚艱苦者。逮未刻。始現其尾。截然如斷。其粗細與胸腹無分也。既出盡。物覺安舒。乃於數十里中。蜿蜒天矯。顧盼自得。但所經。則雖數百年老樹。數十丈大石。皆灰滅無存。田禾屋宇。更無論矣。直至申酉之交。物奮然一躍。離地數引。墮再躍。離地數十引。又墮。三躍乃起。至半空。雲氣簇擁。向湖中而去。次日徧傳其事。子秋親往觀之。其地數十里。一片光禿。濯濯然一無所有。摧毀之田土房舍。欲尋其跡而不可得。村民所聚之砦。相去不甚遙。故其中人有駭死者。有癡呆不語者。有聲啞耳聾。終身不愈者。其尤怪者。物出後。地縫仍合。子秋觀時。僅得一線破痕而已。邑宰據其形上達。督撫竟不辨爲何物。或云此名應龍。九子之一也。愚考龍生九子。曰虬。曰螭。曰蒲牢。曰狔。曰饕餮。曰蚣。曰睚眦。曰椒圖。曰狻猊。曰鯨。曰負。皆無應龍之名。山海經中有應龍。然像迥不類。蓋非常之怪異。絕世罕遭。即使伯益復生。亦未必盡知盡解。但紀其事。無庸鑿以求之也。

文素芬

牛生步斗。字星臣。雪樵太守之族也。美丰儀。習吟詠。而鍾情耽摯。平居於伉儷最篤。其妻文氏素芬。名家女。四德具備。而繡事尤精。生善畫。無論人物山水。每成一幅。則文依樣繡繡之。兩兩相較。不差累黍。成黨有璧。又雙針又絕之謠。琴瑟之間。形依影並。動息不相離也。道光中。關內大疫。文忽染病死。生慟而絕者十餘次。作悼亡詩三十首。讀者罔不含淚。繪文小像。懸枕前。悲呼哀慘。幾欲身殉。而以父母在。故弗敢也。母爲議膠續。堅辭不願。朋好邀其出游。遣悶。皆謝却之。除定省外。足不踰寢門者一年。日則對影啼泣。夜則挾之并臥。父母坐愁嘆而無如何也。一夜生揮涕燈下。方擬捲畫就枕。條有褰帷入者。則文也。生知其鬼。喜而增痛。擁之大哭。文亦嗚咽相抱。既乃攜手坐榻上。詢其曷云能來。文曰。感君情愛。幽壤酸辛。然椿萱在堂。終鮮兄弟。君以妾故而甘爲伯道。事太不情。二老百年後。妾何

顏以對舅姑。故冒譴前來。慰君岑寂。兼爲謀歌扇耳。生大悅。挽之共寢。翻雲覆雨。曲盡綢繆。天將曙。起身下榻。生留之。文曰。鬼畏日。君不知耶。但不以異類見嫌。再至可也。遂去。次夜無耗。生又悲。越三夕乃來。曰。昨以君情懇告。夜巡使者。使者攜妾轉。即脫略二君。二君不許。固哀之。三日乃得當。今可往來。勿禁。與君期永好矣。生狂喜。相偕如隔世。歡。由是每夜必至。起居飲食。無異生前。問或理舊業。事女紅。或代生書畫。雞一唱。則啓門出。生偶伺其後。至戶外。即杳無蹤。如此者半年。生自喪偶。日暮即不許。滅獲入室。故家人莫得知。父母見子之不哭也。以爲日久漸忘。心稍紓。然爲言婚。輒梗命。父怒斥。母婉諭。終不承。私相叱怪而已。一日。生命庖人具罐肉汾酒。是二物者。文所最喜。而生不多食者也。母覺其異。問何用。答言。媳之所嗜。備作荐饗。母無語。至明日入室察看。則瓶罄罍空。問生供食何往。答言。隔夕無用。已分賜婢僕矣。母出。陰呼僕衆詢之。僉言。未有餞餘事。母大疑。特於宵深後。竊起偵之。見子舍燈燭熒煌。仿佛有二人笑語。悄拔關出。躡步而窗窺。驀覩子與婦並坐狎戲。大駭。潛縱急返。撼翁醒。告之。故驚。但不敢眠。詰旦呼子誠責。生初不認。母質以目擊狀。乃無言。父曰。人與鬼居。烏能無損。汝死近矣。母泣曰。衰叟病婆。惟汝一人是倚。執不再娶。甘斬似續者。乃留戀鬼妻耶。生力辯其非鬼。父母曰。兒受迷矣。豈有人死將二祀。骨化肉消。而能復活者。生曰。其氣暖。其體實。且同衾百數十日。兒形色未少變。焉得爲鬼。父曰。然則妖無疑矣。人偶妖。更可危。汝未遭其吞噬者。或緣尙未滿耳。生又力辯其非妖。母曰。汝有照妖鏡乎。何見之。生曰。兒固嘗訝其來。每舉自幼至今。一切瑣屑言動。並族戚隣里中。諸纖微。不經意事。隨時探問。莫不應口相符。豈渠出世。而妖即附其身乎。無是理也。父曰。勿論鬼與妖。茲與汝約。今夜如來。汝照常款洽。五更後。堅留之。若必欲行。汝固持勿放。視其狀若何。余率健僕。執械伏牖下。苟變妖形。即大呼。羣入而攻之可也。生受教。意良不忍。且念既決裂。勢不能久。從此永訣矣。三更女至。見生狀不悅也。詢云。我等事露耶。生言無之。文曰。妾無損於君。翁姑即知無害也。生置酒與之痛飲。含淚不敢啼。及半酣。相將登床。恩情倍加於曩夕。女覺殊異。乃曰。君必有心事。何瞞我耶。再三致詰。生欲言。懼逆親命。不言。又慮乖離。萬刃攢

心不禁哽咽。女方慰問。忽鼙聲報曉。女起曰。推訊不言。殆憎妾也。今去不復來矣。生條與。偃之曰。予所傷者。正爲卿。此一行耳。倘日夜相守。自無憾也。文曰。妾留居未嘗不可。但白晝呈形。究駭物聽。且不知何故。一近味爽。卽心驚肉跳。徧身不寧。須必去乃安耳。生曰。卿舍我。且日何往。曰。在墓中。奚自出乎。曰。妾亦不解。但欲出則出。欲入則入。已亦莫名其妙。言次。雞亂叫。東方將白。文急欲走。生強抱之。女撐拒甚力。生竟不敵。時二者已率家人至牕外。覲其狀。母亟令大足僕婦二人。趨入助生。生抱女腰。二婦捉其左右。手不得脫。宛轉哀號。踏地上。牽生亦仆。二婦從之。女齧眉咬牙。滿室旋滾。似痛楚萬狀者。翁遙覘良久。見其無所幻化。乃麾退衆僕。俄頃天已大明。文亦少定。謂生曰。可釋手。妾不去矣。二婦扶之起。喘息半晌。乃整容易服。出拜翁姑。泣曰。兒不孝。違侍晨昏者。歲有八月。半年以來。非不欲近承歡笑。竊恨陰陽旣判。出必嚇人。茲幸重生。又可聆訓誨而補愆尤也。其父初意。以爲必妖。銳志用武。至此駭疑畏忌。不知置詞。母乃命坐。詳究其由。文曰。兒死後。日與鬼伍。不知歲月。偶於夜靜時。聞夫塔哭聲。中懷悽斷。始而不得其地。尋其音而冥搜之。數月之久。始見家門。又爲橋神所阻。不得渡溪。引領傷嗟。柔腸百折。一日臥墓中。聞人呼曰。文素芬。今可歸矣。上帝感汝夫之義。謂牛姓歷代忠誠。不可使絕後嗣。聽汝往慰之也。因蹶起。趨而歸。橋上亦無神在。遂得破鏡合圓。嗣復求恩於脫略神王。故能往來無間。頃被抱持。當黎明之候。覺渾身上下。肌肉碎裂。如千百繡針。刺入毛孔。不可少忍。故顛躑無人狀也。母審睇之。見其兩鬢帶絳色。近而細察。則頭項髮根。手臂毛眼。皆如鮮血。厥後紅愈甚。每晨臨鏡。必藥染而後梳妝。父慮以妖致禍。使夫妻夜出。僞作他方新娶者。歸而開筵宴客。請親新人者。皆辭以病。惟至親乃得見焉。有覺者。賄囑隱秘勿洩。生過壯立。終無子。乃賦小星。連產三男。女初返時。卽有納妾之言。想冥中有所聞見。生快其再生。愛之愈篤。雖有側室。月一至焉而已。文自二十歲疾殂。二十二歲還陽。至五十七歲。仍先生兩年而死。蓋復生三十五載云。

古蘇子曰。此事南皮張雨琴太守桐爲余言。謂親聆諸雪樵者。余弗信也。嗣訪於趙心初別駕。再詢於孫吟帆。

司馬。二君皆牛至戚。僉云習聞此事。族黨中多及見之。噫。噫。怪哉。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固已。然必斷斷乎出於理所決無。而荒唐繆妄。至如此之甚。造物之心。究何爲哉。晉殺秦諜。六日而蘇。後臨解經。競起而斥左氏之誣矣。豈期世變加厲。更有六百日。而能蘇者耶。善乎曾南豐之言曰。以非習見習聞之事。而疑其必虛。是將謂宇宙之廣大。可盡於一人耳目中也。旨哉諒哉。

泥美人

高鐵齋曾述一事。相去歲久。忘其地名。大抵非楚卽吳。近江之澚。有東嶽廟。神像精巧。異於他處。內殿簷左。有無常使者。高冠白襟。大扇若箕。右範一少婦對立。衣淺碧。外罩錦襦。襟淡紅。禪下雙鉤瘦小。貌絕美。當日巧手甚靈。故於髻鬟釵鈿。皆新樣。入時。而櫻口欲言。秋波宜笑。裝塑尤嘆奇絕。右手拖繡巾。左持聚頭簪。盈盈裊裊。宛然如生。凡入廟中。靡不嘖嘖稱羨。四方來觀者。交錯於庭。人目專視。則精神注之。數十年中。不知攝許多靈氣矣。臨安大賈某。每歲買集江浙食用諸物。入蜀轉售。獲利甚豐。春上則秋下。秋上則春下。往還者十餘次矣。偶因泊舟散步。去寺不遠。聞道路褒聲洋溢。乘輿往觀。目擊活肖之形。亦嘆匠心工巧。歸而漫話行蹤。與家人細言其事。其次子小名豹兒。姿容俊秀。擇婦良奇。弱冠之年。尙未婚娶。然性蕩。日於優場妓館。逐酒徵歌。久豔姑蘇滙濱之名。狎游未遂。茲又聆泥美人風流如此。滿腔歎慕。恨不飛至廟中。夢遶魂縈。思得一策。詭言明春將佐父行商。既能長侍晨昏。又可兼習交易。某正以年逾半百。精力就衰。欲卸肩於子。作頤養計。聞豹兒言。慨然允之。妻及長子皆諫。以爲渠非老成更事者。遽令遠游。縱淫必甚。不但無益臂助。轉恐滋行人之憂。某云。偕行有我。不過令隨身學習。並不假以事權。烏能放恣。遂不聽妻子言。竊意金錢珠玉。不經渠手。自可無患。而未知豹兒之心。乎色不心乎財也。至孟春。橋梓具裝。買舟西上。豹兒暗囑艦主。過嶽廟停泊。擬念積於中。而沿途風月。皆漠視矣。一日午後。舟駐江干。某問艦槳何事。豹兒乃

言聞塑像故。欲往一目。某曰。汝真騷人也。如此順風。不乘時前進。乃作無益之游。土偶雖佳。有何可觀。蠢然一塊礪。汝能聘之爲婦耶。豹兒笑言。不過一覽卽行。水程諒不至誤。某察其意甚銳。不忍固拂。命一僕伴之登岸。囑以速去。速來。豹兒應聲疾走。一去弗還。待至返照入江。歸人爭渡。竚立艙外。凝望無蹤。某不得已。留一僕守船。親往偵視。抵其處。見廟又裝修。少婦衣飾煥然一新。更饒嫵媚。豹兒雜入叢中。眈眈癡立。如喪魂魄。僕語其旁。似無耳者。某怒。方欲呵問。忽睹豹兒起無常前。叱之曰。汝老復醜。何得玷彼佳人。嶽帝咫尺相看。聽其過以相與。不爲改正。亦愧聰明。正直。汝稍具天良。自慚形穢。當速退避三舍。勿惹乃公奮老拳也。言未畢。無常手中葵蒲墮地。繒裂。衆大驚。紛指譁論。豹兒昂然自得。某愈怒。直前批其頰曰。汝頗耶。鬼神廝役。於汝何與。晚餐已具。遲不見歸。累余枵腹走尋。長大如許。猶作孩童嬉戲耶。揪之出。僕隨之。至舟。已昏暮。榜人以夜行多患。遂纜繫而止宿焉。某偕子飯罷。各止其寢。此地雖爲渡口。塵肆寥寥。某有戒心。深宵不寐。猝聞豹兒榻上。悉率吞吐。似有共語之聲。詢之不答。起視。則固臥者一人也。四更後。又屢聞之。復往。窺之。醒曰。兒夢魘乎。曰。無之。曰。胡爲讟語。曰。或鄰船偶話。父歧聽耳。某覩無異。遂亦置之。雞將唱。倦極熟眠。比寤。日已高。呼僕問船何未行。僕言少主又登岸去。故待之。某急問去幾時。答言甫近市口。尙可企見也。某知其必重入寺。蹶然起。披衣跣履。從後追之。約半里。見豹兒在前。風馳電走。呼之不應。相去數百步。挽之無從。空息狂趨。視其直進禪關矣。某慌遽繼入。時寺僧未起。廟尙無人。逡奔後殿。見豹兒踞踞像前。仰瞻花貌。左手抱女腰。右手揭其衫。褫其褲。探手撫其陰。婦以繡巾手搭豹兒肩。潮紅暈頰。半羞半喜之容。儼然呈露。駭極近視。則豹兒陽具翹舉。精溢滿地。而氣已絕矣。呼僧共驗。驚定而悲。夫殉情舍生。豹兒自所甚願。而奇淫斃命。衆論亦不之情。所異者。像本泥成。通體堅脆。且外貌粗有形似。並無身軀。何一時柔軟如生。舉手與人相撲抱。居然衣能摳起。袴襪有腰。並微露牝戶之形。斯實怪之又怪。而莫可解說者也。某市棺將昇以殮。而手黏婦體。如塑成者。確不可拔。欲壞婦身。僧執不允。移時隣近轟傳。觀者如堵。鄉紳首事於廟者。共議此婦奇幻若此。必爲妖魅。不如擊毀。以免

後災。因覓石工。椎鑿並施。而土硬如鐵。雕斲維艱。匠四人。竟一日之力。姑離其手。乃置豹兒於柩。繼以入舟。再命磨師碎像。皆謝難能。乃舉而投諸水。某於寺誦經。爲子荐福。兼謝衆紳之庇。款以盛筵。席中有言及先一日墜扇之異者。某乘醉大言曰。無常爲嶽帝近侍。平日拘魂役鬼。何等英雄。乃以老陽配少陰。不遂其媾。致鬼婦離心。離德。又不能以禮防閒。俾於稠人廣衆中。呈醜若此。我子淫邪。固爲自作自受。但以天齊仁聖。而役此敗類庸奴。非特汗穢神宮。其平日昏墮職司。可想見矣。衆亦附和。其言忽旋風起於殿上。隆隆一響。無常像仆地粉碎。自此檐前空曠。不復增置。某慟子情深。悔不從妻孥之諫。道場畢。載屍返棹。永不再牽車牛矣。

海島怪

東朗爲浙省濱海要地。閩閩衆多。商賈雲集。吏民豐富。繁華之邦也。嘉慶中。季秋之際。居人晨起。忽覺溫風被體。和煦如春。前數日。天陰氣冷。官紳均已披裘。陡變暉暖。又非晴明。莫識其故。辰刻益燥熱。著禪袂衣。蚤食後。直同盛暑。裸處猶喘息也。仰視天色黃赤。如日初出之光。東面尤甚。已而紅更薄。火星爆散。市人有喝斃者。郡守登城中最高處。向東瞭望。乃見海島之巔。踞一怪獸。首若狻猊。身若麟而半毛半甲。色備五采。尾若猓。團厚紛披。耳足若獅。吊睛獠牙。凶惡不可名狀。而其軀之大。約聚二十水牯。差可仿佛。仰頭向天。張口吐火。毒燄直衝數百丈。漫空雲霧。皆被引蒸。因而火鴉紛墮。草木屋宇。一見即然。睹其狀。大駭。士民聞之。魂飛膽碎。閭城擾亂。遠近數百里。號哭震天。郡守率屬僚。卽於觀海處。素服捧香。呼天捨地。倏聞霹靂一聲。大雨如注。四面之火。雨到卽滅。一雷奔擊獸頭。獸呼黑烟拒之。雷懼而退。海中忽起一龍。直攫獸頂。獸吐血燒龍。龍噴水禦火。奈火勢過猛。澆之不熄。龍蜿蜒其旁。竟不敢近。海上又續出二黑龍。湧水淹獸。雨師更助以滂沱。半時許。火始漸銷。三龍近繞獸體。獸似不敵。放聲大吼。海蕩山搖。聳身一躍。騰空起。遙向海外飛去。三龍逐其後。雷電隨之。瞬息不見。於是官民相慶。招有名縉羽。誦皇經七七

日。以答大休。隨察沿海一帶人民。熱死驚死。及焚壓死者。幾近千人。真非常之災異也。

滇署怪

姻丈駱小松。名承源。渝人也。由縣令至郡守。官滇中。其太夫人性慈好善。持齋禮佛。然生平常見鬼。最奇者。就養曲靖府時。暑月貧涼。夜不掩牕。以爲官衙嚴緊。決無盜賊敢入也。一夜四更之際。睡覺口渴。欲飲茶。其牀前臥一小婢。內室居僕婦二人。皆平日隨身服事者。正擬喚起。淪茗忽聞啞然一響。窗上擯進一物。踰案邊。遮蔽燈火。太夫人隔紗帳省視。見其頭大如斗。披髮覆眉。兩耳掛紙錢纒。五色俱備。面貌背光。不能辨。第覺兩目炯炯。一紅一綠。圓類貓睛。閃灼顧盼。張口呼吸。聲逾牛喘。徧身零星碎破。條條懸挂。非衣非裘。大駭。不敢少動。其物踞桌上半時許。倏一踴下地。屈一足作商羊舞。繼作鴉鴿旋。圓轉如轆轤。毛飛楮漾。陰風滿室。太夫人臥榻上。寒顫不止。於其掉身之際。始見額高目深。口哆至耳。臉皮凹凸不平。如核桃狀。而黑白相間。又類戲場之花面。擰惡不可言。太夫人於此。魄墮心裂。昏不知人矣。詰朝。閣署皆起。不聞太夫人聲息。揭帳請詢。乃見憨瞑若死。急報小松。延醫診視。醫言是必夢魘太甚。勿庸驚惶。灌以盪湯。豁然而醒。述其所見。聞者莫不吐舌。詢床前之婢。則怡然甘寢。了無所知。從此所至之居。窗上必加掩板。歸里後。恆語戚黨曰。我爲皇家二品命婦。夫榮子貴。不可謂無福者。乃頻遭怪異。轉不如蠢然小婢。安處無驚。殆所云伶俐不如癡者耶。

黔署鬼二則

黔西爲貴州大定屬邑。官署多鬼。相傳道光初年。一月中縊斃七人。從此怪異疊生。見者非病卽死。歷任刺史。止居左半。其花亭竹榭。客廳書室。均在右方。地廣屋多。悉皆空廢。有樓名倚雲。余曾寄居三宿。夜中親聞鬼嘯。小奚亦目擊鬼行人言非妄也。甲子夏五月。參戎陳崧生。隨總鎮何顯仕。往勦毛栗山苗匪。共住州衙。待兵集。乃進崧生素

吸洋烟。睡最晚。一夜子丑之交。出浚亭下。時過下弦。月甫東起。崧生楚產。初入黔。未悉底蘊。見風涼夜爽。乘輿散步。園中正裴回間。遙見一倩妝女子。循牆而東。入竹林中去。異之。竊念內庭眷屬。此際烏能出外。是必僕婦婢子之流。與家僮私約者。少年好事。遂欲密探其奸。於是潛步池畔。繞過竹林之左。蔘觀隔水草亭中。亦有數人。憑闌閒話。念必隨入之。兵貧資未眠者。亦不爲意。遂趨竹裏。屏息而伺之。則幽徑旁置石榻。一男子白袍草履。麻冠麻纓。如喪中孝子。妝束。擦女子於其上。媾戰方酣。豔語淫聲。仿佛可辨。崧生益訝。時垣外民家。有懸旛荐冥者。或其齋主踰牆而搜處。子心頗怒。其無禮太甚。欲恫喝之。盛氣直前。月既高光益朗。去榻約十餘步。二人忽起。迎面排立。乃見女子絲帶環頸。舌出口數寸。兩眼流血。男子臉色如淡金。無眉無鼻。目長三寸許。斜生面上。如八字。口闊至耳。唇赤若血。大驚。轉身疾走。念居處尙遠。擬呼水亭衆軍。相與返視。乃趨池上。見四人猶竚立欄前。方啓口欲語。猝觀四人皆無首。其頭或懸腰際。或提手中。渾身血汗。腥氣撲鼻。駭絕。大吼狂奔。四人逐其後。啾啾哭泣。崧生魂亡魄喪。徑路皆迷。偶觸樹枝。顛踣地上。暈不能起。其僕聞主喧叫聲。急拉同伴三五人。把火尋覓。見其臥草中。額破血出。目瞪口噤。不解其由。共昇歸。置床上。有知者。言此署邪盛。必被鬼迷。爰以艾壯。食頃始甦。權牧豪者爲譚步青子佩。崧生怨譚之不言也。譚笑曰。花木亭臺。如此名勝。而寂無人居。其故可思矣。况余內室左遷。遙隔數層庭院。縱有家人行穢。三堂後儘多閒房。何必深宵涉遠如此。至於民間浪子。雖極無賴。烏敢鑽隙於署中。君自冒昧弗思。致此驚恐。而乃爲人是尤乎。何亦從旁誚戲之。相與撫掌。

普里府署亦多鬼。太守賈迪之蒞位一年之中。怪異頻作。一僕晨起登溷。見一人肩荷轎竿。二自厠中出行。近則血面吐舌。瞥見僕。卽橫竿以抵之。僕大號。斲役羣集。其人不見。客廳左側有老桂一株。甚茂蔚。一僕夜中起。旋聞樹上窸窣有聲。諦視則一人手扳枝幹。懸身其上。被繡花衫。紅錦袴。似女子而赤其兩足。面目不可見。團團繞轉。換手捷疾如飛。大驚。急掩戶歸寢。夢中覺有把其下體而搖擺者。異而啓目。卽所見樹上人。側坐床邊。探手入被中撫弄。

視其貌。高髻雲鬢。而藍面血口。駭極狂呼。怪卽隱。次日陽具腫潰。醫數月乃瘥。舊戚某。偶經二堂。見一人立堂下。高與檐齊。怪而注視。則忽矮若侏儒。移時又漸高。至藻井。仍復低矮。高則頭體手足。各皆狹長。矮則頭體手足。亦隨粗短。一伸一縮。如扯洋帶者然。某投以石。頓失所在。有更夫夜巡園中。忽前面一黑物。非人非獸。形狀模糊。飛衝而至。急側身避之。其物突過。擦衣下。欵然有聲。竟出園去。更夫擊柝前行。數十步後。覺手握敲杵。不甚如意。舉視則食指全無。血溢襟袖矣。審其痕。截然如刀斷者。幸不癢。急歸。藥滲而錦裹之。如此之類。乃最怪者。其餘聞聲望影。不可勝述。次年秋。府僚夜宴。迪之送客散去。乘酒興高。歌入寢室。其妾攜婢爲之除冠解帶。更換常服。脫鞵後。跌坐榻上。唱猶未止。時過三鼓。忽問外間伺候齊備否。家人訝其言怪。意其醉不之答。賈益放聲作崑山曲半闕。復問如前。其妾戲對曰。騶從儀仗俱全矣。遽止不歌。近視之。氣已絕矣。其世僕二。一司案牘。一司函札。對宇而居。次日早興。案牘者出立檐下。呼函札者曰。老爺喚汝。聞否。應曰。來矣。兩人同時而殢。相傳迪之卽爲安順城隍。不知何據。生平性豪爽。無隱無欺。喜觀劇。遇忠孝節義事。則慷慨起舞。或涕泗橫流。見邪佞害正者。則裂眦衝髮。怒詈不休。其天性然也。輕徭薄斂。諸德政。黔人至今頌之。循吏爲神。理固可信。第不解以城隍作太守。何衙中怪異轉多。真令人叵測其故耳。

三生

姑蘇府學廣文程光祿。字玉章。乾隆壬子賢書。連捷甲榜。余外祖周詹山公之師也。能記前三世。初姓于。明末爲大同總兵。武勇絕倫。持雙鋼重五十斤。右廿六。左廿四。與周將軍遇吉交好。歷著戰功。流賊忌其威。不敢犯境。于益鍊兵卒。訓練丁。最精者得三千人。每聞警報。雖數百里。馳往襲之。罔不披靡。隣郡士民。徙雲中者。如流赴壑。城內不能容。于相度地勢。築二土城於左右。安插流亡。來者自具畚鍤。以爲工作。不費帑項。遷其少壯。授兵教演。犄角助力。聲名愈振。一日。偵卒報逆闖在沙泉平舒一帶。經過于。念獲此渠魁。功高萬古。又慮衆寡不敵。時有左寧南部將王

某。統兵一萬駐朔平境。兵備道某。統軍二萬近鹵城縣。得之爲援。可以集事。遂發書飛致二君。告以接應之地。隨率勁卒八千。倍道往擊。幕中贊畫者。僉謂此舉不可易視。李逆數十萬之衆。歷破諸邑。銳氣方剛。彼畏我而繞道以行。自保疆圉。亦足豪矣。必強就攻之。以一敵百。雖勇亦未見其濟。脫有不利。後退殊難。無已。亦須二處信還。然後進兵。乃爲勝算。子曰。諸公之論。固屬萬全。然闖賊舍我不攻。意在直取京都。號召天下。昨聞帝城近狀。寇至決難保守。此際弗圖。聽其北上。是委賊與君父也。不忠孰甚。余所鍊兵。不亞項王子弟。自成不虞我往。出不意。可大敗之。縱不擒王。亦可紓燕京之禍。况有二軍之應。元凶授首。未必不在今日也。遂不聽幕僚言。催兵速進。過應州界。正遇李逆前鋒。于得地利。三面合圍。賊大敗。逐北三十里。屍積血漂。死者無數。而崩潰勢盛。反撼中軍。闖見于之。轟大懼。麾衆退走。于單騎入賊陣。戈揮鏑扑。遇者必亡。刃不及闖者寸許。官軍進力窮。追斬首又數萬級。至解梁界。乃于約二軍暗會處。此時果得兩路援兵。自成眞可禽矣。奈參政素嫉于功。伴允書答。而一卒未遣。左將又燕雀不知鴻鵠。謂寇衆如彼。烏能取勝。止撥老羸數百。遙觀望之。時有別賊號井木犴者。覆軍於豫境。收餘燼二千餘。投闖山右。適抵其處。遇左兵數百。盡殲之。而于弗知也。乘勝會食。休養半宵。許仍前進。闖以屢敗大挫。怒極。回其旗。殊死鬪。于據山險。飭諸將分班更戰。自卯至午。賊斃又多。已將復奔矣。忽井木犴猝至。邀其後而夾擊之。于弗能支。馬倒被獲。麾下亦陣殉幾盡。闖愛于之英雄也。命牛金星說之降。于吼罵嚼齒。含血噴賊面。闖猶笑勸。而一隻虎怒。從後揮刀斬之。于之靈不自知其死也。頓覺縛解。手足鬆快。直趨出營。人無阻者。至戰場。遇衆弁卒之魂。互相驚喜。復團聚。拾折戟斷槍。以爲兵。按名點視。得四千餘人。不在者。謂之陣亡。其實半死而去遠。不知半尚生。而或降或逃也。共議夜深後往劫盜營。可以反敗爲勝。言次。深恨兩軍不應。而致井逆之變也。凱旋誓必報之。逮四更。擁至賊巢。去半里。展轉不得近。脚下極力奔走。而身若有所阻者。惶惑莫解。其故一將回思戰時景象。猛省曰。我等殆非人乎。衆皆悟。各道情事。恍如夢覺。大哭。相謂曰。奈何奈何。於是壯氣頓消。魂益蕩漾。無主。忽大風起。衆兵如敗葉飛蓬。一時吹散。于御風而行。

不知遠近何所。經一廟前。土神出。把持之。始得駐足。攜之入。謂曰。子勿他往。就敝居暫寓。待到吉期。余送君往福地可也。于遂住神堂。莫辨幾更寒暑。初死不知俄。後漸覺腹餒。則土地推食食之。回念家山。亦常悲楚。然轉瞬即忘。不留戀也。一夜土地來曰。好至矣。速隨我行。于起。從之出廟。未數武。度一橋。土地令于先登。條自後推之。墮溪下。如經沸湯中過者。聞耳畔喧然曰。速報老爺。夫人生公子矣。開目則身在人間。已作嬰兒。舌強澀不能語。心念輪迴之妙。乃如此。於是安心自適。其父本郡守。楚人。時官於秦。程公言時。諱其姓。故不得知。兒漸長。父母愛如奇珍。五齡入學。充其夙慧。經史過目不忘。十九歲入翰林。連作三江浙閩等省主司學政。前生兵備道某爲之妻。左將王某爲之奴。知天之罰不義以勸忠也。第仍武夫之性。揮金若土。迨椿萱見背。濫費益臻。勢不免爲非道之取。後任某地藩司。康熙末。以賊敗。蒙恩賜帛。陰律最嚴。貪汗。魂見冥王。頗加白眼。姑念晉國舊勛。免其刑戮。斥作貧民。以贖罪。鬼判奉命牽之下。閉暗室中。黑悶不可言。蔘觀左壁。有漏縫。窺見天地山川。因就其處。開窺一洞。探身出。甫及半。晝然墮地。顧視。又縮小而爲人矣。心愈駭怪。再看父母。則懸鶉百結。棲止破罍中。徐察其所。乃滇南騰衝邊境。近緬甸地也。恨極幾欲求死。又恐以規避加罪。然粗糲難入口。短褐不蔽身。未嘗片刻飽煖。竊自念現雖空乏。幸我不昧前因。滿腹詩書。猶在。長而授徒訓蒙。豈不足以自給。及數歲。就書繙閱。一字不識。把筆就楮。率不成文。大驚。閉目冥搜。學問宛在。而臨事則口弗能出一詞。手弗能作一字也。陰服鬼神之妙用。勉隨其父。以肩挑背負爲活。十三齡。失所怙。益困苦。每爲人擔糞賃傭。日求三五十錢。以養母。念前身之孽深。自劬勵。絲粟不苟取。富家呼作工役。味爽卽去。而昏暮乃還。稍有羈延。不敢受人全值。巨室皆憐之。爭雇不已。藉是小免飢寒。壯年母死。緝紳某舍地爲葬。喪盡其哀。里中勸其娶。執不肯。四十餘。以寒疾終。復見冥王。顏色甚霽。起笑曰。苦汝矣。究竟忠誠未泯。改過不吝。可敬可喜。今當還汝本來。勿迷富貴而蹈故轍也。喚土地導之出。冥王立送之。至一大鏡前。土地令其照看。則仍藩司舊像。衣冠一切同前。土地問曰。見乎。曰。見矣。猛自後一推。頓入鏡中。驚顧。則又成乳孩。落蓐間矣。程本雲間望族。屢世科第。玉章生後。

家益興。五齡入塾。經不授而背誦如流。字不學而信手合格。迥異在滇省時也。依然十九登進士。惟未得詞林。以榜下選授縣令。程公追憶三生。宦念冰冷。呈請改官。得府教授歸於吳。居恆惟課子弟。灌花竹以爲樂。外事皆謝絕之。閻摩王明使之仍作方伯。而自不肯仕。又砥行如此。後世必更增勝境也。此外祖親聞諸程者。先本生妣爲余言。瑣屑尙多。不能悉記。其貧民二世。姓名備具。余忘之矣。

古獅子曰。熊爲禹父。龍號褒君。杜宇鵲啼。牛哀虎變。前生後化。經史罄然。夫秦漢以前。未嘗得釋迦夢影。而陰陽幻狀。已大彰明。可見輪迴之設。初無與於佛法也。後世執關佛之謬論。其流弊至於不信鬼神。自以爲衛道崇儒。而不知大失聖賢之旨。不達甚矣。獨是圓光一照。遽返本元。諸室幽囚。竟塞靈竅。冥冥之用。神妙至此。玉歷因果。言殫貴爲賤者。必先去其智慧。戒世人待僕婢勿苛責。豈不信哉。據此證彼。而陰律益較然可知已。

邱生

姚蘭坡太守。言其鄉巨室孫某家。有金橙數株。樹大葉密。結實如瓜。皮深黃而薄。肉淺綠而肥。濃汁滿中。甘鮮甲於他種。每經霜後。色香透發。映照四鄰。主人珍護。築重垣以圍之。甚於王戎之李。非至戚密友。莫敢請嘗也。黨庠中有邱生者。偶行牆外。瞻仰垂涎。歸謂同闕諸友曰。子系家鵠卵熟矣。渠寶若瓊漿玉液。深畏人知。我輩徒效望梅。不能懷橘。殊屬恨事。今爲良月廿一日。天清氣爽。待至夜深月上。我將往學東方。倘獲將伯助予。空羣偕往。盡一樹摘取之。回時載果盈車。勝足三冬文史。我於渠有段李誼。即或警備。可諉諸納履。整冠。况盜筭事小。亦不畏王彥方知也。同門中傾羨已久。聞此言。各動饜養之念。遂共徇恐之。無一人以正言阻者。於是十餘輩。互尋囊囊。或攜籃提筐。至三鼓後。結伴同往。書館去孫家僅二里。片刻即臨。齊趨院後。邱少年好弄。習於攀援。命衆列待於下。各牽衣以接。已乃乘其墉。直登樹杪。揀橙之大而黃者。擲撥入手。按人拋擲。月光明晰。爭承不誤。無一落地聲。時漏已沈。孫家人

息犬靜了無知者。速徧一樹。衆分裂數叢。每人得七八枚。遙舉示邱。招之下。紛紛然持橙疾走。邱自得兩顆極大者。盛袋中。懸腰際。見衆皆走。亦宛轉扳附而下。甫及牆。驀覩西南隅薛荔之上。有不識者一人來。履屋上如飛。蓬頭跣足。向邱伸掌。索其腰擊之橙。邱不肯。其人徑把其袋。勢欲行強。邱怒力拒之。方格鬪於前。倏有自後抱其腰者。邱回顧。則一縊鬼。眯目聳肩。舌磬融相對。大驚。急欲掙挫。而前立者遽猛觸之。於是一人兩鬼。如鼠之銜石榴者。牽曳以墮。邱故膽壯多力。騰而起。左拳毆而右足踢。大奮厥武。二鬼不敢近。旋又來一物。身長三尺許。闊亦三尺許。兩手至地。體正方。首狹長。與項等。度約身之半。口眼倒置。蹣跚而前。張口吹氣。其冷過於冰澌。邱不能支。欲遁。避奈四方環堵。無超距術。且戰且退。東西亂竄而已。是先孫於林畔建小舍。家人輪值護衛。如守梅之鶴。孫預防最警。每聞鳥飛鼠趨。必喚起巡邏。咸獲輩一夜數興。吝怨已久。此夜孫適他出未歸。僕婢喜得安眠。各擁被熟寢。卽微有聲聞。亦如幽王烽火。習見不驚。以故偷葡萄者。得以從容入袖。及邱被衆魔所窘。蹴踢之聲益厲。金鈴子警而牢牢。爲孫夫人所覺。衆紀綱奔驗於園。見一人散髮裸裎。跳蹈不休。似市場賣武技狀。近視之。邱也。目瞪唇青。血液滿口。衣巾襤屨。悉委地下。旁一袋裹二橙。不知何故。邱睹衆至。仍以爲鬼。奮臂搏擊。勇不可當。衆急把持之。拖至前廳。代著衣褲。邱渾身如鐵。切齒無言。衆懼其死。遣役舁之返塾。諸生攜橙返走時。百步外聞林際人語紛拏。以爲主者出捕也。極力狂奔。入館後。匿橙於樓中。乃出候邱。久無耗。意必被獲。然稔知邱與孫有媼誼。諒不至以瓜葛之親。作蒿菜之盜也。正猜議未已。忽三人荷邱入。詢得其情。共相駭怪。有黠者。迎其機而給之曰。我等頃與邱子對飲。彼忽停盃趨而出。若聞人呼之者。初以爲溲溺於外爾。乃久無影響。徧屋尋之。不可得。驚疑莫解。故開門以待。不料其爲妖魅所迷也。據所言。孫府牆峻樹高。邱子一人無梯級。烏能闌入而攘佳果。愚意袋中二橙。必精靈摘之。以戲邱者爾。衆和其言。而傳會之。三人以爲然。於時臥邱於齋榻。煇湯而灌之。微有甦意。昇者乃去。天亦大明。比日出。邱始醒。述所見諸友。莫不吐舌。邱怨曰。爾衆肯遲我偕行。何至於此。汝等旣滿櫻桃之籠。遂馳荔支之騎。不顧其後。棄予如遺。何嘗有柑。

橘之情乎。獨不思抱中葫蘆。伊誰之力也。衆笑而謝曰。我輩匆匆返奔。不爲無過。然變生意外。龍眼弗能見。佛手不能援者。豈有心移禍哉。於是出所藏物。每人推三圓與邱。邱以二十枚致於家。留十餘爲己食。孫家僕還道塾中語。相與擬議。天曉審視。乃見樹上所存無幾。惶懼譁亂。飯後孫歸。聞而大恚。親至樹下。端詳半晌。叵測其情。招邱而詰之。邱已知友人之語。謊其詞曰。昨午經貴莊。見近垣一株。垂垂可愛。聞香慕影。不免懷包袖之思。入夜同牕聚飲。忽聞有呼我字者。出視之。則一美婢。向我曰。相公欲擊擊霜毬。主人正飽食。若蔗漿。特遣奴奉邀。大駕一時恍惚。隨之出行。不解何以遂進垣中。彼時樹上下約有數十人。愚以爲府中廝役也。見其悄然分植而散。面目詭異。一人不識。始訝之。尋婢已不知所在。一童子以袋授余。中有二果。余少之。覘其揜負滿籬。竟往奪取。彼等怒共仆我於地。褫去冠服鞋襪。我憤起與之相毆。心漸昏。以後遂一切茫然矣。孫乃嘆曰。今而知慳吝之爲害也。天下之物。自當與天下共之。愛惜太深。必爲鬼神所忌。不佞以此橙殊類。視之若仙童藕。神女瓜。靳守過中。風聲鶴唳之防。致爲羣魔所弄。多其藏者厚其亡。古今事大抵然也。乃以布袋還邱曰。全樹已失。烏用是區區者。夫子欲之。故罔兩見貽。請仍挈之去。庶幾食我桑葢者。懷我好音。是亦陸戚之一道也。邱暗笑。拜謝而出。孫竟不知爲學徒擾害。里中喧播。呼其橙爲鬼橙。迨孫死後。衆乃洩其語。姚老談此。以爲幸是草木細故。設爲金幣重物。而情形若此。則邑宰亦將被其欺。一時逐寇無從。必有李代桃僵之枉。天下事何所不有。敢掉以輕心哉。

古蘇子曰。諺有之。塾中學徒營中兵。言其騷擾閭閻。如村老疾患周處。城鄉雖異。爲害則一也。夫以彬彬文士。例諸赳赳武夫。味其言可以愧怍也。邱子讀聖賢書。行盜跖事。本真既昧。故山鬼得而糊之。而諸生者。始則羨鳥張網。味責善之忠。繼復得魚忘筌。無分災之念。朋友道喪。至於此極乎。劉蕤解裳於孔邊。管寧割席於華歆。世運陵夷。古今人迴不相及矣。悲哉。

仙惠

陳正修。粵西孝廉。娶妻十五年無產育。乃禱於武夷之曲。歸而夢熊。生一子。曰仙惠。聰明雋秀。迥異人倫。三歲熟五經。五歲通文選。陳嘗誇於人曰。世稱上智之姿。動謂過目成誦。若阿仙讀書。未過目已成誦。斯真可云夙慧矣。七八歲博極羣書。下筆千萬言。雖三江名宿。不能易隻字。往賀某戚壽。賓客填門。知仙惠才。爭與語。仙惠按坐。贈詩一絕。俄頃徧百數十人。有不識者。詢其姓字。而詩即成。無一遺漏。鄰有明經周鼎。字銘之。學富而性佻。每過陳談。以疑義相質問。然蹈瑕抵隙。駭詰無休。見仙惠英奇。呼爲小友。仙惠鄙其人。不甚與接。一日陳與友人書。論某戚資緣事。引五代臧洪語。真無恥奴才云。周適見之。譏陳曰。君常謂學必遠古。不讀宋以下書。奴才二字。始於汾陽。訓子語。雖唐語。文則宋文。茲以二字入啓事。何言之相遠也。陳窘急。未知所對。仙惠撫掌於側曰。前賢云。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肆雌黃。閣下略睹一部金批水滸。便詡淹賅。可笑甚矣。金人瑞學識譎陋。先正多訾之。不過掉弄筆頭。聊自敷衍。何嘗識根柢事。閣下乃拾其牙慧。以爲能。何自待菲薄乎。周溫曰。童子何知。遽開毒口。汝何從指予爲妄。仙惠哂曰。固也。請試言之。子儀諸子。盡奴才。舊唐書亦載其語。閣下但據新書通鑑爲評。已屬謬誤。况二字其來已久。爾朱榮斥葛榮爲奴才。見魏書。王景略諂慕容評爲奴才。見晉書。李勢笑劉禪爲奴才。田崧罵劉曜爲奴才。見水經注。十六國春秋等書。劉淵罵成郡王穎曰。不用吾言。預自奔敗。真奴才也。此則晉紀晉陽秋皆載之。是俱唐以前著作。豈第見之郭令公。執事史學疏漏如此。而妄議家尊。非食聖嘆之唾。而何。周大慚趨出。陳亦驚喜。從此益鍾愛之。陳弟號湖生。亦食餼邑庠。偶與陳談楹聯。舉畫上荷花。和尚畫一語。謂隻立無偶。千古莫能屬對。仙惠聞之。告父曰。此語正以不典爲難爾。若據事以對。未嘗無偶。陳問云。何曰。蕭何諡文終。東漢賈逵有蕭曹良平等論贊。可謂文終諡贊。侍中文。豈非對句乎。陳曰。借對雖可。然彼畫字上實下虛。汝二文字。義雖小異。而所用皆實。似少遜也。仙惠曰。然兒又得一對矣。昨見外祖書舍。鄰架萬軸。中有錦冊。裝潢極精。取視之。乃虞世南所書貝葉經真跡。茲以書間貝葉祕監書對之。何如。陳不禁擊節曰。此誠絕對矣。仙惠未及十齡。文名大噪。陳欲使應童子試。仙惠不肯。問何故。但笑。

不言。一日周至。攜片紙。乃吟社諸友所作鬪詩。以示陳。內有分詠者。出句詠物。題鴻雁。對句詠事。賦拜年。衆吟均平無奇。又有合詠歷象。嵌二字於鳶肩。出句用焉哉乎也焉字。對句用表志紀傳傳字。題太艱窘。竟無一人著墨。陳呼仙惠入。令擬二聯。仙惠曰。此何難。分詠用秋來天外飛行遠。春到人間揖讓忙。兩語緊切不移。合詠用日記焉逢知在甲。星連傳舍信如丁。兩語。上句指歷。下句指象。闕逢字。爾雅淮南子皆讀若遇。漢書則讀平聲如烟。故史記竟作焉逢。闕本焉字。古臙脂作闕氏。又作焉者焉支是也。步天歌。蓋上連連九個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傳即傳車之傳。與志傳之傳同聲。世俗讀平者非也。周見其才大如海。益折服。乃曰。昨偕友觀劇。有小鬼戲土神者。歌曰。問何事十個指頭有長短。問何事山林樹木有高低。當時戲論。能取此二句。作五絕二首。每首嵌一句之字於其中。詩成者釀酒爲賀。徘徊半日。竟不就。子以爲何如。仙惠微哂曰。此等伎倆。襁褓中即能之。何足爲才。隨吟曰。問爾中何有心。頑事亦頑。長林生惡木。低樹周高山。周曰。下句不難。上句乃難爾。仙惠曰。何難之有。信口成矣。有事頻來問。長頭笑買翁。個中無寸短。十手指何從。周失色。時湖生亦至。聞而大笑。周恚曰。君勿嬉。我有一俗語對。請屬之。湖生真混號。宛如世上侯三。陳兄弟皆憤不能對。仙惠曰。叔不必構思。兒已得其偶矣。銘老若除名。只是人中王。八湖生大喜。僕輩皆匿笑。周大怒。拍案狂吼。仙惠曰。執事休爲村野。先祖外號。乃湖上加雲。故季父字湖生。足下以湖爲糊。嘲季父可耳。獨不爲先祖地乎。足下既可侮前輩。愚奚不可效尤哉。周不能答。拂袖去。仙惠淵博而敏捷。類如此。居恆著錄甚多。然每脫稿。即焚棄。無一存者。後於村中赴宴。與其渭陽絮語於室中。周過窗下聞之。喜曰。今而後得所報矣。趨進詰之曰。子爲吾鄉聖童。隨在皆徵古學。乃終不免狗俗。鄙哉鄙哉。仙惠曰。閣下吹毛求疵。問我親戚之言。究以何事爲失也。周曰。子獨不見日知錄乎。舅甥本作舅出。古甥字其義迥殊。顧亭林先生學有本原。非我一人之私語。子於尊舅前自稱外甥。非狗俗而致不典之失耶。仙惠嗤然曰。閣下智善索癩。以爲請一大老名儒。即可借以驕人。是狐假虎威之技耳。凡讀古人書。總宜自運神明。勿爲膠柱。姑無論禮從宜。使從俗。日用起居。不能不趨時合衆。即如執

專言。顧氏非堯舜周孔。其說遂無少差乎。按爾雅姊妹之子爲出。日知錄因之。歷引左傳言出者十餘事。又復旁徵於公穀史漢。考據賅洽。誠足尙矣。嗣後楊簡在趙雲松諸公。更爲推波助瀾。直斥甥字非古。且謂爾雅稱妻之昆弟爲甥。實同輩之詞。又孟子注。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是直冰玉之稱呼矣。論非不辨。以三代語作證。而又出衆名儒之口。後生小子。敢不低頭。然閣下亦知齊風有展我甥兮之句乎。魯莊出於齊。胡不云展我出兮也。鄭穆爲燕姑所生。故石癸曰。今公子蘭。姑甥也。楚文亦鄧曼之子。故鄧侯曰。吾甥也。他如呂甥終甥等。稱謂亦多。可見上古早有舅甥之稱。故邱明亦未嘗盡書作出。愚謂因有甥館之甥。故於此加外字以別之。亦猶舅之稱。因有母舅。故加外字於妻父耳。足下食古不化。買櫝遺珠。非真能讀書者也。周語塞忸怩而罷。仙惠十二歲。陳又舉一子。陳擬命名。仙惠曰。名之阿真可也。陳從其說。亦未之異。仙惠名既著。世族競欲壻之。媒灼頻往。陳頗願。而仙惠殊梗命。陳問所志。慘然不語。固詰之。則強笑曰。兒必弱冠。乃可定姻也。陳知其有爲。遂弗之強。未幾。有某友至。欲執柯。其人性行卑汗。陳素不喜。仙惠勸父勿見。陳以其爲好而來。卽不聽其說。何必不理。因留飲。邀鄰里陪之。某不達世務。諄諄以月老爲言。陳父子均不悅。適坐中有談異事者。仙惠曰。君所言不足奇。吾鄉近出一怪。山後真武廟中。見黑眚。隱現不常。驅禳無效。村民某因夏月納涼。宿殿上。每臥定。覺口鼻之際。冷氣侵肌骨。如是數夜。心竊訝之。一夕甫閉目。聞神幔下有聲。因僞睡以觀其變。移時覺有物對其脣而呼吸者。略啓臉微睨之。則一黑漢蹲其旁。以口就某鼻而承其氣。偶著膚。寒如握雪。某出不意。猝起抱持之。物莫能逃。遽現本相。乃真武座右之龜也。某斥之曰。汝與妖作怪。吾不汝容。卽呼寺僧而示之曰。平常噤凍。均不知爲何物。今乃知冰人者是烏龜耳。於是合席爲之闋堂。某初以爲真事。傾耳聽之。不覺羞惱萬狀。偕來一戚。本陝客流寓。許姓。煥文名。慰之曰。孩提妄言。比諸小犬狂吠。此子乳腥未淨。豈知禮儀。請更盡一杯。作羯鼓洗穢。仙惠曰。小子述實事。諸公乃過疑爲輕薄。請陳其說。當時廟衆欲除其妖。命石工椎鑿並施。無纖毫損。村民走問於我。我往觀之。謂寺僧曰。此物當日雖係石刻。現已鍊成鐵體。非凡械所能傷。惟以大火鍛鑄。

或者可滅。衆然其說。燔柴於四周。約兩時許。龜於烈燄中。伸頭狂笑。衆大駭。我近詢之。龜曰。子孫吳時江神也。當日罹漁網之劫。因子明饒舌。以老桑烹我。我身如金剛不壞。焉得糜於鼎烹。爰用身外身法。遁出金陵。知彼時曹魏最強。遂入北隱。居於長安市。子孫蕃衍。世守關中。因恐吳人蹤跡。以賤字玄緒反切之。以爲姓。又慮族衆無考。乃指咸文仲居蔡五字。輪作繼世之名。故凡秦人許姓而文名者。皆龜子孫也。四坐又各捧腹。客知其口辯難敵。無敢再作他語。飯畢各散。仙惠十五歲。阿真已三歲。識之無矣。一日仙惠感風寒。臥床不起。陳夫婦往問之。仙惠忽蹶然興。具衣冠而拜。驚詢何作。仙惠垂涕洟曰。雙親勿苦兒。本非人。乃武夷山千歲狐也。修道已成。偶容與觀中。見父乞嗣懇切。推以數知。徵蘭尙早。素稔陳氏積功累仁。根基深厚。父生平不欺閭室。神鬼所欽。奈數不可違。必四十五乃得子。此去尙十餘年。岑寂之悲。烏能自己。彼時一念偶動。因投生膝下。聊以慰情。又母氏三世前曾惠兒香火十五次。以是因緣。結成骨肉。非貪繁華而來也。今阿真漸長。庭幃之定省有人。兒不過遊戲三昧。心願已了。此時不去。懼爲塵障所迷。惟過蒙鞠育恩勤。略無酬報。俟父母百年後。兒再以雲車奉迎也。言訖登榻。跌坐瞑目不動。近撫之已僵矣。

冥鑑

石逆因涪時。鄉民劉麻五。竄伏於鐵鑪溝層崖之下。攜乾餼一囊。奔馳數十里中。賊東則趨西。賊南則之北。六七日矣。一夜聞鼓角聲。似近谷口。懼寇及也。乘微月沿谿而駛。進里許。驀睹對岸有瓦屋三間。棟宇高峻。壘墻耀目。竊訝此徑曾往來十餘過。從未見有人家。新構無此神速。况干戈擾攘中。誰暇於斯作室也。爰探水淺處。咏而渡。將走驗之。甫下溪。遙見左舍門開。一人抱甕出。似行汲者。匆匆去。劉攝衣急登。至門外。窺其室內。燈火晦然。更無人影。試入之。則四壁堆積箱籠。約數十具。中右二室亦然。門隅一小篋未鍵。啓視中盡白銀。大驚怪。欲攘取。奈流離瑣尾之餘。盜之無所用。既念且攜寄他所。苟不死。寇終有退時。於是竭平生之力。負笈而趨。踰溝迴望。其人尙未還也。乃疾

走至一石穴前。傾篋而數之。共一百四錠。因騰地作二凹。均分其數。埋之洞口。餘四錠。置食袋中。卽臥其旁。以守夜。將盡。忽山後火把亂明。一軍掩至。劉悸甚。匍匐而逃。陟一峯頂。下視。見其衆約近百人。直抵劉臥處。發土取金。若預知者。劉悲憤而已。再審諦之。則皆奇形異狀。有朱髮藍臉者。有斷臂缺頭者。迥不似人。益駭怪。不敢聲。聽其掘銀而去。急探囊內。四錠猶存。心差慰。天已曙。四望寂然。乃下岡。反窰藏處尋視。惟餘兩泥坑。土石散亂而已。痛恨半响。轉念是物本偷竊而來。無足恚怨。且出偵於澗阿。但得瓦屋無災。尙可伺隙再攫。因循舊路曲折而行。至則兩岸荒蕪。僻淨如故。不但無屋宇。並蹊徑亦杳然。咄咄叱異。再探囊中。銀亦不見。急翻檢之。箔灰數片而已。乃悟夜來所遇皆鬼。掠鬼之物。復爲鬼掠。諺所謂盜被賊劫是也。一夕之喜怒哀懼。純係虛花。然當局者迷。必殫心力而竭蹶。恐後人生遭際。皆可作如是觀。賊平後。恆舉以告人人。無有不笑之者。

施希鏐

峨眉比邱不競。湘陰人。咸豐中。舉家死於寇。不競匿胥井得免。遂皈三寶而參禪焉。曩經童試冠軍。未及掇芹而難作。故腹笥頗富。生平有宋句踐之好。洞天福地。游歷殊多。所到題詠亦夥。相傳有經多詔帝虎。徧隱識天龍。藥難尋水骨。花尙抱金心。一字碑文同苦縣。八聲歌韻到甘州。花股蠅蚊千萬億。草頭蝴蝶兩三雙。等句。蓋詩僧也。辛酉春。聞藏後出六通果。食之啓慧悟。輕身延年。特行脚以訪之。隨地拄錫。從容而往。歷兩月餘。抵桑楚河。挂搭某廟中。一夕月明如水。愛不忍眠。俟一道者近前。濃眉長眼。闊口短髯。謂之曰。大師才高德重。傾慕有年。今幸雲止窮鄉。得瞻佛相。此間塵垢。不足以辱清芬。岷崙山月色最佳。二三知己。邀同良會。大師能從我一登眺否。不競未及答。道者遽把其臂。騰空而起。直上百尋。不競大駭。閉目不敢少動。但覺耳際風聲隆隆。如暈斯飛。瞬息至一處。足已踏地。乃舉睫。則在一高峯之左。仰視廣寒光采。似略大於廟中所矚。明亦倍之。萬里江山。盡歸一覽。迎面一敞亭。先有數人

在內道者引不競入。合掌問訊。則三男一女。男子被服奇譎。形貌詭異。女子妖豔絕倫。淫邪露於言表。叩其姓字。率皆怪僻。且各滿面兇厲。腥臊之氣逼人。不競識爲妖魅。驚懼不知所可。女子詢法號。不競答之。女子笑顧道者曰。不競則不絳。兒無所用之也。道者亦笑曰。妮子妄言。汝無用。我自有用。第歌魚鼈膾鯉。非爲韓媿相攸也。中一人曰。卿未知詩。次不字乃譌文。不競之絳。不剛不柔。其可喜否。女子粲然曰。先生謬贊。恐未必也。不競聽其語蕩而有殺機。大恐暗中誦佛不輟。時五月既望。頓覺肢體寒噤。戰戰栗栗。一人起問曰。聞大師傳慧可之宗。吟皎然之句。九天珠玉。何妨當良辰美景。一咳唾耶。不競齒擊於旁。無敢言語。又一人起曰。禾中人已爲釜底魚。尙能作韻語哉。子可謂不解事。僕射矣。我昨渡星宿海。聽禪撥郎作歌甚佳。誦之以洗慚顏。何如衆曰。善。於是言者拔劍起舞。口中吟曰。萬儂停霞觴。聽我歌慨慷。星旄掃黑暈。月斧騰青鋒。大塊晶瑩涵寶鏡。我欲上駕紫蚪下。驂白鶴馳天閭。兩鴛鴦雙鸞翠。餘酥白墮玉蟾醉。繡千章。錦百軸。珊瑚樹。老桂花。馥君不見。河鼓娶婦銀河東。橋鵲比翼嘘春風。妖雲媚雨女牀動。媁精流作霓與虹。虎鼓瑟。鳳吹笛。三尸凶。五鬼吉。瓊臺通瑤階。芝房對蘭室。好持張子華。牋江郎彩筆。寫出周天三百六十五。又四分度之一。舞罷。擲劍大笑。忽旋風起於山坳。有如電光之閃者。三男女皆肅然起立曰。祖師至此矣。隨見一大漢。身高八尺。長鬣突睛。昂鼻虎口。飛步而來。狀尤猶惡之甚。衆出迓。大漢直上亭。與不競爲禮。曰。久懷慕爾。未克識荆。頃聞大駕入山。絕塞荒陬。何幸稅高僧之駕。方擬明月下澣。出迎道左。接教一譚。不料小輩無知。遽爾狎侮君子。幾令老夫開罪萬世。故促奔至此。請各謝愆。佛量無邊。希恕萬死。復顧衆曰。汝等猶不與上人負荆耶。衆環拜之。不競癡迷之際。初觀其狀。益膽落。見其謙遜和柔。語言近理。心稍放。乃叩以邦族。大漢曰。老夫湧金門外。施將軍後也。生平慕吳越王之爲人。因名希鑿。字伯策。雄踞此山。多歷年所。壯歲非爲。不足以塵清聽。近奉文殊佛教。力懺昨非。隱居南澗之濱。弗預世事。惟性耽吟詠。結習難除。冬雪春晴。時一握管。其他則盡捐之矣。上人詩格清醇。迥出宋元之表。曾於泰山絕頂。見題壁數章。瓣香久慕。茲得邂逅一朝。欣慰何似。老夫昨由葱嶺。出黃河。躋海島。

彼時乘輿。口占二律。敢以質諸上人。一臧否之。遂吟曰。萬仞罡風壯遠行。驅將丁甲掩槍槍。狂爭撇擗天無主。怒撼嵯峨地不平。慘月光摧癡虎泣。猶雷聲吼毒龍驚。排空直上靈霄頂。千載神功一瞬成。無邊識處快將翎。五色雲軒轟九皋。競欲磨牙吞猊獠。還思濯足引鯨鼈。神飛萬里潮兵湧。鬼魄三更颯母號。長劍倚天寫名字。游蹤咄逼太微高。不競曰。氣雄筆健。吞吐大荒。此詩中之霸王也。小巫見大巫。敢不五體投地。正評議間。西山外黑雲驟起。列缺霍然。大漢顧衆曰。霹靂將至。汝等須暫避之。於是道者偕男女四人。惶惶下亭。紛如獸散。大漢指謂曰。此輩皆綠林之豪也。居恆以僧道爲食。上人體胖而才美。譬猶綠熊之掌。紫駝之峯。味中無上珍。最不易得。故聚爲此謀。老夫緩聞一刻。則子殆矣。不競泣謝頂禮。既而問曰。人類至廣。奚必專與二氏爲難。且濟濟之儔。在家多而出家少。但取我等供爨。得不有斷炊之虞乎。大漢笑曰。長老不知。食僧道有五利。游方徒侶。萬里孤身。卽或爲近村人。出家則親屬不顧。擲而烹之。人多不覺。一利也。肉食者鄙。腸胃中必有雞魚羊豕之毒。若中之。定成瘡疖。惟禮佛求仙者。淨口長齋。胸中無禽獸氣。食之可免病疾。二利也。俗士沈溺於酒色財氣。剝喪元良。蠢然一身。但具糟粕而無精髓。縱或癡肥如王約。不過痰溼所充。穢濁滋甚。若釋老門下。向道切者。氣足神完。飲其液。補益非淺。三利也。欲證仙靈。必資學問。伊等素以勢力相尙。噬百姓而傲同儕。不知詩書爲何物。既失教於幼年。此際徒嗟遲暮。惟仗掠他人美。以實枵腹。當世秀才非不多。然勦襲宜聖。一。二。言。卽趾高氣揚。不可嚮邇。且味酸臭腐。易牙亦窘於炮燔。宰割弗精。嚼蠟無謂。不如緇衣羽士。習誦則楞嚴大乘。陰符道德等經。至陋者亦必有幾篇梵咒。幾句丹訣。若鬱之於腹。其靈卽爲我有。積久變化。自能學究天人。四利也。修真之要。最忌厭於婦女。俗士日與妻妾處。陰氣沾身。食之能阻塞血脈。方外兩家。自無此慮。卽偶遇淫僧邪道。可一望而辨之。且其中有童體棄家。未洩先天元妙者。取其勢爲金丹。男子得之。固可珍。女子得之。尤稱祕寶。較采藥於三山者。厥功十倍。五利也。有此五利。是以歷世相沿。上人以一身而備五長。又復才高絕類。伊等能不垂涎哉。老夫聆竹嘯松鳴之韻。懷芝焚蕙嘆之悲。且稔子雖遁跡禪林。究本聖賢弟子。與世

問禿髡有別。故相援耳。不競感激無盡。復問曰。虎口殘魂。荷生死肉骨之恩。永當泱肌淪髓。無待言矣。惟諸君造孽如此。獨不畏天譴乎。大漢嘆曰。此所謂左道旁門是也。知事者逆取順守。力行善事以懺之。猶必三歷雷劫。乃能成道。若更行不義。或惡重善輕。決無好結局。蓋此事較鍊心服氣。功效便捷。故見小欲速之流。競趨之。而不知其悖然死於豐隆車下者比比矣。不競又問此係何地。曰。崑崙之別枝也。去君宿處三千里矣。深山大澤。何怪蔑有。子無禦災捍患之術。烏可浪游。六通果出自謫傳。其實僻陋蠻荒。焉得仙種。峨眉秀甲天下。真靈不時往來。子歸求之。有餘師矣。奚事僕僕風塵哉。言罷。攜不競手曰。暫閉尊目。老夫送上人歸。不競如其教。覺地微動而身不搖。與適間之蹈虛。愈異。約半炊許。釋手曰。至矣。足下遂定。開眼則大漢不見。惟耳畔聞珍重聲。而天色昏暗。略無月影。第見四圍合嶂。林木森然。不識爲何地。身旁有巨石。乃坐以待旦。移時雞鳴。天漸曉。偶顧石後。則廟中笠杖行李皆在焉。咄咄嘆詫。再審其地。乃峨眉之龍升岡下也。駭愕不可言喻。瞠目半晌。始悟身入妖藪。文殊佛遣坐騎救之。施者獅也。記亭中所遇有斑姓者。非虎即豹。必獅之威。乃能懾之。恐己貪游冒進。故竟遣還山。縮地瞞天。佛力所以不可思議也。因向空叩謝。遵路竟回。同輩訝其歸之速。亦不之答。不競本居萬年寺。此後移蒲團於文殊院。日拜青獅。足下奉香火焉。

某甲

臨江某甲。與南賓某乙。爲兩姨昆季。皆富室。彼往此來。情密無間。然乙慷慨而甲吝嗇。趣各不同也。道光初。州中議修萬壽橋。工程浩大。甲爲首事。遣紀綱持簿。走募於乙。乙素樂善好施。即以三千金書冊。並立封二千金交來使。餘數一千。言俟功成補付。使遂攜簿領銀而去。乙揮霍性成。兼以至戚交契。故未索收票。亦未於簿上註明也。迨橋成。甲親詣乙。據簿索金。乙訝曰。向己給予。大半。惟少半未清耳。何今日更索全數耶。甲曰。兄給大半。有何可憑。胡弟

了不聞知。乙曰：我輩至親，豈必效市井惡習，動輒立券。此銀由某肆秤對，某友目擊，足下呼貴介詢之，自必了了。甲曰：媼誼雖深，然二千金重寶，烏有不書據者。當日送簿至尊府，弟已不記爲誰行。泛泛一僕，兄遽付以十陌之錮，而無片紙告弟，豈人情哉。乙不能答，心知爲甲所乾沒，而莫可佐證。乃嘆曰：子之貪黷，本所悉知，第不謂竟至於此。余當日自失檢點，致受愚弄，復誰尤。惟此義舉，旣已明白書名，乃至出財時而飾詞抵賴，人其謂我何。甲怒曰：尊意謂我吞侵此項耶。某薄有家私二十萬金，亦未必動我念。乃騙汝二千金乎。試徧詢於鄰里鄉黨，有是理否。乙曰：子勿怒。余卽措金奉呈，但向者二千，可告皇天后土。若故作虛構，他生必披毛戴角，不得爲人也。於是按簿再取虎賁之數，立權付甲。甲竟席卷去。乙從此深鄙之，不至其門。音問亦鮮通矣。逾七八載，乙夜寢，見甲直詣牀下，揖而言曰：兄眠胡晏佚耶。弟夔歲昧兄善財，鬼神見怒，罰弟入尊府贖身以償。爾時一念之差，懊悔無及。望兄垂念親情，勿以異類等視，則雲天之誼，世世感銘。泣而出。乙驚覺，呼僕察問，則廐中課馬生駒矣。大詫，親起燭之，乃一的盧子甫下地，昂首向乙，淚背猶盈盈也。甲背生有旋毛，乙幼時習見之，茲驗小馬，閱廣宛然。乙不忍睹，亟歸臥。三日後計問果來，計死期卽得夢之。上半日也。乙乃遣其子備禮赴弔，甲復示夢於妻曰：我一生誤於好利，幸窮鄉僻處，雖無善行，亦無大惡。惟某年建河梁，化表兄雙竿白榜，因其托大，以爲可欺，詎知冥例無私，致遭誅殛。卿如念伉儷情，速備二千金，買我歸來，消此罪案。須記定某日某黃臚所產者卽我也。妻得此兆，見乙子而問曰：聞尊府後槽新添驪兒，有諸乙子曰：然。甲妻曰：舍間現需健步，肯以見售否。乙子不知其故，卽應曰：區區一畜，所值幾何，婦欲之，俟斷乳後，墊送可耳。焉用賣。甲妻意乙亦不省也。遣僕懷三百金，隨乙子歸，務易馬以還。僕亦罔識底蘊，頗訝其以貴易賤，不近人情。至則隱其半，以百金呈乙。乙曰：汝主母僅給此數乎，抑尚不止是也。僕怪其明察，乃實言有周官之數。乙笑曰：汝主與我至契，尋常所需，卽萬鎰不妨餽遺。若較值而購此馬，則所欠尙多。汝速返，直告主母，彼知此中有必須增價之故，非我有意作老慳也。僕無奈，以乙言轉白。甲妻復挽其內姪某素嫻詞令者，往來關說，初增至五百金，次

至八百金。後足以千金。由忠州至鄴都。頻頻上下。遷延數月。乙初皆不允。某再四苦求。乙陰念戚好所關。豈必拘拘爲錙銖之較。彼受罪變畜。已足示報矣。余脅之太甚。未免不情。諭原本雖尙少千金。然推親故情。余捨與渠作芻蕘。冥中應感我也。遂收其金。命圜人牽馬付某。某拜謝。乃馬方抑秣。聞千金成交。頓倒臥地上。鞭之不起。驅之弗出。主賓共駭。無可爲計。是夜甲子夢父來曰。汝母太不曉事。予因好貨獲譴。渠猶甘蹈覆轍。但思吝財。不念夫婦。全本他人物。按數歸璧。而不加利。已感冥府之恩。乃無端狡獪遷延。使我久辱於櫪下。寢汗食穢。受奴子鞭笞。加以蚊蚋嚼膚痛徹心腑。爲妻孥者。問心安乎。子並不解其語。醒述以問母。母言其故。子乃大哭。立具千金。馳介補送。某在乙家。正焦灼。忽僕奉金至。方呈乙。而馬自起。奔出莊外。直抵河干。某與僕從其後。買舟載以同歸。比至州。飛駛還宅。徑入寢所。妻子向之泣。馬亦泣。乃爲布衾褥於地。大帳以羈之。馬臥其內。不飲不食。三日而死。家人欲掩殮。奈無如許巨棺。乃市大布百丈。重重包裹。昇至甲墓側穴地埋之。今其子孫居州城內。尙稱富有。蓋僅此一節之失。別無惡孽故也。乙則義而兼仁。故繼世有登科者。有出仕者。可見天之報施矣。余髫齡卽聞其說。緣事非令聞。特隱其名。並乙亦不便呈露。但論其善惡之應。以見因果之不虛而已。

李某某

漢昌李某某。酒徒也。一日無盃中物。則通體不安。每出必以葫蘆自隨。沈酣則隨處倒臥。有死便埋我之風。嘗於暑夜醉歸。道出松林之左。月陰滿地。清風徐來。意樂其涼爽。見路側有巨石。遂橫眠其上。仰看老牛。而醅醢之餘。竟赴華胥以去。比醒。漏已殘。蟾兔西沈。餘輝漸杳。方起坐。陡聞前途有銀鐺之聲。自遠而近。默念此非官道。且深宵曠野。送囚者豈作趁曉之耕。卽差役捕盜入鄉。亦不應厭渴行露。再聽之。儼然綰鎖琅鏘。其音甚厲。並覺陰風撲面。徹骨生寒。大懼。急避入林中。匿身大樹後。微覘之。俄頃已至。前行一人高丈餘。角冠草履。長衣大袖。竟體如雪。乃無常也。

年約四五十。左持雨傘。右把葵蒲。皆倍於世上之物。緩步從容。由左而去。相隔四丈外。又來一人。高不過常人。而頭大如巨籬。侈口蹙額。目長幾及於耳。腰粗若桶。手足短縮。距躍而前。似追無常不及者。匆匆以去。又數丈。則一牛頭鬼。角壯耳肥。身亦及丈。右手撐鋼叉。橫肩上。左攜鐵鍊。繫十餘人。纍纍於後。如貫珠。男女老幼。不一其狀。末有二馬頭鬼。監押之。各執蒺藜骨朵。與牛頭等高。其眼光之兇。面色之慘。形狀之醜惡。較諸廟中所塑。將百倍之驟。視魅奇心膽碎落。屏息無敢少動。窺其去遠。瑟縮步出。路去家不及里。狂奔而還。擗戶大叫。家人聞聲。識異。急起。納入見其臉青唇白。迥非平昔。叩得所遇。共相啞舌。已而雞鳴天曉。乘出赴林前。驗之。其地本多浮沙。始於東。終於西。約三四里內。一路足痕儼然。每足長近二尺。印深寸許。然不知何自來。不審何從去。除此段外。前後無些微形迹。移時合村聚觀。駭論不已。某亦從此節飲。不敢作野宿之朋矣。

古獅子曰。牛頭馬面之說。理極不通。然戚黨中恆有見者。而右所記尤爲真確。夫陰陽一致。爾世間衙役。並無四目兩口。而一入罪罟。自覈棘於獄吏之尊。至若叫囂墮突者。流氣吞一鄉。猛逾豺虎。然亦官骸同具。但取勢足。凌人不必貌能異人也。况冥中劍樹刀山。慘酷百倍於三木。何須妖魅。乃克用武。果有此輩。遇直以爲制度失宜。無惑乎講學家之徑徑不信也。

游波臣

播州文學游波臣。名鯤。爲人靜穆自喜。視富貴如浮雲。與愚頗有應求之契。愚有座右銘一聯云。不矜能是真才子。肯吃虧惟厚福人。游見之。嘆賞不置。蓋於彼性相近也。嘗佐幕於鄂之江夏。有房書接充典吏者。奉游二百金。故事此項由宅門收進。按人轉送。各幕皆有。此吏因與游舊識。且感其荐舉。具衣冠往謝。親致此金。司閹僕某。性凶橫。聞之。怒趨謂游。是乃我輩之利。先生何得攘奪。語氣頗不遜。游笑曰。此汝之銀乎。余不知而誤受之耳。立取原封付

之。僕竟攜去。分厘不給。同事諸友均不平。皆曰。渠等有千餘金厚餽。何不知足。猶強吞幕中人貲。子不怒斥其謬。而甘讓之。順受之。太無剛氣。且廝役待賓僚如此。此館尙可處乎。吾儕同向東道詰之。視伊當何說之詞。游笑曰。居停友誼甚敦。豈徇奴輩爲惡。此小人常態。無足責者。况人生飲啄前定。果屬子財。終爲我有。不勞諸公憤憤也。衆因諒爲懦夫。隱笑而罷。邑有孝廉邢某。博學能文。十七歲領鄉荐。然性驕。恃才傲物。多所凌侮。每入署。高談雄辯。旁若無人。聞游名。引與論議。游但唯唯。邢謂其無實學。遂輕之。郡守與儀曹郎某交契。將作文以壽其母。囑邢起草。邢持商於游。游謝不敏。邢獨殫智竭慮爲之。守不愜意。復以屬游。游復謝。強之再四。不得已擬稿呈進。守一讀一贊。嘆賞不絕。屏寄都中。見者罔不擊節。邢聞。索觀之。則樸茂淵澗。迥非唐宋以下所能匹也。乃大驚拜服。未幾郡守升僉事。謝游白金二百。府署司出納者。與縣之門丁善。悉游之可愚也。第分半錙贈之。游知之。亦不言。未踰年。邑令捐館舍。閣署上下雲散星流。游因卷帳還鄉。另謀安硯。歷十二載。其從兄伯恆官秦中。游往探視。還止於東川。有逆旅主人之猶女。年十七。見而悅之。託鄰媪諷示。游以中饋有主。且年長辭。女備甘姜。誓不他往。其叔嬖素嫌之。甚願其遠行也。力贊蔦氏之筮。游遂納女歸。比及家。女出奩具。內有紅皮小匣。中貯赤金釵環數事。外則白金如禮儀數。取以授游。游睹封紙面。有己書押。宛然當日書吏所餽者。驚而致詰。乃知女之父。卽楚北司關僕也。在武昌時。女甫五齡。僕最鍾愛。奪金之夜。正女設脫之辰。歸付其妻。留作他年嫁贈。次歲以除夜聚博。搏蒲得采。贏府署司出內者百金。喜極持歸。卽與女作歷歲。嗣雖少美。復隨某令任襄城。三四年間。家巨富。去役爲商。設肆於漢中道上。奈無子。呼其弟與同居。不數年。夫婦相繼死。產業盡屬他人。其弟心亦不良。久欲嫁姪於他鄉。以免家財生衅。本郡媒說者。皆不允。故十八猶待字也。客館定情之夕。游問女。卿少年閨秀。何患不得佳偶。胡垂青於路人。而遽矢志不搖耶。女曰。妾性幽閒。向不動心於男子。不知何故。一見郎君後。念念不忘。魂夢纏綿。似有舍此弗可他適之概。詳審其故。自亦莫解。大約宿緣所繫耳。游是其說。甚愛憐之。及見銀而悉其故。不禁駭怪嗟吁。與女具述前後各情。互相感喟。女勤儉善

居積。游妻自謂不及。家政一以委之。漸臻饒裕。愚別伊已八載。昨晤仁懷令洪明府。言女已生二子一女。游則名重一鄉。居然富翁矣。

古鄉子曰。錢神弄人。千變萬化。見利忘義。舉世一轍。不知天道無私。必不肯曲徇和癖。於是損人者適以損己。益己者適以益人。一轉移間。得失自見。且受罰償負。每加息而倍算之。愛寶者果何爲哉。然而利令智昏。往往眩惑於前。闇昧其後。彼幹員黷貨。名士漁財。逞饕餮。失忠恕者。天下皆是矣。蠢爾廝役。更何足怪。

■ 骰癖

魯光燮。吳之江陰人。性好博。尤喜投瓊戲。平生所蓄骰子。如象牙駝骨魚骨龍骨等類。大小方圓。約數十種。以紫檀攜小合。一一盛之。愛逾珍貝。凡博局。非已在場。雖至戚密友。弗假用也。四十餘歲。以寒疾死。臨歿。囑妻子慎守其寶。勿令遺失。並指某骰爲最上乘者。必以殉葬。叮嚀再四。乃卒。其子固善織篋裘者。喜其工緻。不肯埋沒。以亂命之說阻其母。遂弗果殉。同里有茂才莊玉滋。幕遊荆楚。偶至沔口。與一妓名繡雯者善。由是每往來。必留宿數日。一歲自他處解館歸。特造勾欄。與妓別離苦坐甫定。復有三客來訪。直入寢室。妓起讓坐。兼道寒溫。中一人舉首見莊。趨近一揖。口稱久闊之至。莊視之。則魯光燮也。莊悉其病歿已久。大詫。然素有膽。亦不恐怖。詢以何時來此。近作麼生。魯曰。天涯萍梗。靡所定居。東駛西奔。隨緣度日。到此半月餘矣。前在賭局。遇此二兄。一見如故。攜弟尋芳覽勝。獲覩仙容。約今日大集同儕。於此作五木會。取十一之利於高張玉采者。爲錄事助妝。故我等先至。不意姪女之紅樓。卽良朋之金屋。則蟠龍官賭。未免唐突西施耳。言已鼓掌。二客和之。莊亦笑遜。然心竊不解。移時。博者紛至。約十餘人。於外室設几榻。置盆缶。拔來報往。喧雜滿屋。莊欲去。妓苦留之。魯曰。故人邂逅。正欲談心。何故速行。豈怒弟等無禮耶。况瑤池稱慶。野仙猶附驥。登堂。東王公反。欲逃席。殊屬無情無理。莊辭以不解。搏播。魯曰。某歲上元。在席帽峯下。

作葉子戲。弟與其筵。龍虎芝蘭。閣下掠零精熟。遂忘之乎。豈有辨瓊髮如彼。而不識惺惺二十一者。莊語塞。乃返坐。於是各就方位。團簇呼盧。莊乘間問妓。諸人皆熟識否。妓答以衆皆常來游者。惟魯客月初始相認。今日三次矣。君與共桑梓歟。莊首應之。亦不明言。視博衆按次遞轉。已閱二關。魯忽按六亦在手。起祝曰。我等元白從公。不作顏韋之讓。今問天買卜。此一下當繼全盛。如劉信。勿效十韃於卞彬。則我事必成也。果擲得櫻桃九熟。衆爭賀。既而局終。計博進。魯大勝。得千餘金。衆客互有輸贏。妓所抽頭采。亦獲三百餘兩。斂局品茶。劇談嘻笑。魯曰。今日可謂勝集。惜象六不佳。令人悶悶。莊曰。尊府橈子甚多。何不隨攜數種。以備戲玩。魯曰。君勿言。正爲此事。使我眦欲裂。髮上指也。出門時。諄囑妻兒。以某某數事。置行囊中。詎料竟違我命。近以家計窘迫。將我最要者。質錢於外。言之痛心。我歸必不輕恕也。衆客啜茗畢。各與辭。妓留用晚膳。不允。前後散去。魯仍與先來二客同行。莊俟其出。乃言其實。妓大駭。不數日。傳聞某賭場。有新來浙商。與魯爭孤注。被魯毆擊。傷重待死。邏卒已繫魯禁巡廳矣。莊益詫。入夜方疑訝不測。魯忽攜二僕至寓。共舉一囊置几上。莊迎問獄解乎。魯笑曰。我事君勿慮。知君不日旋里。特此奉謁。囊中乃連日所獲千六百金。懷出數小合。授莊曰。此犀比八副。半生選得極玲瓏者。家人無知。遭惡客賺去。今取歸。煩君錦旋之。便帶返旣陽。交犬子收領。感勒無盡。莊曰。君離家七八年。胡尚不歸。魯答以轆轤事多。急難擺脫。莊曰。然則君作一緘。乃可取信。魯言已有家報。決不參差。對莊三揖。匆匆別去。莊視其金。固真金也。遣人探諸官署。則商已愈。魯已逃。乃收諸行笥。挈以還鄉。既抵家。使召魯子。立即衣冠而至。叩謝殷殷。莊問其詳。子具以告。蓋魯家黃昏時。見魯現形入室。手擊其子。口詈其妻。怒不可近。家人全集。相譁以鬼。魯乃趨後庭。不見於地上。得一牋。上有字跡。隱隱如烟霧。前斥其子之不肖。後言有金若干。交莊某行將至矣。母子善爲營連。儘足溫飽終身。取回花骨子四十八枚。須痊我佳城上。如再不信。必降爾禍云云。閣宅驚怪。莫解其由。聞莊召益駭。故疾趨訪。莊述所遇。子乃大哭。更問骰子事。則春夏之交。有浙商過此。聞魯家賭具甚精。商故博中之豪。使人飭魯子。願以銀二兩易色一副。令盡出所有。以取值。魯

子貪其利。遂舉乃父遺物二百餘副。悉致於商。商乃擇其希有而難購者。揀之去。所贖仍以返璧。僅給價銀一小錠。魯子爭索數次。始得八金。商方喜其獲利。旋攜合而買於楚。不虞地下有知。鬼能爲厲。竟往候於漢陽。而奪寶舒忿也。莊乃悟魯把戲禱告者。卽此事。乃開篋出所寄。授其子。子拜受。涕泣而去。

古鄉子曰。生前癖嗜。死後猶念念弗忘。世人或謂爲癡。彼聖賢備物致用。卽一盤一盃之微。必銘以萬年無疆。子孫永保者。豈非愚拙之尤哉。每見敗家子。舉先代遺珍。任意銷棄。馴致厥而不振者。安知非乃祖乃父。斷棄不救。而使之然歟。至於關懷家計。以魂變而授多金。可知陰陽一理。死者之屬望後人。較生時尤戀戀也。背祖德而改父政者。尙宜鑒諸。

攝物妖

灤水之上有栗留溪。茂林修竹。綿亙數里。近村之人。於此地避暍熱焉。同治初。有富紳盧氏兒。方二歲。乳媪挈之。納涼。一奚奴一小婢從之。耽其幽趣。周旋甚久。歸而亡其襪格。媪及奴婢。均未見也。主母訝問。始共覺。乃相驚異。以爲賊攫。固無一人。且頭上珠貝。可值十餘金。脫帽與解紐執易。僕衆追咎。相與徧跡於林中。不得。雖叱怪。亦置之矣。其外祖劉翁。博物君子也。幸居相近。聞而大駭曰。此非常禍變也。不速計。此兒休矣。疾馳至盧舍。語其父母曰。是非僵屍。卽物妖。欲啖其人。先攝其衣物爲質。夜中必來肆毒也。速避三十里外。庶冀可免。於是閣宅大懼。急具篋輿數乘。夫妻同護此兒。並媪母戚獲輩。加役疾趨。至四十里外。某戚家止焉。家人於是夜惶惶不寧。風聲月影。均疑爲妖。通宵不敢寐。擾攘者數夕乃止。此仲夏時事也。至七月。有農家集銓人刈稻。日中酷熱。衆入箒中暫息。一馮姓者臥一大樹下。曠動間。而右足失其邪幅。衆皆大詫。時盧孩亡次衣事。遠近皆知。僉謂馮必有禍。而馮固桀驁。不服其語。且自恃胆壯多力。了不介意。馮本孤身寄寓於族者。其族謂之曰。子以人力抗妖。吾未見策之得也。盍徒避。馮曰。妖

攝之說。劉叟想當然耳。事未必信。公勿爲其所惑。族曰。然則子之胥讎奚在。既有此異。則語非無理。萬一然。將奈何。馮無言。族曰。子卽不去。亦宜備之。吾假子矛一。洋槍一。置榻上。庶緩急有恃也。馮喜。如其言。戒嚴以待。夜三鼓。萬籟俱寂。馮不敢臥。倚矛假寐。忽聞風聲隆隆。起於牆外。傾聽之。不類常風。心知有異。竊計閨垣扁固。不足爲虞。俄而卒然一響。室門自闢。一物塞身而進。頭大如沙羅。赤髮鬚。兩眼彎環斜曲。睛光慘綠。渾身作灰白色。口哆至耳。長牙齷齪然。奇形之可怖。難以狀擬。馮不暇計。直刺以矛。中肩。物以手捉刀。堅不可拔。馮極力與奪。物怒。以一手擊其中。杆斷爲兩。直前搗馮。馮急把洋槍。對其胸發之火。轟聲震連續三擊。皆洞心腹。物乃反奔。馮大呼逐其後。則莊門亦大開矣。先是其族慮馮獨力莫支。戒伍甫等持兵協助。至是聞槍。知有變。羣起呼噪。物已出門。衆追勦之。數銃齊攻。物創甚。口鳴嗚然。至林中。倏無所見。馮率衆燔柴作大炬。分道尋覓。杳不得其蹤跡。乃歸。次日。四鄉傳播。當事者聚議。以爲此怪不除。必遺後患。想其窟穴。無非在此林內。募役掘土審視。必有所得。得而焚燬。乃可永安。衆是其說。各捐錢鈔。富紳亦助青蚨十貫。雇傭夫數十人。就馮臥處始。培土深至尋丈。翻騰兩月餘。一林掘徧。並無古墓。窟竅等跡。日久事息。遂止其役。盧夫婦聞其故。亦攜兒自歸。後竟寂然。不知其何怪也。

古獮子曰。論者多笑此妖之悖。旣能排闥入寢。深夜竟行。何人不噉。必先掣其衣飾。使知所防。不亦愚乎。余謂不然。妖力雖詭。究屬陰氣。不可律以人理。銷夏錄所誌婦人失棍事。正與此同。大抵不得其物。不能入其室。近其身爾。且其掠物奇幻。靡所端倪。彼蓋以爲人尙未知也。後竟寂然。或者中彈太多。傷其要害。已化鸞矣。

折獄六則

張北垣觀察。作令甘肅。善政不可殫書。偶摘錄數事。以見循吏之概。嶓冢之北有大嶺。旁無對峯。土人修砦其上。以避寇劫。太平日久。廢而不居。遂爲匪徒所踞。然省鼠竊狗偷之輩。小小擾民。前官癖疥視之。不爲意也。久而嘯聚。

漸夥。附近之果園蔬圃。遂遭白晝攘奪。然亦未嘗劫財入室。掠貨當塗也。偶有一二執刀矛上下者。鄉民駭懼。轉相告說。一時謠譎紛紛。謂其謀逆有徵。已集千餘兵騎矣。人口如風。遂達省會。時觀察方捧檄檢校天水。督帥密語之。令窺便消弭其患。張履任。遣心腹數人。先後偵訪。並取地圖。再四審察。不半月。飛語益甚。同城文武官。及縉紳巨室。僉謂地險賊多。非請大兵勦殺。不能得手。而衆語紛亂。有謂宜招募守城者。有謂宜練團坊堵者。張但笑而不言。亦了無部署。衆謂其驚弱。暗嗤之。又恐受其牽累。皆遑急無已。久之。訛言漸息。賊亦杳無動作。乃稍稍服其鎮定。然禍本未除。終料其不能了事也。又月餘。村民縛送攘羊賊三名。張急令閉諸密室。立召近山里長耆老知事者十餘人。授以方略。啓軍裝庫。使民之少壯者僞作兵。屯北門內外。乃升堂提賊出。略詰三四言。拍案怒曰。爾等亡命之徒。不服王化。至於此耶。汝作孽招災。於我何預。所以命人善言勸導者。不過念顯蒙無識。不教而遽殺。未免可矜。乃敢不從我言。戀此汙土。現在上台震怒。遣某軍門帶兵五千。洗蕩爾等窟穴。檄我調團協勦。前鋒已抵北城。自貽伊戚。神仙亦不能救汝矣。爾等百餘人。能敵五千勁旅乎。卽倚險阻。僥倖拒捕。而負罪愈深。終必死無子遺。而後已。惟趁早散處。或有生機。然而汝等梗頑。非殺不可。本應立卽杖斃。但軍門將至。明日必進兵。姑容苟活半日。俟出軍時。殺以祭旗可也。喝令下之獄中。嚴守勿怠。而暗囑差役。詐索其賄。縱之回山。當審賊時。故令僕人陸續奔告。某團千人至。命其守某隘去矣。某團五百人至。云卽往屯某路矣。三賊備聆之。既得脫。乘黃昏時。逸出北關。惟見滿城皆兵。旗槍林立。益信官語不謬。星夜還山。慌告其侶。衆大亂。中有泣者。計惟散避一時。得以緩死。乃各挾輜重。紛紛下山。投宿荒僻人家。皆慨然留居。殷勤款接。里老報入城。張已率兵役出矣。將至山。先勅州佐及守戎。統兵卒登砦。焚屋毀垣。折其巢舍。已則分派差役。隨村民沿戶捕捉。其間惟遠走者。逃去數人。其餘百數十賊。無一免脫者。歸而一一研訊。得爲首者二人。案情稍重。擬絞候。次三人擬流。八人擬徒。下則或枷或杖而釋之。砦中有婦女十餘人。亦散令各歸。既乃集官紳而告之曰。留砦不毀。地方之失。莠民藉以據處。非劇寇要害也。徒雖日繁。並無謀逆的據。卽奪築果。殿

擊主人。亦與明火劫搶有間。被擾者誑言以聳官聽。事多不實。率然請兵。上憲持重者。決不應許。反將怒我。錄容無用。卽不然。而牛刀割雞。小題大做。戕賊無辜。以助我仕宦。不慮世價命債耶。境中遇此。聽之固不可。急之亦非宜。我抵州時。卽詳細訪嘗。並無千餘之衆。總計原數。不及四百人。知皆愚謬鄉氓。隨聲附和。當遣善辯僕隸。直入賊中。曉以禍福。恍以利害。而又示寬仁以生其感。稍有知覺者。斷不肯自蹈危機。比諸公諱辯爭論時。匪衆已散走大半矣。此百餘人。先來居久。安土重遷。且其上田地頗多。有手自開墾者。有協力耕種者。有作室其間者。有攜家共處者。以及去無所歸之徒。故猶戀戀於是。若倏以大衆臨之。彼等自知不免。必逼爲反噬。憑其險坎。以高禦下。兵役何能自全。一有死傷。遂成軍務。豈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乎。矧兵連禍結。一時斷難得志。彼等懷必死之心。焉知不勾連外匪。更生他變哉。今者從容大定。不戮一人。暗中保存許多性命。諸人試一揣想。當知我之驚弱。有益無損也。衆皆愧服。時琦侯總制陝甘。極爲嘉賞。旣卓荐。而又密保之。得升郡守於滇南。隨登督糧僉事。皆此役之力也。初知文縣時。有邑紳某縛一佃夫至。豪奴三人押之。執主人名刺上謁。言此佃常在紳家工作。今早忽強姦其僕婦。公子見而呵止。伊竟持柴劈欲毆主人。請大尹嚴懲之。張視其人。約四十上下。面目有數處傷痕。詰其事。氣噎而言曰。小民佃耕彼地。閤家皆爲服役。妻善挑線。夫人恆留住宿。昨夜三更後。公子至民妻臥所。強欲行姦。民妻不從。公子呼數婢挾持而汙之。妻歸泣白於民。閉戶自經。幸早覺。破壁解救。現尙奄奄牀褥。民忿極走問公子。卽被其執縛至此也。三奴爭辯曰。公勿聽此狂言。彼妻從不至我家。公子尙不識其面。隣里可證也。况公子侍姬滿前。何至動情於村婦。張微哂曰。誠哉是言也。爾等可歸。善覆公子。佃夫無禮。我必嚴治。但須命所強之僕婦來此一質。使彼無詞以遁。然後杖斃之。以免旁觀者異言。三奴下。佃猶嘵嘵。張止之曰。爾勿言。吾知爾屈。姑候之。宜囑戚鄰好視汝妻也。退而告於友。友曰。何不拘佃妻一訊。皂白立分。張曰。吾豈不解辦此者。緣此婦頗貞靜。不懸梁紳室。返報其夫而後死。此情可見。復於廣衆中。鞠其受辱事。愈無顏而死更速矣。脫萬一如紳家言。則佃在外無禮。與妻無涉。更不當拘之。然我

決其必不然。俄而紳果遣僕婦至。三奴仍偕來。張出堂。先喚奴上曰。佃婦服事主家。亦係恆情。彼果絕跡未入府乎。皆曰。然。堂下某某皆隣近。詢卽可知。蓋知小家畏巨室。不敢直言也。張曰。此何要事。奚取證爲。勅令下。乃呼僕婦上。詰其情。婦指面上爪痕。堅言佃所傷。問佃則言此婦日侍公子居上房。從不外出。小民工作。非廚下。卽廳廂。何能調戲之。張勅佃暫候他所。乃謂僕婦曰。此事不必細追。第重笞之可耳。但汝難得至此。吾久欲與府中訂金蘭。奈不悉其家世。可爲我詳言之。因引與閒語。絮問紳家細事。伺其不經意時。猝然曰。佃言汝負債不償。故戲汝。婦訝曰。此說何來。張曰。汝所冠金簪。卽取諸伊頭上者。婦曰。冤哉。彼貧戶焉得金飾。平昔所戴釵環。皆銅物。且不備。上下誰不見之。曩借某嫂銀了事。赴某家喜筵。尙以爲榮。乃忽有金飾耶。張曰。汝簪何來。婦曰。此公子所贖子。張曰。彼言汝最善服役。時得賞賜。諒不僅此一簪。婦曰。諒哉。我受恩惠。彼固常目覩之。無端枉言。饒舌。豈復成人者。張遽駁之曰。汝等謂其妻向未入府。何彼此相知。委曲詳盡若此。婦遑急欲辯。張曰。汝自有夫。乃與主人苟且。汝則不成人。且代主飾過。不恤身任汙名。亦可謂恩愛極矣。頰上微傷。乃臨時妝點。安能欺我哉。命械其指。婦窘無計。遂吐實。則佃語皆不妄。縛佃入州。以爲官必徇情。不虞張之執法拘證。乃使素信之僕婦。詐指傷以應命也。張乃杖三奴。使荷校以示辱。嗚諭僕婦曰。汝爲乃主得意之人。余亦不必苦汝。歸語公子。好自斂。佃婦若死。律有明條。雖王世子。亦難倖脫我手也。顧佃曰。速歸。寬慰汝妻。讎恥已雪。無事輕生。別覓居停可耳。各叩謝去。此紳大富。前官多交往。故漸縱弛。茲爲張所折。乃懼。以百金賜佃。婉言囑之。無令妻有他故。從此父子相戒。不敢爲惡。先正謂齷齪官吏。喜結勢豪。徇私曲者。乃陷人非成人也。觀此可信。或問張何以一見卽知。張曰。此極易辨。佃年已四十餘。非少不更事者。卽性好淫。何敢犯大家婢妾。來時已帶多傷。是旣盡家法。何必再加官法哉。必係逐之不肯走。而自顧無禮。恐或出控。不如先發制人。因而繫之。赴官也。佃戶妻女。來往主家。隨處皆然。直任之無不可者。乃必堅執其詞。諱莫如深。非心虛而何。聞者莫不嗟許。愚謂。此獄是非不難辨。在他人明明見到。亦不肯得罪巨室。必薄責佃戶了事耳。有張之委宛勤懇。不憚

煩勞者耶。至其體貼貞婦一層。更人所難能者。不謂之至仁不可也。一日有二童爭書。訟於官。控者曰。此吾父手置。以數十金。挽彼父代鈔者。親自題籤。並有印章可據。珍藏數十年。彼偶窺而生羨。俟我出市。闖入敝齋。竊而出。趨問之。彼恃其父筆跡爲憑。反以賊名加我。人之無良。至於此極。被控者曰。此吾父手錄。半生辛苦。字跡可據。兩家隣居。世好。倩彼父題籤。珍藏數十年。彼曩借閱。以至交不之忌。孰意立心不善。久假不歸。屢次索取。百計支吾。知其恃籤面筆跡。有意誣騙。故俟其不在。竟往收歸。乃彼不自歉。反指我爲竊盜。人之無良。至於此極。二童互爭。各執一詞。均有據。均有理。旁觀者皆笑。張視其書。乃鈔本時藝十六卷。字皆蠅頭小行書。筆頗秀潤。中載文七八千首。裝潢極精。題籤者另一人。字亦勁拔。詢其同窗之友。僉言未見此書。問尋常評論詩文。豈無露言者。則各對以兩人皆嘗言及。令出其父在日手澤比驗。則兩皆符合。張繙其書。隨意指問。兩人皆隨答如響。一童忽曰。渠家書室。戚朋共見。架上鈔本亦多。無一屬先父手志者。何獨爲此本題籤。張曰。不然。得新冊而書其面。亦隨其人性情。向不愛書。而偶然一動輿。亦所常有。此言不得爲據也。一童忽曰。我家雖寒士。然不致斷炊。我父非書備。何肯爲他人作嫁。張曰。不然。喜書則求書者多。汝父書佳。而謄錄敏捷。至好者挽其代草。借以取謝資。亦天理人情中事。此言不得爲據也。二童猶喧競不已。張怒曰。呼我中準氏來。僕人入。攜一銅界方。體廣而長。呈案上。張曰。吾知所以決之矣。爾等靜聽我言。不遵斷者。以此重筮之。衆竦聽。張曰。此書兩家筆跡皆符。兩造供詞無誑。應剖分爲二。各攜八卷歸。不得再滋訟累。厲聲曰。聞否。控者應聲從命。被控者猶遲遲。張復曰。一部二析。未免使書受屈。不如合賣與我。出重值萬錢。二人各得五千。可乎。控者又先應。張命人取錢至。置案下。控者遂欲先取。張曰。且勿急。錢五千。乃記刑數者。擊界尺如數。始可取財。喝書吏重責其掌心。控者大駭。叩頭乞宥。張曰。汝取人物。反誣主者爲盜。瞞愚人可耳。敢瞞我乎。可實言。吾即貸汝。控者不能隱。一一吐實。因愛此書。知其不肯鬻。故作此狡獪。不料彼探得藏擱處。竟自攜歸。故怒而反訐。張曰。汝交友不誠信。枉讀聖賢書。本當加刑。念係斯文事。姑免夏楚。但汝貪小利。須破財以爲後警。可速具青蚨八千。與

彼作賃書費。卽以贖刑。控者連稱願出。乃以書付被控者。偕一役往。睹其按數得錢而後歸。階下士民。初笑官之模稜。既乃服其作用。有詰其何以辨晰者。張曰。人肯細心。事無棘手。我輩先世遺書。不過寶藏愛護耳。卽時時檢閱。亦不過讀其文字。稔其形狀。豈有預防變故。無端而數其篇頁。記其缺損。詳察其某字大。某字小。某行稍斜。某行稍短。一一牢記於心。爲異日訟辨地者乎。余詰書狀。一只言其大概。一則瑣屑具述。是存心已久矣。且面上印色。亦借時鈐上者。其父死已十三年。去題書時。又將十載。圖書安能不模糊變色。是乃第一滲漏。被控者不解指此以駁詰。其人之誠樸可見矣。然猶恐或誤。故以分卷分價誘之。果爲世守之珍。寧受責飭。不忍輕棄。且理直氣壯之舉。官如枉判。猶可上控求伸。惟心有疚者。懼實實甚。既不痛楚。又有利益。何樂不爲。層次證之。是以確知其僞也。又一日。奉檄之鄰邑察密件。便輿就道。僅從三五行旅者。不知爲官也。偶早膳。休於村肆中。旋有二人入。負簞笥。貯豬肉滿中。後一屠者。手鑿筐。載刀庖以從。傭保者呼曰。曹大爺。又宰肥豬耶。屠人曰。某村某富室。開筵慶壽。囑我覓大豕三四蹄。茲得其二。殺而送之。味爽開剝。匆匆不及用飯。故來一擾菽水耳。言罷。負入別室。呼酒肴相與飲啖。張食後。僕人請行。張令少緩。俟屠者負肉出。張乃起。遙綴其後。約三里許。覩其由小徑歧行去。張始逕驅而走。事畢返署。不數日。有天池漁者。網得一人頭。里正報官。飭善泐者沒入。於前後左右察探。得兩布囊。縛巨石。解攜出水。則赫然兩支解人也。一囊有綻空。故頭浮起。張驗畢。飭地方埋葬。發牒至鄰縣。專逮屠戶曹某。一日而至。張問其何故殺人。屠不承。張曰。汝某夜賊兩人。剝其屍。次晨僞作豬肉。負之由某路投池中。昨宵城隍告我。冤魂現立汝身後。有何辯耶。屠大駭。不能語。嚴械之。盡得其實。蓋屠晚歸。途遇迷路者二人。奔波頗殆。詢知爲黔人。赴口外市皮貨者。屠揣其腰囊必豐。留宿至家。夜醉以酒而殺之。每客各有三百金。大喜。棄尸恐人見。焚燬非片時可了。因分割之。包以麻袋。沈之水中。取豚肉蓋其上。掩路人耳目。負者一其子。一其姪也。屠素橫霸。人不敢翻弄其器物。且負肉出售。屠者之常。某村壽筵。亦實有其事。故衆不疑。方自謂妙手空空兒。鬼神莫測其用。不虞爲張無心而得也。因問以二客姓字里居。行

文於本籍察之。果有其人。於是父子俱論死。人問張何以知其爲屍。張笑曰。凡事有情理。道出則人人能辨。特多不留心爾。彼進店時。目灼灼四顧不寧。余卽覺其異。偶息肩半途。隨地置之可也。乃必宛轉肩入房。我坐處與彼室斜對。見卸籬於草榻上。下有浸出血痕。三人更番起視。又取紙周拭之。飯畢起行。又再三審視而後負之。二人先出。屠者又以紙拭席。且伏而嗅之。乃出。至分道時。余詢土人。則小徑不達某村。乃天池外僻路也。昨驗沈屍處。正通此徑。前後印證。其情不顯然哉。張在蘭省十八年。所至有神明譽。供祿位而祝長生者。不可計數。決疑難之獄。而能不安刑人。卽漢之趙張邊延。亦當五體投地。凡省中數十年轆轤不清之案。歷任束手者。遇之則不煩言而解。且必兩造悅服。無事復訊也。常曰。官場習氣日深。遇小民呼冤者。必羣役起而呵止之。設萬不能止。則逼其補呈候批。呼或急囔。則門丁出而詈差。本官在上。妝髻不問也。苟遇姦殺等情。俟緩緩具詞。緩緩送簽。及準理時。節節已久失。命已久喪也。此過不官歸而誰歸耶。高青書先生宦遊紀略。載其見孺子泣而保全節婦事。余最心折。故凡奔衙聲屈者。立出問之。知非急難。然後已。作宦卅餘年。此一端自信無罪也。又曰。近日守令。非輕聽人言。卽嚴禁人言。皆不得中一鄉一邑之利弊。非通紳耆不能周悉。署內署外之是非。非諮親友不能徧曉。我生平凡地方事。必普詢邑中。獄訟事必普詢署中。詢謀僉同。自無過當。太阿之下移與否。不在傲岸自雄。果能一秉至公。奚必杜絕人言哉。又曰。官不可畏事。亦不可喜事。畏事鮮成功。喜事多叢過。余任皋蘭。有文童控縫工盜衣物者。其人年十七。恂恂然書生也。縫工常奏技其家。先後盜物不少。鞫之直認不諱。察其情。乃父死母不貞。與縫工亂。而迭次贈之者。此子恐彰母過。損父名。故只云盜。余體控者意。但杖縫工。追還其物。勅從此不許入門。童叩謝去。乃其母淫心不死。陰召之。由後戶出入。子知之。再控。余復重責縫工。梏其頸一月。乃猶不悛。居年餘。其子又控。余察縫工非郡人。因遞歸其籍。召婦至而誨之曰。夫死從子。婦人之義。汝有佳兒。卽一生之福。裁衣人何處不有。汝子不喜者。必與之拗。豈官不能罪汝乎。念汝子有造之才。爲之留面目耳。汝作事。汝自知之。再犯決不宥。母子同叩謝去。孰意此縫工。竟是冤債。三年後。仍潛蹤進

省與婦又續前緣。其子已府試前列。將入泮矣。忿諫其母不從。四控於縣。時余去任。接署者爲楚北陳漢秋。甲午舉人。在甘亦以明幹稱者。視事未久。檢舊牘。笑曰。人言張北垣最善結案。此等小事。乃使屢訟不已。殆仁恕太過爾。因拘縫工并婦人至。對衆發其奸。勅將縫工之項鎖於婦人右足脛。兩手繫於婦人左足脛。二役監押之。遠城示衆。其子痛哭乞恩不許。出奔其父墓上。號泣自縊。漢秋乃大悔無及。後見余三揖曰。弟等性情燥急。知此卽不知彼。今乃服閣下之老成遠識。洵非莽人所及也。後常舉以告寅寮。深自引咎。如陳者可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今之能員。蓋鮮儔矣。愚按以上各條。所行所言。胥可作守令之典則。故特志之以告有位者。

所謂供祿位祝長生者。一事絕可紀。金城有太學生王某。家素封。其父在日。喜古玩。收藏宋元人書畫甚多。逮生而繼。武象賢。搜羅益富。平居凡客舍書齋。皆極精雅。非名人手筆。不懸壁上也。同邑某甲女。有豔名。武生楊開泰。少年英俊。慕而求之。關說已成。將委禽矣。某甲忽聞楊喜狎娼。意甚悔悵。會王亦以媒妁往。遂辭楊而妻王。知女美者。皆爲楊惜。楊頗恨之。嗣別就姻。不甚愜意。多方買妾。聞湟水上有舟人女。極娟好。連番謀取。舟人勒以重貲。迄無成。後復爲王以五百金購去。楊於是視王如讎。王素識楊。初不知子哲子南之爭徐妹。子反子靈之爭夏姬也。後聞妻妾談及。意頗不安。蓋悉楊之勇武。恐致其怒。刻刻防之一歲。夏酷熱。攜妻妾避暑於竹溪別墅。其地松柏遮山。曲折幽靜。小小園亭。結構頗佳。邑紳之銷夏者。恆假之作筵。故其陳設布置。極力爭勝。立秋後。天漸涼爽。耽其雅趣。未遽遷也。條有大盜七八人。乘夜入室。驅家人於一房而錮之。滿園壁畫。席捲一空。並內寢外齋。所有冊頁手軸。亦搜括淨盡。王驚迫中。偷視衆賊。皆硃墨塗面。惟三人不塗。二人在門外巡哨。不可識。一人時出入。華服雲履。顧盼非常。審諦之。楊武生也。心大恨。盜衆鬻足。乃牽一小僕至園外。謂之曰。好覆爾主。渠善奪人所好。我亦奪所好以報之。此常理也。苟不念桑梓情。並爾主母汗之。始釋我憾。特以其事與婦人無干。故弗忍玷其節耳。言罷。轟然散去。王偵寇退。乃敢出。察勘所失。約計千金。凡園中名跡。無一存者。皆董巨范李黃王吳倪之山水。徐黃錢趙之人物花鳥。大小三

十餘本。他物則所竊無多。有碧霞繩帶。以六白金市。諸商舶者。懸某畫上。則畫去而帶猶存也。小童述臨去之言。王曰。渠何必多此饒舌。予既已知之矣。將各物彙列一紙。立徙家人城。指控楊開泰爲大盜魁。時張觀察治皋蘭。已二載。循譽卓然。聞報大詫。呼王問端緒。王歷敘與楊交惡之由。並夜來情狀。且訴其衣冠妝束。詳陳褻縷。問鄰里所言相同。均知楊銜王已久。交口謂必楊無誤。觀察親至園中。巡覽立簽。差往拘楊。楊方從某妓館歸。甫入門。卽擁之至署。衆恐其用武。詐言官召議事。楊雖好勇。然素守法。不敢抗。惶惑而已。移時。令升堂喚訊。愈不解。及見官。遽問何爲行劫。乃大駭。不知所對。張呼王與質。一一詆訐。楊皆茫然。既而得其故。極稱冤枉。并訴其生平事業。從不藐法爲非。昨宵實在青樓醉酒云云。王告張曰。渠既敢爲惡。天良已昧。世烏有賊肯自招者。求青天鍛以嚴刑。自得詳細。張曰。彼雖武生。究係朝廷名器。豈可遽刑。俟詳請褫衿。再加桎梏不遲。王大聲曰。盜首既得。此汲汲之勢。稍宕延。則賊不可追矣。明公以善讞名一省。乃如此顛預耶。張怒曰。汝欲求真盜而返趙璧乎。抑不計失物而但取快私也。法堂之上。執政者豈無權衡。汝乃狂言觸我。可自越愬於府道。我不管矣。王乃不言。張令役至某妓家訪問。妓家恐禍。堅不承。役返報。楊大窮。哀告曰。此妓家畏累耳。昨夜猶有某妓伴歌。某朋同酌。可爲證者。張拘留。果如言。王曰。此必通謀者。故代之掩飾。重擊其喙。立可得情。張曰。汝意堂上官。但以肉鼓吹爲立身之本耶。犯者備列於前。至情真罪當時。千鍾萬擊。隨意指揮。烏能逃出我手。若鞫未確而動輒用刑。我朝數百年無此國法。我家世作守令。亦從無此家法也。王曰。此賊乃生所目擊。其事又衆所共見。大言亦僕所耳聞。現覽其衣帽衫履。與夜中毫釐不差。何故未確。張不答。但命役置楊於旅店中。守候不時提訊。顧謂王。汝自歸家料理。我必使爾得真盜。王不應。拂袖下堂。嘖有煩言。張若不聞。而別傳他案入訊。晚間退食。幕友皆咎之。張曰。此盜情形。吾決其必非楊生也。同一盜劇。彼衆旣花而登場。楊豈獨無煤煙。其有意呈露可知矣。既有意呈露。何爲登堂。又叢棘旣畏。官不承。何爲衣履。又不改換。楊之怨在色。旣敢捨命而爲此事。則彼美當前。豈能不姦其妻妾。以快意者。楊家亦富有。斷不以劫掠爲雄。卽聊以劫掠報怨。

當見物必取。不應獨收古畫。豈帶鉤之類。卽非王所好耶。且楊與王相識。一見了然。不必翹然自異。著華衣以作盜。已不近情。乃更以高底厚履。拘其足而用武。雖至愚者亦不爲也。况楊旣特現其身。自必手撫二婦。而面叱王。乃爲報復。何轉遙遙相對。不吐一詞。至出外。然後與不識己者言乎。妓與朋之說。原不可爲據。然歸家之際。則差役共見者。彼宿城外爲盜。宜天曙卽歸。否則變服匿他所。至見官而猶不換衣。果何爲耶。孤身無僕從。分明作狎邪遊。頃細察其情。實屬茫無所知。非故狡辯。况夜間昂藏若彼。是明教以告官有據。及對質。忽畏縮如此。雖曰盜賊。翻覆本常情。然亦太不侔矣。衆友曰。東翁識論誠超卓。但王某非無端誣訐。究係誰構此禍哉。張曰。善哉。問十日前。抱罕于刺史。自關中來。云長安初到一大賈。腰纏十萬貫。專收名家墨跡。不辭重價。畫更加於書。有以劉松年小條幅售銀二百兩。有以趙昌之橫軸得值三百金。徧訪各府州縣。舉國欲動。某參軍亦向道及此。必王之戚族。欲假此求富。知王古跡最多。又知竊取不易。故生此謀。素矜楊王仇讐。可嫁禍以自藏。因覓一貌類武生者。喬裝以炫。而聲音有異。故不出話言。親誼有關。故不敢淫亂。專擄宋元佳畫。可致多金。他物則攜其便用易鬻者。聊以酬協力數輩。其紅黑臉者。主謀必在其中。餘則均王所熟認之人也。言未已。衆皆踴躍稱妙。莫不服其明析秋毫。一友曰。尊目直透九幽。且能於倉皇擾攘中。直扶情僞。誠能使神父低頭。第匆匆起意。焉得適有形容酷肖之士。巧湊其謀。此節恐未必然。張曰。夜中燈下。驚心動魄之餘。又非火把齊明。照同白晝。我勸其出入之路。去所錮之室。相離近十丈。且多花枝間隔。衣裳以惑之。詞意以逗之。但有五分近似。卽得計也。奚必形容酷肖哉。又一友曰。所見誠歷歷不爽。第捨楊不究。此案從何措手。張曰。吾部署已早定矣。遠近不可知。大抵不出廿日。卽可見也。諸公姑俟之。衆友默然而散。時信時疑。王投催狀。楊遞訴詞。均寢中不發。半月後。果報賊賊並獲。衆大奇之。蓋張勘驗回署。卽命一僕。偕四差。持函問道趨秦州。凡陝甘之交。如清水長武等。衝要關隘。隨地增役。盤詰出貨者。果有三人。攜古畫數十軸。入西安出售。彼不知敗露迅捷如此。以爲查點私貨。與字畫無關。慨然啓篋。令其開視。則王失單所記三十餘本。一一具存。外尙有八九

幘。則別家物也。僕乃招集四役。稟知彼處官吏。星夜押解回省。張召兩造至。立出訊之。三人者非他。一爲王姨丈之弟某。二人則族子也。審其情事。悉如張所言。詢其夥黨。冒楊者卽某之子。拘而考驗。其面目竟有七分仿佛。遠望則身量之肥瘦高下。行步之俯仰顧盼。直與楊無毫髮之差。惟聲粗而濁。言語迴不似也。所著衣。乃偵知楊日來服色。命縫工數人。晝夜急製成者。餘五六人。皆廝養役徒。朱塗面者。乃彼村兩乞丐也。王見畫軸全在。所失無多。心意已足。而戚族爲盜。己亦無顏。又悔誣控楊武生。怨上加怨。言語抵觸。邑侯實屬無禮。因跪庭中。自咎自悔。哀求寢息。觀察性本仁恕。念其形雖強盜。情尙可原。遂亦不肯斷。將餘衆盡數拘至。一一杖而釋之。戚族三人亦從輕發落。楊雖負冤。然未受苦。見王引薦請罪。又目睹鞠出因由。遂亦不讎王。從此轉釋憾爲好。此案初起。勢洶洶。人謂不知如何牽累。乃未逾月而渙然冰釋。士民無不歌誦。楊歸謂人曰。諺云。閉戶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余逢此難。可謂無妄之災。喜得明鏡在堂。是又不幸中之大幸。設遇他官。姑勿論冤沈黑獄。卽終能伸理出罪。而渾身之撈掠。正不知如何糜爛矣。因立長生牌位於家。每日必三叩首焉。愚謂地方官。值此等奇怪之案。而能從容取辦。不妄刑人。雖告之諸葛武侯。亦必首肯。琦帥之愛而重之也。不亦宜乎。

古癩子曰。廣安有索債案。執一乾隆間印券爲憑。結訟近二十年。經十數官莫能決。嗣督帥發交川北道審判。觀察一見。指爲僞契。其難遂解。予在幕下數年。過蒙青眼。每出其生平閱歷有得者。諄諄啓迪。而驚駭鄙陋。不能奮發有爲。舉所教誨之言。一措諸行事。聊齋所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而某實貽之者也。午夜自思。愧負知己。書此不禁潸然。

大空和尚

大空和尚。不知何許人。偶由秦中卓錫至蜀。挂褡龜城之文殊院。來時度石亭驛。有逆旅主人。素好佛。見和尚之

殊俗誠敬而頂禮之。將行。謂主人曰。子性善。不可罹凶殃。吾告汝。自今日始。西廂半壁。勿寓人。寓必有變。過十日。則無患也。主人知其非妄。哀之曰。我輩倚宿客謀生。左房最多。家食悉出其內。停十日。將斷炊矣。且此店開設多年。往來知交不少。無端封閉。住久慣者。決不從。卽阻以災禍。盛氣之儔。弗信也。師既慧眼。觀見想佛法無邊。大慈悲不難解。祇。尙求憫念小子。一賜救援。和尙曰。此亦厄數。莫能禳解。念子誠心敬禮。我姑留某寺中。俟月盡後。行脚可也。主人感謝。因送之居某寺。歸告家人。凡有客寓西房者。先告以僧言。如不畏。則力囑其慎防。勿疏忽。不數日。有攜籃賣餅者。與客角口。縊於檐下。急走白於和尙。歸而其人已救醒。客贈錢數百爲藥餌。事幸息。旣而和尙至。嘆曰。禍未止也。厲氣猶在。至八九日。有武弁某。攜二僕。於上燈初。肩輿入門。愛左廂後幽靜。強居之。出貲屏去傭卒。言將小住。盤桓待其友同赴漢中。寓兩日。足不出戶。飲食悉呼肆保。次夜二鼓。一人叩門匆匆入。詢武弁所在。如與寄信者。導至廂後。與數人竊竊私語。卽加旅費。隨同住宿。次晨門不啓。日高猶寂。博士走呼不應。破扉入視。則四人俱死。中一人油頭纖足。乃女子也。居室三。一人仆南房榻下。一人臥中屋門前。武弁與女子共宿北間。又不同眠。弁側身此床。女猶靠坐彼床。別無損傷。不解其何以死也。舉家遑駭。市人萃觀。正譁亂間。和尙拄杖至。曰。我言何如。速驅閒人出。閉戶誦金剛經十卷。我能活之。主人如其言。跪中庭焚香諷經。和尙入死者室。扃其戶。不知何作。主人誠意飯依。求紓此禍。讀竟十通。和尙出曰。此君之劫財運。速破鈔代雇與夫八人。赴南鄭者。備四輜以待。愚德令速行。卽免害矣。主人不信。趨驗之。則四人果皆復活。大喜。急出青蚨十貫。定小轎四乘。和尙入室。謂四人曰。爾等輕裝入秦。並無凶耗。何爲汲汲然遽欲捐生。但此間不可再居。主人代備竹輿。可速行。後事有我在。保無虞也。四人乃蒼黃整行李。深謝主人。登輿去。主人但幸免禍。亦不敢詰其行蹤。六街傳播。互相猜度。僉云。來時均係男裝。忽現女形。絕無驚悸不安之態。此情甚不可解。坊差報入官署。邑令謂通衢來去。何所不有。旣無官牒民狀。卽可聽之。不必多事也。惟和尙語次。似稔其底裏。但不肯言。第二日未申之交。忽有七八人。摳衣挽袖。各帶怒容。直入店中。竟至左廂後。徧室察看。半

响始去。亦不一言。後亦絕不聞有拐騙遁逃等事。究不知其人爲何人。此事爲何事也。

鬼嫗

某別駕需次蓉城。賃北門內二仙庵一公館。安頓眷屬。其太夫人性喜靜。不居正室。徙於宅後小院。幽棲頤養。甫三日卽病。延醫診視。莫識其真。百藥叢投。迄無髮效。其病非癩非癢。眠食如常。惟神識癡騷。不時譫語。聽之不解。問之。不答。別駕焦思萬狀。凡城內外所有郎中。無論行術與否。罔不多方請治。大約本草經中所載。其未及服者。毒藥幾味而已。忽聞新都有某牙推。善醫怪症。飛騎迎之來。告以病狀。牙推入視。問侍疾者曰。汝等服役既久。於室中有所見否。婢媪皆云。無所見。惟夢中見一老嫗。或出或入。我輩四五人均常夢之。牙推曰。是矣。太夫人脈現鬼象。非風寒暑溼爲災也。然陰氣不堅凝。與冤孽死纏者有間。於茲體無傷也。是非藥餌所能爲力。宜作佛事以禳之。自可愈。言畢不擬方而去。別駕於是舍醫而求神。始以巫覡跳舞。繼以道士諷經。終以僧徒懺悔。咸好中有能書符誦咒者。一一召致。聞某家鍾馗靈異。卽迎而供聞之。某處刀劍辟邪。卽取而懸之。紛擾兩月餘。費錢幣無數。而病未少減。一日遇寅僚繆嘉裕。蹴然曰。世間細羽。假道惑人。豈能取真實效。文殊院大空和尚。戒律精嚴。乃得彼教心傳者。胡不一求之。別駕喜。步行往謁。跡至廟後竹林中。和尚方箕踞食甘蔗。別駕揖而道其由。和尚初不認。別駕跪拜之。乃曰。念子孝。姑爲祓除。但勿語他人也。可速歸。設一壇。如施食者。請我輩五六。執法器如常。二更時我來主持可也。別駕亟返。遵其說。置布停妥。衆僧前已餓口登場。鬧攘一夜。茲作複筆文字。意頗不然。且未見大空演說。疑其必張皇炫耀。旣而久候不至。力竭喉乾。市人看場者。亦多倦怠散去。三更許。和尚乃來。不冠毘盧。不披法衣。常服升坐上。命僕人以新盥盛淨水至。左手擎之。張目四顧。半晌。以右手離向東北隅三彈。卽付僕人。使傾潔淨處。反坐持香。大聲誦住生呪一遍。遂下壇。謂別駕曰。賀喜賀喜。太夫人萬安矣。膜手別去。一時僧衆大慚。旁觀大笑。別駕亦不料其苟簡。

如此。方惶愧間。忽奴婢傳太夫人命。呼別駕甚急。趨入定省。則太夫人坐榻上。作陝音言曰。主人來耶。半年昏擾。自覺不情。然迫於無可奈何。福量人可以情想。我新豐人也。崇禎時探親入蜀。僦居此土。乃三祀未安。卽死於張獻忠之難。賊棄我屍於溷。聞中魂見冥王。謂我生平無過。幼年奉尊章有不潔處。又嘗以婢變入廟中。以是因緣。死蒙汗垢。須靜待二百年。臭氣脫盡。乃可托生。汝如不耐孤寂。來府中服役可否。我遂從事於各王府中。不知幾何世。次年來隨地優遊。無拘無累。竊幸糞腥已散。不久卽可爲人。豈期境幻無端。明公攜家至此。此院從未宿女眷。前人多作庫房。故無所忌。自太夫人移居。日日以穢窰瀝瓶。壓我頭上。使我重沾穢流。永無了息之期。憤極於衷。憑其身以求食。冀借尊府福澤。爲我去玷。明公未達陰陽之要。頻聚無知釋道。驢鳴犬吠。勞民傷財。今夜乃遇生佛。滌以甘露。不特舊染一清。卽此後更值惡沍。亦不能浼我。又得佛口親賜往生。持此咒語轉輪。可入富貴家。投胎轉世。受茲恩惠。歷劫不忘。太夫人雖似病魔。實葆其元神。並無小損。從此霍然安享。壽算正高。適間所餘佛水半鍾。尙在某處。未及傾潑。取以飲太夫人。勝服百劑參苓也。言畢。倒臥枕上。寂若酣眠。移時醒。則精神倍於曩昔。病已不知何往矣。詢其半載沈迷。了不自覺。但云似常熟睡。頃間一老婦向我再三叩頭。歡容可掬。問之不答而去。我乃寤耳。別駕乃知和尙非常人。明日趨謝。覓之弗得。三往皆空。終未獲一面云。

彭烈婦

華陽劉某。以勇力隨武字營征戰。得守備職。娶妻彭氏。貌甚美。琴瑟間友愛逾恆。後勦賊黔中。乘勝窮追。遇伏而死。其妻聞信慟絕。一晝夜始甦。乃以灰泥塗面。乞食入牂柯。尋劉骨殖。時營主已收殮將葬矣。妻往哭求於周渭臣軍門。軍門憐其義。賜百金。乃扶柩返成都。卜窆於北關門。駟馬橋之西。廬棲墓左。自以無食無兒。幾欲身殉。因父母衰貧。終鮮兄弟。賴女以活。不得已於廬前設肆。賣襪履爲生。取贏餘以供甘旨。有知女美而謀婚者。聞其苦節純。

孝。皆肅然敬憚。不敢生心。滿洲鑲紅旗某。以縣令援例在川。少年驕縱。其父本監司。枉法褫職。無顏居都下。故使其子需次入蜀。而閤家從之。偶以公務出城。停車駟馬橋上。使僕歸取食物。與夫亦暫息村店。令無聊下車散步。值婦出門晾衣。驟視麗容。神魂喪失。因詐言買襪。趨與閒語。脫臂上金環爲價。入以遊詞。婦見其黼黻章身。不敢怒詈。但拋劍地上。厲色絕之。掩扉而入。令木立門前。嘗焉若喪。其僕尋至。問之不答。見條脫在地。不解所以。大聲促之。乃微有省。然神銷氣靡。不能前進。遂升輿還家。從此相思成疾。懨懨瘦損。父母觀其形狀有異。察問家人。有與夫遙見其事者。爲述梗概。其父曰。是兒癡矣。民家婦有何奇。朕果見愛妾之可耳。何自苦爲。出呼媒。媼告以故。命往撮合。功成有厚賞。媼遇然曰。此事太難。婢子不敢奉命。劉家婦奇節久彰。矢死不二。駱文忠公在日。深爲褒獎。因年數不足。未獲請旌。閤城公子王孫。誰不垂涎其美。謀取者百計經營。奈渠心如鐵石。非富貴威武所能動者。且渠冰霜滿面。夢寐無笑容。強合之。亦於家不利。不如婉勸郎君。好養精神。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耶。非然者。蹇脩之任。另遣良才。婢子不敢奉命。其父見媼言近理。遂飭之歸。乃其母禽犢之愛。必欲曲徇其私。訪知婦之二親。居方正街左。遣僕以安車迎之來。託詞觀音示夢。令媼與已同居。共修佛果。彭媼常持齋誦經。竟信其說。不勝欣幸。其母又與作盟姊妹。相得益歡。外設精舍居彭翁。日伴監司公出入。令亦待之若尊親。門外藏獲。禮貌肅然。翁媼本寒族。生平未經此境。一言一動。罔不刻骨銘心。久之。令僕婢徵示求婦意。且言親上加親。保二老百年富貴。翁媼方愧無報恩地。聞言大喜。不顧女之從否。但銳自任。走告於太夫人。太夫人故斥其子爲無禮。彼貞婦豈可妄求。翁媼力言不妨。我夫婦誓成其事。太夫人乃白於監司。呼子入拜岳父母。彼此竟以親家相稱。家人之奉侍勤謹。尤百倍也。次日備官轎。翁媼乘之往說女。閤宅聽候佳音。婦自廬墓以來。每數日一歸寧。攜錢文或他物以餉翁媼。嗣居某府。婦以爲非義。諫令毋往。翁媼不聽。婦不便就省。因絕往來。茲見二老偕臨。欣喜慰問。出所蓄嘉栗旨酒。介壽承歡。飲次。翁媼各述近况。譽令家若神宮。自誇起居之豐厚。言行之尊倨。飲食衣服之華美。滔滔不窮。未乃露聯姻固寵之詞。婦不悅曰。爺娘以

彼爲安樂窩耶。兒觀之。乃陷阱也。渠有元配婦而棄若弁髦。背理負情。已極荒謬。彼赫赫名宦之家。停妻而娶再醮婦。將誰欺。欺天乎。矧兒有盟誓。三界共聞。卽册立爲王妃。亦非所願。雙親宜詳慮其後。勿爲奸人所搖惑也。翁媪皆昏愚。以己度人。以爲事必如意。及聞女言。乃大窘。計無顏復命。惟有拚死要求。百端勸諭。繼以長跪不起。婦被逼哭曰。兒所以茹苦偷生者。不過爲老人百年計耳。今若此。是不容兒苟活也。請卽死以明志。翁媪曰。善。仍我等先死。休負汝心。各出利刃一柄。自刺其喉。婦大駭。左右牽牽。顧盼弗暇。而翁已頸血流溢矣。婦遑急無計。乃號呼曰。爺娘何至於此。兒願嫁矣。兒願嫁矣。媪乃收刃。共扶翁。以壁錢糝傷處。血亦止。婦念勢迫如此。決非力拒所能了事。彼家徒慕我色。不知我之性情。故有是舉。不如親往謁兒。泣訴苦衷。衣冠中人。豈有強逼孀嫠者。因而偕二親歸家。仍力作以奉晨昏。庶得節孝兩全。如果恃勢相干。再效夏侯氏割鼻截耳。未爲晚也。慨然白翁媪。請與同行。與夫欲歸增大車。婦不可。卽乘小竹輦以從。至令家。婦直趨太夫人所。伏地告求。且泣且懇。並云。自經患難。了無風月情。卽勉抱衾。榻必不能得。公子歎。何必徒傷盛德。又問老大人所在。監司公匿不出。令自向其子乞情。令始聞婦至。快極。躍起窺牕。見其素衣不飾。疑之。及聞哭訴。意大沮。乃與翁媪訂奸謀。使僕婦告婦曰。少主知汝立志守貞。不強汝矣。但來此不易。可留居數日。斂天倫之樂。婦不允。翁媪從而挽之曰。汝從未來此。卽不留宿。何妨一飯。晚膳後出城。亦非遲。婦不忍過拒。方徘徊間。上清數人。費盛筵入。傳太夫人命。勸婦加餐。婦稱謝。亦恐中有誘詐。滴酒不飲。食將半。乃下迷藥於臚羹中。婦不及防。遂昏倒。羣婢以繩牀昇入祕房。令竟薄而汗之。旣乃裸而擁之衾中。然後灌以解藥。婦醒。驚而悲。悲而泣。令百端慰藉之。婦念身已被汗。卽死亦無顏對夫矣。不如去節言孝。俟父母得所。再損身以表此心。乃含淚言曰。我父母久寄此間。雖蒙優禮。終非久計。如肯以五千金見惠。使二老自立門庭。妾或可苟活數日。令慨許。更甚其詞。以媚之。爲易新妝。改華服。上下尊呼曰二夫人。彼此親家。皆大歡慶。然婦被鬻害。實非本心。雖居令家。不言不笑。恆於無人處。嗚咽飲泣。枕席之間。癡若木偶。令百計誘惑。使妓者持淫畫數册。強之披覽。使瞽者以淫詞黠

曲對之唱說。竟不能少動其心。令本狂蕩性成。非真知鍾情者。竭精殫智。未得一遂淫欲。惱羞變怒。漸起憎嫌。既而
降稱曰。媼擯弗同寢。且役之若奴隸。又漸加以鞭笞。婦念父母。悉忍受。翁媼因婦不得寵。舉家亦蔑視之。不特親家
二字。杳不可聞。且競呼爲老乞丐。下逮牧園賤廝。皆得而呵叱奔走之矣。一日因凍餒難堪。微有怨語。令聞怒曰。老
乞丐。食我家閒飯。猶不知足耶。嗾豪奴輩撻而逐之。婦聞大哭。令益怒曰。賤娼婦。敢號喪於我家乎。揪婦髮擲地。拳
足交施。至不能轉動乃已。令出有憐之者。扶臥榻上。半晌始醒。脫身上綿襖。求一小僮持付翁媼。令嚮以謀食。入夜
令忽入房。手燈盤置榻上。強婦爲裹洋烟。婦不答。令熟視。復起慾念。近假之曰。汝能爲我一笑。立使人延二老歸。相
待如初可乎。婦益悲。淚涔涔墮。令探手欲褪其褲。婦以手拒令。不防遽跌於榻前。蹶起再登。伏而接吻。婦掉首不顧。
而頭上釵適與令額相值。抓拂而過。令痛甚。吼怒如虎。翻身騎壓婦胸。以燒烟鋼針刺婦下體。令之乳孀最憐婦。恆
勸令勿輕慢人。此際聞聲趨救。力奪其針。掖令下牀。共視婦。已口鼻血出身。僵氣絕矣。急負棺盛殮。乘夜瘞於後園
中。祕不以告翁媼。但假婦意。授以百金。令遠出謀生。勿居錦里。二老信之。遂去之他邑。令自婦死後。精神恍惚。每合
目。卽見婦立其前。含血帶淚。如死時。不言不笑。如生時。大懼。延僧道超度懺悔。紛擾兩月餘。毫無應驗。而病日沈重。
不能興起。其封翁與太君。徧訪名醫。求仙叩佛。藥裏香楮之費。有過千金。其戚某由嘉州荐一巫師。至言最善驅邪。
甫入門。猝有神以刀柄擊其肩。痛極而逃。令遂綿惙牀褥。毫無生意矣。監司公向識繆嘉裕。偶憶及召之診脈。繆知
其冤累。爲談大空。和尙靈異。監司公聞言。卽飛赴文殊院。敦請再四。和尙不許。長跪而哀求。歷二時許。和尙乃應以
晚間常來。可灑掃一靜室。以待公歸。如言。昏時和尙至。謂老夫妻曰。我入此室。勿令人窺伺。我一坐卽出。未可知。夜
半出。未可知。四更五更。或明朝始出。亦未可知也。言訖。遂入扃其戶。太夫人慮僕婢之違戒也。置交足榻於階前。坐
守之。家人環侍。了不聞聲。盡三鼓。僧猶未出。僕婢皆潛引去。太夫人亦迷盹於坐中。有管家婆。素得主人悅者。乘機
至窗下。西紙爲隙而牒之。室無燈火。外視漆墨。內則明如日午。有一佛現金身。坐蓮台。寶相莊嚴。輝光四映。坐下跪

一婦人龍袞華裳。霞霞冠鳳。不能覩其面目。俯仰之形。似與佛辯論。佛亦往復酬答。第不聞聲。惟見唇吻翕闕而已。移時。佛舉金手。舒三指示婦。婦又稽首似不承。佛更出左手。如術士之作。決然微笑向之。婦乃起立。回身向外。則劉婦彭氏也。直躍起。從窗隙飛出。管家婆閃避不及。若硝磺之上炎者。火氣沖目。噉然暈仆。太夫人驚而啓目。呼婢乘掖去之。和尙亦開門出。向其二老嘆曰。今日懃甚矣。汝等造彌天惡業。累及老衲。舌敝喉焦。誠何爲乎。彼夫歿於王事。妻以節孝聞。此全德之家。鬼神所敬憚者。仕宦人家。主持風化。不力爲保全而表彰之。已屬有愧。乃復務玷白璧。且又碎劈瓊珠。狂搶不辨綱常。而滿院竟無一解事者。父母愛子。有如是之父母耶。有如是之愛子耶。彼受給於親。至陷虎口。天律仍歸諸貞烈。不以失節論也。現已受職爲正誼夫人。其位頗尊。非我不能召之來。亦非我不得與之言。冥例凡逼淫寡婦處女者。入無間獄。歷劫不赦。陰謀騙姦罪加等。更虐之死。罪尤極。汝子之病。非彼之急於索命。乃天理難容。故鬼責難寬耳。所見之魂。乃虧心人目中幻像。我謂汝獨子無嗣。須夫人暫寬其罪。俾宗祀可延。彼辭以上帝主之。於我無與。我言死固天道。但夫人肯宥。我能代與乞恩。再四懇求。意窮詞盡。自戊刻至此。始寬以三年之期。從此當痛革前非。勤求善果。苟得大陰騭以輔助。限後或可再延。否則孽積貫盈。雖釋迦如來。亦束手無策矣。戒之慎之。言畢。嗟呀而去。監司公呆立如塑。太夫人亦惶汗淋漓。比天曙。乃能言。互相追咎。遣視令。則神清氣爽。已坐起矣。大喜。復請郎中投以補劑。三四日平復如常。父母同述和尙言。戒其改性。令天良偶復。亦覺悔恨無邊。奈習慣自然。幼旣失訓。長又失學。入仕後所與交遊。皆僻佞善柔之輩。無一義友良朋。不知改過遷善之理。久而創合忘痛。依然故態全出。且自疑福厚命深。非鬼神所能侵害者矣。年餘。忽奉大憲檄。權知西寧首縣事。召優宴客。慶賀驕然。及履任。泰侈彌加。不解國計民生爲何等事。惟外炫冠裳。內誇飲饌。多置姬妾。日縱淫樂而已。郡守不善其行。屢思稟劾。因諗其根固難搖。隱忍而至。瓜期旣滿。被代解符。令腰囊已盈。欣然攜眷屬還省。行抵大渡河。寓第一官店中。是夜月明如洗。令置酒玩月。高唱京都戲曲。命侍婢和之。歡讌至三更始歸寢。太夫人宿西室。與令對字。偶起溺。

聞階前步履聲。疑其子愛月眠遲。徘徊庭際。近牖窺覷。則一白衣人。聳肩褰袖。立東廊下。面向令居之室。如有所待。貌容不可見。但觀其高冠蓬首。儼然無常鬼形。佈極潛返。方欲登榻。陡聞令在東房。作怪聲狂叫。陰風驟起。滿店皆驚。共趨問。則室中燈燭盡滅。急捉火入。見令赤體倒地上。七竅血流。兩手在腹前。猶連動不止。如擊鼓者。諦察之。乃緊把兩烟針。自戳其腎。針針皆透至根。急持之。力大無匹。健僕四五人。始奪去。審其傷。已莖斷而卵落矣。計病起迄今。恰一千零八十日。閣門痛哭。急備衾襲。奈村市無杉木。僅得朽木小棺一具。草草入殮。俟抵省。再易佳槨。紛擾一日。急急遄歸。時尙炎暑。屍身易變。沿途臭水淋漓。役夫不肯舉。擧倍值求告。乃克達蓉城。然而蛆蟲四出。甚於蠅蚋之嘍。不能改裝。卽以朽棺揜葬。匆匆三載。終竟無兒。監司之胤遂斬矣。後二老宦囊傾盡。僕從逃亡。塊然兩孤窮。衣食常欠煖飽。顧康強無疾。至今猶存。

古癡子曰。聞和尚歸寺。次日卽飄然遠引。不知所之。蓋真人不露之意也。嗚呼。人卽喪心病狂。胡乃淫虐至此。天道好還。安得不予以慘極之報。雖以佛力斡旋其間。終不能少減分寸也。更留其父母長生示衆。以此二老之伶仃。酬彼二老之伶仃。境狀雖同。而難堪之苦情。則萬倍之也。嘻。酷矣。

海棠公主

吳子元。珠江孝廉也。其大夫人夢雙蝶入懷。大如鴿。白光灼灼。驚而寤。遂生子元。故又字蝶儂。幼穎悟。十歲能屬文。詩宗溫李。族戚皆以大器目之。年十五。出就外傅。花朝日。偕友踏青。觸目韶光。頗涉遐想。是夜歸寢。見二小童持柬入。敦請殊殷。問何事。童子曰。故人相憶。特遣奉迎。問爲誰。曰。但請從往。一見卽知也。吳不覺起身。披衣盥手。偕之。以行。去塾約半里。境頓異。山明水秀。似生平所未經。問此何地。童子曰。護春國也。又里許。達一莊院。紅牆高擁。松柏蒼鬱。彷彿學宮景象。而廣大將十倍之。漸近而異香撲鼻。心爲之醉。逾行馬。入東轅。但見閨閣高峻。刻鏤精奇。然重

門緊閉。寂無人聲。童子謂吳曰。君暫止此。我先入報也。乃引手敲門。門微啓。二童子探身入。門復閉。吳立累臆下。徘徊瞻眺。不測其爲何境。半炊許。門大開。二女婢錦繡繡襪。綽約而前。曰。奉公主命。請侍者速入也。吳大詫曰。公主何人。草茅下走。何敢妄攀鸞鳳。况素昧生平。安得造次。得毋使命傳譌耶。婢笑曰。公主待君久矣。但請入。保不誤也。吳終惶惑。莫能舉步。二婢遞促之。不得已。乃從之入。歷數重堂。陞丹墀。青瑣長廊。廣廡宛然。宮禁其間。窗檻之妍麗。簾幙之華靡。以及花木之布置。鐘鼎之陳設。類皆眩目奪睛。應接不暇。至內庭。遙見中堂設公座。一女子年約十八九。花冠雲鬢。長袖宮妝。玉貌仙容。嬌施殆不足比。起立案側。若有所待。兩旁列女侍數十。盡絕代之姝。五色九光。此外無一男子。二童子亦不見。吳至此。頗形踟躕。然已衆目共觀。無所隱避。屏息升階。女子亦移步相迎。且笑言曰。嘉賓罕覲矣。吳趨前欲拜。女子笑止之。乃揖歸坐。諸婢獻茗。女子殷殷問起居。吳肅然啓曰。月山寒峻。從未省識。春風且年幼。無知。殊慚荒野。猥蒙寵召。不能不隨命而來。未審公主有何使令。幸卽見諭。女子微哂曰。相別纔幾時。胡邊夢夢如是耶。自君之出。十餘年來。刻未去心。奈跡阻人天。格於成例。邇日移居此土。近接芳鄰。故特邀君一談。兼有小事奉挽爾。吳問何事。女曰。昨因卜宅於茲。乞松雪翁爲繪挂屏廿四幅。徧徵名士題詠。已得二十三章。尙餘其一。無人著墨。敢煩大筆。代一揮洒也。吳遜謝曰。塵濁後生。不學無術。焉敢吟嘯鳳樓。玷辱天孫雲錦。且名詩名畫。業已珠玉滿前。無端以瓦礫麝入。亦嫌不稱。女曰。君勿過謙。此役不能辭也。願一綠衣婢。使往取畫。須臾取至。則白玉函中。錦袱包裹。女命設檀几。敷軟坐。筆硯精良。均目所未覩。一婢磨墨。隆隆。一婢捉管。去錫。兩婢展軸待書。視其畫。乃工細山水。設色鮮明。方構思。忽見二上清睨之而笑。秋波流媚。豔絕塵寰。不覺神魂蕩漾。聞女催問。乃疾書一律。云。桃花源在武陵東。毓秀鍾靈迥不同。十畝桑麻新雨後。數家烟火夕陽中。畫從天外傳真本。春徧人間奪化工。如此江山何處有。好尋仙路啓愚蒙。投筆連呼獻醜。二婢呈女。覽之而喜曰。秀絕無塵。具徵夙慧。使卷收置。諸元處。隨問筵齊否。衆聲合應。言已齊。女謂吳曰。辱君玉趾。恨無款客之儀。濁酒一尊。略見大意。吳唯唯。女離坐攜吳手。緩步偕出。

吳與女並肩親近。覺其氣息之芬。肌膚之嫩。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曲折約半里。至一所。大書樓。鳳軒三字。入則長筵盛設。珠盤玉敦。羅列徧滿。女讓吳上座。自於主位相陪。吳視其室。雅潔尤勝。壁間書畫。悉唐宋名筆。有橫幅單書。款署蕭統。神妙獨絕。屢目注之。女勸飲酒。香甚烈。觸鼻透腦。其色深碧。味極濃。吳懼醉。不敢盡酬。女曰。此西府醇醪。不醉人也。仙家以冷飲爲上。恐郎君不慣。故取石火溫之耳。言次。舉筯奉食。肴核新奇。半不知其名號。有果如石榴子。透水晶瑩。而大若荔枝。入口鮮脆。無骨無滓。吳喜其甘美。陰取一枚置懷中。女所言多古事。間以仙佛玄談。吳隨問隨答。己亦不解其所以。第覺語語入耳。皆甚稔熟。故酬對無差。女呼諸婢輪流飛觴。吳飲益豪。殊無醴意。移時。女樂作於下。絲管塵嘈。不聞語響。吳熟視女。覺其美出於肌髓。與人世迥殊。愈看愈愛。而愈愛愈敬。不敢涉邪。樂三闋。忽聞遠寺鐘聲。女曰。蒲牢已動。君可歸矣。吳戀戀不捨。女仍喚二童子至。使籠燭送行。吳不得已。聲喏言謝。淚皆熒熒。女亦歛歔。二童子手琉璃燭。迤邐前導。女仍攜吳手。送出大門。慘然曰。郎君珍重。從此長別矣。苟夙因不昧。十年後或有見期。然前路茫茫。殊難預定。惟此燈爲君前生物。二童亦君之舊侶。須緊記勿忘却。言畢。乃釋手。率諸婢返身去。吳視燈上朱書小篆四曰。金粉侍者。不解其故。以叩童子。童子曰。君自書者。何問我爲。又問公主爲誰。童子曰。此海棠公主。郎君至交也。胡尙貿然耶。吳方趨且。不欲放步。瞥眼已見書齋。惕然而醒。則身固臥榻上也。口鼻間酒氣猶薰。不勝駭異。推衾而起。一物墮地。鏗鏗有聲。急拾視。乃水晶珠一枚。蓋夢中所懷果實也。益訝不已。覩窗紙已白。乃取筆志其梗概。未幾歲試。以冠軍遊庠。隨於光緒壬午登賢書。癸未春闈。年二十四。去夢時恰十載。入京居蜀都公寓。庭前有海棠二株。根枯樹老。詢館人言不花者廿餘年矣。吳初不介意。試畢還寓。棠忽盛開。布萼垂絲。崇光泛采。乃大驚。急市香炬。備瓜果。私祭於下。澆以酒而祝之。冀續前夢。酣臥數夜。杳無消息。悵悵而已。其內君鄧眉修。申安才女也。詩極雅秀。以擇婿苛。笄而未字。一夕夢羣蝶繞身。拂之不去。且愈逐愈多。悸而醒。次晨朝母。方述夜尤。而媒灼至焉。母爲買畫屏八軸。作洞房壁飾。迨吉懸之。則皆金粉蝴蝶圖也。子元每向人述其異。且云夢時年太

少養澀意多。未能向彼一叩終身。殊爲恨事。其水晶一顆。什襲珍之。嘗取以示愚。形雖水晶。而質輕於琥珀。初非石體也。

麻鷓子

井研舉人董含章。字蘭軒。授徒於邑之任家寺。丁亥季秋。有舊徒羅新銘往省。羅仁壽廩生。亦以講學爲業者也。師弟欣逢。論新述舊。夜間無事。出藏醞佳餌。剪燭劇談。三鼓時。飲興方酣。忽聞前山大呼麻鷓子。聲聲相續。董意鄉民之宵行者。初不爲意。羅則隨呼而起。面如死灰。惶懼之形。如被寇盜。董方疑詫。而呼聲已逼牆外。厲且急。羅離坐。滿室奔趨。若求匿不得者。未數武。仆而蹶。近扶之。氣已絕矣。董大駭。急喚僮僕。已皆酣寢。惟廟外喧。闐然盈耳。開門出視。閱其無人。審察之聲在空中。語操南音。了了可辨。似對麻鷓子而面辱之者。董叱問爲誰。空中答云。我前明都衛指揮使熊飛龍也。與麻鷓子同典軍事。我以骨肉相待。彼乃包藏禍心。恃其黨羽衆多。兩不相下。乘敗兵之隙。戕我命。而并我軍。銜之二百餘年。今乃得而甘心焉。將挈之往見閻摩王。索還余命也。董嘗博覽明季雜書。習知有此二人。聞其言。不勝驚異。乃故斥之曰。汝真黷拙不通之甚者矣。生前既稱顯者。自應練達人情。麻弁與汝爲讎。報之原無不可。顧弗及身而逞。遲之甲子四周。且彼自有家。汝不崇諸其室。而牽累於我。豈此地亦汝之怨數乎。鬼曰。何爲不然也。汝前身爲李明信。當麻鷓欲圖我時。汝知而不阻止之。立心已不可恕。我死時。身受百餘創。汝日擊而無悲憫意。尤爲殘忍。嗣又念彼殺業過重。勸之避劫。而從佛。使彼積功累行。福運日隆。我益不能洩恨。以至甲子四周。不汝咎而誰咎乎。今往質於森羅殿。非汝無可證辭者。故歸併於此。而兩取之。汝行自救不暇。奚煩此曉曉爲。董大懼。然無如何。乃強笑曰。汝幽居久矣。胡猶佞口若是哉。我所以見詢者。怨仇宜解。不宜結。將爲汝釋死憾。謀生樂也。汝一麻鷓子。已不能敵。乃猶廣樹荆棘。以自招紛擾。庸有當乎。死我師徒二命。不難。竊恐汝永沈泥犂。無視天日。

之期矣。鬼聞此語。意似奪。囁嚅不能對。董益大言曰。汝持身不善。獲罪于天。被害而死。乃鬼神假手於人。使果冤殺無辜。不待汝呼籲。而冥司已治麻之罪矣。安能判之。仍生富貴家乎。汝不洗心自咎。猶將尋釁快私。入障愈深。何處得解脫法哉。鬼乃大哭。董復慰之曰。汝勿悲。我籌之稔矣。汝事在二百年前。已爲陳迹。縱有大怨。久則氣消。今卽促麻赴冥。於汝毫無益處。不如縱之使歸。吾令其誠虔齋戒。親誦楞嚴一藏。爲汝懺除宿孽。並訪求高僧。導汝往生富貴。從此離鬼趣。反人倫。不強如對簿於刀山劍樹間耶。鬼曰。吾固知力之無能爲也。特怨蓄於中。迴不由人耳。鶴子再世爲州牧。三世爲監司。余屢控不準。賊之不得。彌增懊惱。今生僅博一衿。以爲克展素志。詎意跡至晉寧。門灶諸神。皆護持之。不容予入其室。棲遲塾中。將及一載。初次推巖牆以壓之。爲牀柱所支。不得下。驚而逃。二次使學僮懷刃往刺。又爲近侍所覺。三次以斷腸草毒之。已沾脣矣。社公突入覆其盃。且以杖擊予。追奔十餘里。幾殆。予叩諸神。何祖之至此。則云羅生事親最孝。汝敢侵孝子。不慮墮阿鼻耶。予技無所施。惟日夜伺之而已。昨偵其出門。暗尾於後。竊喜此廟神皆他徙。莫余阻撓。故得乘間一抒積忿。彼根基深穩。余不能死之。聊侮弄以自快耳。如君言亦良佳。能保其信從無異否。董且旦以示信。鬼乃喜曰。青城山定一和尚。道力宏深。得彼一言。勝於萬卷經也。董諾之。鬼遂寂然。入視羅。已坐起矣。詢其適作何狀。羅曰。始聞呼聲。卽見一鬼闌入。渾身血汗。猶惡萬狀。方欲遁。而彼已手揪予髮。拖出門外。縛庭樹杪。且笞且罵。略無停息。俄趨出寺。半刻復入。曰。汝能利我將來。吾亦寬汝。旣往。解縛而去。啓目視之。則仍臥房中也。董曰。我與鬼往復辨論。汝聞否。羅曰。不知也。董乃述適間語。羅悚懼無似。旣而憬然曰。是矣。客中小婢上燈入室。驀見一人立牕下。瞬而無覩。是夜後牆崩圯。幸床架堅固。未遭覆壓。今春偶以早課。斥柳姓小子。此子素純謹。忽反唇抵觸。愚笞之。桀驁不服。且眉斜眼直。面青如紙。覩其狀異。因止扑。午後倦臥。此子袖匕首直詣榻前。館僮竊見。怪問何作。愚驚寤。搜獲其器。急送還家。夏間因感暑服荷葉湯。方擎杯近口。忽失手墮地。紛碎。訝而蹇究。則樂鼎中鉤吻盈握。徧詢家人。罔測其故。今而知三者皆鬼捉弄也。危哉危哉。董曰。冤魂覓對。世所恆有。不足

爲奇。子速歸。依議爲之。消此孽案。切勿延緩。累子再受鬼責也。羅唯唯聽從。天甫明。起辭而去。同邑茂才龔熙臺。與董交好。聞而走訪。得其詳細。轉以告余。因誌之如此。

李肇元

乙酉舉人李肇元。字仰軒。雲南鎮雄人。少軒太史之季弟也。生而儻穎。悟絕倫。年十八。偶病痢。百治不愈。醫者謂其脈有死徵。非神仙莫能起。辭不用藥。李亦自知無救。促家人速製衾。孟秋之朔。日剛正午。猝視榻前。立一無常。白衣白冠。形容慘惡。方駭欲問。旋見無常身後。又現一人。黃髮鬚鬚。面如骷髏。兩目惟眶骨。而深洞中。約有黑睛一點。鼻棱鋒豎。口侈至耳。著紙衣一襲。儼然僧家所焚冥衣狀。赤其足。脛瘦於趾。手抱一虎頭牌。迎面示李。字大若盤。分兩行。勻書七月八日四字。上蓋硃圈。李一見。頓覺冷氣攻心。口噤不能語。一眨眼間。忽隱不見。從此遂絕粒。勺水亦難入口。至七夕之次日。李味爽。即語家人曰。我今日當以下血死。爾等謹俟之。衆問其所見。已亦不解。其太夫人悲苦萬狀。親屬環守於旁。日中時。果欲登榻。甫扶下榻。血暴注。長流不止。頃刻盈盆。李昏瞶不知人矣。舉返牀上。氣隨以脫。李魂出竅。自知其死。視天色昏黃。地色灰黑。四顧無山川草木。但見平沙萬里。一望無際。方擬立問。忽觀遠處有人行影。趨就之。則小道一綫。來往紛如。李從其後。約三里許。至一官衙。試入之地。頗遼闊。庭中廣數十畝。長廊連廡。分列左右。堂高數十級。上坐一官。年近四十。衣冠皆本朝制度。案下跪者約百餘人。兩旁侍立。僕隸甚夥。然皆差役裝束。無牛頭雞脚等怪相。李見左廂立一老人。貌慈善。因近與攀談。問已作何歸處。老者自言衛姓。爲刑房典吏。值事多年。詢李姓名。曰。子之案。予不記憶。容察之。因轉身入室去。李獨立檻外。見繫囚者絡繹而至。愈聚愈多。自念家中老母。不知如何哀悼。因泣下數行。忽舉首。見空中一物。如放紙鳶者。飄颻而來。注目審諦。乃紅紙裁成匾額一幅。上書祖德流芳四字。漸近漸大。則見後有款。書愚弟江維顛頓首拜贈九字。李不知所以。惟仰視之。匾益

近。約數丈廣闊。字大如栲栳。色變金。精光四射。照署內上下。通明。庭中數百人。杳無形影。惟堂上官及衆役猶存。移時光更放。僅一官獨坐堂中。再一瞬。儼然身在烈日中。不特官不知何往。並衙署房舍亦無覩矣。方詫怪間。匾已行近當頭。直往下墮。擊李頂門上。聲若雷霆。驚避不及。不禁失聲大叫。急視其處。則身臥靈牀上也。蓋死已半日。沐浴更衣。將入殮矣。家人聞聲畢集。李已坐起。精神爽健。若無病然。且腹餒思食。連餼雙弓米數器。居然復生。聞家慶喜。既而述冥間所遇。太夫人喟然曰。此汝祖母之恩蔭也。予初來嫁時。家中故一鍼黹婦。年甫逾笄。頗貞靜。賃傭已二載矣。一日其夫來。呼之出見。未數語。相持慟哭。踰時弗止。祖母怪而問之。則其夫不才好博。無力償負。已將妻作孤注。擲與勝家矣。緣伉儷素篤。不忍拆離。故悲哀如此。祖母憫其狀。召語之曰。汝能從茲戒賭。吾貸錢與汝還債。其夫崩角百數。矢不復博。祖母乃搜盡篋。罄私蓄。并釵釧數事。一一付與。計尚不足了事。予急拔簪珥以益之。成錢八十貫。謂之曰。汝以五十千贖婦。餘三十千作小經紀。汝有此賢內助。苟能同心戮力。何患不興家也。夫妻同叩謝去。後其人果改行從善。勤苦治生。居然小阜。此人江姓。本書香舊族。厥祖名維顯。邑中拔貢生也。所見匾字。非彼冥中感戴。書以救汝者耶。爾時我家亦非富有錢八十貫。勝於財主之萬金。是以鬼神記功如此。可見因果之說。信非虛已。李聆慈訓。乃始恍然。嗣後恆述以警人。己丑春月。與愚同事涇南。校閱試卷。夜間無事。挑燈話此。爰爲走筆而志之。

骨異

吳越進士劉蟬生。作令於豫章之臨川縣。童年失怙。相去近卅載矣。忽一日津吏走報。封翁由家鄉就養來撫。舟泊江干。懇勸輦步。速具茵輿出迓。劉怒其病狂。將杖之。吏力白非妄。叩額見血。正搶攘間。則有擔子入衙。舁者云。老大人候迎不至。就埠間小竹將坐而來也。劉駭愕失常。不敢呵拒。聽其乘入廳事。比下車。則眞父也。容貌裝束。一如當年狀。劉不得已。趨見如禮。父對之泣。劉亦泣。奉之入內室。坐堂上。問爺從何來。此。父曰。我昔之死。僞也。緣從呂

仙得長生訣。故詐屍而遁。於四明洞天深處。修養廿年。仙道已成。所不飛昇者。思汝之念未忘耳。今來與汝一聚。了此塵緣。但除一靜室居我。飲食隨分。緣盡我自去。無多求也。復又嘆曰。我去時。汝母尙康健無疾。不料遽殞。今見子不見妻。令人何以爲情。因歎歎不已。劉不辨真贋。不敢不信其說。且呼妻妾子女出拜。掃舍下榻而安置之。陰令僕人於來船訪問。舟子言在富春江上。附棹來此。不知其他。劉無如何。惟極意尊奉之。公餘之暇。輒往定省。凡家中一切瑣務。暨鄉鄰戚友中。某時某事。姓氏里居。談言無纖微爽。抑且把筆作字。以當年遺跡校對。悉皆吻合。劉愈信爲真。孝養備至。而閤署上下。簽謂事太無理。決爲妖魅。故延僧道於內寢誦經。遣巫師於中庭作法。其父視之蔑如也。居恆趺坐一榻。足不出戶。官署事絕口不言。或偶一繙書拈管。弄牙牌。布竹籌爲戲。歷七八月無他異。內外習慣。亦安之矣。一夜三更許。忽召劉而謂之曰。我來許久。公私靜謐。汝應信我無他腸矣。今有一事煩汝。汝必聽我。勿得推辭。劉請其說。則曰。汝孝思肫摯。不負我此一臨。惟繆居寂寞。使人不耐。汝爲我買一妾。須獨生女。肥白無疾。十四齡以內。甫通天癸者。過此卽不適用。有姊妹弟兄。亦不適用也。汝其盡心傳諭黃婆。趣購覓之。劉漫應而出。以其言告家人。僉謂此語不情。其爲怪物審矣。烏有仙人而不安獨宿者。且審其言。明明意重採補。非僅好色。不可禍人女子。姑緩置之。覘其何作。劉以爲然。乃次日晨起。卽呼劉諄諄促問。從此日逼月迫。不時敦迫。且謂幼年爲汝延師授讀。頗費心機。汝今得科名。爲官宦。頓忘所自。豈我期望之本懷。些些小事。不能順親。安用子也。言次。意愠甚。劉急以甘言慰悅之。幕客某爲劉謀曰。勢危矣。再遷延。必興災害。此事非向天師叩問。莫能明晰。幸此去餘汗不遠。君託言奉郡檄之鄰邑。會讖。疾趨龍虎山。一究端倪。方克免禍也。劉從之。入告父曰。媒媼已得手矣。官長不能取部民女。故遲遲不就。近於他處相得。體貌符年。歲稱。俟兒決獄歸來。卽爲修治洞房也。其父大喜。囑以差罷速返。劉出乘小簣。飭捷足晝夜奔駛。三日抵貴溪。登仙壇。述其故於天師。求示方略。天師召撫州城隍神察詢怪狀。城隍言此物詭異之甚。某等雖識其非人。而不能測其根柢。非狐非鬼。亦非羽毛鱗介之妖。苟無大力。恐未易制伏也。天師躊躇良久。

乃集衆法官商議良策。中一老道士。修眉長髯。素持天罡總訣者。謂劉曰。此怪非懸擬所能辨。請從君至署。一面相之。自有解釋。劉乃以乘輿讓道士。而已騎僕馬相從。別天師而返。既歸。道士使劉入室與言。而潛省於牕外。怪見劉問歸何晚。女家送親來否。劉答以明日可到。因大聲諭婢媪製備喜具而出。見道士。道士曰。吾窺之諦矣。是真令先公遺骸也。凡百周悉。亦何怪哉。此物神化非常。故城隍亦迷底蘊。幸君福德深厚。此宅正房寢室下。有許旌陽先師磨劍石半礮。靈氣英華。猶能鎮壓邪祟。故物不能出舍爲殃。否則夜深肆毒。吸人精髓。君門無瞧類矣。志不得逞。故變而爲籛室之謀。欲取童女紅鉛。助成魔道。又喜高明有識。未遂其私。脫令一沾陰液。妖力更增十倍。我亦無奈何也。劉大恐求計。道士曰。君明朝設席於客軒。請渠出醮。多邀戚友。陪侍兩旁。酒中下丹砂八九銖。共勸之飲。我乘間出其後。待渠三盃下咽。命一童子握掌雷於籛左。彼必惶惶失措。我從而驅除之。應無難也。劉如其教。次晨延衆幕賓。集廳舍。乃入告曰。喜籛已布於前齋。請爺出坐當楹。看新嫁娘珊瑚其來也。怪大悅。欣然走出。羣以老伯尊之。讓登中座。圍繞勸醮。觴三舉。怪似有覺。欲起入內。衆共阻留。道士書符於童手。立近身後。怪忽作寒瘧狀。頓悟有變。急張口吐氣。欲以毒噴道士。奈爲硃性揜閉。毒不能出。復合手若疊訣。將以術遁。而童子舒掌雷發大震。驚亂無主。道士揪其髮而舉之。衣冠襪履。紛落如蛻。袖出一小銅尺。由頂心量至項背。每一量。則身一縮。漸縮漸短。亦漸瘦。小量至腰。則長僅三寸。若小兒所作紫姑然。再一瞬。杳無所見。一物墮地。琤然。道士拾起。則趾骨一節。晶瑩如玉。道士舉以示劉曰。此令先公遺骸也。凡獸類拜斗鍊形。必資鬼助。得人骨而吸其氣。則術易成。其竊人骨大則戴之首。小則噙於口。最要著也。先太翁葬地不堅。致遭狐精。文人屍體。尤昭靈異。此將指骨。咀含歲久。得狐之生氣。吸日月精華。故玲瓏剔透如此。彼與狐相輔而成。狐既變幻他往。骨安得不作怪哉。劉捧骨在手。號啕痛哭。道士勸令火化。而瘞其灰。方可無患。初焚以炭。半日無所損。道士助以神火。骨猶跳躑數四。乃就燬焉。劉藏其燼。待他年還合於墓。感道士德。留居署樓。欲重酬之。道士不受而去。

純陽觀怪

何隱滄。餘杭秀州人。操申韓業於楚南。夏月賦閒無事。偕三友作南岳之遊。三友者。一劉一汪一徐。皆同時幕賓也。行至純陽觀。遇凍雨。路溼不能步。欲留宿廟中。道士堅辭。以爲不可。衆詰其故。則曰。此觀鬼魅甚多。天陰雨溼之朝。遊人不敢過。老衲師徒三人。上燈後。卽緊閉丹房。洩溺不出戶也。諸君子遠來困乏。何堪攪擾。何疑道士厭客。飾詞推拒。且恃人衆。固謂不妨。道士笑曰。老衲儼居荒陋。得辱高賢玉趾。何幸如之。特爲諸君子計爾。必欲寓此。受驚勿怪。乃引客入旁舍。屋五楹。內外兩間。灑掃光潔。牖戶無纖塵。衆益嗤其言妄。外室二榻。四人分據之。命二僕。栖內室。道士淪茗治具。酒食豐腴。道士善談。又善飲。殷殷勸餐。滿坐酣暢。時屆上弦後。傍晚天霽。月光已出。道士呼童然燈。并攜二虎子入。諄囑閉戶早寢。匆匆辭去。衆初不介意。相與步月庭中。辨論鋒起。將二鼓。倏聞殿上。銅匱震響。似數十人蹴踏於高樓者。四人大駭。急避入房。闔扉屏息。以伺之。移時響止。乃各就枕眠。何偕汪臥北壁。下西牀。稍寬。劉徐並體肥。故讓之。何以劍置身畔。見三人皆已甘寢。己亦瞋目。將入夢矣。倏聞內室。嗚呼有聲。急啓視。則一物跳然出。虎首人身。高不逾四尺。而闊與門等。渾體作青綠色。驟見大驚。方欲呼叫。而冷氣漚骨。口噤不能聲。物經何前過。直登西牀。如將搏噬。卽急起。拔劍自後刺之。堅若木石。物反身攫何。何揮劍以拒。顧見汪亦起。持擔杖助戰。方格鬪間。室內又出一怪。首如巨瓮。滿身作粉紅色。拖汪入去。何窘甚。物以首觸何。仰跌地上。物踞坐胸腹間。噤然暈絕。當何登榻時。見三人皆寢。其實劉徐並未睡也。劉方與徐對語。驀見徐身後立一肥胖婦人。裸裎無寸縷。大腹垂至膝。遮蔽下體。兩乳如三斗囊。印鼻哆口。眼小於豆。痘癩滿面。奇醜不可言。怖極欲號。而口噤不能聲。急以手指示徐。婦人遽張其口。吐舌長至地。直撲劉身。劉驚魂千里。不覺踣諸牀下。徐坐榻上。見劉變色舉手。方訝欲問。猝見劉後立一夜叉。高丈許。電目血口。皮肉灰白。翹一足踏劉肩上。兩手作開弓勢。向徐作態。徐欲喝叱。而口噤不能聲。然

素有膽。卽亦不懼。注視之。旋見夜叉後。又一夜叉。形貌顏色。與前無纖微異。惟高大過之。以額置前夜叉頂。兩手仍作開弓狀。而長於前手三寸餘。徐不爲動。則見後夜叉後。又一夜叉。形色仍相同。而更增高。亦以頂承額。兩手較差。如是者。加至十餘。最後一夜叉。其大不可計數。頭頭相次。如喜筵連排之套餅然。皆對徐而笑。此時不但劉不知何往。並房舍棹倚。均無所見。只覺四大皆空。一望無際而已。徐至是。漸恍不自主。夜叉噓氣吹徐。腥臭不可耐。遂亦昏迷。不知其後矣。次晨道士起。見二僕臥階下。口耳鼻皆被泥塗。呼之不應。撫之身尚溫。急喚室中人。亦無應者。剷紙而聽窺。則三人倒地。惟汪在榻上。爾。搥壁喊。汪驚寤。視狀大嚇。趣展屏。納道士入。扶昇榻上。各以盞湯飲之。徐先甦。劉次之。何半日始醒。再視二僕。亦各起立。乃共話夜來事。蓋二僕甫入坐。警從牀下擁出多人。有斷頭者。有斷腦者。有無手無足者。有裂腦破胸者。男女老少。約數十百人。羣粹二僕出。於階下朋殿之。時四人尙未眠也。非特毫無聞見。且門扃未啓。亦不解所從出。汪則云。初據榻上。見一美婢。華妝豔媚。持茗怨鼻。娜而前。語汪曰。家主。人開。郎君玉趾辱臨。特遣小奴奉茶迎駕。汪接盃欲言。陡覺異香馥烈。觸鼻透腦。不禁膏騰而踢蹴。並未知有怪出。何常起。與怪鬪。何人所見。殊不可解。彼此追述。互相嘆詫。始信道士之語。不誣。酬以數金。汲汲束裝而行。遊歸未幾。衆皆大病。二僕竟不起。惟汪無恙云。

古獅子曰。此變怪至極事也。世之凶宅多矣。暫近卽興妖。人之遇鬼亦多矣。奇幻莫勝究。然未聞同居一屋。各見所見。咫尺間絕不相蒙。而又並作於一時者也。三藩之變。祝融峯下。殺人最夥。嗣後粵匪倡亂。亦屢擾衡陽。此殆其遺厲歟。

曾顯廷

戎州曾姓富室。有女與李氏聯姻。子歸之吉。適屆戊子鄉試。一弟二子。均赴省闈。伴送無人。因邀一族弟字顯廷。

者來家助理。其人年逾四旬。鄉居僻遠家亦小康。向不入城者也。緣壻之堂叔某。與之交契。知爲姻家所識。故挽之送嫁。先一日納徵奉幣。禮儀整肅。李故大族。冠帶裙帔。一色新豔。顯廷率戚獲殷勤收斂。分類布置畢。另列奩贈衣飾百物。一一排設而遣之。會止此女。嫁裝亦極豐備。紛擾半日始克卒事。客旣散。顯廷賀會曰。乘龍僑儻不羣。與姪詢稱嘉耦。且好學不倦。轉瞬卽起科名。兄之相攸。真可法也。會亦喜。夜中無事。各歡然安寢。次日味爽。新娘出閣之期。會爲顯廷備錦駟。俾從彩輿之後。顯廷亦華冠麗服。辭會一揖。入坐轎中。三輿夫肩以啓行。出大門矣。忽大聲止。役駐轎。裂車帷。踴而下。趨步入。衆見其面白如紙。盛怒勃然。不解其故。追問不答。直奔堂中。適女以紅巾蒙頭。會夫婦泣送登車。甫一足入轎。顯廷猝近袖中。出利刀立決女首。屍橫竿上。血噴滿輿。回手又欲殺會。會急避。族衆大譁。顯廷張皇四顧。忽旋刃自刎而死。會始而詫駭。繼而悲慟。終則悔恨怨怒。百狀交集。驗其刀。狹長而鋒利。似新鑄成者。不知其所由來。會家旣無此物。詢之顯廷妻子。亦從未見過。急市兩棺。匆匆盛殮。迎親之衆。喪氣反走。李氏賓客填門。竚待賀喜。聞信大驚。倉皇四散。李治喜筵數十。竟無一人飲啖云。

古犄子曰。此亦互古未聞之異也。斯時之媒妁。不識何以爲情。斯時之新郎。又不識何以爲情。竊意兩家否運。必皆輻輳至極。始生此種怪變。苟不惕懼修省。吾恐戾氣憑陵。必更有大不得意於後者。談虎色變。思之凜然。

雞牛鬪

利州國學魯小岷。言其鄉民薛九死。方停屍待殮。忽西鄰張姓一老牛。斷樁逸走。奔入薛家。直趨寢室。向屍哀鳴。如弔哭者。家人驚怪。莫解所由。張姓牧子尋蹤追至。欲牽曳之。牛見人則觸。拗怒萬狀。牧子不敢近。牛弔哭畢。復行繞於屍之四旁。盤旋跳躑。且鳴且舞。衆益駭然。無如何。牧子歸報其主。張偕同里十餘輩擁聚而觀。見牛左周右折頭皆環向死者。室旣狹小。牛外不能容人。深慮撞倒牆壁。掀翻牀榻。其患不輕。衆作牟牛聲引逗之。牛如無聞。張令

牧子以芻秆誘之。牛如無覩。圍屍約數十匝。愈走愈迅。屍亦遽張其目。慘白無睛。眈然眈視。移時頭身微動。似將坐起。衆益惶怖。正搶攘無計。驀有大雄雞。怪聲叫噪。從外飛入。撲攪牛面。牛以角抵雞。雞翔避。牛怒。追蹴以蹄。不中。復嚙以口。雞騰起。逕登牛背。距抓其胸。而喙啄其脊。牛被刺。回首咋雞。雞前移。踞其頸。嚼益急。牛無如何。哮吼竄出。雞爪掐入肉。芻噉至骨。力據不釋。牛痛甚。馳如飛。牧子逐之。躡溪穿林而去。衆返驗死者。已轟然僵坐。殘殮畏人。投以帚。三擲乃仆。未幾棺至。急納而封。閉之。牧子追行十餘里。不及而返。張別遣人四出尋訪。數十里內。杳無形影。雞口牛後。均莫得而爲。過三日。徧傳其事。始知雞爲嘉陵江右黎氏所畜。黎十六年矣。是日忽不見。黎去薛家三十二里。且長河阻隔。無梁無杠。不知其何以來也。

武科

張百鹿。字星友。楚秭歸人也。同治丁卯。赴鄂省鄉試。因抱恙未及科考。至是應錄遺才。時文宗某癖嗜古學。策對劣者棄不取。張素不嫻考據。聞之大感。日於書肆搜羅策學善本。曹倉鄴架。遍選無遺。大部小函。盈箱累篋。特制廣布袋。儲以隨身。以爲臨敵可無懼矣。及入場。詩文均不棘手。咄嗟立辦。策問武科創始。並歷代沿革。張急開布袋。次第緝尋。乃十餘種書。檢閱完盡。言選舉考課者。但有文而無武。記官職兵制者。但紀武而無科。倉黃半日。手忙心亂。窘極無計。伏案焦思。疲憊之餘。不覺沈沈睡去。夢至一處。青松夾道。翠柏參天。有兩巨第。巍然對立。閤闥廣麗。宛然世家。夢中忘其所以。信步游行。遙見老檜一株。蔭垂數畝。樹陰之下。有三人席地坐談。北面一老叟。鬚眉如雪。旁一少年。貌極清雅。斜對一人。黃面微鬚。年約四十許。張喜其靜逸。潛至樹後聽之。聞少年曰。小子口運絕佳。春間尊府以黃鱧供億。烹調精緻。時老伯他出。小子恣意啖食。酣醉飲飽。昨日之筵。老伯又不在。小子仍代享之。可謂善拾顛頭矣。老者笑曰。子言顛頭。知二字所由來乎。少年曰。此俗言。安有典。老者曰。子未覩沈存中洪容齋王伯厚諸人之

書乎。凡世俗常語。均有來歷。特傳述久遠。不免訛誤耳。顛頭之語。載在說文。荀卿作俱。鄭衆作魁。玉篇作顛。廣韻作微。集韻作顛。皆一字也。其製起於三代。最爲近古。周官之黃金四目。卽屬此物。後人面具。亦昉於此。不過面具僅遮臉。顛則並頭蒙之。如今大頭和尚之形是也。顛頭各種。皆方相氏一官領之。後人因其能驅邪祟。遂用之喪葬。以辟不祥。又嫌侏童不雄武。更飾爲芻靈。而夥大其軀。以嚇鬼。秦變周禮。旣罷方相氏之官。世遂以官名加諸此物。直稱之爲方相。六朝以來。紀載甚夥。無識者不得原始。妄造方姓弟兄之說。而封神演義。遂摭之。真不值一噓也。徵須者曰。據此。則爲物亦甚不易。何以今人動謂搥顛頭耶。老者曰。此語漢後始出。古昔製物。惟有皮帛絲麻。費功最貴。顛頭一具。必用多年。迨蔡倫造紙盛行。改用油楮繪畫。造作旣易。不甚愛惜。大儺已畢。卽行拋棄。村童牧豎。隨地拾取。以資遊戲焉。此搥顛頭之緣起也。張聞所未聞。不禁坐地傾耳。微鬚者忽問曰。此樹有老鵲巢一具。向屢見之。茲胡亡也。少年曰。今歲鄉園在邇。城中武生。喜此地平衍。常來較射。季夏月杪。有五人指鵲巢賭賽。射中者。今科必售。被一石姓者一箭射落矣。微鬚者恨曰。武夫俗惡。往往如此。愚謂朝廷之開武選。最爲無用。方今戰場。火器爲先。弓矢久廢。卽如粵匪之亂。將帥成功者。皆科甲外之英雄。其武舉武進士之流。未見一人出色。言之可醜。少年曰。武科與於何時。老伯能悉其源流否。老者曰。古無文武之分。習禮樂者。必習射。御通射御者。卽通書數。六藝之設。盡人而教之。試觀聖門諸賢。皆彬彬文學。選一遇軍旅。則擐甲執戈。以從。無所謂才兼文武也。自秦并天下。列三十六郡。每郡特置材官。專任兵事。於是乎文武分焉。周官大司徒教六藝而賓興之。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能。州長考州里道藝。是文試之所由。亦卽武試之所始。緣每試必會射習舞也。漢循秦制。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由此武風寔盛。然選無定格。考無定期。武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每郡舉猛勇知兵者一人。以備選用。武試蓋從此始也。東漢安帝時。武士多入錢穀。爲虎賁羽林緹騎等官。而武選遂廢。自是以後。寂無所聞。直至蕭齊崔祖思上書。請開文武二學。云太廟之南。宏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教。以朝議不協而未行。北周宇文泰輔西魏時。用蘇

綽之議。仿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考其尤異者爲軍帥。武試又興。隋制因之。唐初亦仍之。其如何考法。則仍未有定制。逮武后長安初。更定武舉之制。其試有長塼馬射步射平射簡射之目。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武試始有規模。開元中立先師太公廟。配以留侯。未幾又立武監。武學亦從此始矣。其武舉對策。則始於高宗時。唐書載永隆元年。岳牧舉員半千及第。上御武成殿。問以天陣地陣人陣之名。半千對曰。臣觀載籍。多以星宿孤虛爲天陣。山川向背爲地陣。偏伍彌縫爲人陣。臣愚以爲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此地陣也。士卒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上嘉賞之。唐六典載武科例。每郡舉習武者。如明經進士法。行鄉飲酒禮。送兵部。兵部主課試。取驅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技者。登於榜。如文吏求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強勇能統人者。武夫求文選。則須書判精通。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自是而武生武舉制永定矣。宋慶曆中。定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熙寧初。復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是有武教官矣。寧宗嘉定時。詔由武舉進者。復應文學。金則諸色人等。均準試武舉。而元又不然。工匠醫巫堪輿卜筮皆有科。獨無武舉。明正德時。定鄉試例。初場馬箭。二場步箭。三場策。巡按御史出題。考兩京則兵部出題。後嘉靖朝。始定會試例。四月初九較騎射。十二較步射。十五試兩策。一論。此武進士之開端也。張方注聽入神。忽同號生吹火吸烟。落張肩。上急拍拂之一驚。而寤。默思夢境。歷歷不忘。大喜。卽以其說書卷以對。文宗嘉許。榜放。竟得首列。卽於是科登賢書焉。後偶出城散步。見黃鵠磯南一境。宛然夢中所歷。趨驗之。則有兩高冢在。蓋所見巨第也。左墓爲羅葆初。乾隆中老名士也。右墓爲某廉訪之公子。弱冠天逝。因近葬此。知爲所見之一老一少。但不知黃面者爲誰。因向羅墳默祝稱謝。返寓市香楮具牲醴。擇吉日衣冠而酬奠焉。

安惠直字德柔。宜州優貢也。任俠尙義。嘗破家以贖友罪。士林重之。生平好讀水滸傳。而不喜金批。常云金聖嘆學淺識疎。文章粗野。惟逞其私智。妄議古人。強詞悍氣。不衷事理。其割裂西廂曲段。已堪齒冷。然尙有精警處。若水滸評。可采者。僅十之二三耳。自來說部荒謬。無過封神一書。然五車二馬。行無轍迹。亦復有所依據。烏有如是巨編。盡出憑空結撰者哉。今本間有微疵。決非廬山真面。金氏欲就已意。多信手改竄之。細心探索。頗不滿意。苟得宏博之士。深通武略者。更爲校勘而註釋之。一洗金氏之陋。非宇宙間一大快事乎。其持論如此。凡聞有五才子善本。購求不遺餘力。歷年所得。不下十餘種。然而大同小異。殊不愜心也。一日有客造訪。延之入。初不相認。而亭亭玉立。腴貌若仙。竊異之。坐定。展問邦族。客自言余姓珙名。世居嶺表。性好游。終年常在外。慕君高義。竊願納交。安大喜。呼童淪茗。且具雞黍而款之。與論天下事。則六合內外。纖悉周知。與談經史。則上下千古。靡不淹貫。安知其非常人。敬愛臻至。叩以古書。曰。上古之書。多於十三經。自秦火失傳。遂啓後人無限妄議。試就靈素而觀。軒轅君臣論道。如是精詳。豈有於治國平天下之政。而反略之。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傳說謂學于古訓。念終始典于學。可知大經大法。傳留不少。墨子云。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當非妄也。左氏稱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明係贊其博學多才。後儒無所考證。動以易卦解之。拘滯可笑。庖犧至唐虞。七八百年。豈卦外無他文。易外無他辭耶。漢時書冊。所引古帝王語甚多。非文字何能垂久。至事蹟之雜出於諸子百家者。雖純駁互異。要皆古書所遺。趙閱道謂皋夔無書可讀。譚陋極矣。安服其論。旣而天晚興辭。詢其寓。在近村之杜仙祠中。送之出。則有童子捉駿馬如龍。待於門外。余一躍登鞍。舉手言別。飛馳而去。安不測其爲何許人。心訝而已。逾數日。安往答拜。欲徵其實。甫至祠。余已迎於門外。笑曰。悉君光降。敬候久矣。攜手入。則舍宇焜煌。如同新構。問繕修何迅。答以昨甫完工。至齋則書畫鼎彝。陳設徧滿。雖金張世族。無此華麗。而且奴僕之給事左右者。踵相接也。安問尊眷在此乎。曰。未也。安曰。何使令之彘集。若此。余曰。此輩隨地皆是。招之則來。麾之卽去耳。何異之有。安不解所謂。視其案上。有周易元品。龍山史記注等編。

因問曰。諸書世久失傳。足下何從得此。余曰。天下之大。何所不有。俗士目睫之論。囿於一時一地而言。是可據耶。又觀案左有鈔本。曰四書叢訓。卷帙頗繁。問所自。余曰。此宋人王旭所集也。近時四書。墨守朱註。場屋功令。不得不然。平居講求學問。則宜參互攷訂。以衷至當。苟不計理之是非。但以出於新安。卽不敢議。恐朱晦翁九泉之下。亦必不安。宋儒理學雖醇。總不脫迂腐氣。中間最堪噴飯者。無過匏瓜不能飲食一語。物之繫一處而不飲食者。僅匏瓜也耶。蓋不食者不可食也。凡瓜皆可食。獨匏瓜不可食。聖人心存濟世。不肯爲無用之物。故舉以相况。又公治長聞鳥語而致線絢。其事甚確。朱子疑其誕而不之取。不知古人實有此種學問。史記大費通鳥獸言。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後漢書亦云。柏翳綜聲於鳥語。卽尙書之伯益也。周官夷隸。掌牛馬與鳥言。且設爲官。史稱秦仲能知百鳥之音。漢初太史魏尙曉鳥語。廣漢楊翁偉聽知鳥獸音。楊宜聞羣雀喧。識前路有覆車粟。平原管輅亦辨鳥語。北魏崔長謙。風角鳥言。靡不開解。南齊沈僧昭識百獸音。又侯瑾通鳥語。釋安清綜達鳥獸之音。慧林辨豕言。子史百家所載。此類甚夥。不特介葛盧之牛。毫社之鳥。見諸經傳已也。列子介氏之國。其人數數解六畜語。隋書經籍志。有鳥情雜占禽獸語一卷。王子喬著鳥語經。異聞錄。白龜年授李白素書一軸。云。熟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種種故事。僕指不勝。朱子一筆抹之。非鋼蔽而何。安貽此博辯。益傾倒。方欲再以經義質問。余遽起曰。君來不易。愚有希世祕寶一部。請君縱目。因登梯於架上最高處。取書一篋授安。錦裝繡裹。彩色耀目。上有綠綉長籤。金字。題曰武經祕旨。安不識何書。啓內函視之。則水滸傳真本也。紙與版皆極精善。驟投所好。不禁狂喜。急取繙閱。迥異家中藏本。首卷畫像外。有梁山形勝圖。早砦圖。水砦圖。及忠義堂號令。酒店條約等篇。審其評語。亦全不類金瓶。圍發隱微。覺字字皆有精義。一讀一快。大慰生平。因詰以此書所自。余曰。此施公元著也。注釋不載姓名。相傳出姚少師手。書中拳勇戰爭。均有實際。非他紙上空談者比。金人瑞不知兵。焉能窺其涯涘。書中半係實事。安謂施公隨意造作。以就其私論。尤屬無情無理。姚廣孝深通武略。一經批導。倍覺精神。洪武所以心驚於始也。明初禁此書甚嚴。宣德末年。九江

書賈陳某。選良工鑄成此版。幾破千金。甫售七八部。遽被仇家託告。當事者持之急。不得已焚版而遁。買書諸人均受株連。悉追燬之。僅餘兩部未燬。一在某藩邸。幸不敢問。一存敵族胡澗莊處。大索弗獲。故得至今。卽此編也。藩邸書。武宗收入大內。甲申變起。淪入馮主事家。主事南旋。書廣帥丁魁楚。魁楚被殺。書歸督帥李成棟。成棟敗後。爲燕臺一游僧所得。康雍之際。猶有人見之。近不可考矣。碩果僅存。愚故珍逾九鼎。重幃深護。尋常不輕示人。君是鍾期。何敢終秘。可伏案竟讀之。愚弗擾也。言畢。竟出。安危坐窗下。歷歷披覽。未半而日已曛。余入笑曰。君發憤忘食耶。知君善飲。特備千齡佳釀。奉佐一觴。安起謝曰。對此奇書。勝飲瓊漿玉液。旣蒙過愛。當拚一醉。以領盛情。余呼僕從於外。軒肆筵設席。賓主對飲。安視其酒清如秋水。而又濃若膏油。肴核粲陳。皆生平未嘗之味。然心戀讀書。不遑暇食。匆匆飯罷。仍返入齋。志惑神迷。愛不能捨。時天已昏暮。思欲借之以歸。而念其矜貴若斯。不敢作一甌之請。惟反覆尋繹。五體投地而已。二更後。余挽之曰。夜已將半。風露侵人。不可歸矣。兄未盡興。願解陳蕃之榻。安乃皇然起曰。初次登堂。過擾華筵。已屬無禮太甚。竟留不去。天下無此惡客也。執事縱不厭棄。獨不爲紀綱地乎。急收書入篋。檢點完好。辭而歸。竟夜躊躇。寢不成寐。竊意如此異書。烏可失之交臂。旣不能假。不如賃人就鈔。書十六卷。分授十六人。三日可以蕙事。是計之上也。次日晨起。出重值購覓抄胥。勞擾數日。始滿十六人數。各給筆楮。立率詣余。至祠則荒涼依舊。閱其無人大驚。搜尋內院。杳不可得。呼道士亦不見。詢諸附近居民。僉云。此祠頽廢多年。無人棲止。僅一老衲處其中。且恆丐食於外。此離尊府不二里。當所素悉。安得僦居豪華士哉。安問前日我來去。汝等見否。並言不覺。嘆詫移時。不勝悔恨。遣散諸傭。喪氣獨返。旋入京師。徧訪各寺。蓋信余說。欲求彼一部也。嘗與人言此書神妙。不特評隲精警。正文亦多殊異。如青州屬婁地。故有兵馬總管秦明。都監黃信。又設青風寨文武二官。鄭重極矣。花榮等畔走。朝廷不能因此盡廢諸官。勢必遴才補闕。乃三山合攻時。僅仗一他處逃來之呼延灼。爲知府禦侮。苟無此君。不審當作何狀。如是大郡。平昔無一武臣乎。兵馬又甚多。究歸何人管領也。此金本最無理者。觀余書尙有無數曲

折花榮去後。青州申報入都。朝議以爲文武不和。致生此變。乃裁去文官。專任一武知寨田慶。其人武藝甚精。往往征二龍山。張青施恩。均爲所敗。城中總管都監。亦另易人。一姓司馬。一姓錢。則蔡京私屬。不及前官遠甚。出勦白虎山。大敗而回。孔明孔亮。乘勝壓境。乃遇呼延不特魯楊諸人不冷落。而情事亦周匝無罅。至攻城時。吳用令李忠周通孔明屯大路。武松一人距小路。以遏清風寨救援。理斯圓足矣。史進東平挾娼。前無伏。後無應。突如其來。往爲內應。是亦今本不成文章者。余書則於松林剪徑時。與魯達言。將往東平收某債。可借作商販。及魯武赴少華。朱武述史進近事。言其在東平使酒。打倒院中諸人。負氣至此。兩敍於前。不費墨而通體玲瓏。黃文炳後堂私語。宋江如何能知。自係衙中傳言。聞之戴宗耳。乃賈信赴都。全不疑爲宋江之事。胡癡駘至此。既於吳用至契。自應便道走商。乃已近梁山。毫不觸念。反爲朱貴毒藥所迷。悖謬極矣。觀余書則戴宗直趨水泊。晁蓋折書驚慮。始謀蕭讓假書。可見今本乃聖嘆竄改也。雷橫之打白妓。金本作妮子來參都頭。夫既知參拜都頭。其敬雷橫至矣。偶然無錢。何敢遽肆辱罵。殊非情理。觀余書則雷橫問小二。此妓何時來縣。胡不聞其參謁當途。小二言這妮子倚仗知縣相公。那裏把人放在眼底。都頭不要管他。只聽他歌唱就是數語。與後文針鋒緊對。情事欲活矣。如此之類。不勝枚舉。苟得而剗剔之。微特備文章之大觀。亦權財貨之上策也。汪晦生觀察。於道光乙未。赴試禮闈。與安同寓。聞其稱述甚多。不能悉記。咸豐戊午。在粉江舟次。爲予陳說。予復忘其大半。茲就所憶略筆於此。觀察言安志甚銳。力甚勤。誓將徧宇內物色之。未識能有志竟成否也。

古鄉子曰。聞姻丈張藥農司馬言。曩於京都某妓館。賭水滸殘篇。無評無論。既非俗本。亦非金本。其青州一節。與安說大略相似。故此條獨能記之。竊謂此書多經俗手妄改。金評一函。自云購覓甚艱。當子孫永寶。而不知已非原文。不過較俗本差勝爾。嗟乎。古人既往。筆墨無權。爨婢牧奴。胥得起而淆其真僞。先儒有謂六經皆失聖人之舊者。豈不信哉。

附水滸傳考

予曩記何振源焚書事。已極快論。嗣又得此。可見公道在人。彼作蕩寇志者。真不值謂狗吠驢鳴也。暇日無事。徧覽羣書而考之。殊覺本末悉具。蓋宋江初起。乃效楊行密三十六英雄故事。而智勇之萃尤過之。故侯蒙上言。江才必有大過人者。不如赦之。使討方臘。此謀國上計。其便有四。一免勞師糜餉。二使河朔底定。三可收羅英雄。四則兩銷外患。養國威而培國脈。副民望而惜民生。莫善於此。而聖嘆顧持腐見以譏之。抑思宋至哲徽。是何等天下。三十六人之盜。半出於不得已。乃以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死例繩之耶。後來平方臘。仍賴宋江。終竟不出侯蒙計劃。則其言未可厚非矣。始議招安。而宋江不受。蓋明欺朝中無人。權姦任事故也。幸張叔夜謀力兼優。一戰而制其死命。獲一盧俊義。而三十六人皆降。其同心尙義。有足多者。聖嘆腹笥無幾。而喜輕肆雌黃。迹其生平。浮薄寡信。一無可取。於此書力主有勲無撫之說。遺誤後人。使蕩寇志之齒冷於世者。皆金氏貽之殃也。按莊嶽委談云。施耐菴好稽古。嘗入市肆。抽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一百八人所由起。歸而修飾潤色。遂成此編。七修類稿云。水滸傳。施耐菴所編。予讀點鬼簿。載宋元傳記之名。於是書事蹟尤多。則其書原亦有本。因而編成之。故曰編也。居易錄云。水滸傳事皆有本。卽如篇首敘高俅出身一節。及得志後妄作威福。並以弟爲子。縱其非爲等情。均與史合。則其仇王進。陷林冲。勢所必至。耐菴去宋未遠。百年前事。傳聞必多。因而萃輯之。理可相信也。揮塵後錄亦載此事。云高俅本東坡小史。工筆札。後薦與王晉卿。晉卿遣送篋刀於端王邸。以蹴踘見賞。留之不遣。已而王卽位。遂大得志。水滸傳稱小蘇學士。小王都尉者。特隱其名耳。又宋稗史及宣和遺事均載三十六人姓名。而癸辛雜志所記尤詳。並呼保義智多星等綽號。亦全載之。龔聖予又按人作贊。其言多不勝錄。如非實事。何贊之有。裴天脛語載宋江潛至李師之家。題詞於壁。康進之樂府。有黑旋風負荆。則並續傳。

中事皆有據矣。神仙通鑑載宋江征方臘事。確實不誣。臨安雜志有魯智深聽潮處。湧金門金華太保神。猶傳以爲張順。書雖無徵。事所或然也。若陸友仁題畫像詩云。睦州盜起塵連北。誰挽長江洗兵革。京東宋江三十六。懸賞招之使擒賊。後來報國收戰功。捷書夜奏甘泉宮等語。是又征方臘之確據也。聖嘆一無所知。殊屬買寶可哂。安德柔所遇。其真僞不可知。然觀其求之甚力。似非無因而然也。是書果經姚和尚手。則聖嘆自難望其頂背禮云。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晦極而顯。理有固然。略記數言。以俟後之克見此書者。

麗娘

山右梁氏。巨族也。其家婦女。皆讀書講學。且工韻語。有嬌瓊女史。才尤清麗。幼時與其妹姮琬。同侍於祖母前。以體之肥瘦相嘲戲。引南史沈昭略譏王約故事。謂妹肉多。可以作脯。姮琬因難之曰。一對請姊屬之。託約略作謔。仍須引一古典。不得杜撰。嬌瓊應聲曰。烹英彭成羹。非天生絕對耶。其祖母喜甚。呼女母而謂之曰。子比孃強。女女同工疊韻。母隨答曰。孫隨祖進。家家本辦雙聲。蓋以家姑對汝女。出者皆疊韻。而對者盡雙聲也。三代閨才。一時傳爲佳話。比長益慧美。姮琬以寒疾殤。女史哭之作詩數十首。同里韓生。聞而慕之。宛轉覓得其稿。一讀一贊。取錦箋錄一過。供諸案頭。遇苦雨淒風之夕。則焚香而朗誦之。一日女隨母往壽舅氏。偶於車中。舉帷外視。韓適自他處歸。驟覩仙容。心搖目眩。詢如爲女。倍益傾忱。託村媪探諸其家。欲求援繫。女之母謂夫不在家。兒女事不能獨主。韓乃挽父執某。致書入都。以乞婚。女之父主政民曹。以女許字於同僚李員外之子。甫定議。而李子以瘵死於姑蘇。而部中尙不知也。書至。女父亦素悉韓才品。而微嫌其孤寒。且以隴西前約。不便更張。覆函拒答。韓大失所望。懊恨幾不欲生。寢饋無聊。痲焉成病。先是韓有春燈竹枝詞。流播邑中。爲女史所欣賞。每對人盛稱韓才。及聞韓供已詩益深。知己之感。村媪偵信。女已私心許之。嗣得家報。頗不懌。然父命所在。莫敢誰何。聽之而已。未幾。燃匪寇太原。村民四

竄。女父遣人取眷入京。音問遂絕。韓徙他邑。中途遇亂。爲邏騎所擄。脅從入燕。以韓文弱。不甚防。盜馬亡去。至天津界。遇素識卜者。就占趣向。卜者勸其赴京。必獲佳遇。並贈行囊資斧。曰：苟得意。勿相忘。韓乃決計北向。入城。寓芙蓉巷中。比鄰有花園亭臺。結構頗稱幽雅。是夜明月如晝。韓愛其景。乘墮垣望之。驀觀樓中一女子。姿容絕世。怪似瓊。方疑訝間。女已見。低呼曰：窺牆宋玉。非韓郎耶。妾望眼幾穿矣。言次。亦下樓近牆。韓挽之登梯。接而下。相攜入室。不暇他語。執手痛哭。女亦慘然曰：悉君情義。久已深銘肺腑。奈女子不能自主。徒抱愚癡。今夕邂逅。亦天緣也。韓問其何爲在此。女曰：此園卽妾寓所。妾日涉以成趣。適正登臺望月耳。韓曰：卿今何以處我。女曰：父所訂李氏之姻。並無成就。君苟不棄。夙願尙可復酬。韓曰：是何言也。得卿爲偶。南面不易其樂。苟天台有路。穿雲入海。必求之。矧近在咫尺乎。女曰：此足徵君之誠矣。言已欲去。韓邀留之。女亦遂止。登榻共寢。極盡綢繆。未明卽起。度牆而歸。次夕復至。挈百金授韓。使蓄僮僕。製衣履。以鄉後生禮投謁梁。梁亦答拜。居半載。韓之舊僕亦蹤迹而至。儼然成家矣。女與生夙夜必偕。恆攜金帛贈生。並囑生與外人言。卽認爲梁氏姻戚。以惑亂之一夕。袖長箋一幅。上有詩云：綠陰如水。送春歸。粉褪脂消。恨夕暉。柳院寒深。蝴蝶瘦。荷池香淨。鷺鷥肥。箏調舊譜。音書杳。琴改新聲。志願違。九十韶光。三兩刻。慘教勞燕。各分飛。徧地飛花。布錦茵。繡鞋輕踏。軟紅塵。烟雲變幻。看頻誤。風雨淒迷。認不真。月姊有情。應墮淚。風姨無賴。不留春。最憐身似。長亭柳。日日垂青。向路人。小窗孤影。坐涼宵。鐵馬無風。自動搖。搗水鏡。空春色。淡博山爐。冷夜香銷。每因睡夢。添煩惱。賴有行吟。慰寂寥。何處更尋。如意事。免教瘦減。小蠻腰。吐絲自縛。笑春蠶。春外尋春。恨每含。只有。琴心。偏耐苦。略無。蔗尾。可回甘。滿胸臆。恨空中寫。一指頭禪。靜裏參。誰向樓高。橫玉笛。聲聲吹徹。憶江南。韓讀竟。擊節嘆賞。女曰：此妾自書。君以黏齋壁上。紅絲之繫。盡在此中矣。韓不解所謂。轉詰之。女曰：機不可洩。後日自知也。會韓僕於市。得古銅瓶一具。羣推爲秦漢物。誇美臻至。梁性好古。造門請觀。韓延坐書室。瞥見壁上詩。色驟變。歸告夫人。使詰女。夫人曰：阿嬾。居我後房。日夕不離跬步。那得有異。梁無言。兩與議婚。乃媒妁。彙集。迄無成就。女

史才豔久著。富貴家爭願委禽。然一有定議。必步大厲披髮搏膺而呼曰。梁嬖瓊。吾仇也。不久當取其命。倘娶之。禍必及汝。勿侮也。家家如是。皆託詞謝絕。梁恆聞戚友暱論。韓生心頗不懌。偶早起。散步園中。聞隔牆笑語。竊近以覷。見女與韓耦坐觀書。大怒。趣返寢室。叱問。則女春睡未醒也。梁親入揭帳。審察不謬。駭疑無已。乃夫婦私計。不如仍續前議。使女歸韓。以揜其跡。因函致曩媒。言爾時以元禮龍門。上方台命。不意李子短折。苟不見怒。尚可追續前好。云云。晉中得書。復馳報韓。方梁之赴園也。女在韓所。亦爲韓僕所窺。再三請問。韓不能隱。具告其實。僕曰。主惑於色。不復審理之。是非。梁府雖與比隣。其園久閉。內眷從不往游。况梁府家訓最嚴。烏有世家閨秀。半夜登樓。而婢媪無從者。卽或緣定自天。會逢其適。一遇已萬幸矣。安能朝朝暮暮。來去自如。如是耶。奴聞市人言。此園爲鬼狐淵藪。四十年來。久無人居。主異鄉孤客。諸凡宜自愛。勿斥奴爲妒口也。韓思其言有理。大懼。擬趨避之策。僕曰。主來京師。受其恩惠不少。一旦乖戾。背義不祥。且物既有靈。豈逃所能免。惟當以陰陽之理。利害之情。質而動之。庶有濟耳。韓以爲然。是夜女至。歎歎而言曰。知君見疑。妾緣盡矣。曩時感君德意。拔妾於汙穢之中。耿耿寸心。罔從圖報。知君心懸彼美。適於妾亦有親情。因是特赴燕臺。代聯嘉耦。今段雀屏已具。不日卽有好音。妾當從此逝矣。韓叩其姓字曰。妾麗娘。李氏。壽陽人也。以情死。上帝憫其無罪。俾逍遙於璇閨綉閣之間。泉下優游。亦殊自適。惟生前抱恨。見含情不遂者。必展轉爲之撮合。年來與君爭泰山者。均以小術禁卻之。今得成功。當信妾無他腸也。因探懷出筆錫二具。搯縫一枚。曰。合昏在卽。無以爲賀。謹遺念以誌恩情。筆錫數偶。君自用之。搯縫數奇。爲夫人作針箱之助。陰陽調劑。長宜家室。君苟不忘舊好。珍重而愛惜之。不啻妾長侍左右也。言已。斂衽告別。韓泣留之。強與登榻。摟抱而寢。一交睫而懷中無人矣。從此不復再見。越三日。得某父執書。言姻事已諧。知女言非妄。大喜。立倩親知執柯。納采。逾月。迎娶成禮。花燭之夜。韓緬述一切。女史曰。詩四章。乃某閨秀送春之作。妾愛其清麗。書而玩之。堂上謂非女子所宜。遽於諂讓。因亟藏祕笥中。不解從何竊取也。蹇修之奇。無過於是。君知其所由來乎。韓曰。余十五歲時。見里中淘園者。加

糞泥中出一木雕美人長六寸許似女兒家所作紫姑像少年好事洗滌而彩繪之送置村後觀音寺中薰香解穢兒戲之事久不憶矣豈區區者靈異如此耶女史曰是矣妾幼時與姊妹同祀紫姑春秋兩祭酒果服飾競爲華美及妹死心緒不佳祀典遂廢渠謂於我情親大約卽指此也於是望空致祝夫妻同拜謝之女史歸寧爲父母述其異梁意始釋然其嘆爲奇事益信姻緣之有定也韓憚於旋里改國學應北闈試於次科登賢書戀閨房之樂不肯筮仕日與女史校勘書籍纂修文藝或時男讀而女綉或時男嘯而女歌極享倡隨之福有如鼓瑟琴集行世皆唱和之作也女所贈二物非金非石色絳而體輕莫辨其質韓取以籠筆雖盛夏累日而筆不乾女史用佐縫紉能助指力雖以綉針刺堅革一抵卽穿絕無滑脫傷手之慮夫妻珍愛若拱璧焉韓自得偶家益富報卜者以數百金云韓名政字用七。

古薌子曰張船山太史嘗言狐名阿紫紫姑當亦狐類烏有所謂廁神者然愚考顯異錄載紫姑姓名媚字麗卿壽陽李景妾也大婦妒其色殺諸廁上女婢憐而祀之因以成俗異苑亦誌夫字子胥大婦姓曹並述請之法是則非狐矣第不識何以又名紫姑而且一神至此耳書之以俟博雅君子指正焉。

殷季祥

黔西布衣殷季祥生有大智遂於易理擅謝石之能決事奇中其折字一本六書不從俗體尤非江湖術士所及余初佐幕平壩遇之於清鎮署中指一寮字使決休咎時賊犯安順予有戒心恐罹兵火故也殷審視曰子安心前往無驚恐也字上不成寇下不成寮人無隙地無隙時無隙賊焉能犯且寇無下落定已遠去完也寮僚也官吏完好何賊之有時余倚門立殷指門曰據此字形子其病乎臬通作疒偏倚之狀亦作疒寮加疒則寮字也使非疾何用療耶余叩其病在何時殷曰古癸字作癸甲字作尙寮乃癸之終甲之始今歲癸亥明年甲子其當臘底正月初

之屈乎。余問十月交冬月。亦係癸甲。何以見其必屬歲盡。殷云。凡疾兆於占卜。必係久病。若月杪至月初數日。不足言矣。况字明明曰小孟冬。冬皆大建。惟臘月與正月同小。非是時而何。余服其論。入幕後。書其語於壁。至冬力慎起居。並節飲食。乃竟不得免。除夕守歲。忽焉寒熱大作。臥不能起。至元旦轉而爲瀉。日增困憊。遷延兩月有餘。清明後。方離衾褥。而在縣十五月之久。始終未聞兵警也。其奇驗若此。西浦擾於賊。屢控竊案。而捕獲無蹤。高鐵盦刺史延殷入署。以懸空二字占盜消息。殷曰。盜得矣。懸字以景。梟首是也。非得盜。何以景。且懸字亦取懸首之義。但古懸字本無心。獲賊必出其不意。有心求之弗得也。空字从穴从工。定卜掃穴成功。第絲爲纏繞之物。凡見糸其事必緩。無速效也。高曰。果能獲賊。雖緩何傷。但不識賊在何處。係何等人。須何日始得。能一一確示否。殷曰。穴爲竊首。盜魁必係工人。心在蒼龍七宿中。所居必東方也。景亦是首。系當作係。心號大火。大火合爲古赤字。又曰三星。在禽爲狐。狐幻人。必託胡姓。則首係胡三。或胡赤。亦未可知。且人心亦屬火。火色本赤。狐名阿紫。合而觀之。定有朱紅等類姓名也。心居房下尾上。是兔虎之間也。其在來春孟仲之交乎。鐵盦謹誌之。於是立格懸賞。嚴督保甲。歷秋而冬。久不得手。逮歲云暮。捕捉寢懈矣。新正開篆之次日。鐵盦赴東鄉勘地。偶見羣小兒旋陀羅者。衆皆麻索。其一獨用絲條。訝而呼問之。則隨母歸寧。於舅氏榻上解得者也。鐵盦憶控賊詞狀。所列失物。有絳色絲條。疑卽此物。因詰其姓。答姓朱。舅何姓。答姓胡。心益動。詢其家有幾人。向作麼生。則叔姪三人同居。兩石工。一泥工也。亟呼差役。圍其家而搜之。獲二人。其一趁墟未返。賊物猶大半存也。其家現充里正。故人無疑之者。而潛爲賊渠。已近十載。黨羽衆多。徧處各邑。東犯則往西南。南追則匿北。是以屢緝無功。鐵盦究出巢窟數處。立遣幹役前往。趁墟者聞風疾竄。追至赤烟洞。俘獲隨於仲月內。先後捕得七八人。歷歲盜案爲之一清。始終悉如殷言。神卜管輅。不是過也。又嘗有求財者。拆一鄰字。殷曰。俗土解此。必曰一撇穿心。主有傷心之事。或云旁有包耳。宜防屬耳之人。殊不知必字非心。乃八弋也。亦非耳。乃旁邑也。此財必得。但須密邇縣城。至八月乃弋獲耳。又一人占產育。拆一厚字。殷曰。字下有子。似應生男。

其實厚不從子。厚薄之厚本作學。忠厚之厚加厂作厚。既不成子。又不成丁。惟口字顯。然必生女也。况天高地厚。坤厚載物。厚之義。原屬陰。厂讀若黯。亦屬陰。不弄瓦而誰弄哉。又有涉訟被拘者。折一敖字。殷驚曰。苦矣。其人曰。敖字甚吉。何苦之有。殷曰。敖字雖吉。占他事或有吉。若問訟事。無一佳兆。此字從士。从方。从父。父字世俗誤作文。據實則係支字。扑之本文也。敖遇人則傲。對口則啓。見言則警。俱非吉相。汝爲兩造所牽累。正係旁人豈非傲字。見官而傲。安能免敲扑乎。汝云控者龍姓。被控者許姓。龍乃馬名。午亦屬馬。敖見馬則驚。驚則不馴。尤宜鞭支。驚爲呵叱之文。又有不省之義。警則流離道路。困苦飢寒。此案必成上控。汝須見士師。而後得釋放也。臬司爲古士師官。刻今獄局田公正合方字。汝遭之。受刑必矣。雖然。放有二解。開釋爲放。軍流亦爲放。幸而不至軍流者。因敖有逍遙自得之情。無拘束禁錮之狀。且田土帳債。罪不至此。故克免耳。三事皆卒如其言。無毫髮爽。訟者由郡由道由省。係累幾二載。屢受笞責。而後息案焉。余聞其自述。及他人傳說之異。不下數十件。多不勝記。僅憶此三者。故附志之。竊謂測字決機。不乏能者。若夫恪遵說文。不違經義。則爲曠代所希。無論市井游食之徒。罔從夢見。卽文人學士中。亦罕其儔。乃困於鋒鏑之餘。屈於草莽之下。不獲見知於世。一盡其長。其視庸庸登高第。錄錄享大名者。究孰從哉。聞其箸有易說二卷。不知身後有人傳否。每一憶之。不勝感喟。

守墨主人

京師南城泡子河。一宅極凶。居者恆睹怪異。或病或死。無倖免者。於是宛轉相戒。無敢暫棲。遂聽其荒廢焉。咸豐初。有國學生平衡者。字以權。達士也。夏月避暑。特挈一小僮。攜文具稅駕其中。三日寂然。竊笑人言之妄。一夜燠暑不成眠。呼童已睡。乃啓戶出。散步園中。時皎月當空。天淨如洗。人影在地。清風徐來。負手行吟。意頗暢適。忽聞亭左竹林內。悉率有聲。一物似侏儒狀。蹣跚而出。心知其異。審諦之。迥非人形。高僅三尺。身首不分。通體色若豬肝。上瘦

下關。口生額上。脣張如箕。胸腹間雜生七目。細而圓。熒熒然映月有光。無鼻無耳。手足蠶雉。乍見甚可怖。然生素有膽。叱問是何妖怪。物蹣跚而前。答曰。予守墨齋主人也。居此數百年矣。與世無競。與人無爭。何云妖怪。生曰。既無競爭。何以前寓者不死。卽病。非汝祟而何。物曰。冤哉。覆盆之下。天日無光。有如是耶。俗士不學無術。少見多怪。耳目稍異。卽驚而自離其魂。譬彼不善。涸沒者。溺死波心。於江水乎何與。生曰。汝賦形詭異。本不堪入時限。知世俗之多怪。卽應悄然深隱。則人不汝尤。而必呈露於光天化日。安得無罪。物作笑聲曰。君真善爲周內者也。予惟辟人斂跡。故潛匿暗陬。每當宵深。籟寂之餘。始敢於無人處。一舒步履。此心可質天日矣。予之故地。不容予居。並不容予視。有是理乎。言已復笑。聲鏘然如鐘磬。餘音生聆其談。吐風雅。益無懼意。邀之上亭。物欣然相就。生與拱揖。物亦舉手答禮。讓之坐。不能登榻。就門檻據焉。生曰。主人家世。可得聞乎。物曰。予女媧氏之苗裔也。在唐與蕭穎士結交最昵。一時名輩。莫不相好。因得優游文府。飽飫圖書。至宋依龍眠居士以居。西園雅集。予亦在座。南渡後淪於市井。飄泊多年。元末遭虞伯生於江淮間。始稱知己。然相偕未幾。虞以草制得禍。棄予如遺。後遂流寓於此。蓬蒿自隱。匿跡銷聲。冷眼看人。滄桑屢變。每思舊好。不勝古今生死之悲。方自悼之不暇。遑計出而崇人乎。生問主人既興於唐。能一述唐事否。物曰。三唐勝蹟。史鑑不傳者正多。不暇悉數。據愚所見。以揚子江五日鑄鏡爲第一奇觀。唐時尙鏡。故太宗有古鏡人鏡之喻。張曲江有千秋金鏡之錄。凡令節必貢鏡。錫鏡。朝省要地。罔不設鏡。睿鏡及第其一也。惟端午一日。繁盛無比。江上高結樓臺。曼延曲折。百官皆聚。其位置之巧幻。陳設之美麗。層出不窮。士庶來觀。老稚男女。以百萬計。管絃盈耳。錦繡炫目。凡服食器用。應於午日製造者。無一不備。交易過三日始寂。百戲之爭奇角勝。尤不暇應接。至午時。以巨艦飾龍舟。移至江心下碇。旁列數舳舻。載應用器具。及在事工役。皆綵裝繡裹。金碧之光。照耀天地。富家少年好事者。挾妓攜酒。乘小舸飛船。圍觀於前後左右。層疊不可計數。巨艦頭安大爐。工人發火。先有五色烟起於中。濃豔若虹。雖凝成一片。而青紅了了。絕不攙和。無大風則浮空若慶雲。久而不散。其縈迴流動。作種種形。最爲

奇景羣目所以爭睹爲快也。鑄時鼓樂大作。響徹江底。對面不聞語言。往往有水族出聽。奇形異狀。莫可指名。進上之鏡。歲有定數。司鑄者假之牟利。漸次加增。富商大賈。至有破數千金買一具者。非古今之罕事哉。若夫鑄鏡之義。並鑄鏡之法。六典載之甚詳。無俟鄙人之贅言矣。生曰。主人英邁若此。愚得邂逅。幸出三生。望時賜步。蕭齋以慰寂寞。物曰。予白晝不敢出。入夜乃可。君如不嫌異類。當於燈下奉謁。生曰。善。物起而去。生亦遂歸。反復冥思。不測其爲何怪。越數夕。夜雨初晴。新涼入室。生方汲泉。淪茗。物盤躑而至。童子驟見。噉聲而仆。生大驚。欲抱之起。物急止之曰。勿動。動則難救矣。生問其故。物曰。人受驚駭。不過一時。氣血雜亂。少頃卽復。斷無死理。其有死者。皆由愚人無識。擾亂所致。耳。凡怖而暈絕者。輕則魂離。重則魄墮。魂游空際。隨處可以招還。魄落卽入於土。深或至三四尺。少定乃徐。徐升起。仍由墮處歸附其身。苟一移動。魄起無路復元。出土化去。神仙不能爲力矣。此向者或病或死之所以然也。生歎服曰。至理名言。眞發古人所未發。亟宜補入洗冤錄救急條中。爲驚斃死者說法。功德不淺也。但此奴奈何。物曰。聽其自然。氣定自興。無庸慮計。必欲速效。可炙以燈火。仰臥取人中穴。偃臥取大椎穴。呼其名而一壯卽蘇。生乃撚草心。浸膏油。方欲爇火。而童已漸醒。手足搖顫。生頻呼。且慰之曰。爾勿懼。此園內仙人。我之良友。非禍人者。縱其爲鬼。有我在。亦無傷。何膽怯若是耶。言次。指短足榻遜客坐。且曰。吾設此以候駕臨。今三日矣。雖不敢擬陳仲舉之待周徐。專致之誠。則相似。物稱謝。生奉以茗。怨相與論文。物曰。聞君好講懺經。此魔道也。易之爲書。高深幽遠。孔子至聖。尙欲假年以學。我輩後生。安能窺其涯涘。且旣卒業。而不敢言無過。但云無大過。雖聖人謙尊而光。亦可見其實不易解。後儒不遵聖訓。一知半解。動輒註易。自漢以來。不下百數十家。逞其私臆。穿鑿傅會。自謂通經。其實並不知易。特仗易無達占一言。肆意狂談耳。程子之理。邵子之數。是易學中赫赫厥聲者。以愚觀之。亦祇得一端之近似。不特未諳全體已也。其他更何論耶。君旣精易。請問卦爻无咎二字。厥旨奚在。生不能答。物笑曰。此二字千古解說不明。各家論議。不過依繫辭補過之說。抑知三百八十四爻。稱无咎者過半。凶爻得之爲補過。吉爻又何過之補。

他如元吉无咎。大吉无咎。大亨貞无咎之類。尤不可通。若竟以爲美詞。則又多不盡善。且萃卦六爻皆无咎。最難尋釋。世稱通體全吉者。惟一謙卦。然言吉者實只三爻。後三爻但言利耳。依經義當云六爻皆吉利。不可單稱吉也。若萃初六六三。明明不吉。而仍謂无咎。遂使大吉之象。亦混同無別。豈聖人而作模稜語歟。可知其旨甚微。不得以尋常註經之管見測也。况儒者讀書。總以精通大義爲主。瑣瑣章句。必落小家。不能勝人。則強求新異。自來通弊。人人不免。漢魏不待言矣。卽宋儒亦恆有之。試舉一二。尙書四岳。明有僉曰師錫等句。不必證之他書。可決其爲四人。朱子乃強指爲一。以牽合二十二人之數。詩凱風篇。本孝子不能榮其親之作。故陶淵明記外祖孟嘉文中引之。必以爲淫不安室。殊傷忠厚。左傳原田每每。乃與謀叶韻。蓋畝字也。畝畝之畝。本作畝。古字多省偏旁。其意顯然。而諸家註釋。皆昧此。更爲可笑。繕院葺牆。作繕完。亦此類。楊升菴以爲繕字之譌。皆不省古文也。孟子外丙仲壬。趙註極明。而程子故反其說。以年爲歲。謂丙方二歲。壬方四歲。不思湯百餘歲。乃崩。安得尙有二歲四歲之孩子。且外丙兄方二歲。仲壬弟反有四歲。胡昏昧至此。果爾。是皆未立者。何獨於太丁言未立耶。如此等類。指不勝屈。君以易學自鳴。得毋近是。生聆無語。愧汗滿襟。醜然曰。主人清誨。蹶生知過矣。自今以往。請以師事。物曰。君信佳人。余所罕見。故敢竭此芻蕘。苟師心拒諫。余亦緘口矣。時童已起坐。垂其頭不敢仰。物乃興辭曰。貴介幼憨。不及相公卓識。我且避之。他日再當趨教。留之不可。送出門。仍整簷而去。童怨甚。咎生曰。主不自愛。亦宜顧念家人。胡與魍魅爲徒。開門揖盜。奴死不足恤。竊恐主之不免也。生笑曰。小子何知。千古靈怪之物。非千古之至人弗克見。汝悻其醜惡。我但覺其儒雅。此中沈瀝。本非庸俗可通。汝第安之。保無虞也。自此物恆至生齋。談論申旦。生文章大進。童亦習慣不驚。一日偶談後漢事。物曰。諸葛武侯之號臥龍。數千年來。無一人知其旨。侯具生知之哲。矢志欲繼孔子。其隆中抱膝。儼然有疏食曲肱氣象。念己生當衰世。與孔子在春秋同。讀演孔圖。見孔子坐如蹲龍之語。因取以自名。又恐其僭。爰以伏字易蹲字。謂臥者較蹲坐低降一格。孔子坐如蹲龍。我則臥如伏龍也。故不字子明。仲明而曰孔明。跡其生平。由格

物致知以迄修齊治平。體用備具。坐言起行之道。尺寸無差。後人不得其由。臆說紛紜。都無是處。甚有謂武侯學本申韓者。搗發一大噓也。生曰。主人識超萬古。精選非常。敢問學問之道。詞章與考據孰尊。物曰。二者一致。皆學問之要也。古之才士。本末兼賅。自唐人專尚詩賦。而詞章與考據遂成兩途。不知逞才華而失正。其弊必流爲粗野。五湖載西子。銅臺念二喬。本樊川之臆斷。後人不察。襲而用之。以訛傳訛。竟成典要。此不事考據之大失也。他如呂蒙正飯後鐘。梁灝八十二登第等事。胥出傳聞之謬。淺人好異。遽筆志之。學究根柢。決不如是。龍生九子。各有所好。亦元明人之創詞。宋以前未見引用。五臣注文選。無罅不搜。其於最屬睚眦等文。並無獸名一說。况縉雲氏之饕餮。義甚相近。果有此據。何以漢魏六朝以來。解左傳者略不一引。其故可灼知矣。著錄家不解於此。放眼猶津津樂道之。安能免謂於疏陋哉。生又問。主人親歷唐世。彼史集所載。文宗受制於宦豎。直如狂狴中人。仰獄吏之尊。以情理度之。何至於此。究竟虛乎實乎。物曰。君詢及此。是真萬劫未見之奇。宮禁深嚴。外人難曉。書冊所載。不過偶得諸傳聞。其中情節。尙未及十之三四。君卽以爲甚耶。文宗惡內侍之橫。當裴晉公在位。不與商籌。李衛國在朝。又不知計畫。而私任李訓。鄭注之庸陋小人。甘露變起。是夜還宮。被仇士良百端辱詈。環列兵甲。以刃加帝頸而脅之。帝委罪於訓。注叩首哀泣。士良逼其長跪終夜。旣而責以對天立誓。乃叱之起。復召崔慎由謀行廢立。從此日夕受侮。雖在宮庭。甚於牢獄。較諸狗脚朕之日月。尤爲慘苦。一嘸一笑。不克自由。卽夜與妃嬪共宿。皆有人監察之。帝鑒於訓注。更不敢向外臣一言。鬱鬱而死。可悲甚矣。贊皇切齒此事。故平澤潞之後。方將大振紀綱。部署已定。而武宗遽殞。是亦天厭唐德。不欲使之康定。宣宗入繼大統。務反前人。信彼黨之譖。而逐贊皇。於是深根固蒂。永不可動矣。厥後私問韋澳。閉目搖首。作諸醜態。自貽伊戚。夫誰憐之。竊觀歷代閹璫弄柄。其凶悖無過於唐。然而虐箠之張。反不至如漢如明之極者。藩鎮力也。世每以藩鎮訾唐。而不知藩鎮之保全唐者。其功甚巨。苟非藩鎮力強。則文宗必被弑。而士大夫之遭禍烈矣。生不禁擊節曰。此論精確明透。主人信神人哉。從此益加親厚。夜夜聚談。中秋後。天氣漸涼。家人促

生歸。生戀鬼友。不肯舍去。九月中。母病痢甚劇。不得已別之而還。訂以明歲。至次年春仲。方欲徙居。忽夢物踉蹌至。慘然曰。天降凶殃。無術可避。與君永訣矣。駭詢其故。但泣不言。固問之。哽咽而去。生驚醒。詰旦遣僕走探。則園中一軒爲雪壓倒。房主於是日興工修葺也。生念不釋。親往驗視。見園主率傭徒十餘輩於竹塢旁掘土埋石。叩其故。乃聽星者言。此處立燈竿。可照邪祟也。生知其異。方欲諫阻。而衆手攢下不能止。一物觸鋤碎裂。鏗然有聲。拾而觀之。則古硯一方。長八九寸。通體紫色。額間水池甚深廣。中有鴟鵂眼七。已破作數段。破處隱隱有血痕。零星湊合。儼然半載之良朋也。生悟其故。捧硯痛哭。衆驚問之。默言不語。但乞得碎硯歸。而裹以絺繡。貯以小棺。祝而瘞諸書榻之下。痛恨星者。欲訪其人而讎之。妻力諫乃止。

古獅子曰。石性最頑。爲其混迹塵俗也。石而硯。石不頑矣。乃學貫古今。身歷千載。而卒不免於發冢毀屍之劫。非數有定乎。然揚子守黑草玄。投閣不死。終受洩於莽大夫。其視此石。究孰頑哉。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妖也。而進於道矣。

阿媪

宗室寶竹坡先生廷。詩壇健將也。才尤敏捷。每集詩社。輒先脫稿。衆客驚誦。往往曳白而止。嘗作冬獵行云。北風捲地塞山鳴。黃沙白草連天平。虎狼怒吼狐兔泣。火光逼日烟塵腥。攀巖峻嶮競呼吸。弓刀粲爛人聲急。風毛雨血亂寒空。馬作龍飛獸人立。縱橫馳驟窮林藪。凍雲莽莽迷前後。驕鷹掠兔割烟飛。怒犬衝人穿火走。健兒攘臂爭豪雄。須臾蹴踏荒山空。驚禽駭獸自相搏。血流澗壑層冰紅。將軍大笑投弓起。返旆旋城士卒喜。日落天寒暮山紫。雄傑之氣直逼王李高岑。田伯原茂才極喜誦之。田本金臺書家。以十七帖著名者也。一日飯罷。方凭几作書。忽一蒼頭奴持柬入。衣帽整潔。旁立而請曰。家主人敬迓先生。田視其柬。隸書龍鸞二字。問爲誰。蒼頭曰。家主性急。久談恐

誤事。先生一見卽知也。田將呼僕。蒼頭曰：咫尺近地。奴侍先生往。無須多人。門外乘輿已駕矣。田出。果有肥騾引高車立候。乃執綬而升。驟絕駛。瞬息達彼處。蒼頭扶田下。入一門。飛甍畫棟。類王侯家。經庭院數重。始臨正寢。主人迎門而俟。意甚恭謹。田視其貌。賢不相識。而被服鮮麗。氣度若仙。田不覺氣餒神昏。自慚形穢。坐既定。展問邦族。主人曰：僕江南進士。寓此數年矣。先生辱趾不易。敢獻濁醪一酌。席間再詳言之。遽呼設宴。於是主賓對坐。肴核粲陳。田固善飲。有八斗之量。乃甫盡一爵。便覺搖搖無主。主人曰：先生醉矣。速取紙筆來。旋見設長几。布洋氈。置玉版箋。一帖。筆硯精良。生平所未見。主人起立拱手曰：屈先生至此。煩爲書寶。侍讀冬獵行一篇。以鎮邪氣。田辭以書拙。不稱。主人曰：先生大揮。勝於張三丰之龍蛇體。鄙人之請。正以愈草愈佳。幸卽搦管。勿謙也。田本熟記此詩。乘醉把筆。一揮而就。主人喜曰：先生筆法。深得懷素精髓。不可不令阿媚一觀。因顧一奚奴曰：傳語內庭。請姑娘來。田相公非他人。不妨見也。田方驚訝。倏聞香風拂面。妖鬟數輩。捧一麗人出。柳眉舒翠。蓮臉勻紅。儀態萬方。斯世殆無其匹。女子向田斂衽。主人指謂田曰：此小女也。粗學塗鴉。愛書成癖。適覩先生落紙雲烟。故使之捧硯一旁。以觀典則耳。田遜謝。女子出粉絹求題。田爲書友人詩二律。越王臺懷古云：城北臺高啓霸圖。粵王勝跡未模糊。地分楚漢爭雄長。天遣蠻夷服老夫。千古浪淘人事改。萬重山寫客心孤。夕陽無限登臨感。猾夏應羞晉五胡。羊城卽事云：人烟百萬版圖收。雄扼南交第一州。水躍火騰飛海舶。神工鬼斧幻江樓。漢文賜越書猶在。魏絳和戎議未休。願請長纓誰繼起。茫茫四顧不勝愁。書未畢。主人起敬曰：此桂林蒙芙蓉翁作也。先生亦愛之耶。感慨淋漓。具有深意。然而運會所際。天且無奈之。而何有於人。復謂女曰：先生爲汝。用搏象全力。可奉酒一卮。爲先生壽。女乃出纖指。斟玉壺。紅袖殷勤。舉觴勸酬。田連稱不敢。鞠躬而受。但覺麝蘭香散。撲鼻沁心。飲訖。主人復出五色詩箋。求書小品。田每紙書七絕一首。皆當代名公詠史之作。頃刻更數十詠。田得意疾書。父女旁觀。交口贊論。田書至林文忠公馬嵬一絕云：費盡金錢買禍胎。豬龍誰遣入宮來。九原聽罷漁陽鼓。可有胡兒哭母哀。主人意似不懌。視女子默然無語。田與酣落筆。不暇

審顧。復書章鞠人刺史荆軻一絕云。匕首無功劍術休。燕丹恩義竟難酬。漫憐斷手佳人苦。最痛將軍枉借頭。主人一見。色猝變厲聲曰。僕敬禮先生。未嘗開罪。胡乃肆行譏訕。了無一點香火情。其視僕爲何如人耶。田不解所謂。方思解說。主人怒甚。拍案狂吼。頓變怪形。披髮流血。獠相對視。女子亦化爲夜叉。電目血口。綠肉赤毛。形尤可怖。僕婢環立者。皆若猩猩拂拂之羣。圓睛尖喙。各舒虎爪。如將搏噬。田魂飛魄墮。投筆欲逃。主人以兩手摘其頭下。向田當胸一擲。不覺仰跌地上。暈然遂絕。家中覓田不得。出詢於外。隣人有見其馳車南去者。循而迹之。直至八里外叢葬所。見田倒臥一大冢前。面無人色。四體僵冷。共驚撫之。微有鼻息。急於近家人家。乞得熱湯。灌而救之。半晌方醒。而日已夕矣。狼狽趨歸。與家人細述其異。不辨其爲狐爲鬼。只覺胸中作惡。數日不能食。飲病半月始復舊焉。

古鄉子曰。當時盛傳此事。僉謂狐妖。以其形見白晝也。而余獨決其爲鬼。冬獵一章。蹂躪禽獸。幾無瞧類。凡在毛蟲。方茹痛飲。恨之不暇。安肯起穢自臭耶。是蓋斷頭將軍。而女死於淫者。故氣盛能爲厲。彼鮮于上表。儼在官銜。楊相借錢。竟入客邸。史册所載。獨非白晝乎。若阮瞻劉蘭之一人。猝遇者。更無論已。

心火

夾江王某。以販木起家。財雄一邑。軍興時。輸金助餉。以議敘得五品。結交當路。出入官衙。氣盡然也。年五十病死。自留一陰沈木棺以殮。治喪華美。遠近聞傳。將殯之前三日。守孝者猝聞有火笑聲。莫解所自。移時復聞。互相吐怪。而徧靈堂審視。杳不可得。蓋掩棺已半月餘矣。家祭之夕。親友畢至。方設位議禮。分定職事。倏而火聲驟起。燁燁顯。然。共察其響。出於棺內。於是紛訝譁亂。衆孝子亦惶惶無主。忽聞然大震。棺近前和處。迸裂一縫。烈燄冲起。直透總帷。靈前楮帛旛幢。一時盡著。萬手撲救。莫能爲力。而火已上屋矣。搶攘無術。羣起而奔。閤宅男婦。亦隨以逃。火從其後。勢若潮湧。頃刻燎原。迨救火軍集。而莊園數十椽。悉已灰燼。服飾器用。纖毫無遺。財貨土田。一切契券。盡歸烏有。

家人環視。躡蹠號咷而已。次晨烟定。亟呼工役。撥瓦礫而驗之。則棺固完好無恙。蓋上燬透盪大一穴。啓而視之。死者面目如生。四體亦仍舊。惟胸前衣層層焦爛。一孔直達背脊。棺底猶爇。心化成一枯炭。蓋火之所自生也。諸子抱屍慟哭。屍亦兩目出淚。急易他棺。草草安厝。十萬之富。頓作窮民。族戚聯名。共哀邑宰。察其田業。更立符契。諸子剖分。各得無幾。其帳債之票據。貿易之冊籍。此老在日。不令諸子經手。無從取證。盡付諸末耐何矣。

古鄉子曰。醫家傳慾火燒屍之案。事已奇矣。然人身本有君相二火。情極而火熾。猶可解說。未聞死經浹旬。臟腑已朽。心尚能然。且暴烈如此也。造物之喜新奇。愈變而愈加厲。愚得一二書而傳之。幸哉。毛錐福何厚也。

張氏婦

龍頭山在蘭市鎮下。緊逼大江。有張姓者。家於山半。兄弟二人。皆傭工於市肆。兩婦侍其姑。勤力治蔬圃。歷有年矣。娣婦生男女各一。而娣婦始有娠。約計其概。當於重陽後免身。其姑喜其孝謹。知禮。望家孫之念甚切。不時噢咻之。八月之朔。晨起。省姑於臥室。歎歎言曰。媳不能爲張氏婦矣。受姑恩養。歷世不足以酬。本期隨侍百年。少盡事親之禮。豈料情不償願。中道乖違。有始無終。是於忤逆何異。媳去後。家有弟妹。率姪輩承歡。不愁孤寂。姑宜舒懷頤養。勿念此不孝人也。言畢。以袖掩面。悲不自勝。姑詫其異。疑爲癡。然審其舉止如常。不似病者。因窮詰其故。婦頰顏曰。昨夜本宅土地。來傳語云。汝乃龍女轉世。龍宮三太子。與汝有夙因。數當配合。特命我任媒妁之事。吉期定於十二日。汝可作速料理。時至。以全隊儀仗來迎。不能緩也。我當答云。太子金身。如何尊貴。欲充下陳。不乏美女。何取我一農家之婦。穢玷王宮。况氏有母有夫。身難自主。尊神宜見諒也。土地曰。姻緣天定。豈能自由。明日詳告汝姑。具備奩贈。彼如不信。再請命於竈君。自了然也。語訖而隱。竊思事已至此。人豈能與神爭。故不禁慟傷耳。姑聞大恨曰。是何妖神。來此作祟。安有龍王太子。而強霸民妻者。我且往叩竈王。求其寬解。即使宿緣有定。俟汝生子彌月後。再來迎。

妻亦不爲遲。何用汲汲如斯也。因爇香燭入廚祀竈。甫下跪。尙未啓口。忽梁上大聲曰。汝不必訴矣。太子慎重婚姻。宴賓之筵席已張。合卺之洞房已設。執事人役先期給賞。日來宮中繁華之象。百口難詳。烏有中止之理。汝等一鄉村小民。藉此順承太子。日後必蒙福蔭。若欲違逆。任貯之鐵匱中。亦留不住。豈不枉費心力乎。言盡於此。可速去。其姑大驚怖而出。急喚二子歸。告之故。於各神廟遍焚狀詞。亦無影響。至初十。廣招族戚。置婦於密室。偕女眷環守之。扃其戶。男丁數輩持槍矛以巡。十二之夕。姑與婦聯臂坐。以二繩一繫婦頸。一繫婦足。總束於姑之腰。且手把之。遷延至四更。坐者皆倦。或斜或倚。婦已伏案熟睡。姑亦閉目少息。俄頃。忽聞鼓樂呵殿聲。驚而啓目。婦已不知所往矣。駭極大呼。衆皆起。然而門窗如故。繩結未鬆。不識何以能去。其夫大怒。偕數人荷戈追逐。莫得其所。涕泣而歸。先是土地來媒時。奉明珠二粒爲聘。婦以呈姑。姑視之大如龍眼核。光照一室。洵珍珠也。至是其夫甚。擲於地。持巨斧碎之。則泥丸耳。閤邑喧傳。共叱爲怪。其母家兄弟恨神道無靈。欲赴江右求天師。措集船貲。行有期矣。一日晴霽。風和。其夫取被褥出曝。並及氈毯等物。旣揭去。頓覺榻心鋪草。隆然而高。異而捫之。覺有實物在下。撫探未竟。草忽蠕動不止。大懼。呼家人齊集。共撥視之。則其婦橫陳於下。酣臥方醒。衆大愕。起坐而訊之。婦曰。我適坐車上。不解何爲。至於此也。當夜隨姑坐室中。忽聞音樂大作。滿室不見一人。有彩輿駐於門。四婦人扶我升坐。意不欲而身不自主。口亦不能言。聽其昇走。約三四里。至一處。閑閤高峻。房舍極多。歷廳堂五進。乃止輿。四婦又扶我下。一少年男子。科頭便服。顧我則笑。近攜我手。避之不得。衆婦擁我入室。明牕淨几。陳設華麗。臥榻之精緻。更不勝言。家中別無男子。亦無親眷。給事左右皆婦女。老少不一。每日以酒醉我。酒極甘芳。入口卽不知人事。居彼家十餘日。並不知身在何所也。今早起。忽謂我曰。大事已就。汝姑歸。緩日我自來迎。與我一囊豆。曰。歸勿飲食。飢則啖此。別具小筍。將呼我入坐。役夫肩而行。我卽茫然。不辨如何矣。問囊豆安在。曰。某篋中非耶。室中箱櫃。自失婦後。其姑悉行鎖閉不動。茲聞婦言。啓鑰驗視。果有布袋貯豆升許。形類扁豆。而色黑。味極香脆。婦食之無恙。他人食之。則吐瀉交作。其夫棄之江

中別製飲食。雜丹砂。鬪婦吞咽。恐其復去。舉家堅守之。其姑徐察婦身。其汗襦中衣。皆易布而帛。少腹有指痕一道。所懷之胎杳如矣。問婦殊不自知。後亦寂然。此光緒癸巳秋日事也。其地去敝鄉十餘里。故知之甚悉。愚謂此妖。明明欲取其胎。設爲婚媾之言。以惑聽。土地竈君。皆妖所假託。非果神靈協助也。及聞有控天師之說。恐留之賈禍。故送婦還。且旣不爲姦淫。則空身無足輕重。歸之而張氏得婦。自不事外吹求。豈非名實兼到者哉。

■ 鵠蘭

鄂邑郎氏。巨族也。有女鵠蘭。性端潔。通吟詠。幼受聘於同城任姓。二家本舊姻。其婿亦聰秀能讀者也。女居室緊傍父母。而與兄嫂住房相比。前行必出母前。後行必經嫂後。無他道也。一日早膳罷。失女所在。徧求弗獲。其母與嫂皆親目其入閨。未嘗出外。而忽不見其人。舉家驚怪。莫知所以。黃昏後。衆聚室中。猜歎疑想。則女從容自牀下出手。把山茶一枝。態度安詳。如無事者。衆喜且駭。趣訊之。女曰。禺中據案理鍼。薺偶回頭。不睹臥榻。但見皋門有伉飛。延閣極其壯麗。異而審諦。一綠衣小婢。持此花數朵。招我由房。不覺信步從之。歷兩重階。至正寢。有偉丈夫。貝冑朱綬。錦袍金甲。高坐於中。其貌之穉惡。如廟社所僮靈官狀。我懼欲却。婢捉我襟不得遁。丈夫起。名我而妹呼之曰。毋畏。汝於我有香火緣。數當聚首。特迎汝至。可作半日清談。且備盛筵相款。無庸疑忌也。我覘其言貌和平。乃敢入。丈夫揖我上坐。殷殷問父母起居。敍我家事甚悉。婢進茗飲。極芳烈。我啜一小盃。丈夫則擎一巨鉢。飲罷。問我曰。妹喜誦詩。亦知詩之源流乎。我答以童女幼愚。不過稍識風丁耳。何敢談詩。丈夫曰。詩祖三百篇者。古風之說也。若近體。實肇於六朝。當以陰何徐庾爲主。此中探討。卽有本原。由是擴充於三唐。涉獵於兩宋。近體之能事畢矣。若漢魏樂府。實不相干。不必措意。今人輕視詩學。動稱名士。實於門徑。且未得知。論唐人。惟知李杜。而不悟李杜乃盛唐之晚出者。其先尙有陳劉。尙有沈宋。尙有蘇李。而皆遞變於王楊盧駱者也。中晚以下。無論韋顧皮陸。盧李薛吳。以及

郊島籍湜之類。一無所知。卽目前之元白韓柳。亦未辨悉。而遽自詡詩家。一何可笑。愚謂韻語至今。已成濫調。雖有賢俊。無能爲役。試思元不如宋。明不如元。江河已日下矣。我朝詩律鼎盛。評者僉謂駕宋人而上之。無論其未必然也。卽果能之。無非比肩三唐而已。後代學詩者。肯舍真唐詩而習假唐詩乎。至於閨閣諷詠。不過偶然消遣。縱有上哲。未必及謝韞鮑暉。伏案孜孜。亦徒自苦。妹欲學詩。但誦夢魘齋集。閱隨園詩話足矣。其論如此。我不能記。彼又數數告語。乃悉其概。旣而日哺。彼命具食。又一小婢入。與前婢共置几案。排坐机。設杯筯。有小奚奴。以木盤盛酒肴。至皆尋常雞豚之味。並無異品。然有饌篋。如新出於鏹者。且鮮美異常。我飽饜之。良久乃罷。出席求歸。彼又留我坐談。直至此際。乃曰。家人集候。妹可還矣。仍令婢送我出。婢以花授我。由門視外。並不見前有人物也。一蹶闕。景象全非。乃知入我牀下耳。衆大詫。視其花。金心叢瓣。大逾茶鍾。縣中無此種也。女年甫十三。父兄皆庠序中人。知女雖愛詩。不能發此淹通之論。且不辨夢魘齋爲何人。訪諸徐琴舫太史。太史曰。此大竹江中丞曉帆作也。中丞未登第以前。寒瘧幾死。夢見雲端現一大甍字。驚歎而醒。醒而病若失。故其齋名如此。詩極清麗。閨秀讀之。甚相宜也。其父購之書肆。果得一編。尤奇之。然從此女恆不見。大抵每半月。或廿日。必一往。其母偕婢媪守之。弗得。女亦不能自主。倏然而失。奇幻之至。出則必由榻下。亦不能測其蹤。如是者三年。女不但詩學大進。並能琴能弈。且通經史。皆其教也。女謂其書室軒敞。瑯嬛滿架。每往必留食。有一飯者。有再飯者。過久則溲溺。亦有其處。婢導引之。極幽靜也。然多在白晝。未嘗至夜深。其言語必雅馴。而目雖凶。見慣亦不覺其醜。故聚談契洽。遲遲忘歸。一歲。其兄科試還。以策對示女。丈夫已知。謂女曰。反囑汝兄。勿輕詆古人也。儒者讀種得間。不能不暢所欲言。前賢有失誤。駁之則可。誅之則陋矣。天地之大。聖人有所不知。容哲如堯舜。不能徧物。此定理也。人雖上智。一生祇此精力。專於經多。至忽於史。密於詩。則必疏於文。或限於年。或囿於地。或迫於境。或阻於時。其勢不能兼顧。後之人取其長而略其短。方不愧忠恕存心。我輩著書立說。於素妙聞見者。無論矣。卽熟記填胸之事。偏於把筆時。未及想到。亦所常有。知此。則古人視我將

無同。可不必蹈瑕抵隙而譏之矣。惟妄庸之大。如何休之黜周王魯。王充之非孔刺孟。王肅之家語。枚賾之尙書。逞無據之私臆。誣經侮聖。是大傷名教者。不妨醜詆之也。女以告兄。兄亦歎服。又二載。女已成人。父母慮其蠱惑。女曰。無虞也。彼待我雖極親愛。然端容正色。從不作遊戲語。決無他意。女嘗病秋燥。夜欬不眠。服藥無效。忽小婢出於前。以銅盤進鮮桃三顆。女啖之而愈。婢仍收盤去。家人皆見之。九月食桃。亦川東未有者也。先是女之父。恐女受魔。擬聘術士以法驅遣。丈夫知之。謂女曰。我兩人以緣相合。以禮相交。無傷於汝。無惡於人。堂上何必見猜。我天上神靈。豈懼巫覡僧道。如不循理。觸我惱怒。汝一家能禁蹂躪哉。女以告父。父悻而止。久而其事漸張。達於任氏。翁姑悚怖。急呼媒妁。納徵請期。女家亦欲遣嫁。以釋負也。慨允之。是夜。丈夫現形入室。謂女曰。妹將出閨作婦。我二人從此別矣。因執女手。嗚咽不勝。袖出黃金條脫一雙。爲女助墮。女亦慘然曰。兄勿悲。苦歸寧時。仍可往來。丈夫曰。不能。緣止此矣。彼此有志。五十年後。或再相逢。然而難言也。於是失聲慟哭。聲若洪鐘。舉家震動。羣趨視之。已杳如矣。從此遂不復見。女至婿家。述之不少諱。戚族往訊。亦直言無隱。余內子曾親叩之。故得其詳。悉今則女之子已成立矣。

古鄉子曰。聞此事數十年矣。初疑爲妖魅。女欲諱其醜。不能不神其說耳。及詢其確。則實無他。噫。嘻。怪哉。天壤間。理所必無。而事所竟有。如此類者。何能深究。將執宋儒之見。而概紅勒之乎。亦惟以不解解之而已。

文瑤階

立石鎮。文瑤階。富商也。四十無子。買沈姓女爲妾。頗勤能。妻李氏不育而善妒。見夫之愛妾也。銜之。而沈事嫡盡禮。無隙可乘。積忿於中。益增毒恨。文覺其隱。時戒備之。既而沈有娠。李愈恚。與文之族弟某謀墮其胎。某固無賴。覬覦文之家財。惟恐其有後。因助李置烏喙於餽臚中。以餉沈。沈蒸欲食。文自外來。亟止之。沈曰。此市肆常食。當無害。文曰。無問利害。總之食自彼出。不啖爲高。汝必嗜此。我另購之。慶間可也。沈笑曰。我何嗜哉。不過謂此成熟。爾桃棄。

之可惜耳。文曰：汝速攢藏此。而僞爲腹疾者。我戲偵之。出問李曰：適聞饅頭何來。李曰：某戚之苞苴也。文曰：沈姬食三枚。腑痛欲裂。奈何。李頰微頰曰：安有此事。我略四五具。何無它耶。文視其忸怩之中。暗有喜意。益信其奸。入告沈。令故作嘔呻以試。李果入言。促令延醫。文漫應之。欣然出。至次日。見沈無故。懷喪欲絕。而文從此寸步不離。室矣。追臨盆。李欲入助執事。文力辭之。閉其戶。不納一人。惟按達生篇法。則親扶持之。歷半日。居然生子。文大喜。名之曰萬幸。令沈自哺。不情乳媪。妻入撫弄。則守視之。略一持。鳴。即奪付沈懷。不使久抱也。李怨益深。時邀某至。密相計畫。然機非不多。策非不惡。奈文防之嚴。毒不得肆。逾二載。萬幸能步矣。文忽病疫瘡。昏昏不能語。數日而卒。妻與某大快。以爲母子二命。還玩股掌矣。沈憫夫亡子幼。明知嫡必不容。然無術可避。聽天而已。喪葬既畢。李晝夜尋釁。不時詬辱。沈悉隱忍之。一日。某至。李室對飲。共商欲先斃萬幸。然後殺沈。方酬醉間。忽聞冬冬有聲。自遠而近。如僧道之擊木魚者。以爲游方募化之流。初不介意。已而聲漸大。似已入門。迤邐至庭中。始覺其異。逼牕以窺。閱其無人。響出空際。俄焉直登堂上。所設竹倚。嘖嘖然如人就坐。李與某大訝。闔門而問曰：是何妖異。敢於白晝橫行。不速去。吾將召神巫錮汝。語未竟。案上暴然大震。若木司直之猛拍者。兩人相顧失色。自覺中餒急閉閣。不敢聲。而堂中冬冬愈急。沈徐出曰：振鐸者神歟。鬼歟。孤寡之家。何堪祟也。坐上喟然嘆曰：彼等於我久疏。自應叱怪。何汝亦不識我耶。聆其聲。儼然文瑤階也。沈大悲曰：主歸乎。曰：然。邦邦者何也。曰：先遞消息。免驚汝母子耳。沈益泣。魂曰：勿爾。我既歸。必護持汝母子。尚何憂爲。沈問胡爲遽殞。魂曰：我壽止四十五。定數莫違。惟記戊辰初夏。大雨時行。砂谷溪山水驟漲。溺死六人。劉佃說我造橋濟渡。我計非三四百金。不能藏事。一時吝財。未從其請。若行其議。可以延壽一紀。惜當日不知也。人生世間。每不自安。短折。苟知歲月不永。卽三四千金。又何靳。必至無常當面。而後知命之難留也。然而晚矣。此時雖悔。亦何能追。幸我生平無罪。死尙逍遙。且宗祀不應斬絕。萬幸長成。猶勝於我。人謀縱極凶害。豈能傷天德哉。言次。其子午睡方醒。沈入室抱之出。空中呼其名。子亦張目四顧。口稱阿爺。魂喜曰：蛙兒聰雋。猶記我聲。沈曰：

君逝纔月餘。彼安得遂忘耶。魂近撫摩之。接吻作響。並擊掌鏘然。宛如生世。但無形耳。時李與族某立戶後。歷歷聞之。惶駭萬狀。魂忽曰。某弟在此。胡不出一敝萬幸孺子。尙憶父音。弟不省兄語乎。汝嫂愧不敢出。是其天良發現處。弟何必爾。某不得已。啓扉出。向坐拜手。魂起促坐。寒暄款洽。一如生前。既而曰。我死家虛。事多紛亂。弟敦族誼。時來省視。深荷關垂。但不宜潛蹤匿跡。久留寢所。汝嫂年方四十。尙非絕產之年。世間淫女。往往於半老時。色心倍甚。弟年甫壯。不畏人言乎。前夕來此。話至三更。與嫂並比肩臥榻上。呼婢煮酒。且作猥褻之言。居心似不純淨。我於窗下耳目之。弟以爲無人見耶。此後往來。須加慎也。蓋某素吸洋煙。每至必然燈於牀。爲嫂排悶。其實欲引嫂共嗜。使亦成癖。藉此牟利也。某聞此語。汗透重襟。不敢置辯。魂復語沈曰。我家重寄。繫汝母子兩人。今後即以汝爲正妻。不必居側室矣。大母不憐萬幸。本無相好之緣。彼縱垂慈。亦屬無濟。彼無胞胎腹。而有媚嫉心。依律本當休棄。念在二十餘年伉儷。飽食之。煖衣之。足矣。尙欲執我家政。何德以堪。某物某具在何所。汝收藏之。某務某件宜何處。汝料理之。無所用其瞻徇也。沈一一應之。某蹣跚於旁。半日不能語。逡巡辭去。李在室且慚且忿。亦寂無聲。魂乃出至階。顧沈曰。吾今日尙有他務。不能延留。好視兒。緩再來也。冬冬然擊柝而去。履聲囊囊。衣聲襪襪。一切宛然。沈於是專主家業。清釐庶務。綜核名實。井井有條。歷兩月餘。闕無耗問。李初不敢校。久而慚顏漸蔽。惡念復萌。遣人召某不至。三呼乃來。李咎其疏。某曰。前日之惡劇。至今心悸。嫂不畏乎。李曰。死鬼靈氣。能存幾許。我肯信其再來。因令啓篋。出具。共嘗新土。某讓李先吸數口。然後以粗筒自吸。甫就脣。未近火。忽冬冬之聲。又作。行且駛。某大驚。棄篋急奔。開後戶而逸。移時聲至堂而止。卽聞步履直進房中。李罵曰。廿年夫婦。了無香火情耶。我與若何冤。既有靈。速我入冥可也。何必作此狡獪。欺人太甚耶。魂無語。旋聞步履出房。竟入沈室。沈方與兒戲。兒呼曰。爺又歸矣。蓋室中幽暗。小兒能見之也。魂喜曰。鮭兒能認我。來我抱持。放汝母與我製點心。今日餒矣。沈見兒虛懸机上。如坐膝上者然。因入廚。以酒母煮二雞子以進。魂接食。欲嘔有聲。並挾蛋哺兒。食既。置盤案上。沈視之。約損三分之一。而味如白水矣。魂詳訊家

務。沈悉告之。遂留不去。日落後。惘然現形。夜中登榻。枕席歡愛。了不異人。然天明卽隱。不勝陽也。由此時來時去。無半月之違。亦有連宿數夕者。所有家政。皆取決焉。每至必先敲梆示信。然後入。某絕迹不敢過。李亦神消氣沮。無可生心。如是者七八年。萬幸十齡。就外傳。習五經矣。某忽遘厲死。間歲李亦卒。文歸示沈。爲之治喪。事事從厚。仍命萬幸持服三年。是夜與沈極盡綢繆。雞鳴而起。泣曰。二憾已除。吾事畢矣。陰陽路阻。不可再留。俟汝考終時。再來奉迎可也。下牀而逝。遂不復來。

虎說

俞生志廣。字小疏。隱居華山之麓。聞某廟有新到優人。演劇甚佳。往觀之。至則萬衆挨擠。密無寸罅。左右鑽探。堅不可入。正悵懊間。倏一班白叟至。開口方頤。蚪髯繞喙。衣玄衣。製作殊奇。體大聲宏。氣象威猛。趨場左。揮衆讓道。衆不理。叟怒。兩手入人叢而闢之。千百人波開浪裂。悉皆傾仄倒斜。不能立足。生驚喜。從其後。直達殿階。寺僧素識生。爲設坐具。果見臺上歌舞皆妙。因注目不移。而久視傷神。漸覺不支。起坐頻頻。腰酸腿軟。視叟則始終挺立。毫無倦容。生知其非常人。迨樂闋場散。仍隨之出。至僻靜處。叟忽回首謂生曰。子胡爲者。生曰。睹翁神駿。決非食肉者流。欲徵翁所居。願拜廡下爲弟子。一叩長生術耳。叟颯然曰。子非游龍溪上。俞秀才乎。曰。然。翁何以知。曰。耳君名久矣。今日相逢。亦稱奇遇。敝廬不遠。請移玉少休。以光蓬華。何如。生欣諾。聯步入深山。幽巖之下。茅屋數椽。叟先進。呼僮滌茗。己乃肅客入。生一揖就坐。詢以名氏。叟曰。老夫文姓炳名。楚令尹之苗裔也。先人避越椒之難。奔晉。漢以後流寓於秦。老夫昆季二人。家弟率眷屬居南山。老夫好靜。獨攜一童結茅於此。尋常守知臨之義。不出戶庭。今偶乘興出敖。不意得遭君子。是亦三生石上舊因緣也。生與談辯。叟口如懸河。滔滔不絕。入荒六合。無所不通。且析理甚精。洞達幽隱。生叩以歷象。叟曰。仰觀之學。自以西洋爲最精。彼能以輕氣球舉人於半空。能製大遠鏡。窺七政體質。能述

瓊瓊法。測黃亦確度。能配各強水。別雷電性情。而又窮搜廣驗。不惜力。不惜費。並不惜人。是皆中土所難者。故見解日超。迥出古人之上。彼因五星外。備有若干緯宿。於是恍然於地之圓日。亦一星類。此實有至理存焉。非九折臂於此道者。鮮不駭爲怪誕。其論地有生氣包圍。復於氣中判別數種。亦的確不易。謂交蝕之眚。遲留逆伏所犯。與人事無涉。更洩造化不言之祕。夫上帝甚蹈不可知之謂神。賞罰之權衡。默運於虛空。豈能一定。茲乃按時推步。一一可算而知。則其無關於災祥也審矣。然亦有舛誤者。海外多奉耶穌教。言必震而驚之。馬利亞故事。載在神仙通鑑。原非子虛。然不過九流之別種。違尊崇其說。以傲堯舜周孔。何其太不知量乎。且談天治歷之事。亦風馬牛不相及。乃必處處提掇。之以誘民惑世。淺鄙卑陋。不值一噓。又謂風卽地面生氣。赤道以內。受日熱上升。他處冷氣。流入以補其缺。故赤道北。四季皆北風。赤道南。四季皆南風。云云。實屬無理可笑。中國居赤道北。見北極不見南極。然三春之月。多東南風。亦間有西風北風。試觀兒童放紙鳶。時右時左。卽屬明驗。夏秋二時。風尤無定。惟隨雨澤行。雲自何方起。則風從何方來。有一日之內。而四方風動者。只有嚴寒之際。則純係北風。蓋風爲氣動。誠哉是言。第氣類有殊。所生各異。蜀中劍門有風嶺。清溪有風坪。峨眉有風洞。天下名勝之境。如黃山泰山峴命武夷諸處。均有風窟。不起則寂然無聲。一起則飛沙走石。萬竅怒號。久暫疏密。莫能測究。至塞外之颶風。海上之颶風。更稱奇駭之甚。何嘗專主一方。客秋涇城大風。千百年松檜皆拔。屋瓦翻空。牆壁掀倒。而三原界上。相去十里。則微塵不動。並不知大塊之噫氣也。靈異至此。必有神靈主持。西人不信神。遂欲並風雲雷雨。悉以印板刻之多。見其銅蔽已。夫氣熱上升。識力本越。今古他氣流補。亦理有必然。然此特風之一端。而未能窮巽二之變。蓋赤道之下。日炎由漸而來。地氣亦漸而上。此處徐徐升。他處徐徐補。猶之平沙淺水。漣漪縈回。決不能猝以興而發之暴。彼拍浪揚塵。狂飈震吼者。詎得以此例之哉。又言西士之光學氣學重學聲學。以及油學煤學等類。皆察理極精。利世匪淺。惟化學毫無意味。卽能超凡軼俗。亦不過供游戲之用。耗財殫力。所得有限。終不及天生之萬一。且僅得硝硫礬之屬。何足重輕。果具大智慧。

濟窮乏則化土塊石屑爲金銀。賑飢饉則化草根樹皮爲稻粱。我自當五體投地也。生復以陰陽問。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陽必有陰。自然之理。明道先生謂漢武見李夫人。乃眼花所致。拘執可笑。必執無鬼之說。是有陽無陰。不成道矣。人生之始。因氣以成形。其本來之氣。卽鬼也。愚嘗謂魄爲質。魂爲影。飛潛動植。莫不皆然。不僅在人。也。有一物卽具一物之影。然此影非日月燈光之所照。亦非鏡水之所涵。乃暗中之體耳。華亭董閔石。曾言某友行月下。見前途遺一氈包。隆隆充實。似滿貯衣裳者。疑誰以如許大物。至於失棄。欲近拾取。忽然不見。乃衣魅也。又徐季方聞見續錄。載夏夜納涼。條一乞丐相者。行其庭。捲其竹簾而去。急呼僕從。羣噪逐之。至大門鍵閉如故。其人已杳。訝而返視。簾挂依然。蓋所竊者簾魂耳。未半月。此簾斷朽。不可收拾。由是觀之。凡物莫不有鬼也。明甚。以云乎虛。則人亦未必爲實。試訪道於盤古羲農。能窮天體所終極乎。放大眼界。曠宇宙而觀之。此世界之大。亦極幻忽渺茫之至。並不得爲真有。何獨於鬼而疑之耶。蚺菴瑣語。論畫馬爲神騎之說。卓見獨超。謂意之所注。物隨以成。故凡法術怪變。皆人靈氣使然。俗稱九龍水化骨鯁。然諸書所記符咒各殊。老朽平昔所聞。與書又異。而其取效則一。可見法無一定。在人之肯鍊習爾。假仙道者。種花取酒。競角觝者。吐火吞刀。見之者必曰。此障眼術耳。請問術又何能障眼。可直挾其所以然否。總之虛實兩端。並無大判。有恆性者。竭精神以通其靈。則無往不可。狐鬼祟人。能出其身於門隙窗隙。亦卽此理。世俗無知。見則詫爲奇。聞則斥爲妄。皆不達陰陽之妙者也。生與叟對談。不覺日暮。因留宿其家。叟命童子治具。肴饌雜陳。皆鹿兔雉鳩之屬。生醉飽而寢。晨起。謝別還家。期以後晤。數日後再往探之。則荒巖依舊。屋宇杳然。徧訪村中。無一人知此叟者。駭歎而返。事久播於衆。競傳以爲俞某遇仙。余謂此叟明係虎妖。託鬪穀於菟爲其祖。其義顯然。而又取周易大人之變。以爲姓名。適與子文巧合。凡物年深歲久。取精多而用物宏。皆致靈異。豈有世外真仙。戀戀於俳優之場。而日食禽獸之肉者耶。

古獅子曰。宋范文穆公好談虎事。置一室。榜曰說虎。豪傑性情。千古豔羨。先賢不可起。於是乎說虎變爲虎說。

彼日與風相依。故論封家姨之蹤跡。極爲詳盡。而扶鬼神奧妙。尤奇創而精確。世之講學者。動謂格物致知。乃老死於勃窣理窟中。毫無所得。豈不深愧此虎哉。蓮花峯下。計里非遙。長林豐草間。尙有靈蹟否也。矍鑠哉。是翁。余願爲佞鬼以侍。

中華民國七年七月壹日 收到

駭
瘋
語
詠
卷
下

